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册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一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性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予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繙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積於胷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叅互攷訂。正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荀李。汗顏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爲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眞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流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已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終序

從信錄引

蓋聞翠嬀緑圖。昭盛帝之籙。參漏四瞻開顯王之符。遐哉尚矣。然羲琴虞瑟治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百載。未有鴻猷景爍。累洽重熙。若我

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羶。肇造區夏。乾坤幾混而再闢。日月已晦而重光。秉道握機。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益得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翅黍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盆之照。伏讀

實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既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庸
也夫瀾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
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
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朝講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于
琮璧之陳王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澍雨
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衛石之規即
翠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沃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厭釋經章
句之末即[illegible]

經席疏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繹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　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讞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掞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反以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益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識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纘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典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旐勝于是取通紀裒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參衆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内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許奏而穢毒相攻徇私而毀譽交舛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綍綸何敢妄贊一辭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即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目錄終

性慷慨大 度與劉仙 濟嘗醉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朱衣神儷藥如丸煒煒有光呑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羅幛自是宅中常有異光每鄉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謂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値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合十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廉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一局全勝 女夫妻婦

三郭壯力 不相上下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讐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避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己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器遠有

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擧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高后也上在甥舘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上過臨淮郭山甫繫與急具饌與交懽酒酣跽上衛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覘若曹皆非丹令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異兆至如我太祖神資天授規模樹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局符漢祖其肇基于齊梁之季誌公沢梁時作偈曰末開南事江南事有焉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同南仮安仁秉夜燃東鄰家道闘隨虎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示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爲曹濟

屯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事有焉焉者諸焉也聖人
諸郎朱實其姓也酉觸雞乘雞者璧雞之上爲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戊爲大門以其年年永樂又明年爲
庚戌是爲犬也司爲自前向北八十八位也兼夜燈
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七也東都指
張士誠闘者誠也誠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
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選明興頭然
建國大號也其爲 太祖之藏信然而豈區區偏安亡
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 太祖卜其
地爲 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塔
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閩刻與識意者 太祖其誌公之
再世于江南一大事因緣殺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興陷安陸知
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述祖城陷
被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宋右總管李
黼戰死

三月元復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
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參用歸其守大
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黃江遣義士王
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
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功不則吾以死報國
國珍使其威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
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
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
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
帝㬎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
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
奮力殺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
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
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鋭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
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陷而及今不敢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據佛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衆潰大淵榭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摶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百萬方之大將

其人誠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為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西人，欽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等為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懷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决。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皆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不花，遣宜浩等入海，以要招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其所營為，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驅遠馭之才、戡亂定霸之略。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極。甚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卑辭厚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利而自疑猶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視驕蹴之心四
方覬覦者聞之亦其懼而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
已聞撤謀之勢有所不蔽高國珍作華時則決穎新賓
之兵來寇也是在元猜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
一海隅寇耶觀剿基之事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
觀國珍之不可制則如元祚之必亡矣若我　聖祖之
於國珍服則待之不疑拔則討之不敢覦其遣運賀子
數言推誠布公虞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護世之恩乎
雖然國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詔其攜逆順測成敗甚
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振歸附不失為
閒因之元無矣乃反覆觀望撫
疑不自決卒至國貞身虜悔哉
胡錄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擁
兵六年歷數官至理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效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
平定之則鋤強暴之性可則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終
之此路是滅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綱
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據城中偰哲篤等圍走倉卒逃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趨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撝齎詔諭之詒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人倒拖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延三魁若李黼泰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一計取驢牌寨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　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撫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奇　把頭者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眾屯橫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眾降

繆大亨來降

馮國用國勝來歸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髭長髯勇毅多智兄弟並善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盤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倡仁義以收人心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饋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攜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遭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復為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黑丁　黑將軍　人傑

識。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僞帥。降其衆○上將兵取滁州。將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 上橫衝其陳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即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麤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衆整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烏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子。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爲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太祖一生謹慎

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　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將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來攻壘垂陷復

太祖有保滁州

異謀預洩事非天覺耶

大數已定

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衛使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驍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頗洩及二子來邀　上即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

塗　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回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將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

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漂衛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劣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壓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幷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百工技藝率以淫思作爲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也容鑿太子誅戮父子如此欲無亡其可得乎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太祖定計取和陽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卽鼓行而趨天祐兵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縺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
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
知和州已拔，命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
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
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
諸將破和陽，恣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
惻然，即召諸將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
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上既總
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首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芽成、和州含山人
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 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
張天祐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
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
之。時元太子秃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
各道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使不通， 上率
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
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滁州舊帥孫
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
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 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
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爲子興所執。 上大驚，
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其黨見
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
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 上被厄，憂思如失左右手，
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德
崖。於是 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
歸。

天下一統之基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
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
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
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滁州懷遠縣人常
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
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
事剽掠，終必無成，聞 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
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是去歲為倜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為皆名將也惟吳復俞通二人為盧和人餘皆濠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運之地天必鍾精英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上駐師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豈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兵應之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若洞會大雨連旬水勢衍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船艦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逃○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

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
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
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
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
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
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
擒埜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許曰：生我謂何。太
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
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
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
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埜
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
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
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
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埜先既歸，
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
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
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
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
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舍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
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
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
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搗鎮江，據
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詐，
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
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
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
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
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勸宜尤工，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
柰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既得書，知其
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
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郭元帥皆戰死楚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將寨民
兵百戶（大義民）盧德茂惡楚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
出迎楚先乘後擊之仆地攢槊刺死楚先○我師克蕪湖
置永昌翼○陳楚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
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為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皆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犄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金陵秦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為蔣州唐為昇州宋為江寧府元為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而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為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龍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上多致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誘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大敗元兵取鎮江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濟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破城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鄧愈華雲龍俱有傳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彭德李寶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爲都司王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 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還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

弼歸附之畧

雙刀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採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擁稱名號道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擁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收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公親征張士誠

徐達討擒張士誠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兵強遂為勍敵○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頭湯和等兵下鎮江獨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所倚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

擒士誠氣沮 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討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蘭奚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汶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
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登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
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
濟南搏霄方駐南皮魏家莊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
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曰
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
是日昂霄亦卒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
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往諸上溫祥
卿答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
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
耿炳文為都元帥統兵守之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
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
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
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
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相繼皆下
亮祖廬州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　上嘉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數與我戰我軍多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以見　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命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
寨其將王貴紐澤率衆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
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
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
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
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
會大風瞬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
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
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
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敗其二師將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
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推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江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元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張士誠降元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葉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偽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常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遂挺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illegible]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太祖命[illegible]取揚州

冬十一月，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衆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遼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殺饑窘。不然，人心必變，亂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囚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舊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會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彥、龍瓦、李昇等。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升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固步危，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酉、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者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太祖與俱興，不加一矢，何也？其時友諒勢大，競據金陵，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鎮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腹敵，則亦安能從容節制，厲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變，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消耗，而勍敵之勢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弔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此語最精）○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駄沙，擒樂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于事者桑世傑，贈官後追封永義侯，謚淳 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凉、廣平，退保東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季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兵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爾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遣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大將之才，惜用之已晚）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渡扼自勤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帥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膠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為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眾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因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 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 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 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 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上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盛如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戴紀非誣太祖自婺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及山伏兵亦而斬其旗在依頭旅處日神武有徵應亦然

己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偶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闔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毋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埽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躡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擒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 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　上命詠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張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候間取之此三人皆勁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哼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　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掠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　太祖倚其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　上悼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奠被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　上養以為子

按我　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處州用朱舍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為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賞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鬬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州兵弱易取。大海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花、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悖，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卽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遂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遵賢鄧祕書者，嘗謂文衡毅兄基乃明維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何不速降。賊怒，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要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釋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斷穴中。天曉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擠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倘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聞異跡。五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興歎。太祖後憫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妾孫氏亦[illegible]，賊不屈，追封高陽郡夫人，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

子彼已分敵故兩知辭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
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
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
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
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
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舊嘗事
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 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
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
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
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
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
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
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
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
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
得並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詐，即命弟五王帥
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
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
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
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亦集，
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
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上曰：
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
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
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
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隔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櫓守禦甚固

按張德勝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謚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　上命大海出
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
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
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設若蹉跌、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騷矣。大海
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
翼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周勝為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
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
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
拒之、屢殲其眾。○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
舟至燕京、覘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
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泰隴等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屯兵
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
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　上知
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
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
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
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
事

慶遣兵上流頗攻取今失之伯何所遂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
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
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
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
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是固之謀一時並舉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以兒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
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
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片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
徨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
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
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
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
少，嬰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
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
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
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
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
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
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
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
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
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與大軍鏖戰山東之民不能安枕無不注望王師以蘇其困乎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
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悖逆，侵我近疆，
殺我名將，又聞其弒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
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僞都。）傾其巢穴。上從之。
長驅遡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
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
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
普勝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衆降，用為
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
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上悟，許之。
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
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
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
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莽合洞見肺
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
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
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
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
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
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
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
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
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
康○偽漢餘干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凡袁
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
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
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管五千餘眾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己未命平章吳宏
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
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
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
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覆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詣降愈留克明軍
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詐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
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貴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
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
餘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
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
入寧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龍鳳八年）

正月胡廷瑞既降 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
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
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州陳龍
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
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
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
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
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
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市需供億俱不以
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

非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宜防之

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劉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綸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衆大事，寧服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二[?]，以二十七日同衆兵。是日蔣英等入分[?][?][?][?]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跪訴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而顧[?]其[?]出鐵鎚若擊，孩子獄國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擲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瑞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事，從賊。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眞與之有隙，日無自遣，忠逆殺愷及其子貞。豫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卷二

爲國之心
生死不二
忠之至也

按史胡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黨吳得眞等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壽聞變，引兵奔討。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諭郎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殺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率[?]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炎雁斗酒饌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賀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據其東北門，軍士[?]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送伏誅，處州平。以王[?][?][?]守之，[?]乃選。

按[?][?][?][?]胡大海爲將，嘗自謂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人哀惜之，如喪父母。耿再成處名臣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廟成，酒[?]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發喪時，夜出，人見其兩目有焰光若燈。及既[?]斂，兵有犯境者，中夜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覩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出[?]大捷，似有陰助者。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諸暨。○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寄遍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揚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
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克日進抵諸暨勦
捕賊見傷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
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
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
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
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
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
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圍
拆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江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
曰南昌據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
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況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衆
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
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
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為
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
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
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攀難所倚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訃聞
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
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
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
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
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
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
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
窘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
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
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猝
發吹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
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而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
誅縶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
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
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彊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卒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嚴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昶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革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膂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鷙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撫恤爲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從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只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鬭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張子明一千戶耳談兵勢所當情了了被賊執而大節不稍虧

業錄亂矣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漲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同守

建康。明日己丑、　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上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綱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衆、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讎。我自破公江州、遂縣蘄、黃、漢、沔之地、因乘龍興（卽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爲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蔽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敗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初　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僞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友諒死

聖人不自諱其失

漢之紀信

者雖多惟友諒勢彊大稱巨敵既敗 上喜甚謂諸將曰

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群雄競起與我 太祖爭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雖累挫或未及項羽而慓迅狡猾出沒飄忽天因而氣不餒屢蹶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巢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伺門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汪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荊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强弱之勢昧於先後之機我 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向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謬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携衆泝涉江湖以取鄱江之敗及我 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禍根本之虛華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所兵之道當如是哉況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徒一太平遂稱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率行之而安豐直

此不發守豫其人乃不能容一遂旹勝其說我 太祖之定則傳步天寰懸絕矣豈待夫鄱陽之戰而後勝負可分也然 太祖之所以[illegible]七誠之之途固耳觀其鄱陽之戰[illegible]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illegible]武昌竟不從[illegible]以東矣之乘虛爲應耳但英雄[illegible]告人而一區區戎[illegible]不能出一旅以援金陵則天所以成[illegible]所與固非人方所能製哉

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大呼 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illegible]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辭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啟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僧[illegible]往律門[illegible]競諸僧食良不進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更餓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何有三日遣問如故 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圖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既起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顚言輒來自至爲常見江豚戲波中顚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顚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顚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顚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顚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顚仙傳○ 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脇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弟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 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奏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偽漢陳同僉驍捷善戰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偽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援至夜婁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饑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耶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弃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illegible]之際 [illegible] 崇報風勵 又何遠也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雖死猶生昔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
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勸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
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
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
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珏等
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
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
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
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尙竊
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
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援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
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
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
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
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
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
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
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
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
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軍見遇春傳上
命將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築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
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弃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共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

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諭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退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死中求生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塞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 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知此眞禮師傳乎人所難

討陳友定

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

程著

精論

封縉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性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決功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執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温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立國學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温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處置得宜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
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
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
泰州既克。其餘寇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
達等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

程普

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一年

區處周至

正月罷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駄
沙。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
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上臨
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
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
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剿蹴群雄。而顛倒之首
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
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
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
勇足以禦敵。孤城血戰。於貔貅萬竈之壘者數年。吳人
一跡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塵僞漢

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
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
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
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臣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

公論

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備
鋒却敵。控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
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本禁秫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
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入有限。而
取之過重。心甚憫焉。累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以塞造酒之源。

至意

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富民
之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
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
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僞僉院俞中以歸。
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

有英雄氣略見古風

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改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興瓶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
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
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四州　上嘉其知命識
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
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
以進覽之見猊子角爲興化要地冦兵所出之路令達以
兵絕其隘達如　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
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
可乎　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
能支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抵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
乃於城東龍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
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貴元帥而還竹昌
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眞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
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
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

未書郭

兵革之際
急於武事至
於文學猶
務講明篤
上翰矣

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
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
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
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摸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
諒爲御史弃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辭
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
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
其背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
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
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諭曰
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冦不可不討
諸公其熟討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夫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奄維，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以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聽號，勿縱左右戕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銳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與寨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取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燕諸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
無以詐綏我乎蕃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
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
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
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衛
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
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
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
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剌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
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命諸將兵進逼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
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
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
銃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着物糜碎砲風着人皆死城
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無所出時指揮茅
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
脇中矢死事聞 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
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
滿道通海卻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爲
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茅成死于陣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
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凡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
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
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
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
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
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前代宮室

多奢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
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
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據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
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勅協律郎冷謙考正宗
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
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
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
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
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
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定樂制

禁虛詞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揃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俱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躊躇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入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達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擁兵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命賢之兵釁發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變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闇，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建曰：使察罕不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擴廓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為南北。此書所以為擴廓諭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皇明成混一大業耶。

指揮戴德率兵取沂州，擢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一）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　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筭，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視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冐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請軍中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著興，炎漢仗義，羣策畢效，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靡孽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所有差。○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挑戰烏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涕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按俞通海後追封虢國公，改封豫國公，配享太廟，複塑像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皆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
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
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
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
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
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
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
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遽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
即已稱帝。我太祖平張、滅陳。一江南而猶謙讓若此。人
之器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
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與主擧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黥二人面。云奸貪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
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
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
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
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
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
入城。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
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
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
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
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
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
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
之危苦。心勞志恢。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
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
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
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卒長
天下至美。口耳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
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
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洽至
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
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
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
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
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
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若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午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衆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幔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能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是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使陳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故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潛遣茂入士誠所爲通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于是徽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 師還 上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勑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撲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旣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旣平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旣而昶陰事覺命都

督等馮勝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闚爲犄角　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粮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逃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東與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鬬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謝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
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
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爲左右
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
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
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
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
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
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
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
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
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
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
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
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
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
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
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
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對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
事不可爲闢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
大軍進征凡攻斷城邑必擇便利而不爲之進退無失機
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上旣諭遣
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
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頹元以北狄入
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
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
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

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
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
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
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
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
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
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參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其弟子姪幷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illegible]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輿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己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復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廖永忠吳禎等、
自明州（鄞寧 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視圜丘、世子
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
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
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
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
加之以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史臣曰…[illegible]…之類、乃…則知小人之在…[illegible]…聖祖之訓、太平…[illegible]）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宜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
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
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善長等頓首復
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上位、天命已有
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
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illegible]）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
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
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第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
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從信錄卷三終

皇明從信錄卷四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為 帝后。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翳，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靄靄，中星文昭，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貴白而文玄，文庭有理，隨畫順成，始與周顛仙言相脗合，尋天門除道上顛稱不可枚舉。

立妃 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 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勸上覘其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為 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寬解，卒免于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諫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一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媲姒。其以忘貧賤相惕，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戒，尤深得補闕之體。

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閣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明堂

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
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
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賛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
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
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
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
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于安逸軍

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
忘也

定祀典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
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
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歆既
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上聞於是善長
等奏有四大祀曰圜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

頒大明令

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
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
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

定軍法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
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
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
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
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
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
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羣臣
于奉天殿○ 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
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

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
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
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

設尚寶司

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一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事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外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勤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親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守衛令牌之號六曰中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令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守衛號牌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延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符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宰凡牙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

陳友定

號三、曰傳、供執以謹祀事、凡儀仗銅牌之號二、曰嚴以
肅直衛、曰吉以潔祀典、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
以給傳郵
通制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
潛詣營納款、詣且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
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
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
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
友定疑其有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
遂併力攻之、友定勢急、乃坐于省堂、啜藥飲之、參政文殊海

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太祖
以賜胡深子禎、禎臠其肉以祭父、

史臣曰、陳友定分閩殘壘、誑名元臣、其實元賊、若不能
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
之士也、愛之二人者亦相持不下、若猶數數辭無遺臨
我 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舞於秉耳、故命將出伐、而
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
庭、則其役滿慓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為閩之患、
漢高帝戮秦楚項、平定中原、而尉佗尊號南越、漢兵爵
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復稱臣、武帝用
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
海氷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
之所以功
高千古也、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
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桀東灘、賊衆千

寶慶

福建平

取廣東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
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
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
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
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
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疑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
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
聲援、本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
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
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卿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
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
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
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
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
無縱侵掠○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

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

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上慮豪富與作役及貧民故定此制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能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圖闘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甚者兵連禍結一人之失予勞師者乃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稚穉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莫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

之才德
作國於
定何難
制一方
天命有
預心腹
其所謂
隊之士

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illegible]則[illegible]虞之日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不苟以為光武待著頭子翁不能及

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illegible]弁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闔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䌷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剛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底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勝食盡力窮對衆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

守湖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illegible]○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illegible]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滿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克仙人寨獲守寨牛參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橫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温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非戰焉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思齊弃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獨衛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

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都指揮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沐義兼都督○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之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窺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叔

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爲漳
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
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
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
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
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
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
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

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
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
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
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
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
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
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
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
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　上嘉納之
按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家觀其言精辭剴
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

六月立刻期百戶所選疾行卒二百名隸之以通提報○
楊璟等克靖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
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
土官岑伯顏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
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
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横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
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
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
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執不可爲乃率所部
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
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僞副樞
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葉
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遣使賑恤中原
老稚孤貧者○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
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
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
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
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

令軍止　五

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褻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眞人印

取河北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挪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淸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遣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淸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

燕京

朶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擒知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避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

復作徽欽嚙齧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勸同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按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云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亡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我　太祖雖圖劉基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
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
猶有北京之見既而復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
都之地且京人民困疲不可重勞無罷之又有言遷
于長安者以書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
關中不報又書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鬪廷住
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漠是以立國在
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室已完不
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後止從又營鳳陽為中都
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　文廟因封燕
王洋天下幾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曾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壬為禮部尚書世家寶為侍

六部

郎陳亮為兵部尚書張玠為侍郎周禎為刑部尚書盛原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寘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

奇法

擇令賢則民有蘇徒廢則官集邪正業賢所以安民也

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　上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　上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

祭文

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

按開國文臣得爵封者生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
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

元將王左丞攻潼關守將郭興指揮于光督擊大敗之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中山今定州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取山西

詔求賢

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取眞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

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 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詔右副將軍馮勝師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破磨盤寨獲僞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將軍徐達師師伐北平道眞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木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略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垛寨道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鈇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茶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砲聲壁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宜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艱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具疏求歸時）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張良願封留之意）

按湖運錄太祖使徐者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

雲起即伏兵俟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伏兵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因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出兵擊其歸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之信至夜半詣所指處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建按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其一機也抑基言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符其淵微神妙知天合天矣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千古大快） 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魏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

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效有是
蒸賜○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
七國事　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
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
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諸子講此則
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擅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
知睦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
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
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
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

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
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
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
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
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
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
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批吭擣虛者也若彼還兵
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
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郤之敵屯於城西指
揮郭英焉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壁營大而無
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
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
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
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
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
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
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
出急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

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
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
石州敗之悖忻霍絳翁氏平陽等處皆平○前奉使汪河
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虜
不屈完節東歸　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
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
禮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饌牲自經亂其禮已廢至是　上命舉行
一日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
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
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
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
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
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酣
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
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

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令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
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
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
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
煃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為安南國王○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勛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
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
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
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
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

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視效
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己酉 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
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
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
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
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弛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詔軍

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貞棄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顧時
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
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
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
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
有四年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東縛張士誠
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勘定重念中國
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
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
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

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

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賞勞征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嘗定賞，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見賊至此使人刺身觀探）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

司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岸，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儲餉，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解。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轄賣，冊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聽諸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內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諸場行支鹽，如目而藏鹽於夾帶貨賣之謀。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有鹽鬻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違進引者斷，而陵權買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所獲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優免雜泛差役。其犯笞杖斷決，徒，其刑

罪狀一百仿照鹽諸法令議其兩浙淮河西歲遣御史行都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兼領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鹽以行鹽無鹽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鹽司乃廣東兼之俾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桱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祭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羊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耤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

以中元冬以冬至○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燠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亦宜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復更爲皇陵立衛守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國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避地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上命爲侍讀學士辭以故辭不允後以侍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

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切於律文
文亦實用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

可作元史
片帝可作
元史斷

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禕拜待制

捗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彝譏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至是與修元史

保全多少
喻命其仁
者之論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為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

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李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豈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宋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為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被靡亂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諭將關說相示非欺而使之下也

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彊，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八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鬬，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

李思齊降

諭諸倭是

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弭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刼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幇，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扼其出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六月，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元也速復侵通州先是來侵
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　上命常遇春以所
部軍東還欒之復命李文忠爲副由遵化慶𨱆兒嶺敗元
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迎戰敗走
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
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遇
伏大破之斬其將夷往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
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
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
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

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夾交趾占
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
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
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葬遇
春于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
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
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
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楎椸枕簟篋
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
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
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以久王保保
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
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
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
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齊正守
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
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
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

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
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
至內外音問不通粮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姚暉等
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
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
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
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懽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主明昇
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

當賢未定事而即應失機今人身當其行者師失機而不知愧何用去名哉

皆決於册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革䙴帖木兒。次白楊驛。又擒點朔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趣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　上兵下豫章。詔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此市不易肆。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亦將災。當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率兵往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所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甚危。衆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遂戰。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乃乙酉。詰曰。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曆亦大可笑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

禮有在一時者惟正而在百世可以爲經久者此類是也

乃詔有司。于二丘壝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値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愼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

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
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
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
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
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
方孝孺父
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
于育才貧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
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
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能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
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關兩江皆入

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
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
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
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遣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
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
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没不常以爲邊
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
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

上行下化
古今同然

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
之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
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
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
恤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
深有所契即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嵩松之上
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
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

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
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
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
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
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凉
薄烏足以致斯翰林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
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撫和民人故
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娛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
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　陛下尊賢

舉論乘遠千里言王俱在疆國之內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拒其鋒保保少却遣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來援至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

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 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按溢有文武才蒞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推世德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艱劳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評論 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母喪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不勝疲而卒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

方見劉青田之節

相道盡此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illegible]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至兩國皆聽命罷
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為其
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

上甞陳僞揚人，未詳其詳。宋季籍軍伍從張世傑屠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春，世傑孫收士卒，多尉死王李庭璧統同行者討某罰饑山死，馬王蔡發其食什地饑。夢一白衣謂曰：汝懷紛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饑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似聞將舉有求紫衣者以秋饑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書所事紀領官時饑領已降於元，元將見舟歷，凡附舟者赫弃水中，饑部降工𠀤叢之舟，叔下日取饑榮從陵揽之食居數日，忽颶風拔舟，元將大恐，求至饑，領知工術，進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忽神默風濤頓息。元將喜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竟崇王歸。家揚居肝貽津里鎮毛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故以季氏長子爲後。

十九成宗下承巳王之年生不可知，即此神人之言，則其積德之源至可想矣。兄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丕緒，吁休哉。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祔心壇）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猶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命製四方平定巾。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大見忽答右丞相晗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荊麟等十八人。○上行役苑，見巢鵲翼雛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皆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　諸郡富民人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朝廷叢政，士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　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刑有所必加矣。後之爲政者，有富左而爲不肖，其有過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於富者則摧折之，恐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

敕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寨、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覃崖乃遣人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崖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屢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五子橚爲吳王改）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以危素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與同邑貴學字殿少、少同素、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學爲待制、後達下燕京、下令元臣感懷告身、素與學約死于難、學從人奪午勸呼勿死、學不從、竟投井死、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拔之出、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遂乃以素諸之、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月、上御東閣側室、坐、素至殿舉素誤爲部閣爲讓、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從懼頓首流汗洗非、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上初用素、舉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作言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州、年餘憂懼而死、按一統志、有秦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順官、元兵敗于英、棄職走隱山中、人南山、大軍圍形求之、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嫁、終身不改、臣若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貳、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上知其志不可奪、遂之出塞、危素之失節、觀子英深死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賫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返、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蕩海騁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孫號令其部落尚得收恭於近邊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十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僞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詔之皆君所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齋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㫤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

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元餘孽四大王冠武州　桂與指揮郝□追至龍尾莊獲其三大王脫忽納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挈家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恐將軍緣此廢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于上曰臨洮雖番戎雜處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獲也至是保與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良驗賀爲中原福幸不能皆如基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

祝真大白海之子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挑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升符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斝玉㚄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過𤍵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遇太尉蠻子單擒元平章伯各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

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死於馬河事聞追封渠安鄉伯

五月徐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定西

元俗習至今不能變是何耶

洞覽微意之恩典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為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界嶺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祚以城降留龍與旺鎮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糧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給糧養之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立為義塚敢有循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參攷叢抄云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踐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令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宮閫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宋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逋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瀆城隍諸神名號

如水則以本名稱其神城隍則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盡革也

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illegible]稼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以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驁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開基雖迸其君不問其朝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

後。北方捷至。代元者不許稱賀。其拱極綱常培養節義。而為萬世人臣立極矣。戰顧一時左右之難。挺拔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見有侈大之詞。責

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者。致君於聖。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諭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

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
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
寡，斂軍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
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
夜襲木槽關，中山嶽，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
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上以創業之
初，禮制未備，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
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
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
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
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戶部籍
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
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
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
士宋濂、待制王褘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
士。○以翰林　奉陶凱爲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
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壹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
親。因數侍橫，乃制爲一觀山河花紀示條吏，以觀從違。
翰林編修陳桱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青者也。憲大喜，即奏桱爲翰林待制。除令御史劉炳劾
奏侍御史左安。上覺之，下獄鞫訊，吐其實。劉
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宋濂、王褘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訃，震悼，追封
蘄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師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
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
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朶、
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邛廓西北數千里，始還。
○爪哇國、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敎民榜。

凡江南諸大家悉徙赴闕廷，親訓諭之。自天地陰陽性
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
諸等懷誕千百言，又恐其遺
忘，親爲書以爲本分賜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
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侑食，猶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
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
哉。不許。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
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
爲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
爲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
覃垕，復遁去。○改司天監爲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

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班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爾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舊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嘉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丁德興濟國公 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一時功臣鐵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

緣李善長一家以表其所以爲勳首云朕覽古帝王之
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
天下定矣朕自起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群雄肘
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輒以心相許從渡大江
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八一二年間集兵
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饋餉供給
器仗未嘗缺乏況制終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謗之言
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
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此之于蕭何
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
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
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
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愼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
其爾人必圖後酬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
歟○初欲封爵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
藏忠懿王鏐之有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
準其式而加損益爲歲有差第爲七等剖而爲
二一藏功臣之家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

然邦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與祖
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
伯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
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
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
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罥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
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
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
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嘗
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
此罪雖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
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
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
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
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羣
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
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于憂患而忽于安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
與卿等晏飫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
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
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
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
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
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
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
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遲
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
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
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
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
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
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
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

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
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
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
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
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
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
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
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
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
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平時在戰陣之間提兵禦
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鬭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閑居無事身
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
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
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為鑒戒擇其
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
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
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
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
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

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
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
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
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
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
善長董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
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偽夏明昇尚據巴蜀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進士已有
冨俵獲以
舍宗加給
水横 聖
朝留心遴
則知此

分遣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念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蔚朔、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删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二、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城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進奪[illegible]屋、溫湯關、

○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劉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以刑部郎中劉維謙爲尚書、

制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垕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
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
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
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
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
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
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
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
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窺夔州。指揮李
某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
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
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
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
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
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
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
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
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

薄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
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
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
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
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
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
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
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攻奪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
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兵大敗。
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蜚興，與殺溺死者甚衆。○以方

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榜于通衢，諭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
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
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
正句讀，較雖隆，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了
産科徭均定，常則凡有役使，衛民使人，懷于廢獄，月
錄日省，勝水寡疾，朱定朝鄉師，殺自鞍北征，河溜舟膠，
克祖師郎旗上十夫，渡河不煩以軍法，論克
勤不忍勞民，虔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勤與禮儀○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
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脇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酷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敵。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而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此論亦大了了

舜臣和哀哉成功之

勝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擾、送明昇赴京師。

得體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

蜀平

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鬬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命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愼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淸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俳詞或鄙俚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

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諠譊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琵琶工書元末黄冠隱吳山飄然塵外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釐定謙宗受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過分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謙將被逮謙〻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〻不

欲汝謁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 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所載冷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劉伯溫嘗爲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蓬萊仙弈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廣澤長語雙槐歲抄皇明通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州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鎭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及遣黄儔以書諭納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鎭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大有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
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逆
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
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初保寧有韓氏女
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
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
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荅
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
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七

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敎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
其意以荅班瓜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
安南俱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
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仰目罷兵爾國所請兵器
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幷諭福建行省占城海
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
滯謫知安遠縣

劉基直諒古大臣也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部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
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菻
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荅
上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樂時難殺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毗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八

王哈喇禮八剌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縶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
士等寨擊敗嵬兒國公於高州武平房泉悉北奔又追指
揮孫恭等領官軍出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僞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幷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皆送京師 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我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高麗飄然人下海矣或道云洪武五年正月徙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親大學衍義至晁錯論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眞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則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保故有是令

按宋祁嚴贓吏之誡天下遂治後世猶循而張齊餘慶輩以贓敗者猶杖於遠配故終宋世多廉吏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北弊設犯贓無貸之令手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爲　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循財如置出獲穢蠹有常人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勛勞于國朕既酧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廣中多善政節大軍平蜀之後陝西中[illegible]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捕震所部兵糧日缺過民石震即出倉粟令民受粟自是據其家之戶籍歸農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約以食盡者還粟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至是以過事被逮　上聞而嘉之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而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稱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出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鐵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分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剌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

天衔

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嘗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連逝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蓄兵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卻，追至踹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令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

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與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撿拾于司

君子以自律則不荒具心而事務之集矣

二月，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飲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夙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厥職。○戶部言四川

産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
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
僞僞○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溪
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
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
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賸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

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尚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
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因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宰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命關甚奇其人命擧爲其嗜義如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内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耆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

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
于方丘、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艸木之祥生
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閒時和
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作鐵
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宦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虜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
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
必以丁粮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
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内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賞征北蕭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歷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皆然卽徧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三朝實錄秘之不宣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亦使其爲胡爲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掌不爲諱握此故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勸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寫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譽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宵艸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衛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科劾之事○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

克先、淄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illegible]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隸習政事、蔣學方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備倭寇。○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羣牧監為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參政、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厚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傅友德為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元平章孛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言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分擒僞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戰於亥剌河敗其衆斬

首六百級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大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盧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跡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修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歷代帝王廟

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遣使賫勑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

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　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纊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

禁四六詞

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然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踵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衞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推書寫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華去至今便之

羣經類要成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温以恒言注釋羣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日錄云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嘗以爲宋宗止知尊老儒因謂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解謂夷狄無禮義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猶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尊中國闢正道崇聖學黜邪非止闡孔孟而上之

纂大明律

太和在乾
宮之側

鑄大和鐘成○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搶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人○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

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泉○潞州貢人參 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以愛民命
時起紗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諭本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諭意令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故命予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强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

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熊驍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殲其志君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 上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閱江樓成、上親爲之記。○上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稍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

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四月 上趣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罷鈔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議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公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諒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按今本讀禮疑周序略曰周禮語言繁無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于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爲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曰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致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之不當盡信也哉聖祖以理斷之其眞卓越千古矣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徽之新安人、爲元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七月西番獻蒲萄酒郄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荅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鎭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毋服期年若庶毋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徧考諸書以報于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毋服子爲其毋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毋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帙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歷起居注遷考功丞○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刺北還命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旣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毋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祀神跪酬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

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爲定王

按安定與沙州赤斤罕東曲先沙州等處古燉煌地面沙州爲要其州有玉門東鄉三危山望蒲昌去哈密千里會番部八百餘里皆是土酋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已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屢見

部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疏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疾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惻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祈存養，使不失所。

謹論此詔，即大禹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恩周窮恩卹鰥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殿中聚鑑貌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被堅背晝提三尺之鋒鏑，帥大軍而四出，其野衍風飧，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鋒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以此任則當官分之道。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僞，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息事者，則律如襲章。○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挾私逞怨，憂別平民富室，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戾，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今十官，三郡之民悲思之。○使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琉球市馬。

僞稱知縣許上封事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洪武政記

○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躓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蕩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不能盡也爾等為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也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治通
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
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
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
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
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
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及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
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彊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
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皆得其人馬政修
舉故耶備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
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
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
中材或墮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
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
鄉僻壤莫不有學
臣建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為急比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施有如我　聖祖者乎
詔造大明寶鈔時廣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
勞姦民復盜鑄　上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
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
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
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音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
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書
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累
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英傑茂異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勳觀其識友諒於鄱陽擊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綏胡羿降上流[illegible]勳將羣與于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在閣湖之[illegible]勳跡十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為侯而終獲禮以沒豈與所以皆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
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
庸潛挾醫來視疾欲其藥二服有物積
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 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既所知惟庸之奸而欲人言惟劉有出與吳伯宗耳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慮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盡殮之，頭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敕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

十月， 上命皇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宋濂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論訪，隨處言之。 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崗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真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蹟，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命

長興侯耿炳文濬西安府涇陽縣洪渠堰、高陵等五縣大
獲灌溉之利、
十一月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
壝、親覩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甘如
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
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
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當
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
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
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於鳳陽工役屯種

前此令各處人民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所犯罪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錢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
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
矣，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

此等人品古今有幾果得 聖祖不盡之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
敗之。遼東

時納哈出來寇，云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勿易去，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爲之虜，勢太沮，納哈出遽拔營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由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結，儼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待之，命各隊擁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堅旗，令指揮周鶚等各率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驚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褒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監
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暠等百一
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
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省事少事妙妙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
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
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遺臣伯顏帖木兒入寇
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
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亦國在中是猶然有未君不必矣何重三所計反其藏以修之之處良可向也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知府

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惟關中號百二山河之勝可以建都者莫此若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充學憲典多平冤獄開元補完人俾向在融州撫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饒元不貝荒野多悉骨成爲彭州有沿江諸堰除自秦時起代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在延平多善政踰年以疾卒于官。

聖不自聖千古同符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劫殺之

鼎臨川人陳友諒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為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皆與議歷陝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弭元西大王出沒請改岐寧知西戎祖許容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顯擢英華不當有謫宥守人盡也哉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一以無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易言損下益上謂損損上益下謂益自非達于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爾逐末而之猶恐其過剝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可以重歛為哉。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召其子璲為中書舍人孫愼為儀禮司序班濂艱於步選良馬賜之　上親作歌召群臣咸和賜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緋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按濂御製文集語文有可以言濂辭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尚不能任從久矣擇授卿翰林承旨以文知卿宜懲哉。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按吳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從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

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即為

明者見于未萌伯巨之謂乎

書以上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蟣蝨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既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不遂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所學及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也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爲治於亂世之後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紛結不可理令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異令皆出不治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所以致乎此二者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大侈者天子識之過此千里而秦晉燕楚踰于里之制且其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作有事則爲諸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慮難見者

疏書奏上怒其疏間我骨肉速繫刑部問狀病死獄中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奏駙馬都尉李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參上宥之

祺韓公長子也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省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絕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勸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深燭情弊洞闢之處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寧海人弱冠獨濂洛關閩之學至正間嘗入帥幕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能取遂入山不出復我明歷任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怨之克勤用苦倉蕭草下御史御史劾遂論誣之故人爲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坎十年論鞫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皇帝廟居中懿宗居東第一廟熙宗居西第一廟淳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界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

浮古牌坐

濂不解將詳解既謂蓋此義撰委諮彼雖便面不言又從而阿者何如人耶

鄉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嘗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錄卷六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贓吏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爲令

國初書體臣之道最嚴賤者久之許言從行而不停者追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摩指倩稱取倫于官犯者亂多不可勝誅旋致廢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楷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派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皇祖精乎天文者由聖鑑而得非勤敏閱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從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 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以人合天以明羊幽一理貫徹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務之至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寵。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瀂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按瀂巴在西南海中，崇岑匝麗，泉石兩水清，草木暢茂，富產甚饒，石城覆屋，王乘象，出遊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纊，地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竊，樂生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為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為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為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唐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為上祀，具冕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上臨幸，召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大內宮殿成。

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
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
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
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
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葬地命配享太廟
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愼密臨大敵而不懾務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宜
德宣威綏撫懷徠南昌襄陽之鄭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
事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眞鳳陽人國初從渠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
欲兵之眞大罵曰狗奴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遂抽小劍剖心示之而死王
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其從行軍士上曰眞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
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興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凉侯以報眞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衞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
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
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庸官曠職病吾民多矣
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
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才天
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龍
杭州護衞○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費
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請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
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
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
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
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杜良彥爲晉
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
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戸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林超擢郎中知府知
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
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
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巳亡矣追封爲
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
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殂子脫古思
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
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揚台海溢○南番彭
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含歌稀少草木繁茂沃土宜穀饒蔗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時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
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從子爲駙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爲
湘王胡順妃出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宗言多勇力善武藝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其妃
武寧王女模爲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王于廣寧五衛盡屯田給
王祿王得趣邊備塞練簡士馬
己未　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
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燿　上心甚
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
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
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
有嚮荅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
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　太祖勤民青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罷下周經我則郊焉而祔　仁祖太公遠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祀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斷古今通幽明殷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鳳韶諸君子

皆能循與夷彫服衰華旗幟之品式以授制官飢攘之盖之末盡復古聖王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褻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嚴制而典防之亦可謂仰贊 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禮夏之禍烈于九州裴常之功艱于二氏時與勢實然也必欲絫三禮下與岳牧而生于百乞亦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叛寇築城東龍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鳳韶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難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

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將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戒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又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 〕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冠彭普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武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堆。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以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剛厲嚴。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重男女錦綺絲綿瓷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賫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執其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掠溫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卻之。令中書遣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詞。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俱安置之。

今秋大有
書詔處獻
曰不治則
衆成其邪
心矣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敕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與叙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姻及異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宗族序爵序齒。其同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眞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引灞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丁可許收復建昌，遂獻捷，元帥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隱居求死不得，折一足，於是變姓名，跟跡江湖。時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于氏為江州兵所收，楊憲送京師，有爲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顧妻子哉。誓不復仕，嘗懷鴆自隨，曰有以計窘之者，當以此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上惡其皆，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為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顧聞其實，因責廣洋欺誑，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勅書，懼甚，遂自縊死。

訪求卜筮人。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逆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奔與將西出，亦急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檛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捕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

按惟庸自楊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爭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惟庸忌之，遂有關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己用，以闕達，乃為福壽所發。昔劉基亦言惟庸不可用，惟庸聞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援。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陰求附，惟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惟庸謀。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并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
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受業于吳萊柳貫黃溍書名滿天下
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所著有潛溪集芝
園集龍門子蘿相
諸語等書行于世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
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
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
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
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
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
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
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
也至是乃
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
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
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聚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
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
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煑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
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
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
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
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給官以四百斤
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清鹽法之本計

資富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濬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懼聖人不自諱其過

被天亦不吝告戒之殷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涼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夙夜不懈有司失職肆奸擅權使奸惡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城之不易首誅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諭侍臣曰暴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illegible]當選省城凡儲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illegible]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應民散率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何為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稱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

時胡惟庸事敗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　詔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

眞奉天之矣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　太祖者

置諫院官唐鐸為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駙馬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中佯醉脫靴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何等光明何等謹慎申行至此古人所罕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illegible]

令遠之至

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斆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擇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兖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壞政以干邦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侯楊
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遣還

按爪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蘭國王宮磚
墻高餘三丈方三百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藉紫蘇花
藤席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
冠身披錦繡腰束錦絨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
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裳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
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戮之市用中國古錢貿易皆于
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猱頭赤脚坐卧
無椅榻飲食無匙筯噉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
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illegible]前後甚都婦裸

被髮跣足葉嵌絲帨戴金珠絲飾富者棺葬有木葬火
葬二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
榔椒香蘇木桃榔木吉貝倒挂鳥綠鸚鵡紅綠白鸚
鵡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
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爪哇要而殺
之王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
復通
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高州嵩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
衆而還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
正爲難辨　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
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
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
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爲　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

[illegible]　編黃冊　[illegible]

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爲四本。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浦江人。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俱然告者。指爲胡黨。坐累繫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兄往耶。遂詣吏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按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役。至是又捐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嗚呼。 聖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諭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勇

勳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慕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 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諭責陳煒。復勑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之秦為象郡漢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末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書內大亂眾推豪帥丁部為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遼憂故遣不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執兼有華夷至元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為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日熞卒弟日羅立日羅卒子日鑑嗣五年陳叔明遣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瀰貢誹寐擒封當是時悼嗣王叔明篡律凡也專國跋至是情遣使來貢　上惡其獄保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死至臨安元江覺州其孔道遶神其委書乞由鎮安煙叢自河達花灘至其求部可四王日其紉去祥諭昌不知禮義擇善川不解附往秕首剪髮好合喜水中居不通性交宅人烟瘴熱難蠻行人素宜好學其山川儲錘奇滿海富意

土為大產金璣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犀象翡翠肉桂又思白度程程俱白雉翡翠蚺蛇蛤子蟲及波羅蜜烏下蘇木燒南有越王城天淚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卻其貢仍
命以書責之曰大明（國朝）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
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
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為大無
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
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之誠致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當國靖武　大定諸將　皆受成筭　無不奏功　何賞可謂　迎逢其盛　賞矣

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
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
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
歲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
畏、咸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
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
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
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按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
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勅賜慰勞、賜田一

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
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
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
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
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
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
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
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
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
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

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 上召吏兵二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閒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仡佬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盗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誅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猶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潜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閒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鏖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九奏成
華夷譯語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
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
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
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具，蠻冠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
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
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
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
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軍
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矢墜馬死，蠻衆遂潰，斬
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

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
附。○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　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
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
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
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改南侯梅思祖掌雲南
布政司事，張紞爲左參政。○沐英等率兵掠徽江、臨安、沅
江、尋甸、普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
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
險要。土酋段世閉關，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緣下
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
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
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
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
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政不

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
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
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
庭，而雲南梁王，尤恃險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
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
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
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
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
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
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按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愛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諭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

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章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將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臣謂既罷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旗暴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勑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梛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然後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

首三萬餘級餘黨惛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附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鐵家為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慮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命凱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從命瑯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今日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

恩加嚴飭而言者不止利之所在即身有所不顧耶

聖祖之心

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歲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傾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群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兵中領兵千人守之役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濟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議尊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遂除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係太初夏太初故凡時爲知印洪武七年隨遷和州等家以行劉氏事姑孝氏甚謹姑在道得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聞於鄰刺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痛之含傷閉門中欲遂今葬于舅塋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又能見於禮之大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凉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秦后賢事攝道不盡而撮以寫臣稱得信雖不啻過人為新此其藥者免有大進人者

合行駁。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
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覈，議用半印勘合出納
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將文簿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簿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書填字號紙，丁各地方比照號簿字號，同將關去事件本行完報知，號簿照字號編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仍具本簿仍具齎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此救送為定制。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余衣敝不忍易，蘩衣裁餘帛糊為巾褥，賜織工諸綜有髡頹遺棄者，亦俾織而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七　三十三

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物所惜也。后所衣有了常自 上見子文正嫡子未支，忠及太黃子數人，嘗如此出及 太子諸王生恩無譽云。後記讀以下有過被罷頭者子者待之加恩，太子諸王強容之長氣將令 務要諸切惡王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痛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將叛者事或柔怒國寫必諫令日處何事，怒何人，因從諫曰： 上位已有衆守正拜稽德不可恐怒致殺死者冤枉人性命，乃子孫之福。詐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錄江內藩屢慶， 上欲其左右取文正國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國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殺之甚易，送得不祥，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后問太學諸生有衛業其琴者無幾何給，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后病，醫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

死生有命，禱祀何益？使吾服藥而不效，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不一無效，吾當為救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順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上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七　三十四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剿滅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詔都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令僧道衍從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姚廣孝也，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相人休咎及善衡鑒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于 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極擢太子少師，賜尊寵

鳳陽全備辭之愈固其志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

從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奉封榮國公諡恭靖配享太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飛龍正要風雨大方顯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意行毋疑其後果驗

鎮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逸遺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

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衞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讋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竿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衞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粤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幾人而已恩詔勅賜恂詮被寵辭榮有安車蒲輪則竹帛所書圖書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淵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擢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議刑奏本尤貴簡明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
○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八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射訐教化不行故獨用公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令曹國公領監事助綱紀誦性嚴重推忠義所言亟欲雖碰不遺餘力寢食學術不復家行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之適病遣中使輪賜禀天命之性發洙泗之誠施己之幽德仍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宮言宋祭酒骨格必奇適有息工至命繪其像按冊 上甚己分此之可爲其子孫傳者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亦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覩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學問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忘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政令不行于天下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幷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 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不純 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又豈漢

豈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誠如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因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舜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恍上。忍於賊下。人君者苟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為。受其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廕敘例十一條。○遣御史錄囚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給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古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頒郡飲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遼命郯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即封箕子之地。秦屬遼東外徼。漢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之。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永嘉後陷于高麗。[illegible]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地。[illegible]東徙[illegible]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之地。東移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illegible]南北[illegible]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illegible]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illegible]文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布。以田制[illegible]以稅。醴酒法無苛。徵刑不濫。[illegible]山川。[illegible]都神嵩。北[illegible]海[illegible]縣江為大。產金銀[illegible]山[illegible]鹽細[illegible]布白[illegible]紙狼尾。馬長尾。貍貂貀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秫黍松。人參之屬。國朝洪武二年。[illegible]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論責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按興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其父郭山甫識 大祖于微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榮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號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爲滁陽王廟碑。王興女亦爲 皇妃生蜀王及潭王如意。○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

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張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合爲二祠漢循良令守茂川尚丞縣有廟祀黃霸劉州祠之宜並而祀之以紹從典吳人陸遜及子抗從于凱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勳烈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歲時致祭蜀隆川士神求保李龍遷臣事于梁築城保障蜀人祀之而將牧攻前李靖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祀嘗謫爲彭澤令彭澤皆有祠宇理宜褒祀漢吳甫蕭宗時爲京叢令孟遲押

余過興府家原於處甫排而排之李輔國措之於劍流建州李塐于跳事交見要于帝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黼與兵姪以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剄余闕既立廟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爲檢討。

宗伯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嘗指斥胡惟庸影響遲誚大節不同例業文識者賞之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掩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壽卒。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按元末兵亂讓與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所安頸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斜厝潘氏潘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從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又有張宗魯育常州人四歲失明一上遺聞負母路氏避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飢賣卜以爲養口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及母既卒喪葬竭力盡哀廬墓既孝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焚香禮部以聞上日宗魯以瞽目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爲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之中有名則官非其人若中有星而刑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

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詔舉秀才人才。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二。

曹國公皇陵神道也云忽視豈相符耶鳳國自有本

分解了然

按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踸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將華亮性好學，飾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宮師金華胡翰謂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諛。諂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諂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求衆言。言有善者則從而行之，或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諭遼東守臣絕高麗。

五月　鄧俊爲大理卿。

六月　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二者補濟之精選德樂者也

言路不廣則此章亦何啟進一字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愼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府學。

七月　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田貽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淸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上善其言。

八月　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　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巽陜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〇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上改書禮徵與語大悅俾與戎務籌畫得侍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上駕屢幸其第皆以襟客授以官輒辭寄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最後皆辭龍每召見賜坐顧問賜以肩輿授以入前後賜賚無算舉臣以迴避讓者辭上深其誠未嘗爲忤命其子克俯衛亦辭辭退始終一致云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贈賻葬
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〇榮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〇劾有失御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〇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〇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衍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〇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〇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使男女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部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〇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〇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〇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賀爲勞臣

情見乎辭深哉

假是大將軍像

皇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重之陞為按察使時福建多濁吏貪縣為奸皇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儉植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旁近州縣運給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我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雄克濟大勳今邊夷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遂殞其命天何奪吾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欷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若其勳烈宜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尺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歸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豐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膺緒衛增福左都督膺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代王妃

傳信錄云武寧夜侍飲强之醉既命內侍送王爲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王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王姑蘇時一女子納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它適女父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負約厚德類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太學生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饋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

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令諸將中豈皆備才於其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急歸忽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陷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欲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勑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剠。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此行於溥贈歸恩典，德興無嫌者蓋葊議也，餘做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醜，屢擾東海，卿等老，

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善進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恕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

六月，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賞其紀功，圖册赴部考覈，著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

劣當進之吏爲民而偏其法也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

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刑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乎人情，察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懲斯歲前有虧，詔今歲秋粮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罪有司極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

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八月，詔以姜娘公、劉二廟入祀典。

九月，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

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未幾，以疾予告，卒于家。

善，豊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己任。洪武初為郡學教授，薦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侍讀，歷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叛酋平之。○命蜀王開武于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藉，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閑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辭詩云：[illegible]

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詞章，從許京師天界寺。一日幸寺，見其勤，且異之，[illegible]上不欲奪其志，從之。[illegible]御三經，有全室集行世，[illegible]名僧二人為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時詔嚴著有司以為民害者，王京論罪，並作禁城役。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根千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熙曰：吾貨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熙懼，不敢離左右，復求二弟共守，不少離。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論成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熙謀于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者許，皆死。寧一吾父，而訴獲免，幾發死萬萬憐，憐之，毋以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熙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熙感疾卒，季用傷熙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惜撰作孝子傳以傳。

存心錄成。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應、可爲鑒戒者。省躬錄成。編災異之應于臣下者。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

十二月封王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曰恭愍。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等處蠻夷。○上謂李善長曰[illegible]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編行文書盡行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十斗給鹽十引。以致淮米者聽商旅輻湊。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徵役。以安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河南大水。命贖民鬻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復選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兆輝、縣丞齊伸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好古奏言行人王良至郡[illegible]不[illegible]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貢卜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綏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辨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養老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若

此甚有益之政上果天下無不霑之老矣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成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令
上諭禮部臣曰此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子威嗣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指揮卒子域嗣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主簿

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附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大誥三編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

此語前之
投害

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
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爲一
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
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上親爲之
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逮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凡大誥未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釋以爲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書忘原失矣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慨歟

丁卯 洪武二十年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豫暢侍臣
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
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
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
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毋
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軍
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
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請復採之 上謂侍臣
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
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旣竭民力消耗。

聖諭其明
纖微不燭
故一時任
事之人未
不兢兢以
赴命卽有
一二賢守
令初未嘗
不艱窘更
量而後卒
匪胝乃辦
實地實現

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
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
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
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
欲群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
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
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
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
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兩

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
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
佃僕謂之貼腳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
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
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
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
是成上之、
按宋李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惓惓議行經界圖初魚鱗冊卽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并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所以有且我嚴可恭例

於理無被則得其常者也

謂濫刑之至則刑平矣

地無立錐、君子已爲之長太息矣。至是復滑荒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税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税。富者無税而差役。貧者税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辭。我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蓋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幷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眞臘國貢象及香。

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主、占城遂爲眞臘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樂人衆、地亦廣、其俗尚浮華、陳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錢風習大類占城。土一月一出兵、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犀、弓劍保毘那耶若者。洪武六年來貢、至是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

襲。

眞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由內遷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故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于是以正月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參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東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

曰養鷄莊，一曰龍安一禿河，恃重富盛，高牧畜息蕃，手
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判吾因
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
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
勝遣還報，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
出因酌酒酧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盡復以授玉，玉
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
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
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
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
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
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illegible]諭之，于是
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illegible]部二十餘萬人，
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illegible]二[illegible]不[illegible]，勝復
遣人諭之，乃[illegible]以[illegible]納哈出。
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
虜衆狀。既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

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兵三千爲殿，其輜重之衆
[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伏[illegible]敵，英等
後至，伏發，英兵[illegible]遂見執，自
剖腹而死，[illegible]中軍都督會
寧。至是，[illegible]宣
力武臣，追封金山侯[illegible]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
以常茂[illegible]京師[illegible]
等[illegible]使[illegible]諭[illegible]各將[illegible]藍玉
于勝、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勳名十載，在我朝若
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
近以[illegible]已[illegible]
非也。[illegible]
濮英等人馬三千，皆沒于虜。又不嚴號令，[illegible]大
寧。軍[illegible]遂遣[illegible]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
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尚可保全，
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朕未[illegible]於將軍[illegible]
勝[illegible]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illegible]于衆軍中折之，茂不堪，
出不遜語，勝[illegible]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
故歸咎于茂，而奏之。茂[illegible]至京，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乃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

安置廣
西龍州。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
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命南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
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
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爲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
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
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
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殞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
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
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永
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高銘爲翰
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
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
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
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韶州府知府王世安

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與從之○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漢高不事詩書征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寂寥無聞一子陵不肯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詞賦徒下從皆帝王之道稽古之學然未之聞焉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雖帷幄朝夕常方不離而往往咸諸書詔論說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聰有非筆翰所能形容之所能及是皆漸漸浸漬以名所從其御英萬一幾則一時將略足備戡定而文臣則常備不甚稱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于儒臣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悅尔稱桂彥良之貧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已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與食祿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萃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資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兼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即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奸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愛民者之問其過可知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六人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西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資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其象近則前行之

切在不雜

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寗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逗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敗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迸發，雷擊電赤，山谷震動，象皆反走，賊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帥小都英發矢當之，命左右取帥之首，衆左翻潰，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應衆復前，英貴戰益

急，三軍大呼而鏖，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蝟以死，上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譖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己。要之君子常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亢被寵榮，策勲盟府，大井一時。[illegible]之後，貞能一心事上，[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功臣所[illegible]可以爲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千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勑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殂，國人諡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以兵至，遁走，爲下所弒，其部落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逆吉囊、俺答不孫之屬，皆小王子之部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爲西涼侯。○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耗兵追至重慶，悉誅之。○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閑曠荒蕪地，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姑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

訓誡錄

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日沿海衛
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
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兼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
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扞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旱
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
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
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
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
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
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
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
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
之陽。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
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
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鬬、王
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諳武職者日親講
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聚宗以科斂激變
猺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illegible]名節，
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宗勑，頒之，使知鑒戒。○勑
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勑曰：養兵而不病於農
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
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
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
樹勳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
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
玉爲凉國公，孫恪爲全寧侯。
按：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爲其私元
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凉國公。

仍鐫是
過于券。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勑褒嘉，
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
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
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
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十言，年十
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授爲庶吉
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
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
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王才精誠　大所不言

沈滑，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遂為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一）

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誅信有間，刑太繁，無多自為之時，無存無厲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人妓之條，監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驅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焚之，以杜愚惑。治曆明方向，燕然天德月德之類

最甚不經。但申嚴巫覡之禁，不用建除之謬。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至，蓋端閒無所憑，忠厚無素，與師取實，與偽莫明，申信微賤，誕設負信，中明行之法，士徒為虛設。舊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記天宜復禘祫之禮，尊祖宜備七廟之制，俾公卿子官之命，公卿子弟之外，皆以代禘祭之役，而能行於祭子手，教民兵習射于鄉院，以備不虞。又言：古者十年之田，州縣孝廉人材，縣歷薦舉，以推理賢頭書迹，當遂興馬祿，實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得免為得計，以廉絜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監牢之理，遂端倚官人沒商賈之童誕，宜任用忠良，必行意害怨牛發。按解縉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眞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罷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難。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弒其主王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之九

東莞 陳 建 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巳 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勅幣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璞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璞執法不從則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

闢其領之○罷鎮撫等凡八十一人爲給事中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勲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虻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爾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俟至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其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

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厲宋英通源各賜賚有差

臣建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蓋其爵土之重其子孫未也復有山田之賜焉有爵戶儀仗守墳戶之錫焉賞賜無算未也後出賜予皆官之焉賜于各公上則女子爲王妃焉錫來而其還鄉也有安富厲家之命焉有田宅第之錫焉有營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我朝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多不克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罷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尙書致仕唐鐸爲詹事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尙書之職

鍾鳳陽虹縣人重厚質實大誥稱其始友及至
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終不稱惡辭其德量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
兀良哈山戎也歷代爲渾其奚爲奚契丹時大軍征敗
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
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
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
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
所部自是歲歲朝貢
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隸貴州都指揮使司
六月賜定王去國之厥賜遷其府宗遣還國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虜也速迭兒弒其

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徵趙撝謙爲瓊州教授
撝謙餘姚人雅志古學獲探造化之原當與修正韻徵
爲是官作瓊臺布學篇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授造化
經緯圖及讀韻書學系者以與斯文
爲己任發條自茲衛凱藏名臣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元兀納失里大
王○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
俗守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
子雖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
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
何難去哉○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俗
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南
北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
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
乎○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
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
天下亦如御車斷治平何可不慎○擢德州同知陳冀爲
太僕寺少卿

冀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事當戍
上念其父死節擢是職任用之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
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
歸時天下方亂遂隱居教授我朝興徵天下名儒修
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
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
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
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
門集
雲南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以諸夷帖服命即回鎭○南
安侯俞通源卒
通源巢縣人虢國公通海弟也累從渡江歸附洪武三年以平
蜀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黨事發于

洪祖誅，不得嗣。
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禍而立其子昌為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〇魯王卒。　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〇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〇贛賊湖邋叛，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廝度天火嶺，六吉甲洞擒獲蠻酋及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

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詔以公侯遜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于家。是年海卒。〇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失節，難論定制。詔從之。〇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肄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還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常格，十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教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〇定馬政。

初江南人但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行牝馬四匹為群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為圖以進，使徧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〇國子祭酒宋訥卒。

訥在成均倡學規，立師道，宿弊以嚴，學足疾卒。　上為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祭葬者，訥自公始，又遣行人致祭于家，為治喪，並官其子復祖為司業。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衆于大渡河。〇龍州知縣陳敬為吏部侍郎。

三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獄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逃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部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使，俟住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

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

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觀其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八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務羈縻以示不得已，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戒，威以言，然不得已為言，嘗勤兵不遠啚，哉其神謨遠略，盖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牙粗其孤之。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我之世仇，不可不嚴邊備之。則我　聖祖遠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盡其心，聖祖之心，其所以伸成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為大患，而已之變也，先致于北。至是，致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北之深慮而遠詐，豈是為大驗矣。其與漢高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文皇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藩籬甚固，而備禦北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遼之道與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蔽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

虜又盼窺，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甸奴之右，背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吭，扼於不宜大之徽大潰，必矣。歟乎。剝膚之災矣，既爽猖獗已，其月與，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是哉。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

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涼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胡黨，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歲，移功臣獄，前善長曾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愁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富府率臣皆不敢挨，惟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寃狀，略辭以本党不行，王書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任，亦

不爲矣。善長於陛下則子之親
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
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
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
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殆危也哉？當元之
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宗祀，僅保首領
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
鼓舞倦矣，偷安存身，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
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
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
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
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尤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恐謂
爲明之猶驗，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
李善長又何如，黃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往寃無及，羣臣
付以見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等愚昧忘
其妹欺，冀一陛下一感悟，其就戮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下凡二十人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
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
興、黃彬、葉昇、毛驤、薛
顯、陳方亮、耿忠、於琥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服飾美異，寒
暑一衲，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浩浩自如，旁若無人。時呼
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
則吐辭滾滾，皆本之道德忠孝，每事未來，先知之，所謂斗
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
雪中，鼾聲如雷，時人咸異焉，往來于五龍南巖紫霄
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乎丘玄清遇之，爲弟子。三丰
使居五龍，自結草菴于展旗峯北，洪武庚午，修神長往，
不知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
覓。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
超擢太
常卿

變。槐蔭抄云：曾按玉樹鳥山家，未識人間有此花，請致
不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
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詩
三丰遊武當，揚州瓊花以自況也。永樂初，復累遣使致
書求之，書云：皇帝敬奉書眞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
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可得。粤
瀘遺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灑歷告實
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
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强爲也
六月定東宮司經局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部分安撫司散毛散術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玉
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
印，復賜鐵冊，曰：襄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
者爲師首，以統軍旅，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

將老矣，今其歸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
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成襲，則兵皆入衛，罷其
屯戍，爾尚欽哉。
先是，公侯伯各賜卒百十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年
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印。賜傅自
耕食，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涼國諸公，西
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景寧、會寧、
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瀘陽、舳艫、全
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
三司仍將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召涼國公玉還京，尋詔還鄉，賜賚甚厚，仍命工部具
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

幣有差○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院分察院爲河南等道每道鑄印一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其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煩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

九月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

按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遠人疑生變不若受之歸而奏之純辭去亦前此於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從以基次子仲璟爲閣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爲惟庸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所逼墮井死至是所以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憫之命璉子薦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不與世券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　高皇帝嘗學觀象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舊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亟步覽焉何循儒生腐說因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刻示天下學者其書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如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强不能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閒自若孰民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時幷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

本朝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厭日徵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　宰等驚懼謝罪未幾皆遣還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景

東象化二衙、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
爲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
年逾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上憐
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
武卒、
張赫以從征海運功封者後追論藍黨國除武
以從戶兩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典襲指揮
相人袁珙入燕
珙鄞縣人字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
無不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

殿下龍顏鳳姿天高地厚大明當中日角貫頂太平
天子也燕王問何時對曰年踰四十鬚過臍當
定天下後燕王起兵既正位召至京授太常寺丞乞歸
請還後召珙爲太常寺丞賜冠帶綵幣金錢厚賞
世子從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近未嘗諸老
子贈太常少卿忠徹襲父術建文皇召問忠
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燕人象大成書請徹從除忠
徹戒勿泄令有言是王子皇曾者遂往謁還奏無他異宜
德中常侍上言天顏慘慄恐宗人有急變請上者
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洪武二十四年
辛未
正月命都督劉眞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上閱
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武余所用者民志誌矣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
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始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
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衞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
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棕于朝
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故
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朵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
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
二日復趣師潛入至黑嶺鴉山等處獲兒河獲人口馬

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闌
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
達達兀剌罕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遼黃金曰穎公之爲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
制勝將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驚千里或降王殲國或斬
將搴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犀庭號爲之膽豊功
甚烈足以冠策府而銘常彝嘉天子之寵命時年之
興運故生此名臣雄略宏茂混一不拔之業如此
夫豈偶然而已哉遂按拱朝論閱國功臣必以六王
爲稱首然以傳穎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
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李景隆藍玉黨禍及封無聞今六
王之後咸復爵蹈而無
人爲穎公訟者惜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俞增
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此工以鏡爲業者）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逃逸、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廢于嫡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緣皂、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始有古風。

傳信錄云、上有天下、欲密察民情、偏微爲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日、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上去、明日勅罷、上日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

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一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制。蓋自有此以前無此一

建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于禮樂制政之大者去服巾服之微亦莫不斟酌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以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遇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架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旦候於上。竹橋同人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召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日此秀才有學有行。遂授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眞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並王祭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一、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綵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參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嚴政使西域。○定文武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爲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藥茶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芽茶以進。

罷閘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私獲鹽徒送京師、而以

竊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贖臨入官，且責取罪狀。安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于天下也。上是之，詔論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為民社
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
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
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
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
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

皇明從信錄 卷九

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
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者，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
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
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令。

丹初以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貲富及丁糧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徭役，臨期按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皆躬歷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從等詣闕乞命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令，仍命禮部宴賚而遣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
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
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
志欲定都洛陽，為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
支河通永寧者，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
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
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敕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
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

皇明從信錄 卷九

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
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
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
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
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
宜試職。上曰：師儒職兼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
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穀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

克銅鼓蠻。○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屯軍人樹
桑棗柿栗胡桃之類。○穎國公傅友德請撥[illegible]等縣官地
爲田園。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
乎。德慙而退。○靖江王守謙薨。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于宮中、數訓其[illegible]以守之靖江、而陰賊[illegible]、狎比小人、肆爲[illegible]虐。 上[illegible]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illegible]、 上復令[illegible]居鳳陽力田。[illegible]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illegible]、仍召至京、[illegible]安置鳳陽。[illegible]而禁錮之。至是薨、以其長子贊儀爲世子。恭懿好學能書。

二月、命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
遊洞。○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未封者、皆崇公侯之爵、而傳之諡、其于宗室諸子王[illegible]。[illegible]文臣[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太宗世文臣之得諡者、[illegible]。[illegible]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有諡、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命[illegible]。[illegible]于宮、三品而上、多名者[illegible]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illegible]之代、[illegible]。[illegible]也、則[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諡也自[illegible]仁宗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夫之有諡也、亦自[illegible]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濫矣、而使方士得之、益濫矣。當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夏文愍[illegible]列者中諡。及

身以非死、易世而後、追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illegible]將秉、則其子爲市焉、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有而後得、即得之、不勝不上諡、及身以罪[illegible]、[illegible]也。大諡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棄之、而奈何爲大臣[illegible]也。然則如之何、其必[illegible]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命[illegible]則翰林之司、[illegible]爲議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覆議而上之、[illegible]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勳臣親公必諡、侯伯之在軍府、加保傅、必諡、諸[illegible]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諸[illegible]、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illegible]、武臣若[illegible]之類、[illegible]。[illegible]

劉[illegible]諸將練兵西北諸塞。○高麗李成桂廢其主瑤而自
王。
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宋國公[illegible]征
罕東西戎部落。○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命通淵班師回京。 上進封越巂侯。○陞陝西寧夏
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
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
[illegible]侯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

萬戶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從亦從征有功後勝父
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死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
是宥忠罪陞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黔寧王諡昭靖
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哀慕不已遂致失聲伏食
爲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illegible]功臣廟仍配享太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迓令不從宗諸等御前奏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三二
殿侍讀學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閒陳古今孝弟忠
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
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
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
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皆
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
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責也乃歷指古人身在
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衆伊尹甯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
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

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難
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
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
只不知民情世務惜哉
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
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廩祿
無補于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
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
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皆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
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
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三三
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鬚手[illegible]毛衣無飾
節婦則黥既遣人學于國學來習禮義奉正朔設官職
被服冠裳陳奏表章
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晉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
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
署
時刑部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乃以宗人府吏戶禮兵
工五部列于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
于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模
宏壯命工部尚書有常董其役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

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
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
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
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
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
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
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
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
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
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
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
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
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
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
疏切諫

其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為之一敵皆知為取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璽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剛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紫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豈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收寶使兵革歲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　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而民害者衆教化雖修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雖嚴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郭則願高宮室則願壯疆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三年連坐朝家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二十五年殺之無善惡不論入在南方東者全家刑連年未得除殺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歷陳舊通鈔法慎刑賞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及也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

孝孺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道跡慨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朱程復出嘗以斯道自任薦之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異而試率子輒親定高下詳述至孝孺獨不詳曰異人也召不能用

餘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
應徵至。上方重賓,嘗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作
用孝孺時,乃孫從踐。漢建曰:孝孺在洪武述文,制卓
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大漸,遺令必先任孝孺,
孝孺同曠世異材所哉。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
矣。諸曰:知臣莫若君,若我 太祖深知孝孺哉。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命改爲朝鮮。○疏鑿溧陽銀墅東壩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胭脂壩凡三百六十丈,討役崇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築山矣李新督其工。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置越嶲衛鎮守之。○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

陽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澤、楚楨、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壻戶部趙勉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腳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仙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歸師征越嶲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交學,溫恭謙讓,撫士卒,賑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任小謹慎,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濟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修;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

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令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畜衛移置京畿。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麾下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北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語出悖傲,總兵在外,擅自刑罰,至遣詔出師,追征西番,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爲太師乎?及奏事,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謀

錦衣衛指揮蔣瓛上告捕訊 上集羣臣廷訊玉遂服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懷寧侯曹興翰林典籍孫蕡等數百千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莅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縱欲，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侈。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適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貸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六月布新茆常嚴震直為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劾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勤為右春坊右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鉅細皆成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驕行孝義，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僮施濂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歲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胡惟庸通財，時嚴通財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籍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㮵，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

滅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
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
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
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陞擢，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
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獲送
京師伏誅。○封皇子橞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督
調燕代蘭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
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
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諭之曰：朕
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
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
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群臣。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
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爲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
道，但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
人，許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
不許。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
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
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煖則忘寒，
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
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
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
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
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
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
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阻絶賢路，
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
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
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
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
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
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勑減材一法而不能徧兼行矣

○陞行人司馬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

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才。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齎捧詔勑、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更定蕃國朝貢儀。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享堂樹碑，先塋官為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鄒安童軍。

按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玄戍定遼，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詣闕自陳，上許復其身。

六月，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卒以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運與天相循環常而生際為所述以傳聖明於上下人有耕哉

七月，上因改定書傳，諭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縉衣被。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時海內太平，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噫以孝子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言：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嶽神約以祀其求）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毋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

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部從之○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州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裔之驛不與焉

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如河知建文中事者）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堪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月罷建帳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帳府姑為榱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給作之未晚（古今所難）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賚勑往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

（必子情得其所）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諡曰藝

按叔明明王季子也號恭定孝友恭儉博學明敏睿王立拜為左相睿王歿而無嗣廷議立明了已故暎長子恭宣子忘名為王叔明為太師忘名所出不正宗族輕賤之既嗣位居喪不嚴衆心多懷叛賢詐邪大失人心

時宗人作亂捕斬杜濟并欲盡去陳氏之黨太師行遜
哨黨留之宗族官僚相繼等王勸太師遜位以靖君側
噯咽謝曰諸君早返臣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
稷某死而受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罪山林幸矣
豈敢有他謝君幸勿相迫衆皆喧譁遜請就道遠近歡
聲震天將至都老將阮晉煦敎恭肅子出手書罪己辭
位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仆地相持嗚
哭曰主上何至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右相拔劍
厲聲曰天命謫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煦煦之
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扶去促有司備禮奉太師迎王
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
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乖忠孝惝惶在
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者袞衣服
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於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
身之貴殁世無改乃革亂政率循舊章明賞罰用賢良宗
族男女之孤幼者盡收鞠養宮中視同已出訪其方不
能婚嫁葬送者賙之末流支派咸被恩澤成其名若存
和國人感化俗習漸有古風以已二不末無堪重者使
弟右相恭宣同聽政是爲府王府王征伐不復于
兇蹊無道抵明湧泣而療之以啓王小子聯入嗣位擬

其一心惟在社稷得人而不與
大公無我亦可謂兩外之賢君矣

之心 衆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 訂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
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
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
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
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
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逃復多置營堡絹犄角其出入援首
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并誅同惡三

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
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
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
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㠀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
西蕃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
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乃有盖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
地以待命非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爾指揮雲䘏等忠義于天苦厲士卒以寡敵衆逆盖諸將
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濵浩瀚中
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諭西凉曰朕惟凉州之域北控胡沙西
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
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
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
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湟今命爾
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
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問存○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

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
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
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剽近者
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
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粮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
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
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
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特遼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
東之粮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
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節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為婚姻誘令諸酋譁為不道朝廷論宗壽怙茂延緩慢命故興師問罪。

賓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昔勞撫摩感泣賜鈔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 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祀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願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毅寡言勇略過人開國論一語不世行師皆從太祖所行不少顧家屬更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謀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勝在識敏達何泥古待今富麻奏百條暮年皆貧遣歸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吾者子五人內丘次世賢雅會事征雲南卒贈信世子輒太原護衛鎮撫與早卒贈督府同知征五闢卒女妃嘗王將子晟羽儀給承樂元年卒于文諭文瑜于傑皆病廢不得嗣繼于倫倫子紹宗弘治中得為南錦衣指揮使襲封靈璧侯嘉靖十四年卒于佑賢嗣王孫胤勳居丹徒景泰元年延熙周忱薦其才授錦衣百戶歷正千戶從楊繕趙榮使虜刺選陞指揮僉事充參將延綏虜寇邊遇害胤勳才志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

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典門官內使等官品秩。○免五府糧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屬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為郡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效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乙亥 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强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歷撰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讀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繇此，為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恤重兵刑之議，為治內承外之略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務焉。嗚呼，懿哉。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千石，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千百年、當益匱、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祚繫一姓、祿請不給、仕官永絕、農商莫通、于是稗王不知有面之輸、支子更起齊民之姦、司農宗伯拔禪莫圖、而無所措手、邇有諸臧歲祿者、有限當勝者、甚而有假支千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僅河南、山東、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都財賦之地、不足以開宋、則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賦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衆周、韓晉代都王而下、其用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宮為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挑民步支、所徙皆田宗則其人不絕土奉隨中尉而下、止以筆室取婦、官給資業、而不通婚、諸不守宿常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林巷、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林皆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以下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為官、服而亡奉、庶人非品服、以從下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不至大跌、不問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論悉也、是議大足拆、而當事者每牽同于因循、濱葉因蝕、其禁伊何、

冬十月、冊馬氏為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剿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首黃世鐵、黃嗣徵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剿六豪峽、

江南嚴蓮花寨等處、徑賊擒戮、其叛酋莫先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其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廸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惬朕心、聞之愈益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孝當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選才開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韓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益重之、如丘濬海行之屬、皆大戶、盡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主用人

道也。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
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晃討彬桂蠻平之命濬常州武進縣
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
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
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
吏部以次提用。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遺之
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祀。先是行人司
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
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
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
麗　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　慶賀謝恩表箋成
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糧。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
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
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誠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
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
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隕涕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太孫

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務又生于晦日命內廷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
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
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
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
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灑
水尅宗那革貫毋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慴服（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縣明天之主事）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軍馬提調屯田○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儀禮司爲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𨛦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稱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死命差皆）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朋比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

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十陳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恩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恩恭者恩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恩恭言于朝（不言其人要罪） 上善恩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恩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詞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扁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作言降罷博士尋復學士易儀事覓叢。文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稍 皇考嘗欲立嫡為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非運數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
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
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擾藩闆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
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
檢司吏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
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業共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
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
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
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勑楚王湘王
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
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
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
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
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
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
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
春為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
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纖績
手成其勞既已甚矣一衣甫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

平不斷刪傷也尚得而一

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州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　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㭎薨謚曰恭○齊泰爲兵部尚書

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召震謹身殿上廟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勑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尾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剌和麓北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兵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木尾寨其地峻險

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罷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　太孫即位諸侍醫者獨擢元禮太醫院使歷簡王肅莊王慶靖王㮵奔喪至京門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丙寅 文皇患瘍韓公懋治又不念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亟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待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命僨一劑而愈有兒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入冊朶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書授于盛啓東韓叔暘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王隣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羣雄多淫酒肆暴自驕爲誇 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傑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暇即與諸儒講論經史羣政至昏乃還宮陛衛威嚴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于自奉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賦將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誠諭羣臣傚引古道出言成文勳協典誥自爲詔勅須臾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戎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于禋祀秉圭奠二戴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難每爲涕泣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濫孫惡夫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祀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勤爲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役敵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節儉 庵用甸瓦嗚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鄭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亦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 帝本天縱之資聘迹田里見元政陵夷豪傑並起盜竊爲殘虐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除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爲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盪滌虜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

習禮樂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佞倖絕遊幸却異味辭貢獻駁祥瑞四夷恩威決洽睽奏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輒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覽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觚授詞混混不言皆諄雅高簡洞達物情成論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獻保護亡國尊高年與孝弟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黠擢好賢佈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邁古遠矣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潘泉守令猶有以罪帳巾未幾即逮之去廊遠戍剛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次而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播播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希榮祿由中逮外百職釐舉

龍飛紀略載云 帝嚴下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說政務或縣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贓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爲將來之戒于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

日皮場廟于公座傍各置一剝皮實
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
惡無微而不誅有爲老人惜做人材詐爲癡愚不識字
以其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徹先是也有以人爲御
史慮事累及詐以它尸作己名而瘞櫬相埋而潛遁去
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冏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嚴察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曉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
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嘗記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
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
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
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彼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
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
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
好事來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
天下士大夫孤負國家多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
之說固儒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則確論
也看之能
無愧乎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九

論曰天眷元德九州騷沸羣猾並作黎民皇皇 高祖
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從稽首所向戰
克攻取 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眾以與爲姓請
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靖浙江三征而閩廣悉從西
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燕趙朔
漠攝清關隴底定南蠻北狄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
望風奉朔拜伏闕廷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
托正位之後夜夜圖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什鄉以
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其臨則祀事嚴矣御極
之初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眾建諸子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逮郡府悉皆設衛
有事則大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發歸士卒而軍
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申禁令嚴貴
劾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懲鮮小民惟恐失
所橐點之徒刑不少貸而延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
定矣宮中不敢預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
病民閹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大勳
忠節正禮儀之失去瀆岳之封制禮歲之祭其經綸
經昔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詹同
之序大明曆曰有日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

子之識 十四 首

贊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
有紀其善言 聖治而稱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
左右勑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
孝子不忘其親之意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罷于西直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苫先是 太祖
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
感人者不淺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罷之屬靡不手提
大本至仁
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二十

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
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
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嗎嗎然有
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謚稱 太孫奉 太祖靈輿后父呂
本同祀西宮嚴謹之主斷不然矣
定論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
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
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
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
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
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至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
十年而懿文卒　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
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
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
册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
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癰也痛楚號呼時太
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即惶惶若不
欲生狀既歿之周未盡飢餘始食　太祖聞之呼侍醫
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薨
其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喪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
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

孝爾不念我乎始一歲康然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
然二年內語未嘗高聲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御
幾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則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
弱而疾之躬問居食之初日見呼與同食夜則被之同
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語惟恐有加　太祖每
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懷
本一身太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禍後中外歎美幾時
材哉決爾爲政治嚴肅太孫亦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
嘗讀律見中有條餙尚嚴者請得稍改　太祖許之太
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
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
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　帝鞫政無震
怒戮誅夷狼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
犯法而姦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
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
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父事命
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覺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憔
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證成之無以自解太
孫傺其情而獻之　太祖未之信也拘郡里婢僕及原
醫詢之乃知父向患大瘕膚醫誤認爲寒藥中皆附
子主人不知故罪之而暴卒耳　太祖嘆曰有是哉刑
不可不慎也太孫不愧怪而止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
獲强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所疑首盜非真訊
之果係平人之子偶出在上而刑者皆盜也是夜正謀
切商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太祖審
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
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恤恤哉有恃故見其人眸炯
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數日決獄者不可不讀
書哉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
蓋有所試而云嘗錄或曰太孫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
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免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
與之侍側　太祖命示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
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
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
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
得團圓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葬孝陵授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尊屬
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朱鸞曰止　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暌矣
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弃之日而弗克躬臨且弃其
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焉足怪乎當是時海宇
未波堂構方晏諸王分體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
以爲利起干戈于苦塊之間何慮之謹也明示以猜而
欲人之無猜得乎齊黃短謀已見崖畧加以方正學之
迂上以日未更化而曾不虞難晝起亡之罹豈保定之才
也特其烈烈而死不愧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夫以
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几信乎保人難也○
又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況不奔喪其何以令勅
苻勒諸重猶疑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文
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非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
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
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
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
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
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
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
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
儞能無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
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峻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文皇
門金川。精遣人逆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不遂。宮火起。依徐王允熥居焉。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衞。○革冗員。○初省州縣。詳朝野編

朱鷺曰。德世馭民。代有變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是失局也。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爲多良。國

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衞。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勛階。宮門殿門。名號日新。雖以下走陛衞。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業若不謂善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此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幾于多教。[illegible]于朝廷。重以中官出使。道路驛騷。則汰官省邑二事。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塞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
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
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塞義。巴人。初名瑛。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賜名義。字宜之。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仰太祖意。擢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游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爲[illegible]。欲陷之。太祖升劉郎中。[illegible]進文郎。復命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輔皇太孫。

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藩國。太祖之意。嘗詔中。諸王不當[illegible]。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第一。授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卿。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與子澄言。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嘉其言。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俾任子澄。謂曰。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雲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姓。已復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即位。以文學幹。知徽州府。元年。受命。賞錢。是冬。祖母[illegible]。父老走京乞留。屢蹤給假。不許。[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微之。去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囘戍籍。

秋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
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鄉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盡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按倫在燕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為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器而答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 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與教滇南，至黃岡心湖化，不悲斷。夷其人，雖蠻童獠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縣几王珮各一。倫上表稱謝。紳，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哀慕忠中，徐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墓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蹇義居吏部，與時浮沉，紳以書責之。

廢周王橚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郎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闈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〇燕王簡壯士為護衛。

宋鑑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徵，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眾建王以權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誨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惜周王已事，帝不能兢兢低徊于法，厥謀未布，闕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通一王而諸王必戰，又可禁乎？相蠹告變，雖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計深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鳳等皆西宮嬪蔡宮人父，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詣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

自牛欄殘匝州山過朝雲亂萬歲樓前後月夷江水綠
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
靑眼後看其黨宗北見其據勝高吟笑之曰此豈穉子
語耶斯道斯道汝湊南朝來甚而宗渤海道衍往燕往
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
爾能卜乎廣孝燕英宜達對曰弩弩即開禁出太平錢
五啓王自視蓮擁之殿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
此山相尚勿輕說道衍乘燕而退他日責告之道衍進
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燕道衍嘗遊嵩山佛寺
道與珙相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白彤如
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以名召遽草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
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王前而與為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斯宰相千嵩山佛寺識眞主于長安酒
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
特成謀爾汝王前王弗之責
也嘗鑒之罰貴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臣師高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　五年不
歸省至今歸省孝養倒日出仕庶諸忠君先是　上閑
斯之不二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
吳之莫自然而考次優劉賜歸省士林相慕以為太
平盛
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黃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紞為
吏部尚書

紞字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泰
政諭雲南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紞富平人
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
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序悉紞裁定夷民
爭訟遠過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賜璽
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
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
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特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
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滇南于是召為吏部尚
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崇求總達于是召為下

矣紞試紞識鑒精明假御授海豐
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
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詔授教諭時年三十六未任
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
紞奏士奇第一除審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為之○命何福為征虜將軍
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為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
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罷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是歲冬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
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
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
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
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
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
縉為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
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侄以來一體切 曰

、恐遍入欲使懸于每心之凡戒戶日

逮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
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
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
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裔
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
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
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
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
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

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
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關平其燕府護衛
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
無益也　帝頷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
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為戶部尚書召
鄭賜于安東起鄭徙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
○召宋怿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

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
史
按有年廬陵人從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
聞辭官養母將旨謫通州請書不憚得儀經十人篇下
州故家上之詔徵赴闕　上起有年從中韓宜可初為
山西布政使論雲南召入方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
範勿遷誅
計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
為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
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
下田租之半○詔釋黥面軍及徙人還鄉里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建文元年（實爲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萬曆中復）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御文華殿齋宫。己卯出舍皇邸，尚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服袞登　大祀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宫，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請斷(?)也。○勑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巽志、翰林侍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有史才，明達遜(?)氣，著(?)請難事，多據實，開(?)非(?)典禮，能潭(?)逆，與家人慟訣，自經死。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昭，大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人薦林都(?)訐，累遷刑部左侍郎，四年死難，臨刑有南開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父復初坤(?)氣(?)各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論戍。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弟甸(?)于義以存祀(?)起陞僉事，聞允死，避世丹稜(?)，爲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子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戮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姪二子，當免于難，竟棄去，莫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桐鄉，讀書不務章句，敦行踐(?)真，聲(?)沈孝子齋，康友書(?)，國初舉明經秀才，歷泰州、晉長史，謫馬龍它郎甸，從一聞甚官(?)，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詩(?)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編(?)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憂憤，纖(?)次。所著有巽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只是疑）

二月都督耿瓛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瓛、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瓛(?)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徹酒相之，寰(?)罷，白曰：耿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淺，張昺面方上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肥氣短，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骨掃(?)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善終。耿瓛長與侯長子，嘗率兵攻永平，華(?)命(?)歸(?)，死(?)。景清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慧，倜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祕書，約其人遽訟之，國師倩(?)詰曰：某私藏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及無訛，太學生既出，倩(?)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又倩(?)世秋，時孝化一女子爲妖所憑，倩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上即位，擢都御史。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倩，又見衛緋衣，遂收之，得所藏劍，詰之，曰：我恐不爲出，不成也，當爲仁王復仇耳。血御衣，文皇大怒，命剝，剝其肉，爲盡，爲己，是後精英遂見，晴入殿，死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薦賢養老，墾田

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撫𢖍埋胔賑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諡懿文帝崇孝以故　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口此儒生常稱耳不順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熟王聞之謂胡乃重復王是使臣民遍呼年典諱同無乃不諱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王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鎭守甘肅

按璿炳文長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璿勸直擣北平疾戰之已閒數敗快快抱病對公主泣上遜去璿發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人見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帝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是修修以書諫免改衛府留纂修　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北兵國事者怨共推薦之不爲動靖難師入京是修留書別友人解縉楊士奇等凡什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文學雅鋭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内貞外和孝友廉讓其學自經史百至醫卜不究爲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盡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爲觀感錄久者覽初謝縉余初縉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微我死誰傳而翁聞者笑之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按亨字嘉會盧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復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未用陞武選丞修舉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靖難後坐亡事罷歸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堪師表亨自造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璡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二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剄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劾燕王入覲失君臣禮靖難後召復御史不受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衣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强請書而登進士第仕官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逆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考第七歲時相者相曰此骨髦必爲名卿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此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閒言之　上曰爾言是　文皇聞不及此因以爲宗人侍隱建文時密奏事覺　文皇特釋重之繫而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之獄以姚廣孝言夲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家難
惠經畫謫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凛然　文皇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識也不獨以節後
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之曰忠貞敬立朝慨慨英姿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
究遂所著詩文五十卷率略披摧落
華松番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廟御
彝倫堂召師生賞賚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璉爲翰
林侍書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
齋東選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命草
草詔不可以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悲悶妻子問曰傳一無
傷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爲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一
縊
成
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都
御史
按璿山東諸城人官僉都
御史靖難被執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奔遺還時　太祖小祥
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
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黄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
賴寧惟叛王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
祖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
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兵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

祖之言○博士黄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
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負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
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
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
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
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惻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
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内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
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
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
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昱及
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爲民
璉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黄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
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以戰功陞指
户上稱其直諒西奏有功已死難于懷來死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天下問民間
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
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按昭山西人從掌平燕布政司事靖難兵
入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絶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
微譴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 上曰求
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起昌隆上言今日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
言周公輔成王不聞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
義于天下不聽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
藩若沉吟不斷惡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悔奚爲用徒希

致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黨臚出就戮刑
當階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有之曰文燒燬早從
此言南北生靈免禍不若此酷遂貰昌隆以爲
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震誣死昌隆太和人

四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兼殘虐殺
人 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
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榑爲庶
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以戴德彝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
翰林修撰

按德彝奉化人與方孝孺同畫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豪
言耿炳文諸將失律懷二心請誅後轉至不屈死王叔英
黃岩人與孝孺同徵爲漢陽知縣 上即位召入上
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靖難兵逼江下叔英
奉詔募兵至廣德聞變會齊泰亦奔至相與抱慟哭期徒
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褚中自縊于
玄妙觀之銀杏樹有題衆豈不佳所見良獨偏之句顧
其家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于
後世甚在祠山廣德嘉靖中鄉修郡守登請判廣德祠祀
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二同赴井死有貞烈祠叔英所著
有靜學集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
能效職 諒開平王遇春男知方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諜報燕時朝廷深疑燕 文
皇因託疾佯狂走呼久之被褻遂稱病大暑圍爐挂頭曰
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告昺貴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

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
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
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 文皇信儁告毋毋曰不可
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也不如轉
禍爲福信因請見 文皇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
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
密物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 文皇不懌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袍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陣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
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
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昺，餘無能爲
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徐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
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
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深虞，果入，爲
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按尉拳碎之，已而
曰，水出不堪取，力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
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
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紿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
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余達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涕以死，彭二見謝貴殺，急跨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二。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
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
擢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按金忠，與相士袁珙同縣。忠當戍通州，不樂行，珙見曰，此尚書骨法，當大貴，登舟即順境矣。忠請于上，至燕邸召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大吉，遂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燕後爲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
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
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
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
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
泰、黃子澄。

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
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
禍心，恣讒賽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橚榑栢
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赦，輒
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
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
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
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誠
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跋
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
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
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喧闐于遠
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
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
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
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
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演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
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遵御天門，敢懇懇，惟陛下念之，
臣又竊計，奸惡之黨，必已結黨，固恐陛下未除之，伏
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江北蝗，有司請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攻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方戰歿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

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瑱走依宋忠。 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王據鞍指撝，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遥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衆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禽俞瑱，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疋，餘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泰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陳質守大同，有威名，陞都督同知，嘗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 上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夜諳難敵，用劉貞、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畏不斷，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 燕王忌之，用反間計，詐書貽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衣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

賞，心懷不平，比至，事發，貞、亨遂執萬，萬極辨，不能自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泰、黃子澄薦書。 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文，濠人，君用之子，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南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 上意劾之，懸卒，國除。○李堅，武進人，以父英國公故，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戰，互傷，負封滹城。侯給劵已而敗于滹沱河中，槊被擒。 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嗣。永樂中除。○吳傑，黔國威襄公子，襲爵。定兵律，謫南寧衛指揮。○吳高，嗣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同，被劾，謫

捉孛癸〇盛庸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殺
張玉譚淵四年淮口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從江以
陝西胡愬聖削爵暴卒〇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
福征西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
暴卒〇齊忠后死難〇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
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靈璧之敗被執以爲北平都司
進都督僉事七年 文皇急
問安乃尚無恙安懼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〇誡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朱鷺曰是與古一大機也內兵心思 文皇臨陣此機
而彼堅又何俟接戰況勝負哉若河戰後文皇與燕京
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教之也真宋襄
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嗟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
言捐難
何必

青諭諸王削燕屬籍〇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〇赦程
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碑
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遂止曰爲我錄
文來既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 上出
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並召濟入爲 上薙髮從
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 上至南京莫知
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死名節濟奸術數翔曰願
爲忠臣濟曰願爲智
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于眞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
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〇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
士謚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自
禕始以其子紳爲之請也

徵雲南兵〇己酉耿炳文兵次眞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
降鄚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辛酉靖難兵逼眞定耿炳
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寧忠都督顧成指
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
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銳鋒九千
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夜飲不
日薄河夜半攻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
忠來援松 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
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幷失鄚州 文皇曰炳文在眞定
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

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縛脫還
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處可併力
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攻城其東南
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河
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
無算遺馬甲錙重亦無算〇吳傑率師來援眞定失律兵
潰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
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脫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强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何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帝然之親餞景隆于江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橞自宣府逃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史敗浚遁遼東恐谷王乃俗也妄進獻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上命黃責李景隆軍中璟初嘗從燕王與之奕弈勝文皇怒曰朋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已贊景隆兵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肖雪走良鄉冰裂被行三十里遇其子狷具上馬還家養疾二年燕疾起關進關見錄下蜀言又不殿革命日璟稱疾不起遂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

不得一个完下詔獄徽髮白盡死法官希旨錄坐此案不諾緩纔荒璟文成公子字仲璟豈髮偉講論英發淨經史元經韶籍諸書洪武中召見上喜曰真伯溫兒以為閤門使日敘夕左右會對谷王諸大臣忌璟推璟忠勇十署授長史并勅從詔蓮慶燕靖兵三府事嘉靖中學憲萬謝肖其像祀享文成祠○石譔定州人為寧府長史北兵起獨討獨禦已見按譔不屈支解死之○龍鐔字德剛萬載人為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縣官府長史會上徵晉兵鐔力主發兵後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白書贊曰忠孝歸二死生非二

召遼王植從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延遼與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春及削護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窘邀求解脫若不知削護衛者寧王書諾靖難兵遂擄大寧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者君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人所而弟與子遭慶戮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忠恐在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瀉封太重疑忌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收則後必王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兵厲令兩月則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尊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効力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路追于鋒鏑命不聊生日甚一日兀薑之患無已出人權頑國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觀之彼其衛陛下必謂藩國者果何心哉彰曰不親者誰之而不忻者能之不堅然有理也陛下誠不少此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垂察與成樂尭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幷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愎充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則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　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幷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

承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死之 上聞之加郵典文出獄中所謂後還萬安者節義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詐窮蹙求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弃與朶顏諸虜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籓籬矣〇李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逆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

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晝夜南奔，景隆遂遁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殿下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慶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謹奉宗藩，見惡相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恩察，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竊聞朝廷議臣有不可之事，入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頒祖訓，嚴掌各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諸王教練軍士，遇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係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府所部軍職選內用，剔奏直隸御前，領隊帝趣。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蓄龜，從宋末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給衣糧，備房。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一十一下府中，日夕論議，爲奏，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備禦。皇城守禦之制，更甚嚴謹，謂兵衛備。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守禦者，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俱燕用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杖驛官，此臣失教，然箠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跡，竟謹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臣欺詐，以稱離間陛下諸小臣，天下細民欲實死地，可望寧理耶？其不斷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念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鎮服，非此又削其護衛，皆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惡。臣某頓首頓首。

十二月，燕府與勝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攻廣昌。○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憤，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起居注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游，命賦水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蒲萄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采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無忌諱。高帝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御史大夫。景隆召還，子寧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奸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周是修薦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且詬。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學憲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世。

加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敗，子澄、曲爲隱諱，上不盡聞，且云將閫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羅、貂裘等。

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置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言、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孺製銘。○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

彼本中年人，精通兵事，燕王與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渙茫，一軍無財，王駭問本，日此水退也，及帥師北向，本常隨三千斥候，據臨陣北軍，彼處無敵，前鷹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給兵，景隆日，種得爪熟，客別人採去耶，不救，本懇請治景隆罪，且曰，食師失律，亦云憂矣，敢煩文表，字表士二十萬于燕，他不忍加刑，揮祖征燕，亦復爵袁士馬，仍命教練，李景隆食矣，無數臣下，若此，昌望收功于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募義勇先鋒，發諜等官，悉臣自保舉用，特命親王監軍，表驗真鐵，則可免生民于塗炭，不能用，本孤軍備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渡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擾動，求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周樸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乎曆沉，嚮曾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知所終。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不報

按巍遼州人，事母孝，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尋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墾荒田，抑末技，慎選舉，惟名不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勝，貢請貴州關索嶺，許征代，上即位，新知州王欽應詔辟巍，上書內一款云，今日藩封過侈，親王多驕逆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恩親之義，事為難處，竊曰欲天下治安，莫若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叛心，以義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晁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實如何，開下詔發憲，賢遠不法，如淮南濟北者，或赦而不勸，然後合親王告太廟，明治其罪，而廢處之，焉有不服者哉，惟 皇上覽察焉，上奇之，不能用，命參景隆軍，已從燕，景隆兵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繫死驛舍。○非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死義，弟宣，戍海南，子編兒，五戴，其子真，兒監，侯龍夾，家屬男婦十三名，或曰不屍，卹高巍家，非是。

以錢芹為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砥為翰林院編修，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有奇節，洪武初，辟督府椽，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士事，善薦為戶部司務，尋從大將軍，咨議軍事，多所斷畫，入奏，道病卒，循條兵事上執政，薦與縣之黃山。○大芳，大典人，博學能詩文，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鴻賦，賈誼何時復狂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嘗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稱大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道淮南守將梅殷，獻疏請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廢，從有火，能制地，賴莫敖，鉄騎道天河，關中事業齊公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死之，子三，並論死，二孫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京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游，元年求賢，砥以史才，作倣西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

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以 文皇再上書，請誅兩人，始罷兵也，

朱鷺曰，罷齊黃，是卑靖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二人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其心焉可也，知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請問體何，慶 文皇有心，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示朝廷怯乎，此兩人實釀亂，非能賢也，陽逐陰留，旋還，幾見如此而國不亡者。

庚辰建文二年　舊爲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遍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逵吉，史官吳勤，葉惠仲，遊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

談黃觀貴池人貴觀交學元黃咁嘩死節觀益目誡
攄洪武二十四年會延試俱第一翰林學士今乜文
皇來索齊黃所廾舊其所四年奉詔募兵上游
且皆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謂左右曰吾內必死
矣知其不屈也將冕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
翁大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鐵出市酒看夫人
急携二女并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曰信者
至李陽河聞 上崩朝服東向哭拜投湍流中朝使者
令舟人急鈎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求觀屍弗得取冠
冠之判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洪熙初得釋柯進傳其
事江浙中縣令襲守忠就觀故址祠祀之〇王度字子
忠歸善人通經史能文以儒士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有風裁歲十餘上多見釆行與謀兵食常替之建所
度谿陳便宜四年秋謫戍河州坐語不遜族其族
部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 部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
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
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
額徐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〇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景隆遣燕書脅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
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
書北平請息兵不報〇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艮李
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
與宋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楊成黃鉞胡濙授給事
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踰衆
欽靖初名廣對策有陛樂人心不怪 上喜擢第一
且曰胡豈可廣哉更名靖〇陳繼之請仰人既授后

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廢田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
之才難兵起建白多不避華命日不能死之〇黃鉞字
叔揚常熟人丁外艱出京方孝孺就問曰蘇常鎮京師
左輔君與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何以教我北兵日南
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須其人指
揮童俊狡猾不可獨蘇州府知姚善忠義激烈有
國士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馭下大寬治郡之良
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成敗至此而禦之
曉免孝孺因附書善朝議力王家善得書與鉞相對歎
泣以死自誓請樂兵至江上善受詔督五郡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啓行蕃城遂至善所時後果以鎮江降靖
難後奸人錦善去鉞聞之慟哭遂絕食旦日求死或告
鉞已效附矣鉞睨日門降姚太宗七月十一日善奏
遲死惟至鉞乃強起登樂川橋西向再拜而號曰幸見
希直于九原套身入水死友人楊福日夜泣禱側百方
求鉞屍不得數日忽自立水中儼不潰福抱起葬之〇福
文學早奇與鉞共學三年俱辟賢良棄遣靜鉞何
不自韜晦累鉞及吾子以洪武中得下法太重也鉞日亡
言乃教福農夫裝有問弟操者出對送鬼鉞宥給
諫對敢其多外鄉號社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其邑問
訪福事家無知者一老人引至葛澤農收藏路御史步
抵其舍鉞從素幕中對語移日供蔬粥而別門故居弗
充難求其操致如此鉞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言且
升錄鉞鉞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患泣哭祀鉞稱賢
諸武弁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朱鷺曰 高皇帝起布衣奮一劍成帝業亭意右武而
嘗曰干城爪牙寄赫歸命爭効死以集事勒名簡馬方
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詔章鼓鼓奉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
學恬武兢文搢紳覩而介冑踧于是翰苑有錫誥尚書
登一品而文臣莫不奮躍致身殆死加歸其槊禦亢節
者無慮鎖百數盡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携貳叛附
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爲虜餌者多至千人皆身爲將師
都督指揮者也兩柱讀疏增國北烈白衆國公孔父子
曾謝公貴焉公宣宋公盛外幾何人哉乎爾朝相反僧
不甚遼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
人主治世德威漸之不足意向移之有餘矣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眞定以圖燕〇靖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陸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後是月辛丑，燕王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胡琛等自真定發，營保定，期會于白溝河。燕王進至固安，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法；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兵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不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應，號令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利，違之即敗，至今竄鬼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見，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揮，擧之如拾地芥。又第恐爾等過殺，當誡以爲戒。是日燕軍長王馬河，駐營于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王坐寢床待旦。己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落。安號勇善戰，至有勝負。燕騎都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陣安救兵還營。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窩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過之輒爛。伏與燕兵大戰。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夜半渡河而北。

庚申，燕王率衆渡河，將騎三百，放降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擒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敗很走。平安善鋒刀，斬燕陳亨，大將也。已而與燕師精騎數千合。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首百餘騎。景隆遣麾諸兵乘敵後。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出吾後矣。急馳騎出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吾寡，奈何？宜退。燕王軍可以奔力，景隆等叫喋盡進矣，不俱發，迸如雨，殺傷其衆。燕王三易馬，三被創，持劍督擊，劍又缺，折鞘鼠平能幾及之。燕王急走，跳登高坡，佯麾後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燕王遂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焚諸營，斬河首，于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以萬計，所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燕兵又追至月漾橋，降者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舟作破，盡沉諸江。夏四月，復賜之。王是役盡爲燕軍所禽。景隆素恃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議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　上命帥師來戰，獨得全軍以還。

陳建曰：景隆真一蠢豬。文皇方幸其來而予之，乃中敵人之所幸焉。在其爲謀國誤然，子澄之缺，天是以成哉。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况子澄、景隆之流乎。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將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

燕兵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靜適即墨周氏，聞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而遣人求父屍，處覓得之以歸葬。省子濂，判萊州，亦抗節死。賊中省字子職，吉水人。其後有諱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革命日，部至思賢，堅卧不起，迎召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鄭君燕、曹廷瑞、呂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嘉靖中，學副御魏立祠祀之。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南奔，鐵鉉聞之，以臨邑感一時城壁望風奔潰，方對酌給事佐，慨然涕流，以死自誓，相與協守濟南以須援。後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上奔。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燕兵遂圍城，我戒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抵燕衆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罷兵

乞己　燕王命其下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
兵乃詐令軍民出降　燕王入，書止灌，鉉伏勇士闉門
候　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砲擊
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
不意，縱兵大突擊，北兵皆潰
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攻盛庸以拒難兵，起充參將，嘗從長興侯耿炳文出戰
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夾河，殺燕兩大將，四
年累敗，歸附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子
戶千鉉，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削爵，晏
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下獄，論王省時，偶在濟南
城中，故為答論已執至　文皇云作論秀才那，好人，官
之，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偉用勸，執縛惡曰
子以軍旅發身，子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
上，行遣歸，年
九十七而卒
八百，總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議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
文皇，濟南破下　文皇執詞得濟，貴乃解兵歸報，以為
辱命下獄
寧釋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
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為意矣○改
謹身殿為正心殿○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額
九月皇門成，遂改題諸門
祖訓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
法，一字不可改，此非但不負朕垂法之初意，而天地祖
宗亦寧祐于無窮矣，建文親承　祖訓，廢土未乾，奈何
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寧佑，只此一事，已足
以致亡矣
微洪武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鑄城滄州為
犄角之勢，以困北平　燕王謂張玉曰，德州城堅，實
兼定州修築已完，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攻，疾攻之可旦
暮拔，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
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出戰，敗績，入城，宋
燕兵攻城東北，敵以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
百餘人，皆被擒，燕將譚淵夜殺
降卒三千餘人，執凱等赴北平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獄
義言急兵請仰事，并錄上北平，書稿下獄，竟難
後文皇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尋陞左參政
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景隆召還，數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
拊膺數曰，誤為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有劍，忍誅
借哭向蒼天
表隱冠之句

平燕將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參贊
軍務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穫輜重，順流而北
王自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清，掠大
名，焚我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康，鉉率兵躡
其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
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
具列火器毒弩以俟，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
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
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未能

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
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
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大興九江）
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備
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
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特禁也）　帝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
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
庸遂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
然燕大喪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
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制翰林方孝孺等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
攻治亂昭鑒戒孝孺首薦愚士名之濂以字行山陰人
負奇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
名愚士得游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愚士來表歸葬
求父遺文雖荒散殘壁罪纂不遺爲文辭瑰長于詩練
達世故號通達君子惜之○鄒瑾永豐人洪武末薦
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稱其志篤才敏
讓論忠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辛巳建文三年　當爲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懋陪賞誠，太祖呼爲嚴老，賞而不名。出使龍州，於桂林鑿渠，論兩廣鹽法，善監軍奏南得于帶一金璈，持二不欲聞夷情也，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大風號御史而歸，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青州，聞兵敗被執，後復爲工部，使安南家鎮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illegible]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illegible]。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深入陣中，[illegible]，玉不知王所在，突入陣，[illegible]，擊而出，王[illegible]，被創而殁，王哭之慟，諸將皆請[illegible]，王曰，兵家常事，不足爲[illegible]，吾至今寢不貼席，食不下咽，[illegible]，後即正大統，行報功之典，[illegible]靖難功臣第一，追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制。乃戒厲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況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懼，試觀吾破之。

文皇本紀

靖難兵自此不復退

○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太祖征友諒至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問人無俗懷，爲此若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閏得，問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繼事上以直諒知名，遷左補闕，進今職。數預齊黃軍國議，燕命召不屈，死之。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女郡奴，錄教坊，受墨污面二十一年，釋歸，無意嫁人，就道之錢教門，此忠臣女也，旬日饑死，年五十六，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嘉靖初邵銳祠祀閏。

大奇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時庸兵營于夾河，燕衆來掠其陣，陣勿火車火銃強弩，戰盾固市，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即率萬騎薄庸陣，終不可動。燕步卒攻左，補騎兵總中堅，庸始揮諸軍。莊得等力戰，斬燕將譚淵，董真、保等。燕小卻。文皇更以勁騎搶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始又中，鉄攢相摩，不能先後，小小都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皆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登，屢有俘馘，至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是夕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壘，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進疑不發

一矢以□上有司無敢余負從叔文之名也 文皇行
還營復嚴陣約戰燕兵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
互勝負少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
擊面庸軍中昏晦不辨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
大敗踐蹂死者無算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
脫還保德州當是時書符東昌之捷謂必破燕擒金
鈕花錦繡衣誇曰破北平張筵
宥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矣
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伊中與靖難兵大戰擒
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藁城敗績
何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庸敗乃還
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即
遇我不戰則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
之遣□軍四出樵言欺敵又令教卒詐爲□兒伴
作逃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
若□出師襲之遂出軍渡滹沱河 于閭之大□夜趨兵

賊河諸將以時日不利 王曰何小忌耶設大謀遣
精兵過河上賊步卒輜重從下流渡與諸軍遇于藁城
傑等列方陣西南 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衝其
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
後 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王矢集旗幟若蝟毛竟不
及 王時安千陣間驍騎數夫堅從見內軍勝大喜
庵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望見安壞李前驍直趨擒
攻安 安不自持急下據踞而走舍大旗拔本陣軍
亂 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
鎮被執安傑入保真定南兵將于燕者悉得釋而遣自
是南兵益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接白溝夾河定城凡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嗚呼
迷高以大風而陵固雖水我 成祖以大風而壓勝成
功彼欲以力爭天
下者亦獨何哉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諭齊泰黃子
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詔大理少
卿薛嵓報之
書稱臣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太子澄誣臣大惡
數上罪詩發天下之兵縱府庫之財以中臣欲遂忠想
號天高不聽矢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誠恐一于俱被
無辜之戮而令 陛下受殺親王之名故敢以兵自
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 自推劍臣亦不敢用爲書恆
用傷悼念此元元之赤 皇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
盡驅之白刃之下使膏血成川骸骨暴野嗚呼究其
實何罪此聞太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
然臣竊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且緩我耳果出
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候追
有可疑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恐其
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原應而寡
而況人乎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
大集而燕兵久疲大名暑雨爲疹不戰自罷若遣東諸
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搗北平彼必歸
救我以大兵後乘乃可擒矣我圖欲緩之彼
聚必歸扶拔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遷延數日使彼心懈而我謀定
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嵓詩詔燕

刑嵓揣諭數十言 刻印萬紙授嵓令散燕軍中嵓至燕
軍 王問來意嵓具朝廷言較上旦釋罪歸藩師
王怒曰宋祖我也嵓是恐不能數將士 讀於嵓嵓戰
一伏地 王令□嵓海遣
陳建曰方黃此策據其言則美矣于用時兼夫以文
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爲區區武斷所能自達其備
而欲敵人得乘其瑕乎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遣將
此緩擒之未爲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不可敗
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昨炳文負定之敗以三
十萬李景隆北平之役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
萬兵莫衆于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
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爲推挽之會殆未之思矣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論以罷兵息民而嵓歸未十
日吳傑平安盛庸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臣
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違跡而傑等必欲求釁不
見捨與比所下詔書計略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惑

臣父子之脫幸也聞詔苟如此令臣如臣得付、臣之心今
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今
為奸臣所沮、輒復此愚、無任悚競俟命。上覽書默已、
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為
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
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
耳、幸無惑其言。上
然之、遂下武勝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布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
罪、從末減、至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謂岳郡王基督曰、苟
遇武變、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于
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
子、啟置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
書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諸公商、遂
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本良分、朝廷印信
毀不得復、其家于遼、言人欲燈私議良事、輒
為流澤、正德中、察使梁材學使劉瑞稱覈之

注見任事縣人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燕將李遠等南掠館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
故、遠等至沛、焚其前後艘舟萬計、燒糧數百萬、倉卒盡
散去、京師大震、軍旅所給衛卒到州等都指揮有者之若
矣、壬午、都督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宇遠中伏敗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北兵日援城下、燕
挾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炊。 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
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

〇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
江于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復其將救燕世子、督眾固守、遣
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慷慨
請曰、臣方思之、籌與請與江先行、入時下、如何而
遠、願得親國走不定、為敵笑耳、俄而目臣皆成矣、王
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為號、二次礮
響則決鬥、三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礮、則臣戰死
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
砲、俟三次礮響之後、為號、眾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
軍繼至、安軍必驚散、已而
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真定、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賂燕世子書、

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世子、內臣黃儼附之、孝孺言于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 王必北歸、
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
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啟封、押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儼
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
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遠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

寨、約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報備
道出入五血、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
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真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
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於峨眉山下、 王遣兵出英
陣後合戰、英瑞及都指揮王孫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

革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韃靼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庶爲建庶人、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釋庶人、無罪見繫、[illegible]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堯舜之心也、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咸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皆給使令、[illegible]玉入宗、[illegible]人、其人代[illegible]前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多不識牛馬、當出禁[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者、其[illegible]日、有天命[illegible]有[illegible]佳[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一[illegible]生處得異[illegible]而[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殷、[illegible]思祖從子、尚[illegible]高后長女[illegible]公主、[illegible]騎射、[illegible]性恭忠、最爲太祖所愛、[illegible]以[illegible]遺詔、一什之、既守淮安、[illegible]史書[illegible]朝廷假道[illegible]距之、曰、皇考有遺詔、王[illegible]信[illegible]我欲除之耳、[illegible]割使人耳鼻、口[illegible]留[illegible]爲[illegible]下言、若父恩義不可忘、王不得[illegible]渡[illegible]水[illegible]野[illegible]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哭、[illegible]公子嘗指血爲書、以招殷、殷[illegible]、君命[illegible]吾姑[illegible]僕之見、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illegible]、[illegible]年文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通[illegible]、[illegible]明年冬、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illegible]笪橋下、[illegible]文[illegible]殷自投水死、都督[illegible]成[illegible]、文皇怒邢[illegible]兩人、兩人曰、上命也、[illegible]上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出、[illegible]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illegible]二子、[illegible]爲中[illegible]都[illegible]指揮僉事、

以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仍留士奇于翰林。○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肅政建文所易。○燕兵日南。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既正位、不次擢。

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龔泰爲禮科都給事、

按通字彥文、績溪人、初爲太學生、洪武中、舉應天鄉試、[illegible]遼王府[illegible]對建[illegible]策、通對[illegible]府紀善、隨遼[illegible]隨王徙荊州、有衛士[illegible]編者、率子通[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入賀、留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遜、[illegible]之、遂械逮至京、論死、家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數十口、皆[illegible]、安義[illegible]爲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禮[illegible]人[illegible]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文皇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汝

善護幼稚、歸否則與溺、先無辱也、被執、以非奸得釋、自投水死。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眞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克參將、率偏師北進。○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各官黜陟之刑、

國勢危迫、至此何竟悠悠于不急之務

壬午建文四年、舊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衛水。○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鄭華、初爲行人、元年、以言事謫東平吏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奈親老、孩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固托家友人、無[illegible]、[illegible]進北兵薄城、將諸長吏悉棄城走、華獨慨然率吏民悉守之、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

[illegible]自靖、[illegible]不以職之崇卑爲[illegible]重者也

皇甫所謂無忍乎洛吳子子爲節生死之際然靖難諸臣皆起禁丞而肆之
決瀕
譏者孤立不朽

乃不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知沛。北兵所過皆降附，伯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韓攻沛，伯瑋令弟珏、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北兵入城，顯迎降，瑋冠帶升堂，南拜，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從兄悉葬之南關外。丞走告凡之友姜壁，爲傳其事。唐子清得民愛，黃謙果敢能戰，下兵入，被執，俱不屈而死。正統中，御史彭勗爲建祠，并立碑。又有獻縣令向朴者，慈谿人，通慈湖之學，篤行，能養。洪武中，應訪材知獻縣。兵荒後，朴闢荊棘，勸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獻當兵衝，朴以忠義激士民，力不足，懷印綬以死。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於鄉賢。

二月，內師集濟寧，衡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更定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書作隸，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風尚一時。寧波知府識聘爲召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破蕭之後，燕其家二女當配官，求死焉。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真。燕王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兩將，兵再卻，乃自督戰。安操長槍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去。

先是，王書變，娶與安戰，淝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燕，安與麾部而斷。王得脫，問其姓名，曰：幸城隍神也。至是，一一符驗。

向使之王天觸撥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勢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輝祖斬其將蘇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糧觀釁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大將，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南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諸臣自古禦安危，齊黃方諸臣從輕聽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賚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將平安營于靈壁，會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
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
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遂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與次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墮濠塹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總性善等俱
送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矣。

宋瑄，□國公晟長子，建文初為右衞指揮，靈壁之戰先
登，斬百數級，諸將皆潰，格鬥，力屈死。晟率時已改封西
寧侯，兵部上咨于孫長孫宜嗣，文皇惡瑄，侯瑄弟瑛。
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進士。太祖樹君子人，以行
入翰林檢討，初到，太祖素知其才，召見出觀象
玩占，上悅，性善等待，太祖給紙筆，賦詩不成言，
性善獨安雅，書法端楷，悅之，賜酒，久之陞禮部侍郎。
上初即位，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
盡所欲言，多從之，然輒為左右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
上前，上引過，賜緋百匹，既死義。文皇追戮其尸，徙
其家于邊，事遷，彭與民為交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
累至今官，北征時，推與民不從，我知兵略，命督察諸將，
既觀諸軍，遂歸，與民怨憤，裂冠裳，弃去，表忠錄稱後遂死。
王賚，遂死，劉伯完，楯卜俟，又稱屬，徇齊，法故，置軍中，被
執得釋去，
莫知所終。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沽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三
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
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敗
績，遂克盱眙縣。

時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於
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驚走，盡弃其戰艦
軍資。北兵遂渡淮，駐
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
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
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王會
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
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
池，聚饒兵眾，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
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
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
嚴也。

徐安，鄞人，洪武中，以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靖難兵
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闖道，從壽州出鳳陽渡河，安諜知
之，折浮橋絕所恃，扼守，北兵強渡，適其以濟，後安隱田
途，年卒。遠近，復任數載，諸城皆卒，泰安府細民，齊莊田，
文皇怒曰：朕昔尚為困，況若輩乎？遂安，論戍雲南。○王
彬，究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為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
治揚州。北兵至，崇剛兵潰，濠彬夜不聽，彬一併任之，
會指揮王禮有二心，獄以牽燕彬與剛肯之，執禮及其黨

繫欲夥外衆內附七日，甲不能禁，遁以千斤力士若干，乘背城上，有燕王曹史來降者，官三品，齎符宗冑，賜千斤力士冊，諸力士出，遂夥解甲潛墜城中，為千戶，徐政所
滿身至城上，役燕兵中，不屬衆，政遂出齎等，賜江都知燕張本欲守，施不附，共曰天命也，可逃乎，遂與政以城降，本欲不書，屬府亦不屈死，賜揚州世指揮也，正德
中，龍衛名京本州。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姚善字□先，安陸人，有志行，學識超邁，多識慨，氣□工詩，善上洪武中舉，歷官所至有聲，績及知蘇州，因俗□教，正張勤人，全官所以大治，尤好遊諸賢，與訪治道，奉韓少俞貞木、錢芹皆高隱，亡不折節下之，常請問心□舊之□□，結四□部練民兵，同效力，已奉詔督蘇松嘉常鎮之兵，木及戰會變，文皇索之，及已甚急，子遜避所，約共杭海善謝曰，公切愛，可四往號召國與復，善嶽守土義與城存亡，子遜遂去，善為摩下許千戶縛獻，文皇曰，若一郡守，敢眾兵抗我，善厲怒不屈，死之，時年四十三，子蕭、適、成、寶，坼于郊，孫尚有見，已二公祠，宗曰蕭莽子，湖廣死難，泰會紀，率賢紹州，保見，召巫局，正德中，孫州寶有□□□，王璡字容地，或議當去，子遜，國常熟，錢鐵亦有見，○王璡字容之，日照人，通經，以長者稱，洪武末，以賢能，擢授寧波府，清廉，嘗私為廣敕免，衛家貳人，故常取根，衛吏紀，能一日見，愈憂危，像然衛而命艦之，戀藏美，太守，熱兵遠，祖上，瑾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滿不州，徽北兵，肅牟，潤謀，鋼璡至京，文皇問造船何為，璡不少遜，對以實，釋還田里，終焉。○衛輝知府孫鎮合肥

八中，洪武中調衛，千午抗節不屈，
論成山海衛，遂赦，上不死。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將北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稍緩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
李□□□□□□□□□
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紿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徒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辯，衛徒官學義縣，讀經書，達吏事，應知過人，見王時熟思之，不聽，後同死
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遇難，命日死。○徽州知府陳彥回、糾眾勤王，詣□○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前永清

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燕兵至江上，為燕遊兵執至本縣，梟首樵樓，暴露經旬，知生面無蠅，集以老稱，葬縣治清白堂之後，□□結字伯神，武昌人，以廉謹而能，糾義旅勤王，戎器器具，聞變匿民間，后械至京，謫興州，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兵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殺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率眾降燕，且邀賞，文皇並誅之，具棺殮植，遣官護葬白石山。

此二人者皆授一命之寄而乃增大義于天下雖最爲慨其誼之例

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王書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鎭江守將童俊叛降燕○庚

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

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等伏地請□□天命難載得還甚恐 上復令同諸王往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 諸王歸言狀 上會群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或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昇後安置死國難○甲子

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爲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門

于金川上書 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

師入城門李貫詡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文皇率兵直薄金川時谷王穗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燕旗開城門 文皇遂入京城谷王尚工等迎降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 使蘭谿寺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夙有志慨宣德中訓以好學成名鄉里然雖有微而爲本邑學官嘗曰訓卿出爲者不蓋但徒時城門一啟卒卒門人相議安節先生又有燕山衛李將軍拜入謂忤義千戶等得妻退法已而謨時在戍謂曲婦謝升行火然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賤卒義不爲逆竟不食死城荒堂葬叢其始守節以死里人祀之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

會戰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宮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冕承豐人勁直有才既廷毆誅降者明日諸臣多遁附冕出即與鄒瑾不屈殉節及乎鄕瑾自殺已而法官希旨追罪夷族其親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親見死慎不能食哭卒聞永豐數然云

大內火 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

中如沸 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諱言不如遜去 上

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 上方急時一宮人捧 太祖遺篋至曰曩受命大難則啟發得楊應能度牒及袈裟髮鑓程濟曰數也可奈何亟召主錄僧溥洽爲 上祝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甚傳言 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亡 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邋遢以跡之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沐數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中出滇南詣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溯胡給事名訪張仙得實爲我策聞之愴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濱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一以惑衆請老朝廷不忍命入監時吳亮從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從伏地食之豈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自經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養禪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烏沒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七度至今傳誦之又有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帝咏新月詩 大明照然既而曰幸免于難矣驗云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安王檀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古朴刑部侍郎劉季箎大理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或別請名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遯行。

致身錄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事郎四十餘人縋城引去遂名以聞文皇置不問已而軍衛繁之嚴章相繼以蹤跡死者數歸附復其官兵部行移可見然焉豈悉[illegible]多矣遺事所載[illegible]及河西傭其此類與。

雪菴和尚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方壯年披緇走至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由水竹鋪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崩於但溪灘水清駛幽篁森蔚和尚樂焉景賢爲結菴和尚朝往依蒲團來往數人入居之朝夕誦易乾卦山中人亦不知和尚何許人景賢知之不忍問恨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故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斷楚辭之一叕小舟急棹灘中流誦讀一葉輒投一葉下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欽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成[illegible]注酒一壺候客來至哭怒不斷撫膺狂叫人飲半醉呼賢兒和歌歌竟嗚呼而哭和尚瀨而秀夷指案白霜觀落事成真不甚工然庶幾知其意云後又號感物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從問何人即死宜歸何許人和尚從目曰松陽關姓名不答亦不識書篇○雪門一首在會稽之雲門寺有近自川賦不識雜斷其營之成如其遺蘭落也後不得其姓名。河西傭無名姓建文皇入京時傭被葛衣遠近無冬夏行乞金城市中久之還傭極寒補衣葛明年過河西爲莊浪魯家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裝極寒必以羊裘衣覆之葛衣破碎不肯服覆衣爲布故傭益其食必量其上人問不答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醉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莊永樂中有當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故語之傭走南山避何官去乃還官亦不詢人所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於西北風起時火我無埋我骨主人從其言。○補鍋匠者從名往來[illegible]附於補鍋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即遣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爲老補鍋匠錢亦聚不擇食盡會酣時與如念外不復索財稍稍囊借邀思雨寒累輩不出且酒飲自醉自隱當寄宿蕭寺中忽變州市中逢馬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湖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我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歸數[illegible]

北平嚴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儆府紀善周是修死之。○燕王榜收左班官員曰姦臣。

[illegible]

凡二十五人，右前榜。

[illegible]

凡二十六人，右續榜，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自是倚積得官甚衆，乘機讐訐者紛紛，雖禁之弗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慰復并釋張紞，紞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爲奸，福曰：臣誠死罪，但自爲奸，則非亦有之，餘俱獨

衙火矣○太子遜赴召未至奔、乞子奔實德于途奔蘇州日從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爲後圖、未實日、何後圖之有、即天棋心向闕立自決、其廢矣哉、彼義然後死。雖不屈說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在
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遽出尸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何喜
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遺戮略盡、惟
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
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巳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
榑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遷興宗孝康皇帝主
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爲廣澤王、居漳州、第三
子衡王允熞爲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熙爲敷惠
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熥允熞爲庶人、允熙改甌
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侯、
諡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
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國朝武臣、鮮與儷焉、○下魏國公徐輝
祖于獄、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臨問、不答、一語、始終無撓屈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然惟書其先
開國功勞、子孫免死、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而中止、錮久之、遂釋其爵、止勒歸私第、尋復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詳前注　○齊泰被執至、族
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部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大
爲首高瑤等二十六戶皆戍遠、抄沒充軍、先發幽州屯種、
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黃子
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竄逃、
等六十五人皆死、遠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囑　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頷之、既革命、召孝孺不赴、逼之、衰絰號哭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自焚死、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

何不立成王之弟、肯繫獄、簿族黨戮下、截揚之已黨、曰、詔出、孝孺自織衰絰、見哭聲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投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文皇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族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原胥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並方黃之獄、族十數、殺及萬人、孝孺和而貞、事親甚篤、于師友克盡、讀諸成止、皆以身代、朱謙葬之、州自漢中走往祭盡、告劉上仙其誑婁志來古欲見之節、不得見其故所、著有遜志集四十卷、湖考次人易、收問武王求書、汪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友說等、興初詔嚴覽、其立記爲成門謀、方氏時得與史數遷法、碩臧匿其子孫、謝[illegible]尚存、後謝[illegible]公壽孫枝一、纂是君恩謝此○廖鏞集縣人[illegible]慶侯永忠孫[illegible]

上其曾師事孝孺，令諭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个是字。既孝孺死，廖與子拾其遺骸，藏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托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孝孺死，政慟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端、王高，董南昌人，廉明執法，有僞逆坐株孝孺，息樹陰，劓鼻死。

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宥前御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書切諫，至是覆案，賚之，且勉其誠輔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而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儲材粟以備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待久審，彼勢已就，府圖耳。上聞而惡之。敬疏言：諸藩未悉不及燕，惟欲密奏燕王智勇超絕，酷類先帝，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上不用。至是捕敬，上謂敬曰：向者之言，臣皆謂吾股肱欲離封南地。建文君臨其言不果。敬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竦瓦裂。敬言誠用，豈有今日哉。遂戮。

陳建曰：二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獨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詳前注。

陳建曰：靖難數年，忠臣死義以及奸黨族誅之慘，建字苗一大禍變，雖由人棄官，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者，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黄淮，立御榻左備顧問。

縉與淮皆故官，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淮入見，上與語大奇之，令二人侍左右，時上御□□□□，至夜分或萬幾叢脞，及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不得與聞。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荆襄、郢城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黄觀諸臣。上不許。○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戍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紞暴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上木乾，何恐紛紛爲紞懼自縊。○以蹇義及原吉爲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原吉戶部建召問，上欲大用，或沮之。上曰：原吉父皇太祖臣也，彼忠于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共逾月，遂擢戶部尚書。○張紞罷，蹇義代之。時書改建文諸例，復洪武故，義從容言于上曰：鑒成憲者豈無因革，政弊自有，權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嘉義忠實，從其言，或遂出其不忘建文。上不聽。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詳前注。○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舍人黄淮爲編修，直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
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
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
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西五，浙各一。縉吉水，靖盧陵，士奇太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榮建安，淮永嘉。
○遼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 上既登極，璟臥
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戚餞
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
也。蓋順天心，毋自蹈刑戮。璟瞠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

下獄，自經死。

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仲璟乃獨之石不能死，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順則富貴刻期，擒道則誅夷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非死，如饑富貴者亮哉。國初人心風俗，自尚顧臣後，僅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
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亨武安
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
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
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
安平侯，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彝
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玉子信安伯，譚忠淵子新寧伯，千石。

謂之權姦，然其臣爭筆削以擧，未滌兩朝之恥，今之以祖宗爲諱，靖難以郡罪文其過，皆爲子孫者又自知故

平心而論，建文帝之闕，微者此以爲實，证之等，上則不遜，而下不負矣

以上並世襲。房寬思恩伯，食祿八百石，不世襲，指揮使房勝
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李景隆、茹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
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
永春侯，不附權貴，以罹誣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
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
位，卽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
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國等二公，成陽侯等十三侯，興
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
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贈
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
侯，至是靖難封始定。論平安南功，追封新城、西平二侯
皆爲公，增豐城侯、安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

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廣
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
平一侯，與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讓
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一偏工之特封者
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燕邸起，以一旅之衆，揮斥
之地，出萬死者三，戴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績
誠巨，然英主賞在軍攻堅，猶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止
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
衛宋潁而下，抑何復遠也。況與之又偏安南，同自衛，亦何
能超潁川之下，上逝嗣久，復失之。今 高皇帝之盟，自
馬諸黃河而誓，其功臣雖有存者，以世而後所當備，如
綫之處，僅許之茲，自級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至侯者，
今則以綿綿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號政始知愛守名爵，不肯輕畀，而不能無畏
于首尾，未暇一一覈正之。然至嵗建之取，較王不煩天
于，曁青不費大倉水衡金錢，移之于嚴嵩宰達之權東
虞，積級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胰然，其積貴與它微康
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
國也。夫題而不習掌故，余
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穗于長沙○黃福爲工部尚
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錄所紀，洪武初以東勝與開平大寧爲邊，至文皇初以大寧東勝諸衛所移內地，至宣德中，復弃開平之衛，出各二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爲極邊矣。
十月勅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
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爲副監修，侍讀解縉爲副總裁○命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爲左善世○命解縉等編
閱建文時群臣章疏。時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遍覽之，
多干犯者，乃命縉等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
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
此已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避嫌
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爲　皇后○陞解縉
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
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爲戶、刑部尚
書，仍掌司府事。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布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

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命尚書即議合議指又物成刑得中之而書必然又官事者謂之

至此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至全支米

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銀之號罰俸衣服胡椒蘇木等例日益日削至於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成三分六七分折鈔八品以下錢無不肯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及其鈔一貫僅值錢二文也嗚呼淺薄而改之意顯矣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病興革之宜以聞○命三法司會官覆審獄囚以清冤濫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為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為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門俱革○詔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只恍惚等賫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熙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勑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　武安侯郭亮率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勑答曰覽奏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則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虛承必欲以正元良須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成祖反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數月戚人之道至矣抑以須詳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為言者歟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禦又不奏聞　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

臣按此蔽欺罔最甚太宗嚴誅以肅其奏真有虞遺

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黃河百
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
命廷臣詳議僉民力稱便行之○改寧王府于南昌徙北
平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
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為大寧路國初
劉錦義建利諸州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
平行都司領兵屯等二十餘衛洪武十四年封皇子
權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朵顏福餘泰
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
知為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
酋率部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畀三衛東
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
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為泰寧
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東

泰寧國在
東宣府督撫扇把諸夷撫我陰陽關戍州應書我官貴
殘我吏民妻米三也奪寶自羊作僅抵端誓之去清廟
帳州上谷擄子種緊繞傳則富甜華薄吏真誠吠
則遼海之藩被其賠胄則東羅攀遷失計甚矣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
朝望朔 中宮至是免之命遇節來朝○徙山西澤潞無
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
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
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
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
諸亡國或襲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封蹇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
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荏祚以來
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雅識用之職悉無間比聞
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致
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
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
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有密之嚴者
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
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勠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
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
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
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
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
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
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蹌浦口
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
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

吳淞江今頻之有潮在蘇州府江之西府縣二仲弘
祭
鈔法滯唐以前皆無

東選交會 金元選交 鈔皆造以 計臣以意 料崇銀國 人遣之行 況鈔貫易 皆爛而又 樹以千文 爲貨無奇 家不便和 民皆易室 每其不行 爲

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
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
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
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糯易于昏爛難有倒換之令
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
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楩所爲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
人詔悉除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
猶不悛若此其視岢獻王殊覺迥別

袁容尚永安公主李讓尚北平公主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二人
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舊臣以爲請 上曰朕非忘之俟
卷十三
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
等爲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淇國公丘
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涇國
公陳亨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眞子王通爲武義伯
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食
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遣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
免于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
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定軍民諸司相見之體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以

平禮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過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
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逕移文
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事差
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
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
讀犒餞軍士筵宴餞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戴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勅府州縣蠲除荒田租稅之數○諭天下諸司事干

置令新田 荒戶既而 置甲代勝 之稱何也

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
王府事有相關卻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卷十三
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讀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
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
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備使
考索常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
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
爲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

此貴力

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
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
畢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為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內臣提舶始此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為吏科給事中○鎮
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暹荅侵威遠
地虜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
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
卷十三 七
大京久定府畢濟于安靜亦書而其滿必瑞不然矣育不以忽平之議論焉直書也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刀暹荅果悔
懼乃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
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
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
命庸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
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
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
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
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按建文時將北向拒戰如耿炳文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豈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僅遲數月間耳而曷若鐵鉉輩之爲能自靖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
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
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
成祖語得解外特美
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
敝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
卷十三 八
朕意蓋斯人者咸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禁
投匿名文書○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
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
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眾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
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
遽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語之俾更其詳具進
治之則擾置之則玩條語使更詳具人人知自新之用矣
來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
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

左右之爲耳目、

處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
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
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
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緘默
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下江西
左參政孫諮廣東副使鄭詁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
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諮等考滿
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濬
潞河民夫初洪武中允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
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
卷十三　九
適時暄暖吾樂赴工將畢是日旱風冱寒　上召福等諭
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
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封黎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東
男子獻陣圖　上斥去之

列女傳

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賞之（以建文遷去大內火皆燬故也）○上諭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
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皆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考察所係之重如此今先備過查打解救書而當官亦以體面為假借其手胼甲不甚則責僅斷絕者耕貢充入境掃御常例亦可怪矣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
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
定新舊武職比試陞襲例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勅
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
皇皇急于識滷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
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
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媢嫉蔽賢毋徇私
卷十三　十
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
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

任國家事而訓諭之者有幾人哉

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

上即位即詔取才數多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
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為甌寧王奉

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
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
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為常○日
本人屢寇瀕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
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
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
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愧送居
任不受而還　上嘉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鑄海
船交通引寇命有司嚴防出入

卷十三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
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
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
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
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
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廣
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
馬徐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
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
以為不可復召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極一時人才之選

上又密問黃淮淮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為皇太
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
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
以進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
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
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誡太子書採經傳格言
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術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
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進
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
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
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
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瑀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
須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
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闕銓注之
事彼既不識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
通在秦則偽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
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
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詣孝陵錦衣衛請具法
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己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黃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　文皇初

卷十三

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來居苦峪城

十三

勑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　上欲廣
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
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綿一匹布
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
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
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
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要曲入人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
蘇湖

大奇

相傳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貴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矣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禿拜許多即嘗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去早遂還戶內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
表賀不許○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
毀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
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不附之大至今淚稱

卷十三

人稱

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弒
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
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
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
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
不思嘗來此心為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擾至悉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
內擇一屯有水中者四圍濬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十四

土城高二丈關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
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
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
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近邊綏洛屯聚皆當遵此　聖諭明虜兵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
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
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羣眾與
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日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文舉備貳
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備貳
之說達不含識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識
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
文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
卦六文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
番船飄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
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
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卿有善人猶
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

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等之去○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
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
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
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訓勞
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
知州陳懿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
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當軍有急安得不
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
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
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
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
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
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
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
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
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
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
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交（十七）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卷十三）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更
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
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
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
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于獄而
（御情之源）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難枉（神明）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冤即來白○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
（文獻大典）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勅陳天平見之
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黎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
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
可容己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勅往諭俾具篡奪陳
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隆
（京隆僭爵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上初宥景隆免削沒其田庄令在門省居日以人送飲）（卷十三）（十八）
（妙析）
（識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悖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李是朕來若它人來亦必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谷王是德亦因而獲罪景隆最其姓谷王為高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
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
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
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為衛者三百八十
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戶直日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遏其勢俾不相統屬以夾制）

中國外禦北虜然以
夷攻夷之上策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
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徵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
司及鳳陽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
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
尚書楊世寧亦奏稱太祖高皇帝聖旨令北直隸各
屯屯拋荒民空閒地土不拘土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
不起科此事觀之戴祖宗惟恤厚下足民不務剝民
富國深得王道
藏富于民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
軍衛實捌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徒興州屯戍恐
邊衛軍士圖易避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
卷十三 十九
備虜邊衛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料斷仍留
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先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〇命學士解縉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
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
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
近第宅居之仍令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
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政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
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欽其榮〇寧夏總兵何
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
降勅獎諭之〇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
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
但有司違禁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
用來遠人也其聽之〇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卷十三 二十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
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
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
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
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當記者爾等宜悉
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
違設道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詔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
上餘悉免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享泰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

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
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
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卽宜停革以副倚
重之意
七月賜叛韃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
之涼州仍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甘肅近
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
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等
卷十三
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
二十二
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
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允誠等牛
羊駝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
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
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發以官軍三倍守
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
按此卽羈縻所謂除胡兼渠並以虜部夷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
皆生熟黎人所居歲亡遁殺傷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
臣愚以爲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縣
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
得其機要
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往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
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
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
黎民順服從之○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
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
掌部事
湖州慈感寺湖青橋下水清徹有蚌雲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卽有賊龍來擾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
卷十三
精魅可以通鬼神
白裘褐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寓于此歲敎郁豪姿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集般卽偶伏不簸動公書一詩與塑中有蚌傾心之句拜領兩去未疾公至吳淞江有全甲神來訴曰聘一鄭也己久無櫬醮大人手單撫塞不肯嬪請玫判公張目視之神逸迎畏退公困后曰是慈咸蚌珠之忱也躁于瀞神次日大風甬靈兄一史于幾漢之北文皇方有偵卒糧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歷下藏德百神劾靈臣何能焉　上悅甚楊文貞詩辣付史館　上恐事涉神幽不允丘濬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靡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富稿一時焉吞功臣賞給士卒大對觀蕃增置武儀漆藏百日兩又招集天下儒生數百人于館閣鍋輔大興未爲遣二十五討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滂趨戶紙海以通西南諸番衺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資仰給于戶部公直夜焦勞經營繼算來書歎之
二十二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其父玉靖

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為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柔遠安邊
之功也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
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
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
朴偶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
善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遂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
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
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
參致　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須所司永為儀式
殺駙馬都尉梅殷詳見前注
是歲安南胡奎還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
表辭罪虛誕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群臣于是都
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
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
之擢真定知府呂震為刑書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山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
元宋可壘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遣使賚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壹等島
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
殲其黨類　上嘉其忠勤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
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
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
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眾來朝授以官
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
阿兒速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
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
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
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
卿等討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
曲○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主
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
裝潢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
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
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　上曰
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
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襲封忠順
王

按元肅王兀納失里咬主宜古兀帖木兒者兀納失里之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至是命醫王府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

卷十三　二十五

天平還國纂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
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纂姓名為
胡一元子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　上
遣人責之季犛甲辭表請還國　上未知詐遣中等以兵
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嵓諭廣西中衆以輔行既
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
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蹈躍中遣騎前
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益衆相屬于路中以為實然
遂還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濘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達造相應
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斷絕
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嵓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
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
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
用○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
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勑蜀王于成都
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餉須預為會計
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卷十三　二十六

以其有歸嚮之心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賫勑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
賜以織金文綺二端○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
難榑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養剌客僭帝號為詛訊輒用
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撤苑囿築墻垣城
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洪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人
滅口　上賜書索洪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上以橚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
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欲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斷此輩　上
聞之益怒留榑京師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

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
開諭至六七不悛教使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
可勿論耩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
為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
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
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
景賢賫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
為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卷十三　二二七
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
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
仍招諭蒴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剌商撥的那浪
置馬撒西臘阿怕並為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
賫誥印勑符往賜之
按二宣慰三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
豈非以其荒遠之地後終不能通也與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諭之曰
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
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爾師幾何能等對曰臣
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擒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
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
寺卿陳洽督軍餉選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
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
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
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
上以侍講學士武固文老賜勑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
卷十三　二二八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固文切實但所
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
說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
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
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勑守將宋晟
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
議行之陳璉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實之法　上曰草野之
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
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
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
站至昌江橋市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
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
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邑隘增築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卷十三　二十九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
椿內諸江海口每下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
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
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稱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
習耳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柩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
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
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
制勝靡所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
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値倭寇劫沙門島
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煩使干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別至近日倭寇海國通緩于運海而浙江寧紹諸郡道隸福松一帶咸致恭靠至于倭城郭如公庫然海衛所官軍恍怯其之積理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寇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後欲復海運為此也
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
百里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
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
卷十三　三十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
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
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
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
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
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皆登
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
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
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據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朱

表事

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衆皆
股栗又皆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
賊帥梁民獻答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
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
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
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
壇七日而畢○甌寧王允熙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卷十三　三十一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恐縉言於　上
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太多）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文皇在藩邸時聞此僧之異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迎之至京乃■）
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
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卷十三　三十四
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
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
富良江賊悉衆拒戰舟艦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劉船
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朔督將士力戰都督柳
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逕
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覺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
谷達于江益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
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
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
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
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
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
僚屬○張輔等奏言前奉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
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數陳情悃謂當黎賊　可備
簒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　卷十三　三十三
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
習臣伏討黎賊父子旦夕就擒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
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
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
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潮久晴水涸賊舟
通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渡大喜曰天贊王師
也賊之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
口舟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
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
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
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
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
為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為左布政司
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
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　卷十三　三十四
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
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
聞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
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勒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
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
麟陝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為御
史時以非罪殺一隸長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
趾腐盡
乃死

十七真八

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　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家　上恩位
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人曰天下雖定兵甲不聞無
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務念之　上復測有何言曰願
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心遇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
之子陛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恩矣
賜無賜言外家　上注后亦注曰人生死有定惟　上
判恩自愛勿以妻故傷聖心遺今　太子自沒之日妻
祭務從簡有器妹臣民后蘭　上笑之物常臣恭慈
上曰　皇后仁明贊淑漢馬氏喜長孫之倫也遇處宮
中其念惟在仁民瀋今淑入宮不復闕直言央后中山
王達女也傳適我駱每覺古人言行之號者卸恩曰言
八書之毋圖說從人諫而行之深武乞年正月稱為無
王起恭勤婦道　高后深愛重　高后崩哀毀動左右
乾妻三年蒙食如當　上婧難太子守國事多業命
上入正大就　后正位中宮愈正說勸每以規我仁民
本贊訓端為言　上悉善納書命婦入恩賜冠報務祭
且論之曰表之事夫其道皇上衷設龍食心肯德行之
此馬言三公宗大人凡夫夫王之妻動義其夫之德死

卷十三　三十五

有形于詩歎有感諸史傳諸吳古今人皇相違我常情
關之之言有說有違夫姊之言悅順吾入吾在字中共
夕待　皇上來嘗不以生民為念毋承額問多見聽納
今　皇上既也共閨理道者今卿翰林之臣數業諸命
婦可不有以異贊于內乎盲性安則閣家安國家安則
君進聞事富言無魂手渝矣嗇飛毋悉女飛書佳其罪
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第心肉興復服道釋心言善行
類編之名勸善書卒將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三趙王
皆后
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左參政

八月勅營建北京官節量人力俾無怨悲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賚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請露布至獄主纂國僭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祭之〇初設屯田僉事

永樂大典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

卷十三　三十六

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宿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千人凡四歷寒暑　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〇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〇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〇令內閣儒臣考滿有体吏部勿改外任

殊域建文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拔訪異人張三丰垂十
年始還○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
還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
種善與言
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
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司付
中官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
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
質要以及深矣
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
裡但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迦保見賜名欽
令襲魏國公遂令守墓　上怒諭居中宮○撒馬兒罕同
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永樂六年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賦數
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既
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
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為瑞者已責其
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
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
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
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寂輔曰奸人避罪多剃髮為僧及惰民不力田亦剃髮
為僧故凡僧道衆者王政之衰也哉　成祖深鑒其弊
凡子弟擅剃髮為僧者俱發北京種田
則不惟遣力可用而貧民亦得所也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
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
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為黔國公並令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觀擢都季齊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起陞指揮使
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此忠慮深國者言
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　祖宗報賞功良法也王正

競時王異農州之民封爵陸賜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
御官至二千餘人者夫減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
正德中逾踰十萬矣使祿賞功曾邁　祖宗良
法大里九濫至此害曰盡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怨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王坤帖木兒
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亦爲其下所戕瓦
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
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〇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
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
卷十三
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顧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
三十九
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
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
八月戶部言比定屯田責罰例已列著紅牌發　聖諭以
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
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固重人不
能堪仍從輕例〇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阯亂逐簡
定

按此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復逃回與化
州偽官鄧悉阮暴等聚衆謀作亂悉等擁定爲王偽號
興元悉更州縣職官多委之其黨日盛官軍屢出無
功暴滿益兵逐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

仍命兵部尚書
劉俊往贊軍事

于闐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〇渤泥國王李
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遐旺遣內官及行人
送還國〇滿剌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
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

丘濬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地盡則止漢始通西域闢西南
夷晉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
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斷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
國呂宋國合貓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
卷十三
恩國古里班卒國其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四十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
眾國彭亨國部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加異勒國麻國可
枝國麻剌國忽魯謨斯國治納撲兒國加異勒國溜山
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泥國夏剌比國百
家泥國烏涉剌踢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剌
齊八可意國狄巳夫督國左法兒國甘巴里國
南國日落國凡三十
餘國皆西洋國也

此皆前代
未嘗通中
國今皆順
山梯海而
至嗚呼盛
矣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
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舊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
府爲北京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
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
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子境內朝見非經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瑞司舉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侍講楊榮
「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穿動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
以事輙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
以福祐天下　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
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

卷十三　四十一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
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
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三氏濤曰永樂初命中貴鄭和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編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亦為訪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 問得也妙 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直棄須常誡飭之不使有過

卷十四　一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茹瑺有罪下獄死　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 詳建文註中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瘡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遠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成之恩豈能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濟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驥等使北虜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陞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疏開闕　上親簡除

卷十四　二

監察之 皆否矣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𬞟以江西明地理人寥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黄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
輯聖賢格言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四
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刊
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
戎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鋭神奇精壯強
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六月勅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
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朐河欲收潰散之衆入寇此虜負
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
○命淇國公丘福爲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爲征虜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爲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福等陛辭　上密授
方略令愼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衞將軍潘𧸘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遁○丘福
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眞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精騎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
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詭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
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
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
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進必不
利退恐難歸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之言毋爲
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
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
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
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特虜酋把禿
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
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勅諭
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遲日久或致生
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
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驕慢違
棄朕言拒怫眾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
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
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
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
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饋運法　上曰工部所
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　卷十四　五
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
是夏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
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
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邀則躡其後亦如前法
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
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
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
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　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前
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
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

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
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
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
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
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覽真德秀文
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一書尤有益于為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
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天氣嚴
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俟於右順門內
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
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　行叩頭禮侍班奏鴻　卷十四　六
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便殿百官
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
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偽將相
陳希葛阮晏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又安
詔舉通書史
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粲亦在舉中吏部試擬四夷朝
納卷獨遲眾請亟之尚書取卷閱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及也遂得

終篇弟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事萱弱冠與同里莊公瓘
契厚能詩善草書
庚寅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帥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
級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
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日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讀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蓋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
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觀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
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
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敵倔强果何所恃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揮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咨于蒭蕘之
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
盡衆人之情爲言專任一己以揜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貳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
斗次瀏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膻朐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
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雅畜
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
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
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
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
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有糧多者許
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塞中每日暮
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
聞于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
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
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天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
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
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
禮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刪書 十月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巡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擧 太祖皇帝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啓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勸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然中國其論太子以命編忠其家觀其思慮服食云 而使知稼穡之勞苦成祖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者 [illegible]

以江西按察副使周佐爲應天府尹

[illegible]

十一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刑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阯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冦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許以爲交阯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中懷反覆不受命激兵劫殺官軍不能制 上以輔爲交人所憚故仍命總師往征之○勅哉秦王朝廷屢遣人賫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輕慢不恭 上命械其長史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自今勤學問庶幾寡過○

[illegible] 晉翠授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晉翠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僉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綵秀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俾緩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浚山東丁字閘濟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責二運海道用舟清河張堤由藏州大全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稅爲石然風濤不測[illegible]據什釋書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illegible]三十有一閘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然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illegible]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會通遂淤[illegible]

如營人吳心河便乃少暇發了丶介二十細言沒有于來歲可事云

知潘叔正奏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令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就元舊相地勢高下以增水閘以牌啓閉便蓄泄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高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備兗足建蓄治河舉還京師命禮部定實格禮第一糧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淮夏秋索滌遂溢則高帶泊之流忘入爲汶四合流至濟寒分爲二一入徐州一入錯流河流黑漢舟輝遏塞源寺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下足非經理沙源及引前水以並之必有淺還之毒令凡河上流自寧濟照閘己業需堰使其水盡入新河無云汨之東淺有沙河一述各文河又流至十里口通焉當泊北年底沙淤泰可口宣熱時閉流泥沙河至十罟口貝道其存不必施工可口當漕者汨三里河宜漕惟計百八十文設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黄瑒及第出身有差卷十四 十一 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遇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黄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黄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種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酌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祖宗屯田之制甚重甚嚴後來廢弛專仰餽餉沿邊數十萬京營坐食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經國者宜急講于重勸賞與屯田之說云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十二

六月内臣鄭和等卷十四 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逮交趾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瞰　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遊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漳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剿賊黨阮帥胡具鄧景異等于九
真州月常江壽復敗黎蕋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
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
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
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致民流移試會其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與古
所進楚王書稿與眾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燬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職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　曾兵千
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眾捕之使其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者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已

遠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兔力帖木兒為忠義
王壽卒封孛羅帖木兒為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
瑺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從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
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為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沮澤中
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
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效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愆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結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
罪其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奏在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

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擧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擧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擧者連坐　上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擧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鼇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懽也○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處蠲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盖牧守之置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擧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戸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歲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觀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黄河一十三里内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黄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俟秋成役爲之○遣韃官教民畜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眞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令悉飲飼之宜若孳息不

及教者無頹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二語要領
為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
免于分墊識萬世之利然緣河新渠護岸埽座止用蒲繩
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竹編成大囷若糧囷然置
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卻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
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為
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人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 上知世擢吉
安知府先是全卑去智為吉安知府康深劉革
安禁禮贊愛民政知重慶南民思慕之而勤其繼者已
而芳至芳實厚持大體更習吏事民有言訴者皆諾立
卷十四
受更無所忘其好以愛民為心處事曲當民受其大善
自來惟均事耕考舜亦善執凡心君日新行事多明命
殷于前有是善責之者謂受教不違尋坐事論為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董工部主事至是卒
穫為其才發起懷律即吉安自芳
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宋蘭云

西館

瓦刺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〇殺浙江按察使周

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舉御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
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 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
京所奏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沈繫
闔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至浙沉冤其旋
自後異政日著一日視事有旋風吹異葉至前言左右
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
僧殺人埋其下也一究得婦人屍即執寺
服初殺人時遭上嬪之使人得一帶即其
惟小不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得屍
即知布商識也始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

天神明

子夜拜

不死矣

知死閩賊也又一巨商過回來至家而日暮恐以行寓
人所圖滑以其貴責一調石下是如事問之孫遇明
日往取之無有也訴子之新日聽先往事有外以也嵩
之黑然基歸諸妻時揉官者竊緻中與取之矣達備論
之書明遂無為纘編退暇取緊繼服謝因語遂如一雅
疾苦股往遂乃自燃出寐官怨饒以蕾竟以羅去諸郡
閩風痛懷匿欺恣卵燹實一日裏治得炙懸于室後有
饋者虛示之新家政貨未顯時往鹽飾以給及問宮內
宴洛素佈惟新妻列奴裕布以震天下書各都慰惠更
為漢布其風憐熟此放當時名戚受略時錄家衛揣獨
紀走許竊慢千戶往淅轄事作命宮技新摘治之千戶
既陳其于綱綱表新集擴 上在內都遣新至陛前抗
贊詔也罪旦曰狹察處役事與罪直臣戀既同 陛下
明命額臣臨詔擒好畏罪奈何臣死當成且不誠 上
想其覓之本刑大吁曰生為直對曰廣為直尼 上壽
悟其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數曰廣東有
此妙人狂殺之
象懷情者久之

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
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
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
土為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
侯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
親製碑文記之〇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〇老
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為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
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
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沍寒士馬瘦瘠不可
輕用兵羆中國敝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

後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
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
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
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
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
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
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
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
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
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
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
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
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
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
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
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弛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安
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連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
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
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
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
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
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
接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宣慰司管東士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
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
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
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
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先賀是朕從之智可用
智山東高密人凝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選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
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諸國
卷十四　二十二
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嫒○以野蠶絲
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
群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
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
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營中稍間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
有益
卷十四　二十二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
朕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
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智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
勉之
六月駕至撒里怯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
眾逆戰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

瓦剌三酋久蒙覆露一旦叛逆此誠不容已于討者至其絕塞而遁則亦寬之追深探而武不黷矣阿魯台有疾遣使來朝雖未知其誠否而賞賚有加其部下真所謂招小患以弭重患也 聖慮甚已遠已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漕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至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遞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并撥淺船就令貴兌與軍運而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一年四次名為支運

卷十四

二十三

如令之後

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榜葛剌國獻麒麟

永樂中諸番進獻麒麟者三榜葛剌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降為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

全成

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剟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 上親為之序

卷十四

二十四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

按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數回天順目錄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遣之翰林雖壹使數直言文皇欽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朝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庶縉謂不宜遺寵致起覬覦 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死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若當于 仁宗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輩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 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修才
正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
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
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〇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
斌任事特守職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
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
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〇罷海運糧
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
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〇兵部尚書兼詹
事金忠卒
卷十四　二十五
鄭曉曰忠宜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亦能
調護精微以然其自此其人豈易及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
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
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
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
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
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
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
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
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艤艘舟濟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木便人行〇嚴妄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
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
綵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
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
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
卷十四　二十六
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
寒暑誠因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
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
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禮臣欲上表進賀不許〇勅
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
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達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
候赴北京閱視〇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

哈木應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七月率眾至玠
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
益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
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〇定北京計
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邊發
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
侍下 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 卷十四 二十七
之命更不可辭〇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覽
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
宗之下亦異乎魏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
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貴寵作威伏誅〇召交
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
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〇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
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卷十四 二十八
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〇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遣還邸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
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子
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
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
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
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
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肇行之○以豐城侯李
彬鎮守交阯○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為我朝
王羲之命陞為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為翰林院
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熥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
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
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
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
聞為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
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按王 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
府靖難師起橞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
靖難師渡江橞開門迎入 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
數改封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艦其護衛都督張
興密言于 上上曰朕待橞厚于諸王豈宜有此其同
母兄蜀王椿書戒之橞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
罪于父逃橞所橞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
王聞之遂具說其事言橞情狀橞有無君之心藏匿
士擬造作弓弩舟艦器械兼習兵法戰鬬之事私度僭
千人晝夜祈禱咒咀與指揮最鍛實君兵皆等日夜杜
謀嬖張縱為飾為父橞遣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
播子人又令巧匠親燈子上元蜀獻于朝就律指內府
架構偵偶動諸又遣將士習音樂獻于朝僕應敕真
以國將陳 上得奏殺曰朕何如待橞乃有此心遂招
豈王尊讖其罪擇為庶
人橞後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
匡正皆出交阯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
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
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
上頗聞知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
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
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
人知之惟 陛下審處置俾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
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 上復得高煦私造
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京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 皇太
子懇為救解乃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
靜令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益去
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
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
郡縣學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
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

朕欽襲封順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擒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　上乃遣淵賜勑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縕流動爛緻雲霄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聯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閣儼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圍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藺芳卒

卷十四　三十一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請朕撰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彌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卽理惑然而懷不能遠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季擴反充偽金吾將軍後來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鵝相國段恭為偽都督黎眾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敗去康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擊作交趾自號杭程夫惡猶當時只令交趾就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卽命沐英守之英威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雖夫奉服而雲南為害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將所能鎮雲也令交人所畏服孰有踰于英國者爭交南三撫非英國總師龍平英國三召還為殺亂俱不幾踐復作夫交人所畏懼英國視它瀕國黃如也使英國夫難丁雖為除感蕞子形俗愚二三然挩產幾世寔則形而爽南表為吾中國藩服與雲南甚矣忝何矣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宗兩同沾　聖化也可勝惜哉

卷十四　三十二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為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 騏初名馬上改之 劉江鄭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曰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平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為學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弼成余業惟藥治之日甚一日毋勝犯鑄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暫可憂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作息
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因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
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
不釋卷敬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
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
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
此承平時酬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頤○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
卷計十五冊　○殺禁集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卷十四
三十三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搆百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
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
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
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
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建曰廣居官然厚同慎自處治然然惟是謹敕一味逢
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有觀藩在永樂新
則聖孝瑞應有頌部封輯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佞
悅也故其身恩寵無一日職令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
種為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加養廣病篤時
有人裁錄觀士奇作云漢鼓視廣賦中庸今日中庸又
見公可惜天生兩楊究天
教名姓王相同識之細典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
環跋錄記　文廟直江難解切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
是修韵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規胡動靜見胡方閣家
人餽縉否解閱而笑曰一縉高不肯棄況貴捨性命蓋
和皆無意子死之惟是修光行其言○豐槐歲杉託云
和解縉胡廣侍燕丈詢關　丈皇曰縉廣少同業佳同
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備古曰日妻有娠未
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
訂盟婿子賴亮既而歸違襪死舉家成違娶使女臧適
女癡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敢之血披兩頗且言曰
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熱身不敗
況背主達父何用生為越娶年解氏嘗宥禍亮歸女卒
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
狀元袁之若奔鬘何
耶無亦愧其女耶
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
卷十四
三十四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好
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
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譯侍衛撻之仍當陛口奏有
有脫
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責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
顧責大臣而撻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仁明也往稍久都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
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緝未究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
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
權要嘗奏事聲音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忽

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吁為大聲秀才云書以道
讀觸禁。上大怒命為坎痛之露其項不死遂釋還職
粤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恃旨落職罰使
修業象房同事者先事工降纖去得貸不能情人乃射
自為之德篤至上問諸屋者雖也得前衛伏陳其故
上僉謂憩且將其貸命貸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適
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兩申夏又陞署鴻臚寺明
卑冬人政著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噴天府戶政
高巖明有漢張越風之何竟坐事出為湖廉接寒使從
民知海塩縣終鎮江府同知得為人則介然賊性徵謠
書被療時數息罪其人曰吾今日乃為大襲所苦問其
故即罵之曰咄嗟沃不知聊朝廷瘞人書以窒令速死
耳瘞者如其言遞
得屈伸不死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繢編集以進用備閱覽從之至是趙成以進　卷十四　三十五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國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黑失只罕而自立○中嚴官吏犯贓之禁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按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岩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上撫游氣下臨絕壑巖皆有宮為祀神叔是之所元帝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岩曰大聖南岩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藏宮淨樂宮又御天柱峯頂治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世田二百七十七頃并斯戶以賜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己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以遠侍勢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作真武狀以破蛇陣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事聞　上勅賜璽書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　卷十四　三十六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為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缺其姓名攷之國史則榮父名江卒子成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

種而服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
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遂奏○朝遣西番進一偈至言
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
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缽盂
明旦普召眾僧各坐高几辨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琮詢于應對眾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
胡僧應精通琮乃大聲訓解播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
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辨學胡僧羞慚頂禮歎服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堂鶴鳴山以為修藏
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
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
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
以進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
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
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讀頌
佛曲至淮安鈐徹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讀又
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諸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
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
禮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列仙傳成　上親製序文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苦
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
監察御史鄧真異入奏眾皆服條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
悛改怙終者不赦○頒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
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為善陰隲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
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系
以詩各次為十卷　上親為之序既成編頒之○上勅武
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
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
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
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成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
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
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
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隳宗元

覆轍以墜玉鑑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賄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擬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幷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

卷十四　三十九

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諳習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曠廢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愼選之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順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濶河南、文琰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徹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琰江西、金恕山東、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鬬、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衛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摳、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徵、志益帥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旟山東左參政、馬摳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斬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義河南洪縣人、為御史、糾貪墨、夾擬欽吏民畏服、○江驍果善戰、撫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寇塞者殲盡、備至、既卒、人追思之、

五月交阯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保贊皇人、見黎利剽掠郡縣、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武陵人、撫輯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驍勇習戰、屢有功、後因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强、貴勦捕、以羸卒數百遇賊、貴亦戰而死、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江西奉新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愛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叛寇陳季擴、遣表稱貢、復奉命往思州、廉察山宗鼎等罪狀、還擢共寶、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誑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參素

該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illegible]山神，明日虎死道側。[illegible]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鬣肉鬃，體具龍文，其色青蒼。

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

按我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illegible]

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行在所爲北京。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敬卒。

[illegible]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歲荒民飢，兢拾草實爲食。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

疾入，丙午注見。上止俾三等告諭示之。工部第頓首
言冤屈冤屈。上以王殺赦不問，置之。王郎四月丙申
令還京。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
軍民。郡王彰得河南王申，獻王還國，奏辭三護衛官軍。
許之，命都督馬、都督廣平侯袁容往
河南護督衛扶親王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
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永樂十九年
辛丑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

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折其妄言，今宜誅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

計數鄭卒置之。

二月，虜會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命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黜贓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語觸大臣李慶等，惡之，陽為等才堪牧民，遂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部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俱耕。從之。

七月，以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叛亂，辨釋人出，始安。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

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
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
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詰都御史王彰等
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
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
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
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悦遂兩宥之

傳旨令同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
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
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猶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
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
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勞宅門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擕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
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
奏言今粮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
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與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
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此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
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輸等議分
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
運者泰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
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紘等三十五人
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副
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斬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逃粮凡三十七萬不○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誓
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
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
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
端午節、駐蹕獨石、賜扈征文武群臣宴、乙酉、　車駕渡偏
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
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
閱、諭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
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
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
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
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
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與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
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
兵之任、張信托信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
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
能耳、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鸎窩、次西凉亭、西凉亭者
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
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　車駕發西凉亭、次
闊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
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
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
各周一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
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
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兼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
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
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邀擊之、　上曰、不然、此
詐謀也。虜慮大軍遲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
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
駕次通州、次玉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

台閣　車駕親征大懼盡弃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
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
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
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
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
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
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
禮卒
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漕河功績最著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禮歷事與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

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
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
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
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王椿薨諡曰獻
王性孝友循理執法値軒學讀書不輟書史楷明仕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游逸逞戲之事仁宗奉他爲最賢朝廷待之觀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變賢
等伏誅
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
倖邪之徒不便而中布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懷爲
之地日讒　皇太子之短于　上前希得進儿且許造
毁譽之書傳播于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在讒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
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
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
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潛謀布置已
定正密以告其姻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以族氏奈何爲
滅戶計迨諫不從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
得衛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　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
高燧曰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
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
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
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
引之致有土木之禍
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
侯陳懋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其表云今
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
踰時不散又石山産靈芝榔梅結實蕃盛往年此聖壽之
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
之
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榔梅呂震蹈何進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可能以寸哉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
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
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慾授
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
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
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
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
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
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鈒花金印玉帶金百兩
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
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
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
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物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
願爲先鋒自效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
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
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有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爲考試
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
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滕縣蝗蝻生知縣汪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
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
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楊榮金

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追於人今朕至長樂思
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
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
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彧奏請兵進勦楊
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
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
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眾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
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
不服調軍勦之未遲○車駕次清鎮卽元之應昌路○車
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勑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
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
部落來歸。
六月、車駕次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根餉
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
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兌稱 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
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
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
去京師尚遠、祕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
悉以入內幄、召匠人銷錫製為櫬、梓成、櫬斂而錮之。殺匠
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
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 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
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
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
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皇太子從
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
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
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
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
日壬子、梓宮至京師。

高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勸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常。況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哉。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蒞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有篡逆之罪、阿魯台人皆而傾之、故吾師得以借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濼河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其中惟俺答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兀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宜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上文武全才、寬嚴兼濟、規模闊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謀調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周敏、每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將衛士卒、同其甘苦、將士樂將、推心不疑、羣下愛戴、優禮祖敎、筆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乾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屢却祥瑞、貴薄禮文、辨界微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敬

陸鎮鹿保全功臣，敕交南黎儲臣，謝落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為孫翼于久大之基也。詔封隴寔承祀鑑文方黄諸人，寬吉閣輝續盛德事矣。

王世貞曰：成祖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不身冑矢。不即位之後，四征北虜，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朝鮮、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韃靼、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幾三百處。直西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宮府蓋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衛郡縣，增益數百。○自古討西南夷未有能得其王者，獨是時下安南，得僞大虞上皇黎季犛即胡元、僞大虞國王黎蒼、僞越上皇簡定、僞越王陳季擴，錫蘭山國王亞烈苦納兒，蘇門荅剌前王弟蘇幹剌。○古西南夷國王未有來朝者，獨其時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卒于京，子遐旺受封歸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又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敦奔，俱來朝受封爵。○自古封止中國山川，而獨其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國山，各立御製碑。凡北討及回鑾所至，如靈璧、琴秀等山，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峯，諸塞谷坡向，屬咸川圖繪戊之類，皆賜以嘉名，勒石垂永久。各國貢物，白金、象牙、象、香、藥、珊瑚、琥珀、寶石、頂龜筒，諸番西外島則有孔雀、火雞、紅白鸚鵡、倒挂、駝鳥，獸則有麒麟、白虎、白象、紅猴、黑熊、黑猿、白鹿、福祿、馬哈剌、六足龜、白獺，而中國亦自兩進騶虞。人則有金衣、銀衣，又黑小廝。香則各色龍腦、奇南、藍合、油布，則有兜羅綿、紅撒哈剌，八者藍靛、木黑盃蕙、番沙、紅錦、錦智、花頭、作蓮花織人象之類，珍珠、瑪石、奇怪之物，充牣天府。

一繫甲子秋初

出前戸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眼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備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戸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賜鈔，令遣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

孤公之典

○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于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為太常寺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學士。○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

言思部南下而借薪傳言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斤以供
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宋言必
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
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
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縉初被殊遇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識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上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見餘徐驗之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大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可

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從即出縉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家屬官其子禎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給事中荊府長史曹旻爲翰
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
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
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
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
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
國　上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
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鎮不同叔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
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燓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
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諒
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罷海于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
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惟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
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做漢
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
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
至[illegible][illegible]可謂得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墡為襄王、瞻堈為荊王、瞻墺為淮王、瞻塏為滕王、瞻垍為梁王、瞻埏為衞王、越、滕、梁、衞、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脩同當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嘗從事於記注。宣德後、竟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屢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誌記狀、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則述、其書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阯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福治交阯、綏民所好、祛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曰、新造之邦、宜修撫字、政令悠書、親為究心。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爲

忌者陰奏福有異志、文皇深黑其妄。日、此君子不容于小人。疑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號泣不忍別。建日府交阯所侍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交阯、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故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茲益難氣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黎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煆煉。先

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囚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為
酷吏而無愧。凡審决重囚。須三人同往審决。○詔舉德性
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
遠諸人才。并嚴薦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
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
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
遂命書勑。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産。先是 上謂
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
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
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
軍者。亦宥為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絶。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賑卹。有稽遲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
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羣牧千戶所。○
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做此意。無廢也。今畢農事
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改大理寺卿楊時
習為交趾按察司使。復虞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奇乘

間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語臣
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頗得大臣
體。今所犯小過耳。 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
曰。雖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 上曰。吾有以處之。會
吏部言交趾缺廉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無過
失。其復大理卿。時習改授交趾司憲。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
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酧褒。今賜卿彩幣
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

忠襄以其子遂爲翰林檢討遂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加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緋紵
紗繆圖書○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語蹇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
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
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
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
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語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擢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
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逐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
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
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
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
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
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
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
美朕深感卿特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十貫實
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
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廵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
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
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
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
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
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廡
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間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訾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致治勅備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
朕得開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貢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
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常奉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
民窮弭役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杲爲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杲　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太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
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
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
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
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
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
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
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
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
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
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
等事　皇考履經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
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
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
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
生准民間例無者追賠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責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毋偶因事稽緩爾當即

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罵，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害總徧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 文廟嘉獎優報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讃廟君臣未見其有此也。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間，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皆賢，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勸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返鄉展省，得諧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鮮有餘貲，自今歸省者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韓王沖𤊨、襄陵王沖烌、樂平王沖𤇯各獻詩頌， 上嘉歎，賜勅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患無人揀選，戰鬬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䘏，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業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

何穎。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
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
吳管者爲廣義伯。

按忠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衆歸附，從征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于國。克忠後從征虜，冦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諡壯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于陣，追封邊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餘杭人、左贊善徐善述天台人兼太子
少保，賜濟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
祭。復贈贊善王汝玉蘇州人爲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之。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篤，大求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有王謙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
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
於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
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
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
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難一時不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舉廟享禮。詔陞
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諡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諡
忠莊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
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太祖、成祖二廟爲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議。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碩輔應時而出，爲之股肱心膂，乂安四海，與國咸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賢、王翱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勳名事業彪炳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俎豆廟廷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遇，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
都督府。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
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爲甚，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傾陷良善者，即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罣名於此，身家破滅，習法世所宜有也。仁廟除之，快哉！

論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
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
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
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
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
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
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
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
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
變。上周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
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
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

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
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
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
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
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
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
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
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
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
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
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如
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弘遠，率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其
商高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帝、宋仁宗，未
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奈何。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
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
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爲無益，須救
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剽竊爲救弊者，未爲
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
唐楊綰愚於治按璟議備之。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

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勑二、賜少師
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
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涙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即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二印、賜二
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勑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翊兼詹事、日侍左右
榮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illegible]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
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illegible]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
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
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艱體
愛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續惟
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勑意同而詞小異○有進言太
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
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謂然、惟士奇以
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勑言、無
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
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
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
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
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
三人有慙色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
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
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
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
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叅贊各邊十六軍務。上
以武臣疏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備。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
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
考滿陞條，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
以時政達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
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
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脇肉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帝悉悃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 帝心久矣。申之以詞
語，重之以譴懲，然訊詔陶書之鑠，有言必聽，必寡必齎，兼
講之，使言蹇夏諸臣何嫁何就，而不爲時勉一申救也。
時兩楊得君，稱能言，而何當此亦默默邪？後來林長懋
陳祚之囚，諸臣亦寂無
拯救者，其咎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王思善
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天禀純明，至性孝友，謙讓之言，未嘗與辨。
益恭約順謹，久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
戒。在東宮，澹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尊志愛民，細
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騰。凡遇水

廟在位及一年壽享壽不可謂使天假后流澤其休美爲詣耳

旱，齋居露禱，郡縣飢，被即遣賑貸，罷科市，一通書，廟官
俾優軍餉，約己節民，惟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二，廷
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才長可用，咸所
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懲，未嘗以愛惡撓是非，申乙選
書，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陞賞，每戒曰：民力罷矣，
慎毋貪功啓釁，至寒暑之衣，必毋爲苛，務諭命養功，吾所
不賞，功懲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
極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皆已國家恤民，必
化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
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寬恕，聞有咈逆，無幾悔
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下筆不用俗
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封爻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
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深究，日官諱避輒見
察，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警，恆念
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繼 祖宗之法者
當明祖宗之心，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王，俾熟讀。
又刊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王。在儲位二十年，天
下傾嚮，嗣位之後，設施沛澤，茲茲仁廟，不亦宜乎。
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
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
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
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
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額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
此第五之才卷
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
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
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

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
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
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
爲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
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鎭交趾、　文皇欲太孫
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
切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衞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辨激切　上怒、箠之至死、長懋被
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
希文幼子被宥、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剿捕安定曲先
諸寇、英擒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超
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鎭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平江伯
陳瑄鎭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漢王高煦陳
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勅榮
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
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
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
而末厭其誅之過、勑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
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皇明從信錄之十五終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勑命瓦剌賢義王子脫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自永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趾征剿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孼，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我師費財，不可殫紀

最可不救

不足以之其人物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聊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閻羣兒等死罪。

羣兒妻毛素淫，李宜以告羣兒，羣兒殺毛，欲殺之，毛子是湖，羣兒與宜等九人殺湖，投屍陳貴家，則御史悉令新貴被劫之，川官等各有事他適，貴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冤。上曰：千人豈可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事皆驗，上命釋羣兒毛氏并面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

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皆發之曰先禁他所，不勝楚毒，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職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貸矣。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陳建曰：宣廟簡用陳山、張瑛，猶　仁廟簡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一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廣東東莞人，以鄉貢為桂林教授，遷助教，永樂初知滁州，璉有治才，撫御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贓，民服六

大學

案

和，文皇廷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聚一言，璉獨最，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書兩同考會試，進廷符須平，例須繳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璉嘗於滁脩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

沈慶為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剉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帝言

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　太祖開創，　太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　上從之，遂著為令。○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

[illegible]

其尊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鄧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illegible]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仍令[illegible]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

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恒為兵部尚書，發檄遠近，以誅[illegible]夏[illegible]邪亂政為辭，中外洶懼。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為內應。輔執其人

白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銜枚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勑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勍守居庸關。令北[illegible][illegible]法司盡[illegible]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illegible]軍務。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illegible]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illegible][illegible]，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illegible][illegible]諫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

走南京。高煦外多詭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illegible][illegible]取濟南，山東布政二司官覺之，防禦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illegible][illegible]天人方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眾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棄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發歸正人，官厚賞給，撫令還樂安諭眾。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以獻，悔無及矣。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如[illegible]。兵壁其四門，賊乘城發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illegible]。城中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勑諭高煦，再遣[illegible]，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燬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

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非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illegible]錦衣獄。癸未，令[illegible]祿、[illegible]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州。乙酉，班師。命中官頤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王斌、朱恒等並其黨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非投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為民。誅[illegible][illegible]等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illegible]，皆約為內應者。先納軍馬報[illegible]事覺，削爵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戍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築大內道遂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扶掖起，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之。庶人有力，頂負缸起。上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蓋述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將所畏。苟宣廟稍涉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幸而奮乘決機，風馳電擊，遂使羣兇瓦解，曾不崇朝克清太難。玆非民社之大幸歟。

還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勑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勑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

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賚勑赦黎利之罪命爲淸化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論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遂潰師燼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屢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陳建曰瑣綴錄記黃文簡好談毀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楊士奇二人于　文廟然則文簡好毀同列事固有之耶竊怪洪熙初繩愆糾謬圖書之賜與諸辭二語之贈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側之報爲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交阯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死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選士授御史屢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圍鎮城藩臣以忠有膽畧使懷奏詣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舊日何知州聞名久矣其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叱地大罵拳擊賊酋中膺面流血盈頰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建兵門賜謚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

民情古君民安

日萬里孤城久困將嚴中摻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翹盼天戈殄叛賊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籍反誣擾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檀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　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婺源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祚由庶吉士歷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謙舉進士十年至是陞之○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

正月申明屯田法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責飭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悉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鈒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會試天下舉人取趙恂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騶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阯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勑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猺獞數叛擾邊故命雲鎮之

蓋以此
之非其所
徒錄
何怪也

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雍督總英武有文略
尚誅殺山東盜賊之則廣西之後矣公諒觀有將略用兵如
神而廉正罕比其敵士官一以威信制服征調無敢違
者御府鄭謙奠直敢言公詔之日世謂為將不計貪利
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日公初到如一將潔白袍
活於點墨終不可私也公又日人云土實餽送苟不納
彼必疑怠奈何鄭言於官駁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
畏朝廷反畏蠻乎鄭服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由鄭而鄭亦可尚云○又按傳信錄
太祖開國初用葉砥王與宗直厭後有天下以其老成
不貪除為儀臺司副使歷福建參政除與宗全華知
縣李等長淳日與宗由是錄出身擢以政民太祖曰知
興宗跡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繁與吏不及于
牧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南政恩謂此鄭謙事
觀之國初雖賤錄中猶有如此之
賢近日搢紳士夫或反不逮何與

四月廢晉王濟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按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
濟熺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於其父并憾濟熺不爲所因

數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于朝又請府中官技語濟
熺罪覓奪濟熺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
誣承奉左右從濟熺建治京師濟熿益陰嗾得百方
陷苦濟熺父子及王府老監不能平走訴 文皇立召
左敢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群濟熺因空室已亡
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王一府大驚賊王空室
繆濟熺縱橫抱大慟濟熿亦悲皇出悖語濟熺失
于見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患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
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
連伯灑隸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
聞仁宗再三論還美圭濟熿不從 仁宗書諭濟熿曰
美圭父于留晉多氣濟日存今在原州弟急新每用吟
咏感念無已納伯賢弟同吾此一心又書論美圭曰朕已
論晉王讓汝以出兄弟叔任本同一氣死不報奏葵久當
熺沒濟熿得晉益廣致叔至府中諸兇謀事 仁宗崩
又不服狀 宣宗即位濟熿潜結父子時時附勞濟熿兇
部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遺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
兵器亨化王濟熿告變上論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
皆其所遣諸高煦人又走京師首報內使劉信又奏濟
熿擅取屯糧十萬不給糧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

觀此
然其天
信之以
世之禍
者

熿毒弒其母濟熿始懼 上以劾符召濟熿至示以諸
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 上書諭諸王熿應高煦反
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瞭然二王與謀于未信令晉府
人屢上變告徐宗之不察不意晉王自知非不可掩
已辭蘧衛濟熿得非宗社不敢以私親
廢大義謹遵祖訓究為庶人屏之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死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
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遣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解
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

按楊東里集先是 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
史請南直隸蘇常諸郡者欲意得軍爲功民多冤誣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數肯不從御史怒數詰言之宗璉志鬱
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稱宗璉以免于枉者十
七八府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嗜刑枉民動以千計
怨歎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
之達以蘇常二郡推之天下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
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清軍者而民愈枉則爲若分差
勿錯之爲愈乎則爲若併其差于巡按而使官減一員
民減一害乎然此猶非拔本之論究本之論
具見干治安要務其具
于此紀以治之二矣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
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
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
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示弱以誘我況物晝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
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
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衛乜之副將
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
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
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鬪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
不殺安鐳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
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
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
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
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飯糧乘以肩輿隨
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
王通棄交阯師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
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
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
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爲御史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爲人悍朴撫士民家成愛戴之寇勢熾甚城中兵民多附
子輔與守將偕兵民拒守數月寇攻益力城破兵民皆鬪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北向再拜命守郡
仕與士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從
先子輔死 上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復其家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
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
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
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
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
可轉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
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來民兵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
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
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
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嵩表
示諭文武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
詔冊封陳嵩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陳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說蔚國美
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
吏將士何啻數萬文皇之郡縣也蓋欲爲華
今乃棄華人爲夷虜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
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勅責王通
師境上勞師而更建陳氏國爲藩之異國三定交南蓋

錄所望而畏焉者，使之相從暇整可復取則哉，之斯不可
則貴鑒神與壹變中事之人，然後從與歸而丼之，斯不可
爲仁服而義者乎。蓋斯時刑所欲得者，止于境土所畏
者漢闕用兵，從其請而使諸華人宜無不承者。二揚不
知出此，遇變往往遂一切雍然抑制，歎而不拔，消固處
而不逾，不養蹈利，遂纂竊自立。二揚亦未知之何處夏
無名示弱之論
權中一時矣。

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關，貴
妃遂正位中宮。既而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
宮，進膳如常儀，毋黜命。必命居孫后之右焉。

按鄭曉吾學編云：成化中，遼書與憲會題吳廟事，言宣宗
晚年嘗追悔廢后，嘗懷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
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亦追悔事頗同。後
天順中，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參贊南京。○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稜日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楊、義等皆依違承順，惟
黃福侍正不阿。會議日，臣任不好殺，命國其日，臣不
會者，何以不會。曰：臣老師殿只數語，其不敢以
無益之事。上不宗居數日，黃福年老，不須以政
轉任南京戶部，僅以閑之，實疏之也。而其參贊諸公皆如
此。特正其勢，未必盡諫之，則君德可肩，天下可治矣。
瑄山西河津人，初知婿年十二作詩賦，皆奇之，補長
從范魏二先生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
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此，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
士，至是以御史內閣諸士，楊奇今人邀一識一面，諸
日某忝科御史之職，而識之，瑞一日三楊一齋款
等識之日，府公曰：自不可私見，得而忘乎，卿欲敵而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
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創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侯泰事覺，詔繫于都察院獄，以泰私漢府反
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 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
撫部屬。○王通之與黎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
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皇長子御名祁鎮爲皇太子。○封后父孫忠
爲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
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
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
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遂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上田俾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富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賜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以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璚汝敬還利表陳嵩奏乞守國侯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顔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第故也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上許之併飭戒有司

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候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晏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耆朝見 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宜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望見黃龍旗，始知　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犒將士。仍遣諸將取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賚。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　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平內難，定外寇，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田獵講武，從　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乘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故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啟之，遂致蒙塵之辱。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啟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多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貪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廣私減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僚燕樂，歌妓滿前，以著相尚。自顧佐為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幾弛，御史尤多貪縱，放尤成風，贓穢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

備邊問諜議，職名俸祿悉如舊。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按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遣入驛，京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而國蹙三百里云。

己酉 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澄戒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懍懍然。吏有遺譴者，誣佐之過，謂受皁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皁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因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薪芻無資，固非體臣之道；歸皁而使給薪芻，亦非正大之體。後來緣此遂有柴薪皁隸之設，徵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穩便，畫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驛。從之。

四月，書諭寧王。

時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序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請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肩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僭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惜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于塗，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秩等第，別無行君臣之禮。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慈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有二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

人君及其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莫不悛輒奔
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勑以爲恩數舊制具本抬
斥逐塞兵反及敕親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然慨
惋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遜於誠它爲赦免之說何竟何
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欲謂來諭登
在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
也予已悉拒群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群臣
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
矣亮之

代州界訓導舉人曹鼐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
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
有餘力亦可進學○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
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濬築陂池堤

堰其爲强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其實聞巳而府縣官考
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
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
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
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俱罷
當以此書受事 見好曾用二人不
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
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
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 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巳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
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
瑛俱罷內閣之任○戊子葺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
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降勑賜詩褒答

按是年葺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
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灣地置庖始得
會食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
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
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
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陳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朝
始散之于民宋保馬論于王安石我 朝令民養馬始
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爲法徒剛害民而無益于國
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時丘文莊群之大學衍義補愚
于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按吉天性寬平廉德不報廉怨不釋其盡財賦以節愛爲先副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給而民不驛騷自個儻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議不議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吉吉柔好震爲子求官問吉吉爲震有守城功陳疏請雖新欲殺吉吉力薦才德淸遠周恤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吉言此不足展其才性得從侍郎從宮有從錄汗所服金織衣織紋遠吉曰汗可浣何擅爲吏壞所實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然遺之在部吏撤將微文書抑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懼即肉袒以俟吉曰沒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雖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數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修巡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微慎如此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戶祀之當是時蹇夏齊名蹇膺重夏弘蔭然書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命可不折期于濟國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上諭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兒得者率并應給之人惟務立案牘以掩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康莊劉實○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　獻陵　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命賜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遂錄其語至京以示蹇義楊士奇、楊榮曰卿亦當體念不忘也錄語云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躬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辛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

以勸民

逐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
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
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
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
朕聞其言甚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
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竊
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
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

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
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賚之而遂記其語○改江南
民運為兌運○頒寬恤之令　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
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
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
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駱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
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
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艱故一切民瘼
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
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此數陳之典謨亦無分言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　祖額皆
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
民多有委棄逃徙者請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
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
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
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悉由
于此請戒飭法司款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
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
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
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

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
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用早頒行○上于文
華門御道所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
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
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
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
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　上旨又有
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覩其
饋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盡蓋[illegible]未易辨　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
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
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
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
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
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疏，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璽書，諭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關無警，田禾豐稔，邊衛
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
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
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
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
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牛
種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
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
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羾、侍郎余士吉。

時本部所繫盜吳福金獲奏告決，乃詐病死，相驗迹之，其役復出勘入，又有蘇州安達呈偷同圖當民遇鍵之，用詐作強盜誣送刑部，私賂獄官獄卒，監死之。御史劾羾等急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羾等爲得擅罪。上覽而大怒，既而念羾等歷事先朝，今以耆老，姑罷其職，令都御史熊槩兼部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翀、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
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
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
等言：于臨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撥令官
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
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
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
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
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許慈曰：當罪黃福之言，而有親于西北當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籍根據江南之稅，稍非可植也。山東通濟、江沂諸水，河南蔡汝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財皆稍積矣。奈何經畫屬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術，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不竭哉。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

邀邊至寺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
故有是命。秋卒。祿為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
犯。善撫士卒。衆樂趨赴。鬬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進封靳國
公。謚忠武。

按水東日記稱石參將黃竑言少嘗事武安侯鄭亨陽
武侯薛祿兩邊戍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
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大衆皆走避之將望惟騎
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
顧也陽武策獨石除虜諸城昭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
髮科擾每以病逆朝廷武成府餐之則貪厲之風作矣
考亨鎮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幸時
論不及私雖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
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後武安陽武不獨
可為智勇名將讓之賢將亦何忝哉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
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史也
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
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
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以監
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骨相奇異宗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
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猷英
偉音如洪鐘遇事敢為不避權貴屢居徵亦詞約人
既得上命議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天顏
首自是愛知至是河南山西各奏災傷廷議欲命
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起授之時年三十二各省事

設巡撫始此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稅糧。
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
舉忱往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
故弊皆為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
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
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未畢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

車錢塘人舉于鄉授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得名擢
江西參議入闕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尋
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金一匣車卻之重發視之
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時饋遺

人為識方略東能理繁劇時傳言刑部當有諳練撥繁
工部郎以車知晉州屬三歲郡大荒後召為職方
丁內艱奪情治事
至是遷侍郎

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尚書呂震奇其才
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以蘇州等九郡大難
治薦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
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持文書不問
當否便判有奸黠者識之通判趙忱財以是論不
從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召府吏呼隸生于
下手集鍾言京有勅廷勅未宣今以宣勅既宣中有
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升堂上呼
吏老言吾聞郡人多貪狡頗諸吏人吾有彰揮之就
不能如聞羅七子自為訓勸令以屬諸若進以善惡
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其則磔殺惡者吾且為首
姓殺之吾到書惡二十人僚若實又召府中皆羞大
羣言某日某事非某作如此敲應竊昕若下然乎某日
某知之羣胥駭服不敢欺雖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而頃

命隸之伻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與一胥御至中使死之
皂始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獄御畢羣爲吾密
虐威脈扁投之立死不死死若御皆皂隸知命立斃六
人命一人斜其長鬚出肆諸市從出屬官貪暴者五人
縣嘯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畫
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特與况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
中徐鑑陞瓊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
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溫州府知府後皆爲名臣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
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推其能而已乎洪
武時號稱得人盡古今人六丁未嘗有無才之患顧君
所用拔擢薦舉如何耳如是年所用諸臣[illegible]
異科一時之選皆賢相舉之學者[illegible]
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亦[illegible]
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以求無負于[illegible]
之知臣國爭民之功照耀簡冊　祖宗致治之要[illegible]
然今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
不當超遷則不能盡豪傑不久任則不能[illegible]
不拘流品則[illegible]之法[illegible]
祖宗之時而三者皆備而近日則三者皆廢焉
其故不能[illegible]人才豈[illegible]皆下之柴况[illegible]公之匹而三者皆無
之功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難有不而由以自表見于世乎
才者[illegible]于天下日後[illegible]人才不如古鳴呼其奧無
才者[illegible]不善用之
耶[illegible]者試思之
[illegible]貴久任不貴多及既用之後竝有不安天下
賢遣于久之[illegible]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
有不[illegible]之術也又甲科未必能得人才必[illegible]
以歲貢[illegible]必[illegible]人能[illegible]賢[illegible]
優于舉人舉人未必能[illegible]
味[illegible]奇才異能之士[illegible]試之以事而後可以見其才
察識而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安南黎利襲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

請興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自後朝貢
不絕

按黎利初已立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
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出黎利之謀至此其情益明但
中國厭兵遂一切包羞不較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
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
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
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
曰昔太宗過此非征虜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神
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
崩于順帝時人皆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
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曰此言正合朕意
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
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
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
復賜賞雪宴　上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
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旁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
有芒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隄○是年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按希正在晉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微入稅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人百餘人詣行在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所當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豊耆老遮道代訴廓移文吏部具以聞 上日希正君子也遣還任希正仲淹之後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 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宣德六年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賜黨並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〇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不起科田而遵井田之制什一賦民種而有此然豪強征而求之爭擾無人見既也

此我 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總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奏求爭占之擾王府邸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盡權要者不起科亦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蓋一畝謂以畫井二代之道輔其君則為田制產經傳固有處在稅東坐帝人得君行政如此其事且久謀國不必紛紛更之數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

遣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布參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伽戶十年宣德始召為監察御史王是遣按江西馳疏勸 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大略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知要 陛下備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舉寡講學之功少有稽度于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于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于疏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〇上御文華殿少詹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求用 上以其違禁付刑部治罪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牆中難識　至尊萬一或有讒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偶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爲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
臣迫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
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中與盜不
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
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
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尤是蹇義
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
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本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獲功四年進太保其卒也　上甚悼之賜祭葬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
民趨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十月書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
不從府中宦校虐害百姓驥又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
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班已就列王以爲
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
有在四更者驥榮恩守土遣王摧辱遂以情奏　上謂都
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
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故戒飭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孜簡易沈默不伐善爲名儒章士竟禁問之孜能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復何言或請身后之澤者孜正色曰爲子孫求澤非予所敢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曾棨卒贈禮侍謚襄敏
棨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　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以我文明尚資茂洪惟良類試授修撰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賦天馬海青歌　上稱賞宦侍　上青宮與修兩朝實錄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爲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者舉堪任方面郡守
官者有犯并罪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法以人營原俶而未可也

陳建曰按文身以史部備資歷是不足以得人乃今有京三品以上保舉王學文遠天順日錄刪除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翟文敏奏議則又言推舉吏御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不爲二者至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爲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挨令百官推讓長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從吏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爲推授由吏部而所以推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猗蘭操曰蘭生幽谷芳馨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于壽招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故致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絶跡避世豈非遺天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宗祀夙夜兢兢求賢圖治宵旰皇皇誠才備未布列在位道行身尊自貽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希而不求悠悠我思欲石抗流遐引高蹈躍起其身而傳于道義所之詩格嗣風展備其齡以予前嗣

五月復開平凉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凉府隆德縣六盤山螢蓋嶺山澗陡絶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孫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凉撥軍操濟人以爲便宜如舊開通之乃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舟平凉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怨爲不急之務倉廒壞毀有司推爲已有御史朱鑑以爲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備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銘

其辭曰延有司言日削則然後世甚用怠忽而皇策命所由講學所資儆勞之戒千度于容代有哲陳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各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尙與貴浮華是戒詳議所爲出於千外心存大公罔徇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匡前休欽哉無斁

七月 上燕閒閣內庫書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爲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有目有所儆厲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有蠶繅製帛累十而後成是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認儒臣以農人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官掖布于成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心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此一疏[illegible]可知

諸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
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
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
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
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之命有司致祭康澤廟
按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見靈感累封至晝應侯廟額曰
康澤廟之者身行無災湯之忠畢燕有由者之應原宣
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宜從
其請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
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

[illegible]不言 [illegible]無不盡 不思有指

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
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洞察及得交趾命撫藩憲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驟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日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者皆悅焉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
太湖曰俑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
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
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

其能以見方利害者悉者

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
田皆渰沒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一
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
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域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

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内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
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
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陳[illegible]臣以陳善格君匡國享民爲職不以阿諛媚悅容[illegible]文貞謨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動」欲行以取[illegible]乃因張煙之盛作太平[illegible]太」寔何能以[illegible]林長淋陳諭之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illegible]中救一人之京之衞賢恥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箴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誤矣

茁蘗之特正不閑而請謝
人恨遂承嗣之不厭也宜
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轄直隸河間
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
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
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
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乞性卒賜祭葬以
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
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七　三十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
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直定寧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以太
和典史自陳已改繁處之府澗公臨海進學不德久之以
督部上匠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再河
冬象數辭對精切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
明爽博通楊士奇愛重之云
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村枝筆花應彩閣鳳池進棠之山直
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承恩聖人前御製詩陽楊首
陳嘉謨　十皇臨國文華殿左右謀謨其翠袞服承大
賓君前方相與共理資賢良贊心宮情任舊老而陽引
楽先遲鄉五歷星霜後相見霜鬢蕭蕭秋滿而是時朝
廷尤升業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辭
心又欲東南自太液清今涵界澤楊柳芙蓉相映好恩
賢閣楊萍晴波紫霧紅雲掛瓊島芳洲在祖酒在壺工
歌鹿鳴頌白駒君臣大義十所重心與庭闈身江湖雁
蕩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曾游跡采芝斸苓可長年焉
在天南望天北淮歸刻
諸石作詩文亭覆之
七月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
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
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褒崇忠
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
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七　三十一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　進
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
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
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
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令廉御以
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
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
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花崇文閣乃在城北鳳登

東宮之七歲入學其忠爲之主也

高一聯望暈飛切雲徹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典學例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殺諭黃純徐惟超訓導裴孔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隷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諸有司者

按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反糶作多寡借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賣田賣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乃于與諸郡守議發會計羨餘合下詔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蓄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飢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倉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得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民便舊所納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一石須六斗致一石忱與鎮等謀曰能于南京受俸彼不可受于此乎若米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乏絕者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餘積之羨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石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臨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築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倒京師具以聞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其倉所占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鑰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可見況之政在民間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瑄合肥人以指揮歷都督僉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迎降封伯永樂初董北京海運百萬建倉天津濟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捍海堤八百里甃罷海運濟會通河南北飾道築清江浦以通淮險設儀真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力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漕事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殁祠於江浦然漕渠旁往往存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先是裏河民運民卒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券三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喇嗔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鍊吏事廉平勤慎人莫敢干以故卒于官貧不能歛吳文治爲經紀喪歛發喪歸化聞喪文莊請發民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交趾黎利死二子開弱奸臣黎問黎察搆黨仇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 上勑廣西總兵山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遊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滴生鬭閱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與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至胡羯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廢弛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澆漓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與蕭人心振揚威武防範邊防有裨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見馳之餘、堅子輒能稱 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 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 武宗之巡邊也爲遊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範諸家規範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惡現諸縣上書請毀淫祠立社學張存法甚衆父始甚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學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

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爲屬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弟子得允、後竟歿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

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純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黜康齋而進月川、豈爲其爲授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辛菴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又嘗致書河南李宮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于斯

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

槩舉進士、歷官大理卿、奉命巡撫蘇松常鎮杭嘉湖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事、與敗素節、附于勢之徒、喪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獻璽獻耳、又何爲象、焉知非寫人獻耶、有以此誑天下、然明可辭以却之耳、見其識斷

十二月兀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

實國家所費未也、至人力惟艱、則救之之術矣

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撓擾者、皆令糾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廒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懼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　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

榮、與英國張輔入視疾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
歲、羣臣亦隨呼萬歲乎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
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
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蔵園雜記宣廟有天疾 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毅然不撓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鄭曉曰帝天資英邁豁達大度致享昇平宗思賢求士歸朝蒞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恩著聞四方每歲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閭江南農民困弊屢歷荒歲除田租人井大過四十州保全仟十萬人博奔稱職方岳郡守不傾付畀著令食來朝在牧民責課公卿署歲玩息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朋黨姦邪不少假借法有貴近政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誣詐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譖開有直言俯

嘉納後覺撫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學隆準上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患在其爲一體也以故體載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舉賢效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暇然性之骨鯁遇事賄革無所匡拂故王輔讓其與時浮沉李賢謙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盖唐之蘇模稜宋之三旨宰相之流亞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
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
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
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參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
壽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
囚復其官幷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祚繫且未
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
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
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
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
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
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
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
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
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
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遂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
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
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

允君所易 行人所難

可惜今之 六

后皆寡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謹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新蔡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趙孫其肅

按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曾為人謙遜，有容，任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成績，勾丁所部及者甚少，所領鎮置可觀，具酒食令掌樹殿而出，送之，貴有還色，時從而走讓，夜其文移成呵，日向其人曰，汝何至費，李安脫免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無向晉曾轎焉，意在賜賄不為意，後主事沒，晞為衆殮送之歸，後李兵部尚書。

陳建曰：詩云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為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故與周匹休焉。松江守趙豫、黃子威作郡謹畏，與蘇州況鍾齊名當時，萬暎典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侍衛洪秉能士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緣為部堂者，不可縷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舉之科，以為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難首吏之徒，而皆知自勵。厥後保舉廢矣，為君子所恥，故化而徼保舉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雖責部曹之陟，而況吏員乎？誥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為小人。嗚乎，于是重有感。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州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洪命掌司禮監，寵信之。于是部振偕諸人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振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超陞都指揮僉事。廣為人寺善諂附振，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閱閑遂大見親幸。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皇明從信錄卷十七　終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罷，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意外之虞。後來果驗。蓋智者審見於未然，茂弘有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詐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幷三表裏。○召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

埜，湖廣宜章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犀其父家數至嚴，書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耶？封還，以書責之。埜泣，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開秋闈，聘與文衡者，[illegible]察友往[illegible]千父，父大怒曰：此子[illegible]知，汝居憲司，而爲考官，何以[illegible]？諸子人又以書罵之。埜迎拜跪請，涕泣受教。繼爲府尹，益勵其操，聲譽見重，錄之以風世。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

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時歲不豐，賊首丁良作亂，聚衆擄大掠。官兵會剿之，從賊嚴季武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飢，智謂其有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盡死，但斬首將陳啓爲渠魁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宥之。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貲賈不知者，無貲遽自來。衆悉詣官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皆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所活不勝計。至是召置右都，代顧佐掌院事。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illegible]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稍愈于監生考[illegible]。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

稱庶幾薦舉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
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
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
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變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
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
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
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
其言識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校官貟各省設按察司副
使或僉事各一貟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貟齎勅專一
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上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
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發矢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
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詡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
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令僧錄
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僉都
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
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死耳死三尺法亦死若死敵貴等變色以勿撓不繼爲解亨
信即上章劾之上乃命王驥巡飭邊務

丁巳 正統二年

春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
辭因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
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
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爲之請諸
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

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上初即位幼冲有
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
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
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
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
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后內
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
以部屬進次經筵后之進賢遠奸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
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狼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
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
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
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
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卒謹斥堠
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巴禿孛羅入
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崇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
知有備引去遂知院何吾等納款於朝驥以甘州戍軍凡
盜徒戰樫徵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 上於是
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鄧宗宗九
載滿在吏部 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
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克持之去○楊士
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克嚴得中一時
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齊穆卒

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歷福建按察僉事歷寬遷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阿門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嘗與富翁私私李詗官府西外令二僕從令行役之道中并殺其婢吳見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撤瓊得踪跡甚詳一訊伏服罪宗人許初無子後見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數兄兄子言妻子非許子也遂去書券與貲公人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妻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奏務自勵舉動罪禁兄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皆大書座右曰得業根百事可做比人官請肯不行問遺施絕義色正詞清心冢慾益政廊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優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不能歛

京師旱

時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舉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景帝即位之事後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勑驥復詣甘肅總督
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 上請于寧夏甘
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殘虜
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召溫州府
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
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
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
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
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
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寔卓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賢相持激揚明作之權雖中才皆爭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刀筆者變爲循良也至所以懲貪墨者則又必下獄必論戍或充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懲沮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諒循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之甚也近日此義不知其懲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爲害

者無所勸懲惡者無所懲後來之
流不知 祖宗之盛典極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道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且皋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暗人有用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輩偏而無私尤待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側重矣此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勸以後患車曰吾職當身以誤國也澹泊自處守正益堅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車又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役朝廷處置頗為得宜蓋自數安戮而後軍令為嚴劉廣而後賊玩懲正后能之詐冒而後功非倖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闖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守法者不枕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虜寇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三楊之所以為可稱而後之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與。

戊午 正統三年

實錄成廷臣進官始此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涼復申號令將士咸奮願一戰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孤口非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賊與鎮守曾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後進兵至

南北更戍不服水土不習非道道不便行經費往之缺知甚也

野狐忌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
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奪死
夏淮揚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
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
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
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粮
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恒安生上
下賴之○御史曾泉以事降泗水縣典史自宣德六年到
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
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

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贍貨財用以
納逋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
攢運置布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泉沒
三年民思慕如一日
雙槐歲抄謂泉識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賦役者張曾宗戰服舊絲章藐視民事若不干涉魚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
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
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
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况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
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淸解者宜從南北所宜

擬戍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
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替將謫辭卒不動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
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
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
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
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寧伯並祿一千石
王直曰朝廷之於西夷蓋愼重矣嘗宿勤兵征良將又親近臣往賠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上得諸公居夜同議振頓綱主兼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竭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建拔一時諸公之功固人矣然王驥由此啟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强爲無敵以四夷之蠢弱爲易與遂南啟麓川之爭北挑兀剌之釁卒至己巳之變神器幾摧傳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斷國有天下之至鑒爾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者

貲而不以其言錄既食之

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道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遣兵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歐陽人，始由教官擢授御史，歷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聲在蜀，出疏難，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玉青蔬，在山東尤多惠政。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錮宦，恤貧乏。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潛士游蹤以詩云：十年不慣閑遊嶺北邑，重逢益則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數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清儉之操，一時鮮見其比。

鍾在蘇也，盡心民事，剔蠹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收糧弊，防運夫侵盜，則置綱運，籌防非禮，蕭索則面衛夫簿，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後之爲郡者所宜法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畏爭訟，尤折節下士，色無厲辭，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籓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皆尸祝之焉。東莞令盧聚安莊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推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一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未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素無一失擁心，寡過。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丘文莊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爲有虞之典，籍年爲滿，中有善政若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壅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舟毋過三艘，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館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疏，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

所當體恤者也

基東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

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國家大事往往爲一人之私意而敗良可歎哉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䮺，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朔世卑官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就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太歲不收不忘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墾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興種矣以開米穀既多則價賤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邊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買中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發斂脫巾待成策斯下矣歟延日諸邊毋止行下策謂之何哉

七月 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廢遼王貴烚爲庶人，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因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開埧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

三楊深之旨

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埧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考覈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並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

從三楊請
也勅民出
粟充者數
許

歲荒人民不至饑饉，斯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丰姿瑰重，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雅重斯文，士林仰慕。李深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卒，自設祇者歎惕，莫能識。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號南楊焉。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詭，所言惟愛東楊之才，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暴怒，東楊至，輒爲解，事亦隨決。每勑文武大臣密議重囚，自英

爲公而下，俱避讓，俟三楊先生決之，西楊執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開即決，有救人刑之術之仁，而不忍忽人之患，人以爲受錢，或生法乞救人，或在半年乃薦，而必嘗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服其說，使百職不能特正，亦由于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策乎未有聞也。

瑣綴錄云：三楊同官，設久，當是之時，下戈市，定宗室未叢，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爾建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爭互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人后趨之，振自是擅權，內閣之過，裁決一歸於振，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之失，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昔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

雙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避嫌，而少私能，時公論楊榮寬，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軍，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皆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恣意行私，蓋體承祖宗成規之後，亦二公心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于馬房，皆造之兵，移貯匠將京官委外，遂爲常例，南京兵冗而不知恤，怨減入也，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萃苦改始於徒法，麻而流法亡，軍職冗濫，僥倖北試之法，祖爲座文降級充軍之法，并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三楊相業，蓋畧可考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枝山野記：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年倦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數個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儕縱自立，彼豈自

勇乎平非此遷衷

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个名字某入關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克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清服其言。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賚勅書樓以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志、李惟森，永豐楊子岸、羅修齡、蕭模圭，永新賀斯年、賀孟瓊，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飢。夫以一貫紙而易二千石，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採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于此。成化以後，乃發而為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于鬻爵賣官，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讀劉球上言曰：

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乖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斯有言無決裂審臣恩國恒志斷修業上清除在門庭防禍亂有不備德使人勞頓食能耶安用其亡亡常平暴厲棄幽讓藏

部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國皆建都之地，然論盡善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營都而非輝興作議者，恨為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建都宜矣。然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崖六部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

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艱于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飆起，搶黃粟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邊，而胡人惟利抄掠，條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胡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兩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之勢無常形，盛衰無常勢。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勢，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猾虜猖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晝閉，昌平陵寢震驚，居庸紫荊為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杞人深有憂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訥，蘇州常熟人。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僉都副都御史。以老乞致仕。訥履方嚴，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文

等書。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巢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岸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幷縛其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養錢。力爲賻給。暇日。諸生誦讀。與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聽講。旣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讓坐。惟英國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散。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爲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璡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臨陣當先。直衝。子弟及士卒如乘追隨。以死向敵。往往取勝。所假與於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隨人指揮。成受邊夷。亦明之名將也。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倉。

陳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

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丘文莊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眞爲國遠慮也。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壍。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請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

足以濟其用。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
匹。邊用充足。飛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積官令職。性貪鄙。其妻最正。一日廷誥其妻。拜畢。呼子曰。爾吳中一軸誥來。宜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悉覆笑客而已。
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爲教官。後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遂超陞之。
始置戶部太倉庫。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按枝山野記。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帶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亂之。太后頷之。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又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俯受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于所對言。諱其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君行政。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時言之。何不于正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老期將齊。乃言之乎。枝山此記。當出于傳聞。然其詞誼。則甚堂。足爲正論赤幟。方氏文字。久已弛禁。祥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
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
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
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
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 正統八年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
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
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
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蘇氏人。初爲馬順所迫。后慟哭。慟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而發其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

初王振問下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弗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怨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慨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諷讀不廢。至奏讞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册立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嚕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屢犯塞。○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

天順日錄記士奇晩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興廢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飭，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溪集、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文貞薦進士類多陽湔華，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檢討陳繼。陳初教書隔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何孟春曰：權奇之心，餘而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鄉[illegible]久之，嘗歸念無資，貧有知府某犯財千萬貫，[illegible]其所數千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下[illegible]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院，云楊少[illegible]知府送飯。該道官送親下獄，府刑具俱[illegible]，凡事一切聽令分[illegible]，遂得遷職[illegible]。不立[illegible]聞之歎[illegible]

三殿既成。宴百官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叅賛雲南軍務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衛名）。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過泰寧（衛名）。朶顏（衛名）。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巳　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鋐等于禮部。鋐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上特加勑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推用

按此賞宴蓋循良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今日遂爲定例。則賢者未必録。人比復任者又通給勑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溷淆矣

命官清理順上大馬房諸處草場。侵占無紀。上聞。賜內官地一頃。內使牽軍五十畝。餘悉還官。歲差科道巡視

二月。命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累三元者。兆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聲時名臣。而文運惟江西獨盛。故在翰林多占半朝。內中江西之謡。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亦不及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比衆乃遣英賷香幣往祀南鎮。以禱民病。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獄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除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贈當路。人常諷其詩曰。手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所不

從園雜記云、翰林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漠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自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下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矣、李世旋後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確論也、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備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八　三十七

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覺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千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軍餘盡操屯種、量議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饉、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部從之、

當時邊患、惟劉公球、羅公亨信識于未然、而懇懇言之、而惜乎王振莫然罔覺、悍然弗顧也、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王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參將、守萬全、

亨、伯父巖、充河間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從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身當先、屢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遼、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譽、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備曉示之、既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八　三十八

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之于振、捕之下獄、鍛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遼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

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侯且隱几竊竟失朝科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枸執人謂濙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鄉縣令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衛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總甲嘗倚御人爲例于輸租外饋田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遣者令田主自運赴田主不其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延檢司追捕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遣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殺傷殆盡遂賊自爲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來金鼓器械應之爲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號入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總兵都督陳部劉得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部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通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黃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濟寧以南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矣然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孽復據孟養跳梁爲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宮聚充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

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只是兵力有餘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珙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珙與中官分守要地珙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

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琰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頒己巳大統曆、

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六十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視其法常溢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大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若此宋諸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善者得其所矣、有知今曆也者、乃不循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官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烏能無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討閩寇尚炬、陳鑑胡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復命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陛下發數十萬衆、首尾逾邁、將士多死、雖大軍未弥、而苗空虛、苗賊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嗣以都督宮聚柔馭等、先後撫諭、所至人遂泣迎、道皆曰吾往、寇不受命、殺苗邀去之前、前數後殘我軍、無復紀律死下數萬、數年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蠻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禍、尚有李雲南、今我正統之禍、亦以麓川為言、世道所繫之機、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冤矣害哉萬何妙民不將人一死難賢求可他昔人下歟閣而才歟龍以

陞巡撫南直隸工部右侍郎周忱戶部尚書、

天順日錄記、周忱處歷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其待王振、極重之、官其地者無虛日、人人稱其

所欲、擇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累千不吝、故其內又令子納馬得官上林、以此少之、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長洲人、才識過人、敏而明、敢為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素信畏、甫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御史、時雍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屬城大著、凡臨案奏事剖發數百言、皆弗經擬稿、無一筆疎漏、旋最慨與情、其後官民皆遂宗之、號曰韓都御、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鑑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秉間特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傍惶、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撫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議會審
獄囚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齎敕張黃蓋騶從，于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拱下，俱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出宮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歿。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雹大震，風雨驟作，謹身
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
下。
天順日錄，說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懼，提振恐懼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舍于宮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其長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三日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從東流于海，淹沒八家十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幾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敕，不可過，謹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而危采大衆化關矣。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
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曰：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虜子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所沒。聲息

要義曰大統六年會云癸未入南斗天子下殿避處有先足以避之既而憾下遁于

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
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
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
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
急。遂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
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
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脅成國公朱勇膝
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
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
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

天人之際不可不慎

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
雲如繖蓋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
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
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
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
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

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
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
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
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與虜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
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
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
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
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
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

陟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
重盡爲胡人所得○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
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
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
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
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嘗使中國二人
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
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
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

此語大有心人

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權
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
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
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
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
不有萬世美名耶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
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十
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
金珠玉彩龍叚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總攬機于

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
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
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言族誅王振
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
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
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言
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很傳言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
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

拌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親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藏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

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

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遂久虜驚擾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虜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長佈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

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沖未能蒞祚邁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

黃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形一日而有賀獻生蛋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

江西一舟人謂曰此舟猶也因欺以不航使人載刑斧舨楫中夜卿艤越艤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猶柴舉舂舡泊至島然人至是亦圖覆城官軍禦之艤爲所敗城中疑死皆如叛制禦捕呂公車衝城焚爲所破招降逆兵献至千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亦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遷賊狀官軍悶滿養所在言未嚴兵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衆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乃焉賊所死黃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頴等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糧上倉粮不可損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請關支并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典爲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奏勅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典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典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始令各處招募民

壯就命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偉軀鬚垂至腹望之儼然先協守大同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北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道來 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青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堅議　責吏太不知人　舍論　大戰力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宜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陳建曰水東日記云己巳之變徐元玉最負有時名太監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叱之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爲言大抵與安所歸二事似皆未爲得也粵瀚邊史曰參與北狩在虜震城一時文臣武將喪膽若惜在虜而一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淵識卓見與心協詞不少爲擇所搖屹然如山不從不惑輸其忠以遷將練兵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能奏然俾夫安天下將亂而復振難謂之間挺有人猶可不可以爲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關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輩百輩亦無如之何

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形勢有人惟在帝左右無其安匹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哉之仆爲邪宗與其佞臣爭奪髮吻嗚呼是亦人所爲也哉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束並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沮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門前若少緩待命尸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于公此舉監宋昧金人斷不捨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

道原首于謙　實掾宜公參不失父風　中原其戰　明戰

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捍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鬬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御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

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㬰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石亨挾乃應畢日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勑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囘囘韃靼及諸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冦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為也先遣寧所獲既而宣府遣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過險則袁彬執持跲鐙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饋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

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追至關盡殲之奪囘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會河間濟陽等衛緝捕盗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辦○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共限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收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辦忽憶錫以副急用又瑣綴錄記正統間宮殿營繕計用千萬斤遣官齎勅命周公恂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奎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且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蠹請出蘇松應用曰治即辦餘本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變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孝吏疏上　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

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操縱用兵之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斥堠遇虜必擒其虜或出其不意善于出奇虜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冦或有擾邊者不過孳顛之類或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步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伏也先大衆入冦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斷之必無是敗後召至京師擒虜冦留賊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亦恭不能大挫賊鋒導以疾京然在邊援之諸將紀律嚴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水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如長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注卒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來已受知于上三楊公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譖而罪衡處兩樣為辯宰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士之義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

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
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
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
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
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
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
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與督將士誓必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邊藩爲急我朝建都幽燕逼近胡境大寧既失所恃者宣府少爲屏蔽耳正統之末當國者惟知保京師而付宣府於度外棄而不守則山後皆爲戎疆之外而胡騎嘶鳴其門矣何以爲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誓必以守不竭一城生聚疆而京師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登之績尤偉焉郭登者本武定侯郭英之孫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鎮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隍無完城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以登者流涕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虜突還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所處危疑而氣愈壯弔死問傷親爲撫慰於是晝夜繕修城堞兵以觀從來既而虜復依京師遂議事所部并糾集忠義從塞門入援先以飛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侵三關失陷虜賊擁逼內地爲患非細欲遣各處官軍民壯入衛圍克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勢且曰忠誠切己敵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職奏至賊已退還卻寢寢否矣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魁鄧伯孫誅之餘黨
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
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
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
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遣之許其自新使諜徉若
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褫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
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
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鑒贊理軍務

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者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
宰羊近床進奉壽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
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
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雖衆毋夜見 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然

錦與袁彬俱當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錦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錦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錦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翺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耳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驟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臨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進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輔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取四夷知名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焉輔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爲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戸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天順日錄記金濂淮安人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東者多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深德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倚之拜刑部尚書頗嚴刻深平關寇歸加太子太保改戸部書結納人性猜忌刑嚴版精務充國課而民困疲或不暇恤焉所事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沐陽伯謚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内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膳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鄜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

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粮分俵

蔭園雜記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未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皆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賺云是免粮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其大端也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筵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來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

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僉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吉有
能識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緞納原奏事遂寢○大
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仍令去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
召還○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
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
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
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
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
識者病其褻媟

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欲
金錢至史館散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咪
王前以袖中餘錢賜之
則金錢散事其來久矣
京師烈風晝晦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塩課
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致仕
給事林聰等疏罪增罪下增于獄○都督汪全恃戚畹勢
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按此一事景帝能聽
言不私戚畹可謂明矣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虜
虜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畫夜
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胜賊入
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漏下二鼓諜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
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其若全軍而返
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捕虜
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
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
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

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
戰未嘗挫衂常假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巳意設為撒
地龍飛天綱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
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為神
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
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是則坦
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
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
横掘塹名為地綱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

植檜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

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嚴揀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敦武舉，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納粟入監之例，至此濫觴矣。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援大工。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可人干玩愒屢濫。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厥後其法寖廢，迄至納粟上馬例行，與歲貢共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爲貨賄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籌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于澌盡者幾何。閱歷世變，何可勝慨。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

陵球二千大勢次舒對斯學遂春以精發舉于非命肯杜門家前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耳陽冤球墳麥雖刑部作郎湯寧史德上西召二千公忽之自朱公忠義聞白子而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命與身是科鄉試第一、寧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舒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深入，且不欲送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不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青，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

孚於民及受命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
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
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
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道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
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衆
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待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
四日內破賊必矣至是與都督軍至大州頭與賊遇兵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與後封海寧伯天

順中坐曹吉祥黨論戍廣西○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
乞命使議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冀遣都指揮[illegible]
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寇虜騎已至關口[illegible]
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illegible]
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illegible]
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
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
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彥
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為三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
戰歿
後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成麾兵與戰自辰至申賊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楚國公大海廟錄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illegible]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
機三十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
奏擬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
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
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

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
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
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近令團營之法守而不
易○城固原○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
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為
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
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
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
洪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
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箠死邊將之罪詔非誅俊無以

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
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
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
歡齎番文趨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
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術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雖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
和恐拂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宜使迎復當
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

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
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
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
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
再興安復命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
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
及迎復實驚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辭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永東日記興安雖狎於宦溺於釋佛聽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干以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
南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仇人白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
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
著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
到今日廢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
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
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新鮮

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
皇所居者布帳布葦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
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
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
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
皇泫然淚下旣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麄陋不堪因極言
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駕蒙塵之禍　上
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
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凄京

腥膻充腹非天祿艸莽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渠並南旋省建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賓等賓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
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
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
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
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賓等十
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
前往大同謁同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
不花晉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

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遣遇
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
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
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鋒攻戰何得不敗善因
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
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樅偏竪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
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
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
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特無用矣虜使
曰何情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暴南減馬價故善言皆使臣少不過三
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薄也先問
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遇害中
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
價數又使臣多自匿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
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
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守使臣
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
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

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
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同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
代贍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
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先曰堯
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之千情
得言卸

調彫凱
要

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
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
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着坐
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善曰中國好
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
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下千戶與遂發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
多詐爲疑禮部遲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

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
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
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遜位懇辭而
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
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
野耳胡濙欲封進底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
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
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
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
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穀以爲來耶

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
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
送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
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今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
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
勅曰　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
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微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
率衆臨邊有窺竊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
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

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
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
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
○癸巳　上宴冠刺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
宮乙未陞賞冠刺使人有差

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虜釁潛萌內而奸臣擅柄
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
心默佑皇圖鞏固根柢以固其衛虜以順其化故庚
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旋乾轉坤撥亂反正何其神
速也哉雖然　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撫念
前事豈不留心于關治保邦之良圖也耶
王鏊曰　英廟北狩家屬虜人侮辱英廟嘗此自
古之所無也國家國勢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機然
是時　郕王監國不敢急君遣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
虜人抱空質而無不償于天下所以泯泯懷歸蓋合鉅

公孫申之謀也。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遣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爲不細。誰不欲奉迎 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然而 英廟之歸、實由于此、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延其歸也。此意也、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于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則虜必挾以爲質、以林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徽欽沙漠、爲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若而無意於迎、則彼以其抱空質而無用、若歸之以樹恩、此復高分美之說、語所以譏敵而致太公之歸、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衰也。入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爲帝圖、豈如此但已乎。於此見矣。 朝萬壽無疆之休。
尙從曰、偶以鑒焉。然 英宗龍之遇、遂至蒙塵、幾下宗社、豈不後世所鑒。 英宗非遂有遂樂被弟謀耳、其被留虜所、而念軍民、令劉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其禦彼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豈天命所在亦事機不同、景帝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恐不能能否簇、不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兒禁之義、與先示樂也。此乎議者所以在 景帝存微意哉。不知以長君故非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遂使迫于羣議耳。觀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指空質耳、倘刑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曼然已乎。然則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忠、而以冤死、悲夫。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與南畿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家、或以爲術私、高𠆧洗乃請覆試、 上不可。此泰等赴禮闈、 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鑑爲徐步觀、五士文竟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拆其大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太不平、欲抑關力辯、逆覆蓋乃已、後劉攻有司議讞、亦以此事詰曰、文徐焉、劉高之請、以于肅書王都御史二子、不該來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御其意恐、特命以二子發解、時日爲欽賜舉人、拔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府學生、以恩科陳芳洲、王于之、俱在內閣、三子不得策上疏、乃得奏事、陳疏、官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令現氏殺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禍於高文毅、不過欲爲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眞斯人哉。

鎭守雲南兵部侍郞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尙書、尋卒。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蕹城、羊腸

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遂遷尙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疾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往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蟲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永樂中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虜寇盜、于謙奏遣其

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
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
時所取士也見表謂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
己事安得善終
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京官爲人端重誠慎簡約勤廉居官有守瞿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遇之賓見惟揖一方振亦不敢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荊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勑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
權貴中鹽者斂戢
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
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
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
遠者量散以米流徒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
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

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
竑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以至
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
大飢　帝于樓橋上聞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
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
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
曜爲于謙媵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甚哉人情之僻也無論性骨模稜往往爲希依所牽以
文肅之正直一時昵于文曜而不能絕況乎其他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
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
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
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憲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用事上下隔絕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
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今羣臣依舊制輪
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
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蔽蔽蒙蔽之由實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後見而不相親雖見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冊卷第一蓋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
試官、取吳𣿬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倎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
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首韋同烈香爐
山平、
六月巡撫李匡破艸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
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
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

警戒、嗇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
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
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
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
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
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謄寫置左右、爲禮部尚
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淚下
也。時　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
及內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大寓諷諫懷

未達于　上耳。
其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豈貝匚、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于綵把、撒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衆拾爭返神、金鐺牛隨羅裳綴、爭得天顏一笑歡、拜賜階木坐清閑、知非日六宮中、幸被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黃拾科、羊車不至愁悶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酒金階、觸地春風飛玉屑、君不見長食未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人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邪只在恤窮民、願辦銀豆三千斛、盡取枯骸瘞溝人
李賢爲兵部侍郎。○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
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
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
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

侍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
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謬供、養眞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
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
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將道使
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
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
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
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今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
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占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
者乾之用也、南面之象、作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
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吾亨幕下、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無能爲也、用微氣已竭、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
年、也先欲來　上皇南還、時來以爲詐、備禦守伯朱謙
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來
義、我中國反失本、違禮、爲不爲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

叶議遣使虜衆奉乘輿來歸、後上皇復位、擢寬錦衣衛百戶。

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南省、遂爲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所專、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謙慮詳長、善採衆議、任輸有常、度賦未嘗損久、且有贏餘、遇屬郡有災歉、即以便宜發粟、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織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悉由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不出五十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巳、而宮府無復徵科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盡爲修葺、凡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及因以罷之、其後戶部言其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官屬盡收歸之於官、於是復需索然遍及、自是人益思忱之功焉、後二年、忱卒、諡文襄。

思善錄曰、周恂如致仕歸、尋及蘇松連歲大水、撫臣救濟周措、飢民枕藉于道、雖死、猶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孫素之則亂、聞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然而莫知其所以激民卒無以蒙其患也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皆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槩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佗日身計乎。玉心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外使，文移不得達下按察司，以故僨蹇不受約束。疇奏得下。時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疇議奏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遣使賜瓦剌可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搆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酬貢馬真可汗索罷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詐偽和好，徒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所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二月　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數我使往報，屠言路者以爲虜僞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報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群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彊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搠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突，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斧大逆，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臨塌中者，謂不得行也。故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爲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宋超石、郭揭大服，唐詩射騎馬蟻，宋雞滕皆當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萬勝，邪、思故了治安策，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首。

若唐之 其法非 戰車爲 恃以 也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備，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㡿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

之後聞、帝以棄為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廢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千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肥腴田地占為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莫善于興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鏊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屯湟中，內有省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豫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

難上上
孫下可
奏矣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蕭鎡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𤞞以折衝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玹欲奪嫡，陰謀殺𤞞，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察玹情罪，並當死。玹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illegible]草部已，與眾將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眾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意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殺降，黜棠致仕。及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斷棺戮口，（斬屍）子曖等皆伏誅。○上既冊懷獻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謙一見謂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翥賀為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蕭鎡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羣臣怵於利害、儀
敢異辭、於是即以官僚美秩分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
羣臣預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
名位之濫、一至如此、豈賢冢宰侍郎四五人不預、一易之
後、人猶慨然不平、食其祿者乃以爲榮、亦不知識者已
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
責者亦多、回視不預者、反有慊焉、景泰
孚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慎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成、子黨之傾、易儲之議益滋於
實之諒、王直猶知懼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
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
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等、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
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儒雅君子、初往浙江考察、爲彼黨
者有所之、且加論劾、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今致仕及
覲京行夏作之人、抱覲而選者、反無是非之慊、不知此
又何也、愚謂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
廷、皆公道不明、如
此又何用考察爲。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主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
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皆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
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
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

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
爲刑部侍郎、雖有深刻、遺以尚書任之、弗克、遂人亦未
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
起之、遂累遷冢宰、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讒謗之途
而若有路者、不能容矣、向使彼去不出、作郡清名
必然傳後、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可足羨哉。

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
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
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任翱爲吏部尚書。
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稱得人。
七月、北虜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六

八月、增定各處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
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
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
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
年、景泰元年、則科皆不論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滿盛、始
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
廣山東各增二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
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
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
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欽詔曰：我　朝初制，差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考大姦
重患，乃遣廷臣行覈，罷之廷撫，遇事而止，無定員。宣德
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罷去。正統末，南方寇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鎮，徧置
巡撫
官矣。

命兵科給事中鄒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
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逓考古今陣
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
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
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
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圍有八陣，而
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
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遁
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
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
居中，玄武之位，而非獄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浙
江常山人時居兵利，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

蹈致死。幼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
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
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
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
者。

按我　祖宗處待內臣，不預政，賢否皆無所於，無逃正統
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全其操，此實得
先顯名焉。官亦而後內臣雖千百人之選，有謂忠目
錄名臣者，惟阮安等二三人，以示內臣表儀，人勵孫所
而人益勸焉，
以自勵矣。

召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
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
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諳邊事，豈容再
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
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董治張秋決河。先
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
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
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弗成、底績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
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
按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
慚、因以王帶䝉于陳循、循教之曰、何不更名、無使內
家習知、庶或延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至是遂舉
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入閘、以制水勢、濟漕
渠凡四百餘里、
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
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鄒廷瓚皆以功
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上皇被
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降詔書以大兄皇帝尊
號、未復虜讐未報爲言、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徵五
典之心也、禮部請宴、皇上勝矣、迎節上皇於南
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
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迎衛林慶吉上刑科給
事中大理寺丞時報、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
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爲有大國
毋過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還
臨、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
宮、或講明家法、或論議治道、仍令羣臣時今亦得朝見、
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閨家、恩義通于神
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
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
宜令親近儒臣、訓誨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
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哉、太祖太
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固天下之人心矣、近
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
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不
報、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戒駕除道、太學
生楊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
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

鬼而可爲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
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
之萬世、實累聖德、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弒
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
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
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
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
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
復興作、萬世之法也、將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
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
見濟遘疾殤延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
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
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
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
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
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
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
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
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逮
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
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
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
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
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木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
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
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
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有給
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屛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

皇復位者猶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
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
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脅所淫者
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涓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
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凉息及樹伐得
其故懼甚
按 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詔
獄狀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己巳
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粟
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駕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
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
曰此老崛強猶昔○齊庶人賭憐谷庶人賭懈移道南京
六月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
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鑑錄于羣臣吏
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
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按天順日錄 景帝嘗覽此錄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
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敬君耳乃銜之

謫福建巡按御史林綱爲郴州判官時福建宦臺小民聚爲盜綱趨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帝追亦多忌綱遂被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長州林綱本務東原舉御史院上中興要務入條又上勤王急務疏。帝命施行之。綱爲左都御史陳公鑑日刑部俞公有意以李端爲我其詞尚書介公士覺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賢無有也始怡其欲求爲耐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無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悉投御史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難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 帝謂陞官豈可自乞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總督兩

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江西狼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史

按瀧水羅傍徭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兼盛成化元年韓襄毅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矣今邊臣猶議西征一勞永逸非復大學士求勝何必爭不毛之地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衛從廣州治德陽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虎廣往來咽喉參坐視其暴掠吾民豈能江而爲肘腋之患而不恤務打南岸數百里山林叢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何用設此鎮衛爲矣蒙謂羅傍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徵徵則狼兵達官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藤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一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燒其林木使無所蔽藏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三月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以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歸陞金華府同知以廉直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革職任心無所吞承屈遷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譏議陛閣閣者嘗惡相戒勿以藥示由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致驟擢其餘餉過客得其權心且爲游學賓實至存稅十一縉紳學士張九齡大庾嶺扶不肯私一錢未數月有朝使者外至南雄意得重賂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憐實出朝使去至王部郡人爲言南雄守且驟奏朝使横索賂辱太守事朝使怒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搜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嘗著書平生辛苦君子比之范丹李及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關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嬰之至艱尚膳醯醬蔬菜之需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
為灘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
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
正要用人似此才。等一个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陳建曰：按蔡國祿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
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失，密奏之。景帝
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
吾自知卿，卿勿憂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
諭為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
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恐至此。乃出奏示
之。偉惶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于公
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興安念少保人之力。又按瑣綴
錄：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謂時缺祭酒，翰林徐
有貞嘗意術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
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
少保至文華殿，屏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
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唯叩頭謝過而已。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
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
糧芻，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課，損其斗數，借水次官
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
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
告，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
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
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則
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
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凡上所設器，前
列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璞曰：何歸乎。
曰：刁民訟吾貪，考職。璞曰：嗟夫，使
我倘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
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
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
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係傳止進兼官，獨
擬商輅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
講，延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

若誤筆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眾陞二級，則無
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堦卻步，循攔
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獨
陞，亦須從眾例。輅卻不知，至期手勅出，輅仍舊兵侍兼學
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
允，時年八十二矣。○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舊
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官者，皆得
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
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
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挺鵰，同邑林

挺亦在中列，且擿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開上說，因召至欄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岳，月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所奏，認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從以字行，爲王宗彝尊坐累論戍，遂成化初遇有赦，竟取進士，官至尹。

孫鼎卒。鼎又號日學士，叙龍頭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陪御史班，既退翁發門官創茶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益高少保，此舉正遵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逮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上遣大臣即訊，削寧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致仕陳祚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午，　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朔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瘳，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推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　上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命部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隔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　日早，文與羣臣集于左掖門，會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執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譁傳王文于謙遣人賚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

奏侯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王位。
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甚，恐不起，乃與掌兵都
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
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將員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會于
有貞宅。時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為宜乘此以備
非常為名，納兵入內，謀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升屋覽
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
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
歸鬼矣。遂往會亨、軏等於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
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
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
入見　上皇。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亨等俯伏合聲請陛
下登位。遂共擁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
輝。上皇顧問御等為誰，各對某官某。其遂升奉天殿登
御座。諸武事臣紛以是日朝入候。景帝出視朝，新
送宮議頊之，南城呼噪震地，眾皆失色。須
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眾皆入賀。
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

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
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
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
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右
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彬石亨黨，謀為迎復之。恐欲擬旨頊之，彬曰：此義舉也，
臣于當為第，彬老矣，無能為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
貞謀以成功。瑄亦足亨黨與有焉，彬自薦
于上，瑄亦為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張軏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為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予孫世襲。輗
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賜○論陪駕功，擢鎮撫哈
銘、試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
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
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
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揚言曰：若不殺
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肅愍行實曰：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
亨輩貪天之功，攘為己有，假奉迎復之功，以欲朝
廷誣坐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者謂此罪不重，
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戮，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
大獄，則權不專。乘機言官劾謙，再下文等俱下獄所
司勘得金牌符，見所藏，竟中則□，石亨等揚言

無驗。諸其意則有及延勢，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
文不勝憤，反覆力辯，謙笑曰：亦石亨等意耳，辯何益？
辯之司不亨等，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
奏上，英宗猶良久，以于謙實有功，及獄具，有貞直
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
謙與文字，刑部籍沒其家，家無餘資。南充王立
疏按節御史蕭維禎等所擬獄辭，謂謙、文等謀立
外藩，依謀反者律，棄斬處決。陳循、項文曜等為知于謙
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
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為總督軍務一切
兵政事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衆此執而除之，其
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
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
臣等希命，專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乃極
其報與之璽，而亨等迭報德
綱紀體作威福恣意妄為矣。
鄭曉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
南遷，將兵坐擁強虜，光輔中興，厥功弗細，天下人皆
知之，豈慮殺身之禍哉？奈何于公既用之，日正小人嫉
日之秋，故事執一變，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皇帝編二

公之受誣，為至于禍，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高岱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若許於讓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英宗，非其情也，微議惟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於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而景帝不起，當諭於英宗，英宗臨御可也。或絕勝而命憲宗即位，已仍辭太上皇御殿，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附于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知英宗必皆之矣。謙當時不棄英宗之附退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英宗之惡得而非之。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矣，豈掩過已哉。或謂上既得時，宜奉太子居攝，借謙等見不及此。議者謂諒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則惟父為重，天下為輕，天理至情必關退後，則居攝以上皇為質，豈有臨忍朱欲宗之事可驗也，故迭立郕王，是不以金法而以兄弦克致社稷奠安，上皇之得以復保存其舊，謙與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誠無一

言以激正之，難免務責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向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督僉。○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上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于請謁絕，奔競稍息，居第臨應會不為介意也。處子積為翰林院檢討。○濙手易寬和，廉靖寡欲，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授錦衣世襲。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

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奸後謚恭愍。○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謫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九疇、輗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輗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身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僻一縣，被自畏，有司急為製衣一襲，輗之不周，辭

待會衣之乾據監察御史楊璇水災之變蓋爲浙江撥
綠使侍貧之弊一毫不取酒時著一青布袍被則補之
蔬食不驕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過數恕
間親友次日遂行寮屬有未及知者凡肆初爲兩淮鹽
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側一漁了日水之清不如
使君之清凡暇何南盧氏人軒輊可南鹿邑人、

部衆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茆文中百有四
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
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養老莫善於宴養義莫善于字夫養
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
而知
加敬

會試以薛瑄呂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薛應旂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若也閣在御府大內
非人臣所可掌別非軍功冒進討爵誠者知其不爲矜矣

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此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械至京
蓋破其謀出貞將皆當誅戮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文淵預景泰易儲之詔時以發語于人及
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
郎楊翥官家居與文淵子玨事翥翥恭新情悉奏文淵之
死實諸子逼以院翥喬新亦奏翥誣撫廣東時嘗若黃
並及代其草易儲之疏澳命官按
逮至京對之逮涉已往俱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致仕時富爲石亨姪彪

奏陷自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
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不能被富阻其所
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 陛下明見實得其情遣官體
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論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
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翺以
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
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翺自此任用益篤恩遇加
隆官其子竚爲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
府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
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

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
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爲不可遂廢立憲
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厚妃與皇太后及
錢皇后尤相得既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
王府 東宮令護持令罷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
德初
方卒

山東民飢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 上召
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
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
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後 上亦覺之
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

○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謀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府按察使王槩以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槩使冤、乞奏　上還我王槩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　上立命釋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歛、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發後、辭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瑜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良隆、其後世子覺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概可知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遂言言者過實、皆賊黨、命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與吉祥泣訴於上前、訴其奪門之功、有貞與賢主使、[illegible]乃已、謀於內宮、張永從子[illegible]、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illegible]、宮參右都御史耿九疇[illegible]、劾右都御史[illegible]、太監[illegible]吉作之門[illegible]、恣[illegible]印、按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參政、九疇布政使、綺[illegible]、請成[illegible]路、從此不通矣、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致政而歸、

瑣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同寮者[illegible]、稱學士、遂以失能求退、[illegible]者歟、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按正剛正慷慨、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比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問何書經、曰春秋、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詩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是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已令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謝曰、得上日用好官、但今須與吏部左侍

臣而升 小人無 大計

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輒因奏曰陛下欲陛正亦甚[illegible]
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輒以事非[illegible]
出故撓之耳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
齒爲民
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曹吉祥恨之深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
僞作謗書投匿名誣毀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擬類
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辭捕匿名者甚急
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與下錦衣衛
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illegible]拷掠瀕死者數
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試功[illegible]之語出
有貞自撰[illegible]呼曰有貞
忠臣也豈有[illegible]折會
承天門[illegible]上以
有貞非在[illegible]石敗乃
赦歸上權[illegible]京師數
[illegible]先生遊與有貞尤厚[illegible]使上權[illegible]
[illegible]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illegible]勸　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
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

罪前事 件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
艱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
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俟官稱疾
懇乞致仕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强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
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
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謂奸邪
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數語指爲謗訕內批降遠
州○復謫內[illegible]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論
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適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
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illegible]守者朋者悉放歸
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illegible]　上重違
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
人參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乃與王翺
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嘗擁
駕臨邊俶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遂乞

正。繫詔獄。謫戍蕭州。正既陞同知欽州。道滁縣。以母老留
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意。劾邂者以私事中之。遂
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
言。乃放還為民。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
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
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
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擢監察御史林鶚為
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　上
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察為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
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擢政憲。仕至刑部侍郎。為一時名臣。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illegible]請討也先弒王之罪者也。後仕還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踰退其門客謝昭者。微賞教於京招楊鑑山敍事。欲以利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議山林遺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賢淹貫詩書。勸遵古禮。亨慨然日。三乐之。乃託賢代為草奏。即日上之。敕日。　上召賢問之日。吳與弼如何。賢日。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書本朝盛事。　上從之。
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
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
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
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
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賄之無算也。時　上怒甚。
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
于謙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
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
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
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
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軏卒。
賜先名軏。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軏與亨輩恨謙最深。復辟門後。軏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軏一日過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歷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今若再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徙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太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景泰間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勑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闖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之蔽，厥後孝廟揚上奇，胡廣輩非進士，而文名揚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孔鄭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房宥窖與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非常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袁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

令有司供給柴米罷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痡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二月禮部郎中李和鳴權近求爲侍郎士論不平 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

士卒罷敝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守將頗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巫將立總鎮于梧川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英與中巡撫兩廣合兵剿賊屬廣東參議朱公英皆察其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剿大藤峽徇利驕悍至擄賺習江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又欲并進城等鄉居之以爲功參議公力爭其非事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貪功妄殺行兵大戒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當時願被殺降之譏殆亦有由嗚呼以淡昆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猛于烈火今古歸咎不皆然是故聖人愼之是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命鞫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寮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寮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故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

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荅。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復稱病留邸兩月，請賢乞回。賢爲言于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勑，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吏曰：按徵書云，聘起巖穴，我朝自太祖後僅此一見，議希世盛事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殆由矛乞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非以此禮援之，故不發。然則當時使即如傳說之爰立作相，則與弼亦將然受之不辭耶？溫公所謂不受小官而規物相之位，與弼蓋之矣。至於日錄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者，卑以春宮諭德爲小而不肯爲，顧感權奸之一薦而甘爲其門下士，亦似乎。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諸作與夫跋語，事皆指泉草率，粗畧無所發明，有目所共覩。至於日錄所記，身多識夢，而錄首即記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夫子訪朱子來訪者至身三焉。噓！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錄何曾有故假夢舉賢附聖耶？陳齊世所同質，然宗師必察吾論毀譽春秋之義者，賢首豈敢隱詐州無所息自道隨衆觀場之誚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門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鉄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許魯齋、吳艸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羅一峰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後張撫寇書惟推章德懋。陳則夫益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奪其田，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未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州州者，屬張公璟也，撫州志張璟傳亦載此事。尹峯香項綴錄謂康齋辭職歸後無復故態，羅倫一休官往見之，辭不見，再往，過三往而後見之，倫怒，投一詩誚之而去。羅整菴欽順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項綴所錄爲非誣。故公皆江西人，其鄉評公論可據矣。嗚呼！世俗多徇名而忽其實，知我罪我，君子尚審之哉。愚嘗因揚方震綠理學名臣言行錄論之哉。

明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峰倫、章楓山懋亞之。一峰、楓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只一味禪，甘定山莊昶只是一個詩人，與東白仲和亦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猶曰沙亦識之。陳剩夫只是一個介之士，其學識胡敬齋恐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揚方震綠所道前有皆月川、端後有何撫上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决，有難决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戒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罔非私意。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恍，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雲南總鎮沐璘卒、都同沐瓚代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
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
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孛來入
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
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㵎等處俘其將鬼里赤獲
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
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爲
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
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甘邉無寧歲矣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一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 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曾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　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彪以石亨[illegible]累進封侯，性凶暴貪[illegible]，包藏禍[illegible]謀[illegible]鎮大同，嘗[illegible]人奏保。　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illegible]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乃勑論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交通之弊始息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則，能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年，嚴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按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强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冒功濫職，天下寒心，而亨猶不知戒，上干星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孟春陰霾，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善星者指揮童先，爭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大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彦敬[illegible]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illegible]遊擊將軍與[illegible]，日命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服。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到，待選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

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
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
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避欲陞賞以謀爲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
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
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朝覲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
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
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埴爲禮部尚書，吏
部初奏擬賈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稅不
稱名對，乃以銓爲布副都御史。 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
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
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不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謂常
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
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
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成化初，穀嘗爲穀請謚，上言高穀與面不同，論亮有宋，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夜夜爲國

恪特公論，景泰爾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 駕，稱
建儲福如迎業，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
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處表
臣節，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
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
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
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
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身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
次秀王，後國 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周總。○會試
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
弟李讓不中，餘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
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
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
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
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郝順者，廣東東莞人，邃于學問，廷對，當爲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於傳臚時便也，乃抑置二甲第二
云。此榜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起軒貌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弃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迭復勅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謚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篤居喪哀毀禮甲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廣請謁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惡剛白大過以故與衆不合衆畏憚則爭譏亦爲名臣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罪黜其畏避不趨事者自是將士知所奮厲○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堅鎮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

雍精悍權遠多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剔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其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嘗邀亨至值房同飯欲坐朋黨罪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趨家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吉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菽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欲訴冤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勅書行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計允審錄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若無人制獄苟有冤抑作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崔公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又有提督學校御史者考校多不公黜者訴于公公一一親試之與選者倍送入學其後多顯者名

稱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翺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𫐄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

辛巳 天順五年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黨盡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為恩惠收以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勝自亨敗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蓄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懷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欽曲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 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鉉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鏜等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寬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明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徑闖直抵東西長安門縱衣衛指揮逯杲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殿寧侯劉安執王翺於東朝房時禁門皆不開欽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悖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率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鏜敗走斬之瑾為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矢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縋城逃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親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告依謀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北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絶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誅反凡戚親誅賀獨盡三老獲免

旌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忠愍○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illegible]臣家之患也[illegible]不十數載[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可乘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謀焉[illegible]世宣有[illegible]誅如孤豚窮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illegible]門[illegible]欽輩得以入事會卒迎殿陛間吉祥又為之內[illegible]天[illegible]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illegible]而[illegible]遽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illegible]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卹開言路○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織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荐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
有虎撒哈剌難諸勛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擢吏部郎
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
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衍術於卜公卿咸貴多
書中景泰間以吏胥擬事吏部神其術薦爲鴻臚序班進
其簿 景帝召見有言輒驗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
議召襄藩者石亨以聞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矣事他
求朝期復辟與全盤占及餘有貞彝觀乾象合 上既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
郎中曹欽反誅工部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
負國家宜以敘上覆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日尊翁稗文
非李公掌那公多忘文欽從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欽
乃從王李二公而愛事平 上聞甚壯之召
祺賜夏爲聚樣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
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
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
十百人。能下陣前鼓舞發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
事。人豈能及。 上曰尚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來寇入寇京師時虜情反測人心
洶洶時榮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舉士高叢拙其志解
所東命蒙贈之道公
二事忠義一時鮮儷
冬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按河套週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幾二千里挾河遠邊
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
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
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
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漢北延
綏無事正統以後虜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邊時鎮守
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沿邊之營寨墩堡城堡創綏
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
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
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不時
出沒遂爲邊境
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
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
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
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
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
自然富庶太平矣。○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
國子監
立齋曰洪武永樂間取士之途科貢有定額歲貢有常
額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時選用者未
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謂士之在學
校者多衰老乃增闢貢例其後又因言計不足立歲累
上馬入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別開選例選致人才數
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雖雖衰老于選用衰老
之人昏眊消沮奉職天
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 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夫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艱，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韃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illegible]，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見其供給人民益加逃竄，糧草既缺，人馬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至艱難，寧可暫去，將來不可久留。在彼屯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守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飭。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來像乃土，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吾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嗚呼，姚燧比倒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循異教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初選妃。朝罷， 上召李賢曰：石瑁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illegible]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瑁，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溫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景州，時時哭慕，聞景人爲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永嘉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黃懋閱其文奇之，召見求試之學業，文訓理皆服，問之經書輒能黙誦，懋驚異之，新衣不褻，又以葦理賫含餘材授之，必不受。太守大奇曰：生當是時，太守得俸補學諸生，懋遂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

言議詰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改
通政左參議兼禮部侍郎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亨等欲用
事紀撒原鄰衣青袍亨笑曰行將為公易緋原不答
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以母憂去道卒州陛沒進歸命
葬奉襄舟中殯若槐堤極哀毀竟病撫家亭卒得贈諡
公在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紵絲雖中惟
賜衣數襲子憲登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原與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務原守正持
重故爵位
所至不同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太傅
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建曰按張樹哀誌王抑菴遷政歸泰和自有歎李花詩
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
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思蓋抑菴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為
侍從三十餘年為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寵榮之中
晚年躋三孤位一品垂八袠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
有飄蕩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楊之卒于位乃為不
飄委耶抑[illegible]致恨於西楊之不舉其致[illegible]內閣而出理部
事耶其[illegible]何觀
阿附之[illegible]之易[illegible]而[illegible]足於
私宰也[illegible]知止之[illegible]尚誰望耶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
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闕經母
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
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瓦剌[illegible]以刑部員外郎[illegible]從此征上木之敗
為虜所禁北去令忠何馬謀歸久之忠得使馬二良馬
而南越四日馬斃遂棄馬步奔攀崖步躡北七晝夜達
宣府觀其足脛皆剝者百數忠不如也及考李文達
及同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蒙難而遙鳴呼土木
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
命自天幾何不為
變定何遠睹耶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
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惻
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其弭　上
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
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
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
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異議同列亦為賢懼賢
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
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
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典誥言獻奏者不同內
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遺可考也夫惟聲色不
動而誠意肯孚為閣臣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
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諸之
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北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川置左右責任於識甚至
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
也況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是受
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
若宣廟委任楊李眞可謂萬世法

追諡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
太后既崩　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
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寓圃雜記：錢皇后素性孝謹，無嗣息。英廟北狩，每夜哀籲于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頻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備盡禮焉。

八月，禮部奏請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諡忠安。

按濙歷事累朝，自永樂濙居官，與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寡譏之責，微風節，是故國初建文之難，從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濙瓅詞，亦皆俯首順從，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横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别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併去之，乃使邏卒捕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採漆軍匠楊塤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塤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討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黃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塤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士哉。之奎今猶蒙用之，豈咸意然哉？賢之不爲有貞，得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感。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可爲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謂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前勇後起總制三邊，久膺帥寄，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李賢爲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郭達效勇營右少監米董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此內臣分掌十二營之始也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殯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行今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等泣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按我　朝自　太祖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崩猶然迄　英宗遺詔始革自是　累朝皆從之矣嗚呼　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　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徑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沖幼位生長宮中未諳世故以致輕蹈土木之變幸天人之眷及北狩踰年而歸是以歷艱險嘗之多人情世故悉加之意矣吁後世人主其送躬親政務與之講明諸先於　祖考此我　太祖　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使其閱歷農家以備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鄭曉曰　上天資英明中外稱仁孝[illegible]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愛民夙夜孜孜[illegible]省役費勸諭禮節[illegible]提學祀宗廟謹災異[illegible]從臺諫皆擇人久任[illegible]本為社稷非徒悅人[illegible]民心[illegible]萬幾情[illegible]念建文友愛[illegible]妃嬪分止殉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命昌侯孫繼宗慎尊侯孫鎧尚書王翺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為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令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瞻望宜遵遺詔謂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口徉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言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可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為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兩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蓋明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噤默不言惟李賢開端

而彭時極力爭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
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薛雍為浙江參政
按溥於江華亭人浮躁嘗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善薦為大如與貴特授
檢討累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鄰
內侍每來訪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
倫嘗受業溥往謀 東宮至是來謂溥文意必召已竟
不召乃使人密何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
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
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
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
代之賢怨以聞乃下溥獄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 玖
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
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
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
將中軍督甘涼蘭靖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
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駱駝山寫尔冲殺唐川停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毋疾雨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
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之尤善於
詩有聯珠
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
謚文清
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
出處光明俊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每教人性亡於復
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名
詩
陳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臨內閣錄中沒定
救致其子檻見為糾糾而致歸途絕根亦明時異事也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 二十
嗚呼有官居內閣無地起樓臺昔人以為
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觀之不更奇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有差○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
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
徇偏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德不得已
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
后明正牛玉之罪
調右僉都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八內閣李賢素不
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
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
頭墾地四千餘頃收粗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
官牛屯粮不在此數愚按我 朝
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一
革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
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令一切襭職非法意 上
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
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
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
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後
因走回迎駕者及出使充軍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
隨營始言陞者俱革不准襲職 祖宗勅之馭武嚴而
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天順後萬安劉吉
當國而汪直用事恣
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擬爲
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
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
七十五頃數十年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害始此舉此一
處其他可知
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
顒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譎知東鹿邑豪右聞其
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優禮
擊爲姦猾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
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罰
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鄉邑訟多年
不決者各來訴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
趨赴郊外有荒落地紛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稱清官店
累陞左副
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于

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
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
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
奏雪父冤復官 賜贈及諡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
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竑爲兵部竑掌都察院恐
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曰求訓旨時見章
哂之謂寧曰爲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
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爲兵
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牧買牲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詳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審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吳鼐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人有章奏素重宗室選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威勸寧行寧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有惠政擢疑獄廣飯無幾不候報擲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是時兩廣蠻僚大倒亂其變延蔓東南廣西之境所至殘破上新即位銳意南討兵部尚書王竑曰峽賊猖獗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因循致今大舉為害諸縣予今急宜擇將帥討之可不可少今小討兵大發兵討之譔見浙江參政韓雍有男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當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輔為征夷將軍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永陳宣為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

寬其用子撤之

知府時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俱遠謫寧倡論中救又有忌正者偽為彈賢疏草賢並啣之會兵部請黃官鉞尚王竑合薦寧正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擬知府竑引疾歸寧正抵任未幾皆引疾居家不復起時論不平○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初錦衣千戶陽英奉使河南憂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追詆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狄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請增營堡以護耕牧而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禦敵府

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乞選諳營精兵九千分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延歷應援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難報宜以鄜慶防秋軍士二千出屯要害以備調用從之○贈征兩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軍中存餉銀若干委官余文察守吉僕經紀夜吉憑僕婦呼請夏寬長至命以遺銀還官無我地下

況生時

丙戌成化二年

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

之驗方

邊民多驍勇習胡敢鬬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為土兵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盧祥，廣東東莞人，正統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陳建曰：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徵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常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鑿鑿可行，原于治安要道有裨。兵之餘行民也，由訓選練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內使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爲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諭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鎮守荊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茍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泉，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于是摠率諸道兵遷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綏夷設懼。兩廣復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

韓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

[illegible]

當職射故違軍所何驗勝賊受之乃奏留鎮殺月給廩
除下程榮蔭千戶夏衣靴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廣有
賊及需廩神電各衛安插官軍房併當田租至今其遺
孽孫黨不擾撫綏羈縻之患亦在乎有司若善爲馭之
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置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被虜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迭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指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

憶楊琚之策且曰嘗欲築之于某處其
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罷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勑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上從禮部議勿許

閏三月兵部奏延綏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毋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勑王毋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詔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

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差領兵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摧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少保、○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時復太完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非虜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墩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甎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遏震軍威矣、

按斯地營壁整臺、使有遺址、率多廢地、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然有請繼緊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者闊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固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入貢、

按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日、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特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殆悟、上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遂物其毋混外他夷、使毋過四十人、必[illegible]人、庶廷得以一意款待、篤恤好、虜大懾服、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初歸減遼官，丹陽浙太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陳謹禦虜長策，上人君鑒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二十萬賑山東飢民，直寬郵江南北大水，又所盡籌邊策，屢用收折令王李從姚崔白許顏馮諸大臣，文武皆稱大任。賦初違曹氏之奸，繼羅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亦旋悟之。茂陵初位，請出宮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遣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宗勤宮禁甚嚴，內外嚴閉，內皆充積，不得妄費，游有常所，毋起離宮，賜有常度，毋啓倖途，種種皆名言。誠幾時之賢相也，但正學微淵，終身弃置，面奪情起復，遂遜羅倫，則未免于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為，驟歸之使全陝，敢否復持一疏。大節凜然。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亥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爲遵守從之、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

漢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峻合江上九姓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棧下礌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都披靡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遂破諸賊寨斬首五千餘級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木櫃二洞洞窟幽曠不可入室洞周守丹燎賊死者及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擇剿之大捷請設瀘州衛慶船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擢大理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後乃立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蔭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蔭于是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國子學再試俟通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崇或蔭錄即得京朝美職雖曳白者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壽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瑾瓊瑛彧子璿瑨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慈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illegible]勳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按翺為人嚴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觸托，峻而拒之。故人長而不怒，婁遭變故，無他虞于思實，一不介意。嘗曰：忠勇宜慕，息患釁之晚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敗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㫤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為大理寺評事。

是月也，言

按懋為行人司副，是有言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火詩詞。懋與仲昭、㫤同疏上言：河南災異，勅論羣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此所宜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此誠毛里依戚同聞際，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帶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亦未易悉舉。盲將烟火之費一切停止，不欲接于耳目，而移此觀所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昔此充費以濟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本兼兩宮，其孝豈有大于此哉。蓋懋等也。奏入，杖之，並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精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銃兵。爲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爲長圍，各周二十里，各軍中無擅，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又年復置。成化初復置，至是復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事屬營遣差撥等事。其十二團營，盖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班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所征此撥營制度之大略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案視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容開，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按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太祖高皇帝立國，樹德養民，天下官民田土，盡按耕撥，具有定籍。今山東河南北方地土，荒地甚多，民乃方耕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土地平夷廣衍，中間大半舊有薄之地，雖兼沮洳之場，且地形卑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帮助糧差，不致坐

不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
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
州縣人民承納稅糧產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概奏為己
有由是莊田遍滿郡邑小民恒產歲減月削至于本等
徵糧養馬產鹽人丁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
訴田產既失糧稅猶存徵併於流移於衛所底定以致畿禁
窮其愁苦日益無聊民精流無所底定以致畿輔不可勝言
起而為盜賊者累累不可禁者
者王氏鏊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不可行
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
莊田於此略做井田之法為溝洫畝
澮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善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

誼東莞人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
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僉都
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
用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
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
是紹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誼計畝起稅俾官田
增一畝民便之又因敷築白馬閘蓄泄不入海民田若干
頃一郡蒙其利凡歲滿擢山東布政使遂陞副都御史

撫
按

祖宗朝官多久任近日則官遷如傳舍邇自諸路
奇者九遷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幾任復遷各
有矣若此從滋遷化歲進之圖何暇底民利用之益哉
陽永叔詩云官居處七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謂
言也古今同病

荊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
王纘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
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君臣之失而責
瑤之妄事遂寢

其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虜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
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錄陛下為皇太
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嫌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仿景泰舊
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其時建
言乃欲加郕王以廟號雖既立皇太子則是以為天
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年群臣之立郕王為天
右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立以國
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其有功之叔何不遂取天
位若曰使罷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何皆王之
歲親何不共分鄉室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
久人心已定今若議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
祭告太廟改易祭制承行附廟之禮必將遷啓
宮收諸山陵而加諸王何之禮必將追贈皇大后皇
后之謚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
言誣 先帝於不明陛下於不孝昔魯公內不
承國於 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振而立之是
亂造端故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事
倫也郕王之得位內承國于何君上稟命于何主故昌
邑王也既廢之後未聞漢復為之立廟者也
王陛下昔為皇太子舍正言擯斥得私議郕王乃致
廢之易以己子至使 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
戾也當時陰附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竭力從諛
為之也至于天順元年御史王有濬陳循自合迎請
帝復位郕王乃奉命者也果非此良正位東宮當
皇太子見在何必迎請他人況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欲出無路但但知不為者又皆貪圖富貴小人元盈
志滿躬者無極功也故以為是故此輩當事之小人之
者賞其迎駕之功也諸陵攸後求者竊其親驗
嫌之罰也陛下所位之何有罪群邪之患也既見
取何爾輕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布求
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知貽患臣謂高瑤此輩非
欲尊親郕王特為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
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 先帝之明彼後
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僅恐曲從而煩陛下之
議議識人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與不必行

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選先是按江西篤察貞慶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
必禮則冠昏喪祭及射儀于學宮令諸生肄習調
生徒一主于實行以變革弊習所至行不居府官館于
學官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諸祠廟旋釐折程繹組

豆，洋洋翼翼，也此夜人書館，經編如白晝，伊吾之聲錯
然，選時以二經前導，省勸之，諸士爭奮，前後三年，科第接
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從豐之盛，即與民不施也，教諸
生一本于理學，士風靡然，時稱雍居，吳中儒務崇飭
蜀選至成其下悉府
儀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草。○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按冕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陞武職，天順初謙
被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上從之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固原成化元年，涼州戶把滿四眾，部落散處開
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首孛來屯里被內
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擄掠撫
軍逃還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千百戶指
揮馮傑後遣素各土達思之，滿四遂糾眾
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內山頂水
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巡撫陳介出清都指
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敗之，邢端
遣鎮守官軍大清遼近處驟事聞，朝廷令陝西巡撫都
御史陳介總兵官任壽遣任壽夏總兵廣義伯吳琮
總都御史王鏡，參將劉信各統所部會討之，而夏兵先
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
士勞困，敗潰為賊所敗，官軍遂
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
禮部尚書姚夔曰，此正禮也。太監覃昌曰，不可。慈
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
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
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
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
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合議，務要
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予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
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
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
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
即日，彭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先皇篤夫
婦之懿，昭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
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妒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爾朕素志但 聖母有礙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

彼此兼禮失夫而卒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憲皇由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爲萬世法矣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場屯田秋粮子粒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爲監督復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詔答之

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篇習書媚反 上登極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輩其宮事災貴爲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拔都督同知兄通亦爲錦衣衛都指揮萬喜爲達官指揮寵擢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妄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希進者鬻緣其門彭時因慧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臣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蓋云子出多母今宮閫數多宜生子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嬖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恐後世嬖倖其寵而新是國將正名分以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

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嘉納之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移者四事不載一曰正家之法二曰馭官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上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屢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芒亘天人心洶懼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也 聞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雖遊宴書以爲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聽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 宮不增宮體無深而禮聽所甚近程序雖微而懸象甚著 陛下富有春秋而蕭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人言民困日急盜賊日盛則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搖乞罷征發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鄉廷於宿徒趨於信待而爲奇洫劍宮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僭濫與乎樓橋尊用金吾乞悉行裁革仍勑寺觀不得請建祠係蕭又官費無節異珍好大多或市邪施狀議或

填寫係經或爲論書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備採採辦悉宜停止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

部議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衆議

奏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警擾邊內臣愚意其有可撫者三亟我邊方饑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恃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驕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此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曉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審使人偵其巢穴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巢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飭兵力勝孤懸

文議致謀大計將不能行

薛應旂曰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竟不行後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將

杏遺多事之際惜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涉名上表待罪，部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旣引咎宥之。○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譖誠，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將朝廷遣將出師賊閉擺迷退保石城官軍君國原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從一山仰攻賊據險以擲石毛忠戰歿我軍遂退項忠師陣斬一千戶以徇衆少捕定遠近關毛忠姪益驍悍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乞章請發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爲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處窮壘惡可爲大今師從皇城閘衆師直而壯兵法門禁辟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始頻此乃不後援納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無渴勢蹙益困　朝廷尚患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發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衆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請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行急報聽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于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日事急矣行不可緩將且旃者賊若四出攻剽誠可騷擾今入山自保我軍閉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矣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以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由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日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賊中感尤彭時因稱輕賊時日觀項忠疏則所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生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勢衰水俱乏人馬多疲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爲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遣勞之示以重賞格令其回寨陰謀誘滿四出詣虎貍許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餘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平而延綏之急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京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二鎮靖得休云先是忠日欲至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難矣石如雨累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本命討賊無成功所以甚心與諸偉之爰伯糞投坐困囊遠之類不下子趙克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議明執不退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亦時歲遠不跨雨虞房之兵論可憂憚京軍况行後賞而給時賴陛動搖人心耳于事何益項彭二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擬歲抄只我朝祖宗時君臣出夕邦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蹇義傳奉此聖旨方面官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除者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三楊用事物方面在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處奏會舉中缺闕得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怒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正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闕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爲中官並也十是吏升給事中沈珤等各題請南京兩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部所可者何事宜令吏部過京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是吏部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行何耶中間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數月萬攬者頗懼興論乃知保舉良法而格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猶歸內閣吏部屬舉推爐拔皆不過循資格耳

修築運河堰閘。按正統初，廷議則揚州鎮江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埧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近京泰興閘湮淤，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近海洋，舟多覆溺，且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因撓故道，增置九閘，至是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勵節義以敦風化，臨千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邵縉纓妻黃氏貞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逃，婦承姑，姑老將，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役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讌巡，各抱兒行，至將溪，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按我朝設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後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擢以白丁胥吏，昌居清秩，而名器幾濫矣。至是黃瓚以為言，上命吏部遵永樂、宣德例，定陞進之格，科甲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光祿寺署丞，著為令。

乙丑　成化五年

叅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繳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剛介不阿，嘗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焉者為上，四有二焉者為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家，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恨，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二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請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扼其要衝。從之。○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按安，四川眉州人，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厚而內深刻，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及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所無學術，惟以嗎託貪斯為事，諂萬貴妃為同宗，多結與交為內援，翰林士無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攝之用之。

滿四伏誅。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六月詔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爲
吏部尚書
有旨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爲刑部左侍郎先是
寧夏城皆土築鎣至始甃以甎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
寧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爲變鎣
受密勑撫安之得無事鎣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崔翰奏議曰自陝西築爲邊牆並爲溝渠寨堡秦漢故迹修復爲隄遠者外固溝渠內深濠溝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據一滴曰陝西次隴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轉運自然饒裕允邊圖曰黃河自陝州上至蘭德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設本色水陸接濟而上驗林其沙灘平沿書曰唐高祖時突厥盜邊帝令皆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

遏胡騎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舫艓出土之精長河渡南方之有大江可習水戰成艦相以致其用者常在乎人耳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奉　英宗勑
諭皇親多有强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
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弘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
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權悚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
周彧朔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强武邑
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淸縣地三百餘頃
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
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伏

乞　勑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　上以所言良
是特勑報罷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適遇對客揮毫運思精不易掃成化初入秘閣析疑議皆古訓或日承百詢一揮九劄傳誦演義頗挂奔放變化不窮正景讀上時政十事論儀十事又請遣使巡鹽鹽法語取敬節義不爲長子文已也享年六十二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
周彧奏請武强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
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
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貶
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

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
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械大體命錦衣衛逮治
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
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
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勑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
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
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
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可否宜如魯等所

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人衆供給浩繁勑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勑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勑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贈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命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府梧州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税○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大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廪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有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謹案京畿西北多崇山大川東瀉漸迤而之勢也每歲伏雨甑此澇爲害微今宜于有轉徙之策爲民于淀泊請給事中葉盛言畿輔之地南北瓜縱州北距渠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北方民鮮克選江浙之土為之長吏使之做某江南作田如法水耕無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限田仍乞做行古者考京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效不次超遷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齊倉之積矣霍韜亦言臣嘗謂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深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潤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又以爲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渠早以灌溉可以遵荒府濟之堤遍插果木可以資用攻馬瀕之可以製器不數年此昔燕王武隆保國之要道也二公非言而無徵試觀太學衍義補所載宋陳恕何承矩置四河北之事及九臣虞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邊野此不用漕運京師足食之事可知矣今議者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餔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妣紀氏出先是己丑九月、　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痾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運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過水閘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負貸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

文漕運官。令軍民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粮米。以該納京
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議上 詔可○是年致
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瑄陝西人由鄉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
狩虜騎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啓瑄出水竇下謁御出謁
叩馬嗚咽進膳羞貂裘等物出府庫金幣犒賚扈從官山
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擢拜今職歷二品服成
化初因言其屬何經許其禮貴工料瑄不自安乃乞
休至是卒瑄貴朴少文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于邊
務惜不能
竟其用云。
辛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飢者復濟○定長運法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二 十六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
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粮儲
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
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運赴江南
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
又變爲長運矣至今爲定制
河道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
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兵然與其勞民而寧先
業月不北發軍也為急也並瘦囊官軍不半驗怖無所
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勝自卯之定長運議一
代良法不
可復易矣

冦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
進忠左都御史
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檄入
山招諭其黨脅從不服者縱兵擒捕凡發遣還鄉者百四十
萬編民萬餘
斬首四千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府歸化縣
五月部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
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
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凉固原靖虜慶陽
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
嚴覈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二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
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輕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
葬祭完示以
治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
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舊道 上諭戶工二部
詣昌平縣踏勘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
河道故跡楊鼎喬毅乃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樹
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雖

陳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月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 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云萬歲閣老。

陳建曰閣臣初懼不得盡言故請召見及至見時不能盡言反貽譏誚悵悔極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減京官皂隸俸糧皆承順黄高風旨以此難京官不喜武職洶洶致然欲以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如舊人情始安閣之尹直日于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illegible]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即扣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使得面議而每事俱盡忠以陳則人臣之大有幸也乃以為無取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言而尹蹇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取譏一時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譏萬實致之再不召見萬實有心故相表裏為之而彭商坐為所困矣馴至王直用事彭商去而萬安恩寵愈固據內閣垂二十年則以能阿順取容之故也成化之治大率為萬安所累云。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之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者有言所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使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劉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陳建曰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竟據河南之州尤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illegible]謂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illegible]亦謂彼將虜少過河軍士[illegible]河[illegible]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illegible]之名論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illegible]牧耕種何耶況中國守邊皆宜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焉不亦危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 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關陝無窮之害哉 朝將無有能[illegible]而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壯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廳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illegible]費以足財用 上怒[illegible]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望。發。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凉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庭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墪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外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棒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王越復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墻設衛學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本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書璽陝中人有伍籍諸落者及罪謫而成丁除不能而屬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始不習藝圖乃求種樹法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凡內邊爆地皆墾爲屯田歲得穀萬石又拓廢邊地筑侯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中爲三邊之中延綏最爲內地朔河迷出山虜遂遇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宰臣處河東北延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寇犯唯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驅突屢來犯邊擄我邊人以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賴居內而我則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壍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横一斜二如馘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墪十二崖砦一八有奇役九千五百人兩月而功畢凡邊關論曰榆林舊爲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常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子俊遂議從鎮榆林城塹山堙谷連墩勾堡横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虜嘗說川主捉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議先後相因貴州何山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寶未嘗有惟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董戴相繼至今益集一人敢以邊墻虛費皆北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項者荊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則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既而忠上疏力辨且乞致仕不允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延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

曰緣既臨陣先遁不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令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辯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訊達鍛鍊以爲反形已具洎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听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訴于瑜瑜曰達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寧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李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以彭華爲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彭時之從弟同年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除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暱宦遊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遷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今宗桀怙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振名教于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婿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援而用之不必繩也不必故也不必譏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雖不可私也譬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爲此時樂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論思時政之襲得識失人才之親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余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亟圖之耶

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資表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選事立斷黃謐後進振援推獎留意所交識不遺親故立朝多名家至慈懿皇后崩力主合葬裕陵之議尤爲大節云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貪功劾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顧涉兩宮事、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作人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琉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爲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將還海康民吳金童與其弟金□□□□至新會止于銘家鄰出儒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補魚夜縛之沉其腹投江中時江南民關道安□□□□□□□□□□□欲犯莊氏而莊力拒數日金童尸浮銘門適莊氏出識其爲夫尸哭訴之所□究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巫女于水即自投水屢大尸死爲三尸屢潮上下旋繞銘門其詳李達春賈□狀養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異郡自外歸得第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學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所□詞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從詩爲具奏 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旌表莊氏刑部尚書□諭奏李達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遺擬擬宜命有司即其處建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處可畜于永久議可。

六月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時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脅罕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入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爲恐赤斤罕東吉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諭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俾悔過自新□所□□□□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内附之志從之乃勅文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十月 上閱武于内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漢陽黄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舉名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擾民擾之弊

勅邊軍如會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及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 成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右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觥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盛溫雅簡重崇道篤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於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務亡廢食而于世務靡也斷和之衍淵然不以縈心功業每以荒支爲公自期方年五十有五歲惜其大用未究云

以水災免直隸壽酒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十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貲進奉乞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皆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蕃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

槩字同夢盧陵人敏達有才幹習吏事爲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爲秉憲王入朝爲上白其冤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被託余活甚衆後遷大理卿出入十年凡所法司幾疏奏各依情法多所平反明例法律比附類多深刻爲名架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詔所審駁會文切理愈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

勑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復郕王帝號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勑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 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于玆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景泰嶽易儲宮 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及也大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藏懷百蠻百司悚懼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侈淘金漸乏

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終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詔閉河南宜陽等處銀洞。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部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illegible]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illegible]

四月，欽天監天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觀占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德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附假借書，不以實對。上有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上命窮理之。○上親定皇子序名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

[illegible]

六月，皇妃紀氏薨，照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為恭莊僖淑妃，殯儀悉如禮。

[illegible]

七月，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時兩途監生各餘一議覆吏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制納粟貢一時權宜然納粟之途監生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依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其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滯之嘆宜敕國子監于此兩途酌其多寡分撥撥歷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 成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傑至荊襄[illegible]山入谷綿亘千里所至[illegible]民[illegible]皆發[illegible]有不利勝計[illegible]監[illegible]酒[illegible]

洪謨聞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illegible]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地置鄖陽府,以統之,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乃上言曰:[illegible]從之窟,皆盜賊,莫若置立州縣,擇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撫其心,猶恐生變,以化成其俗。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鄖縣[illegible]無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己任,撫治三省。上

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擢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為立祠。傑,山西陽城人。

兵部尚書白圭卒,諡恭敏。

圭,真定南宮人,嚴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者至,多不得見而去,故當時有雅量不事事之誚。一中貴請託不入,令通事陰伺其短以聲之,走告四司官令覈飭羣吏而已。曾無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通惠河成。自成都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過城驚擾,終夜多持刃棍然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貍。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挽之,頃之乃定。○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奏略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一切見遼東之西,一自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并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北廣寧,遼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鐵道

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嘗出遊陝西卸遇一道士妄謂詭蹤蹟髮改名所至誑惑遂里入京賓錄辦往內侍韋合外宅合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舞官侍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總息御林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皆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分之冀料事旗校知之黨三人於其中亦以投體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將舉事即日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綃袍箭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

十月兩廣總督朱英奏廣西猺獞叛服無常然彼亦人類可以言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古山猺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綏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何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敕獎之○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鶚太平人歷事兩朝圖言語淡下自養好古秉禮志於躬行事母極其孝敬嚴于待下交游不苟識世稱篤行君子。

十二月耿裕為祭酒時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敎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告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廠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紀綱[illegible]日成○日本人貢

[illegible]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壏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奠培不法等事命太監覃昶馬石璞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亦情不實亦革論理難米三之一仍下敕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時逮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錦衣衛指揮楊華家、先是華以毆死人命，家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將至京師，匿姊夫中書黃璵家，璵托錦衣百戶韋瑛言之。瑛正欲從西廠制事而無由，即以報于直，直謂其事今師之，因係家皆鉅萬，遂恐嚇令納銀千兩于惟契之令。事露，乃執黃白銀千兩未完，賄不及，解將欲招納官加下獄，璵不能明，且令入妻出追所挾黃白，并璵備官人參具妾供寄在其叔士偉所，拷掠妻妾姆僕，訊責押追人號徹天，華竟死廠獄，復遣瑛至開封，發華家貲財人丁起京，華父泰亦死于獄。

三月，罷西廠、商輅論直十一罪，劉珝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論直及韋瑛過惡，上怒，即奉去西廠，然璵尚及宜府，後瑛復坐誣給事言事，緊斬于都市，人皆不快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擢，言直所行者公，不宜輒罷，直遂奉命仍舊坐西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廷辯忼慨，詞氣剛介，竟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致仕、時汪直勢張，錦衣千戶吳綬嘗求附，陞指揮掌鎮撫司事，乘勢構怨，科道交攻，綬已，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驗事遷王通，州西壁官校言其有所需索，執而繫之，特無冤釋之○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者，執繫西廠獄○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獄○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勑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所著有四書疑辨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鉞代之。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嘗念虞錄辭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遼東，方無事時，總鎮撰從諸揚斷扰，乃令所需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揩，遼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頗熾，遼人德之，自直歸，鉞代為巡撫，遂以外夷達方事，事乾眾非復昔時矣。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桑沖伏誅。昔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沖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沖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覺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捉捕七人者誅之。

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貴北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

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賠二駒九年已賠六駒產盡廢矣有司莫肯爲理察爲覈實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倒斃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華主以紓民患爲忌者沮之時論惜焉○暹羅國遣臣坤祿群謝提奈英必美亞二人來貢

戊戌 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爲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一[illegible]欲綠時熙祥文以賢以彥所對策[illegible]遂實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部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温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illegible]弊[illegible]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慎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易入苟得一正人焉與親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入黨卒鬱然無所檢制爲逸遊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遂以參虞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發鳴呼世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明江西貴溪人自初以孝聞年十二毋病甚明焚香禱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毋食之頓愈歷進士監

御史有聲歷陞今職持正敢言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征閩盜既平撫輯福建明復上章乞歸得納辭徑歸後數年卒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倫慨然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宅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十畝成不受饋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飯罷矣之傍舍借之比炊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門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

先生正德中諡文毅

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太盛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謂一峯分明有飯疏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說一生喫著不盡之論不啻先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宣卒

境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宗
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凶敗，復職，上踐祚，爲按察使，振
憲度，奉公益勤，年五十
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知嘉興府，有圍卒饑熱驚癇，首夫人受之，繼宗歸
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怒，擊鼓集衆，吏告曰，
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
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
後仕至都御史，入覲，宗廟明嚴，恕庭無留獄，趨揖至坐不
過三日，或過坐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騎其正道，太監
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主
地責，正行何害。明旦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
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
之，不以累公。鎮守嘆服而去。
繼宗居憂，汪直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哀經于側，所直
趨至墳所，拜起，手援公，驚曰，此聞楊繼宗名，今睹乃爾，
公曰，繼宗貌陋，但齒體厚
職，徐仡鉞也，直嘿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鍶爲庶人，王妾平氏、妃周氏，及
冒封郡主、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惆、麥暹及其妻妾子，皆
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惆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
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
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覺，惆與七非及如謀，及其妻之女
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爲[illegible]之，詐[illegible]州之嫡家
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等[illegible]官[illegible]實，戶部尚書林
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惆陰謀主使，紊亂宗支，麥暹
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
盡，徵鍶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己亥　成化十五年
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夏秋糧，
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
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鉞乘間劾
毀，聳激汪直還奏文升禁建州女直諸府交易農器，故屢寇
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往勘，不敢爲
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
論惜之，
陳建曰，林聰之再起，更爲溫厚謙
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逶迤浮沉，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
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
勵之，所報捷人各一級，時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

祀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
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從經
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下江南巡撫
牟俸、侍講江朝宗獄，謫戍，調官，陳鉞陷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之務自任，正統末，上疏劾[illegible]從
者失律，追斬首[illegible]萬級，[illegible]單時命信提督，[illegible]城[illegible]山
經略皆切事用，景泰中，陳中興圖本十事，又督剿貴[illegible]
敏松藩蠻寇，成化初，平山都掌蠻，文武全才也，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
祭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
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
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荅以南直隸大饑而以歸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
卻灸丈母腳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
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叅贊
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
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巳乃謀于腹心復嗾科道重劾王復
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竝賜歸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諧劉馬文升
復誣汪直立功乘女巳亦得奔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貪

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
俊以為腹殘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
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
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
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遣之于廣寧
兜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遁
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
積錢糧耗費一空
命徙延綏安邊營于中山坡

余子俊建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
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建按御史
李敏亦言此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襲
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撥運艱阻則寧夏
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因
守備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
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
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謚莊敏
恭寬平坦夷中無介蔕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
不克柔而不棄其在吏部擇措人材獎拔俊造廉靖自
居人知嚴憚
勑魏國公徐俌奉祀 孝陵例以 孝陵奉祀專敕皇親
故也

庚子 成化十六年

春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給衍聖公驛傳船馬之數
時衍聖公每歲上京朝賀給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
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至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
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有
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于其所尊如此職
方郎中陸容聞之頗不平言于尚書余子俊欲優厚之
公亦欣然曰是淺事也郎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
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殺以復仇為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
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乘春火蒸以洩其忿擄掠牛畜
焚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
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荒
耕穀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撫陳

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徐陞賞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開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一言衛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

以劉昭爲工部尚書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御史强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 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蜺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按變偎歲抄謂其占女主盛衰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宴遊戎服引[illegible]以從 上益愛之臣其應也

七月下御史强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鉞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滿魯都寇榆林○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

禍不細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陝民疲困矣安南之役使復逞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羅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

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於白鶴緣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毀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比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

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聞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擄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

以陳鉞代子俊為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識，罔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濬不可遏，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怪詭險譎者，悉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淳厚，士有志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譽，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其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時人以為過之。是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而江南諸士文辭怪誕，又傲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倒作，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以此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 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夫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埜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疏日益眾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用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氾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員役欲冒占且予數十倍。公家氏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督左密

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諸韓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率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 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宣府擒逆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將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豐儉所蓄積斂穫未竟餘粒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曉以威福李亦懼不侍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至諭覺不煩兵而下召諸酋諭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為信與府與以示徵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穢襪開居輒玩經史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藩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昔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

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弗詩得來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

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後累加祿至從一品誥及贈父母塋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卒年八十四木工蒯壽至此亦奇矣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木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所宜省者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illegible]邊軍民出境伐木捕獸時何喬奏邊人毋擅出獵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導侵犯邊境乞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論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
兵三千，赴宣府相度擊賊。
秋，汾川王貢錝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隲、孝順
事實與之。○貢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已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增益之意，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曆歷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朔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十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所法已當備究，今奏有差，所司共看詳之。閣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童軒暨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議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鄒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無遠前代曆家許論歲差之謬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說所聞，輒奉妄議，請下法司正罪。詔下錦衣衛鞫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
路軍馬防禦虜寇。
命余子俊為戶部尚書。
嚴遼東馬市侵剋之禁。先是，陳鉞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
原、廣寧，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年之，
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鉞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
非資外夷馬為中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
宜申嚴禁例，每市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剋者重罪之，庶無

激變之患。詔可。
令備安南。
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
宿州民妻王氏脇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 成化十八年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京營等官，獨汪直、王越共事。
虜酋馬亦思罕擁眾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遊將與戰
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
俊乃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余子俊太子太
保。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天澇，時北虜寇邊，
喬新督將士伏兵天澇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
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賑，
饑饉之民賴以濟。

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子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城備遭荼毒，野有暴骨矣。邊功啓衅，汪王之罪于是乎不可逭。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
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
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
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

四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怨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謫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是時有錦衣衛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按是時竊惡何喬新與彭少伯書曰閣下轉調廣州嚀之士大夫往往誹閣下爲奸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盛其所當爲初非好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逆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出乎三代之上惟恐其與奸名未出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父安肯叩稽匍匐行苟且之術以求美官乎田平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事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者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此書深得責善輔仁之道公所以願人如此其所自願從可知矣

逮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

按臣初爲義盜被傷眶識王藏于凡物能其目即能藏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袖自袖出實緣近倖見上得爲錦衣千戶命王敬等偕王臣採藥于湖浙江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攫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鏡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俱括名畫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伏實欲得賂諸生完璧不勝忿一日例諸生欲擊之敎及臣走匿以免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恐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發充爭罪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臣萬安亦以此爲非便宜革去之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

都督馬儀劾陳鉞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陰謀報復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藉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崇謫永平衛帶俸差操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室名陽春臺日坐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專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一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皆樂與之遊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雖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王恕命吏部考試獻章以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乞言于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心者內遣書也，祿之書外心也，未可偏廢

時陳白沙賢名傾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忽經書，爲儒者所批，與程朱異尚，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詆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遊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講論，悚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告焉。至一時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賀(?)賢(?)皆北面爲其徒，鼓動一世如此。議者謂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若何椒丘喬新、若周翠渠瑛、若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庵欽順、若陳益庵(?)，皆有微言，皆其爲禪(?)，愚于學蔀通辨亦已辨之，至謇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誣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詳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

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王振、單增(?)、石璟等奸罪。嘗迎駕還，又陳易儲大節，尤著聲績，遂多惠政。及爲院憲(?)，掌刑，曹獄，裁決悉然，但其鞫馬文升稍偏，臣近所以來浮沉之議云。

命取古書版，江浙并廬岐(?)佛院刻絲作觀音羅漢進用。

賜敕戒諭晉王，降慶成王府奇瀏爲庶人。

奇瀏抗父命，占樂婦，打死平人。地方官奏聞，晉王奉敕數慶成失教，不能不奏。奇瀏前項罪過，降爲庶人。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詔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爲諂，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導諂而不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勑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玉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玉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莊，中軍失利，玉還兵內援。夜忽值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玉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衆爭奮死戰，鉦鼓齊發，呼震天地，玉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玉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按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名益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議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有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一往見大夏，大夏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處置。今爲郎，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以此人，夏補其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陳建曰：實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念此。又按章楓山語錄有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見與劉東山(?)同，夫世俗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尤不屑爲，二公乃欲爲知府知縣，而不計，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爲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綸浙江樂清人，好讀書，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至于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沂王以定國本，忠節凜然，爲世傳誦。

四月，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參政。比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 上言保國利民五事，並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他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有梁芳者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鍊與書爲名，貪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四夷，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寃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追奪誥券，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爲民。

直用事久，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托喻納忠，諫可莫能及。嘗于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諷諫之風。心厭直所爲弗當于理，每于作劇時巧寓譏諷，傳直從此寵衰矣。

嘗扮儒士吟詩云：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爭云八千兵散。丑徐云：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保國聞之撒工。又一日，扮作六部差遣，狀得二人，一名公論，一名公道。主者曰：公論無用，公道難行。後得一人，姓胡名塗。主者曰：如今糊塗去得。蓋因是時朝政多頹，候恩爲廣西通志云：汪直，大藤峽猺種也。成化中入宮，侍懷恩之賢而不齒。汪直考：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山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川人，多論世類，亦自有見。

十月，傳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詔主府選用乳婦，止許于本府所隸軍較之家揀擇，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濱狎近吳安童，謀害正妃，事覺， 上以有乖大義，下 敕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遣安童律斬。○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與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貪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旱，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先是，鄭時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懷恩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勑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四者，餘尚未所而人已稍快，厥明大雪，人謂納諫感格天之應。

見兵器之利

宣大總督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前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遇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邊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

其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撐兵車營圖，其三撐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撐椿繩營圖，其具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按子俊為此車費用不貲，而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會鞫去年失機之故，降官有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猺獞乃走散岩谷者，至連歲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只求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亂用兵，得成功。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綏猺獞，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洞猺獞有腊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還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餽之具，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如矢河、荔浦、鼎縣，闔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土手勃畏、樊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糜費，徒成擾害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陳建曰，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是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邑，故韓公亦不得不為出威武勦蕩懲創之，非瀆武也，宜也。至其既寧，則綏寇安民矣。可乎天威既震，賊皆既摺，當之急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宜也。而已以為時二公所行皆適其時，而各有攸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議此，後之為政者，宜參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惰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于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寫衣蔬食，泰然或為之憂，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當辨義利，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佛老，卒歸失于孫，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聞殿下留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篤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止此耳。廉嘗讀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

論實錄斷義體職所得非考索採對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般字做成將来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維尚銘時銘有罪宥之以準代其
職。準為人平恕淸儉。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
非此則有司之事也。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
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遯累日。整衣冠
閉門自經。準廣東順德人。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
歷張黻獄。並謫遠州。
俊僧繼曉者。始以為貪嗜懟楚府事。故走匿京師。賄結梁芳。禁引入禁中。以術得售。尊為普世。賜美姝十餘。金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三

寶不可勝紀。乃言于[illegible]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與災[illegible]京師地震[illegible]日月薄蝕[illegible]陝西河南山西[illegible]其災[illegible]
[illegible]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

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
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
十石免其赴部給繇惟造完須知功蹟冊并遞關差人
繳部
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胥失之矣萬安輩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特勢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孑然為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懷瑞之加救幾乎不免可勝歎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
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從之蔣琬等至大同出
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
而還上言虜益遠遁轉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三

令天下豫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臣議
求所以弭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斂
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視[illegible]上為具文
書甚非所以弭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備名責
實庶幾成效從之
冬南兵尚書王恕上疏其略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
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為林俊陳情亦蒙拏問
臣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為天下國家慮耳今

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矣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惟繼曉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詐計 陛下何緣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仍毀寺以遷其居○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于公論故爲陳被恩以來每有微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內侍梁芳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致仕旻中[illegible]殿[illegible]凡加太保傅皆賜敕授之以示[illegible]也久與杜[illegible]同受命前此

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梁瑛伏誅

按瑛先任錦衣衛從西廠汪直用事及從西廠調外任爲萬全欲邀功以求大用乃自擬奴言以誣平人謂思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請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承服者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日章瑛暴罪當死朕已從輕請讞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素論罪有差被誣者皆得釋瑛初輔直爲惡直敗其黨多寘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道亦還驗哉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儲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儲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敕督運俱從之

乙丑 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納諫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嘗同遊胡居仁以名節自砥礪其爲學務要致知體之身驗之心直欲著于事爲初任主事勤於道李孜省被貶猶繼曉出京未能申明禮治上官長及於民政化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誨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爲不有本不能也

李孜省江西人本爲吏坐贓削籍遁按御史楊守隨遣同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貪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中臨詩選朝廷勤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可謝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請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閣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時御史姜昂疏論李孜省奸邪詔杖之

姜昂字恆頫太倉人爲畫強介清介不阿便已爲御史以言事被杖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

民傳神勅煸黜化節乞近地就養得孫等於人新疑其風不勞而治張鵬不遷逕歸臥次之進參政臨譙辭不起疏請養致年六十三生平嚴介子弟學者附公不得用驛官物資客過從未嘗特設有請者一切無所假予龍果進士依黛宏讀書於以覺僚官從參所至龍遠山澤湯接後進好讀書傳播聲譽當與交有文學名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壁蘇章共疏星變爲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此王恤寵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賴及宮闈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〇後林俊張黻原職

守禦長陵御史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出不測矣獨從忠可以頭評曰不可自古未嘗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三

朝大開言路故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乘所用御覡秉之恩免冠謝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從歸附于家稱疾不起上遣御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將解時星變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于上以比為傳奉不復趣懿旨來以當恩怨曰是之專為我輩内外皇族之寵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个甫欲正夢奏大來後之他日大學士劾故發公而無他之恐憲于大學王敬恐殿鬱葬死以至其二十年百年進鎮撫司命達恩例恐不得之不得已令懿旨天下之上大書緣林武功之罪選也奈何以得之不得巳乃命即出傳之恩以大恩一旦致逐命也恐至尤不得巳乃命其在後之及恩以宦侍延有諫於首言省可行也時省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思飄曰如外延之無人從中贊之矣子俊謂不敢思歎曰吾固知外延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奏上疏切直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梭寢漸緊

傳日命出子遣蜜賓方也泰山青東嶽以驚應

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嫐之求退珝即疏乞致仕歸養

翊實韶附萬安安闢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劾字御筆也展觀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賄與復爵謝廷若不去翊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俯驚曰此所匿名文書御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其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十三

回明旦發出所聞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翊自陳休致言曰上意正如此安曰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翊鈔驛馳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類若此翊性至孝母歿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歿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弘治初贈祠之賜諡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祭田旌寳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俸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消李孜省得用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心腹以故肆行排擯劾隱惡邪諫祭酒除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並相傾斥升秦紘邪議按隱丞若無及而李秉曰怨侍郎馬文遷華之力居多國史累于万言皆極其醜詆云丁守溪長語成化中内閣三人萬安貪彼劉翊在蘇劉吉陰險請爲天下所輕時昭德宮妍奇玩中外有結内臣進寶玩即傳旨與官以是將爛剔賞賚三人不出一言諫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誚吏部文典劉翊皆山東人爲一黨萬安彭華爲一黨至相仇詆久

之安以計撫綱去之昊亦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
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翊爲猶賢蓋翊多議論
不如者或目爲狂躁國史正爲翊辨此誣云然翊自論
狂直後數年貴辭閣靜被至是始以仇孜省去豈陽拔
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
糊塗大事不糊塗翊或其儔與

是年僉都御史高明卒

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冤枉所讞獄條多
著爲令臺因畫勾獄走舉相傾駁博公從容持片紙叙
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臺嚴南曹不職
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逃姦縱法狀又造籌高平揚
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抗寇弊鍾同尸代就趙明章文
風節才幹時望翕然受知于英廟每稱之曰能至于
以河徙無常不發定敢從之類民大便焉
活無辜之衆釋脅從之民陰德尤匪細云
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俊爽
有進不難進易退出處燦然

甲午 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
而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
臣劾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墻依倣榆林
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病民命工
部侍郎杜謐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
令致仕

薛應旂曰嘗觀陶廷綬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
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焦瘵千里
丘墟孤兒寡婦哀號哭杖日哭于轅門而浮沙築墻終
難就緒向使其勞費施河湟遐遯奮勇與此大役猶可言
也頗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旁無城守庶
費萬千餘德藤藤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
禍蓋不審矣錄此觀之則宜
人之殺臺司奕章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
皆謂自然南京入內閣者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出今職廣
民疲困爲除繇役罷和買徵辦給務爲惠養計提督市
舶韋眷倚進貢爲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人其
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禁罷番門吝剝周虐
臣者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將又行撤罷兒孪使臣泊
六艘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因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
子選言亢西域貢利爲圖利耳使陛其謀必貽諸番之
笑眷怨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而人咸稱選及逮道

選黨比高懋 上怒逮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
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其役所選所黜吏
張褧令誣選褧不從行等阿眷拷掠褧死獄中所得
死耳安敢以私憾誣公義陷正人也行等搒掠無所得
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陵欺獎賞官志圖報謝論罪
當就逮入都察院選官選紀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
萬人遮道號泣之選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年五十八
張褧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風抱孤忠不意事高瑤摩邪之擠持間
獨立衆憎止之言陳選撫以文之濂溪遺風以激貪儒因陛下之知體也奈何宋旻
之陳選撫以激貪儒因陛司之體也奈何宋旻
[illegible]

剛正不能屈辱乃爲劾官彼僞憤懣感疾旬日而卒學
行李其頭死不爲賢療又潛遣姜子家以還死振泰以
朕其忿夫選夜僞奏公擯保謙薦門爲望疏論其免
臣以罪人擯斥田野兼未自給而無所須歡日此從豫
其心能請奏入不報弟以使事罷泰與守選吭忘以干
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謹慤其居此官必欲盡此
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大臣爲甚輕忘在于生
靈國家絲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爾廉者名重海
內士大夫無間議與不議論一時正人必舍曰陳某可
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或非
其人必曰此非陳某者及乎人莫不悼惜
之則謂克庵正德中進階光祿寺卿謚恭愍
王廷相著凌川憫言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拔世雜一時
日學術術道請析諸聖賢士賢克之道仁爲己任死而
後已者乎錄曰克之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陳建曰陳克庵父贈亦爲御史克庵既貴服先
人敝衣帶客至惡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以憲還
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
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峰爲狀元而寒
至惜乘傍舍以爲不愧與陳克庵爲方伯而騎驢出都
門皆同一高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止等
象義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錄吏部右侍郎陳崗嘗掌銓衡者二十有
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翊同鄉相厚
翊仍與安並欲害旻爲翊所訓翊因與寺事爲安所
諭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亦與旻有怨初直爲部侍郎欲
求時爲侍講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萬旱不允內批以直
爲之旻而直恨是旻起復補南京禮部旻久之經營再入旻
不可恐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託李孜省許旻于
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欲其歸
人下龍獄令三法司鞫龍獄具罷旻爲民旻落
太子太保令致仕遣及旻錦衣衛故爲侍降謫外補
按劉翊記尹公旻行事尤不滿人意處劉翊推坐部
屬以先潮營充之門又私其鄉人進在若又與洲文集
芳填侍班舉于鄉李東太學尹旻遣子龍延祝錦講學
龍舉弟進士擢編修嗎謂不道顯薦其兄收旻欲遂旻

美談惟輪彈撫比則旻必予無有可議去之不爲過但
惜乎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當時
二黨類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
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恭爲右都御史
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義軒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官佃戶高聚占恡不
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
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謫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閈其爲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參政馬貴爲山東布政使貴松江華亭人疏言南
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
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宜選大
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貴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
黨援自登仕前後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權勢屈
降志嘗語坐客曰吾平生有三惜曰何也曰此生不學
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家

陳建曰此
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年

況節義忠難一事亦足録況公學業醇深千古而其全膺身及叮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謚文毅。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將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真大位，御南遷之説。及回鑾，廬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竑易儲事，多匡之。已而曾石用權，輅數被排擯論削職。成化初復官，首疏新政八事，又陳裁七事，九事，慈懿太后請復景皇位號，謚，引立東宮，疏止玉皇帝陞嶽江立十非，以罷西廠，此其立廟之大致也。若縱淳為禿作媚，識之不與交泰。淳以易儲事上章事攻之，輅相待無異乎昔，尤其量之休休者歟。輅方果好直言，與文王恕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錫賜日：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讀。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舉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博識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鋃鐺以待。俄有宣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除知州。而大悪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碍嘉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譖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妃年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繇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而上之愛不衰。凡彼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匱作威福，弄兵撫副皆係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遂暴薨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宴罷，上還宮，怨懟成疾，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藉藉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孝宗仁厚，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侍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倘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諄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己丑，上崩，遺詔諭文武羣臣。

得衆害者何以加焉

鄭曉曰：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莊重，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將戍守不勤，兵以耗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荊襄流賊，時有寇竊，推撫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上理學，褒封儒賢。江淮大被饑災，隆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諫，多賜採納。時有干犯，諄示遣斥，常無復者。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于愛憎恩怨絕

無俗帝辨然于天理人欲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寧有餘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敕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內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爲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蓋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舉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瀧泉庵、貧無擔石之給、則掃落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敏于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鄉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一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許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君子猶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致之、[illegible]爲題書爲文祥郎李筆作詩云、春來風雨若[illegible]、是人世人思作已思安齋之。文祥見所說世事者、[illegible]、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論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綱、進賢親賢、廣言路、納諫諍、通氣、直召諸老與門中宦官語中、與再造等語以爲不知。文祥從容齊對、而出安意旨、令吏部選除文祥[illegible]。[illegible]數日不[illegible]、遂補咸寧等。

葬　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群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德祖已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

懷恩實以人才之選爲己任

之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
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
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袷則
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袷祭之
禮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
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
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
至京鄉習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
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
下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
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
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徑去都京萬安默然
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
韶爲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爲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
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于奉先殿
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姜嫄爲帝嚳大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
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
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
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繇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外命婦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締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通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又有以爲貴

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
安先是結萬貴妃兄弟進俗從贊以固其寵貴妃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東廠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廋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 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讀一疏安即跪起乞哀略無去意懷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浮恣不檢卒無嗣家財貲萬計爲姦贓子弟藏匿瘞藏無餘者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帝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

十二月尹直罷王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膜數萬人舉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稼穫後焚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復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黜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尊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爲君號王爲臣號冠屨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熊禾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辯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每發于詩文及草詩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遂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不便就俗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塞梅嶺之崩岩梁橫浦之崩湍定役道更蠹之例以求息宰端民立生祠祀之

兵部尚書王竑卒 正德中謚莊毅

𥁕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給事中値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凛然及其守城巡邊皆有成勞設策賑荒民多再造晉湑則奸貪畏懾巡撫則兵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詳刻蓋一代之偉人也夫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宋志趣卓然在文選十有五年汲汲以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賢勞于請坐卻之謝方不稱云見其賢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至言也

爲揚公不竹爲宋丹兄難之罪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

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詠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詠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細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

欽辭國以母思孝之至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議、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眞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圖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叅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黜罷浮屠宦豎之邪術舉行朱子家禮之正德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務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允辭

正人得進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首見正色立朝之度

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褻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盛事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勑修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弃之瘴夷嶺南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

新政

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

盛典

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從之

按于謙墓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因封其故居闢之成化間復謙官爲位哭奠後因立祠廟旁祀之李夢陽爲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爲四忠祠、鄂王、兩地專祀。四忠並列于謙爲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諮議政事。或令轉對。或瞯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蔽淆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啓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

抃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
乃傾身附結，皆被敘門所說，劾彈建言，欲起遷科道待
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爲一聖指採納者悉詔由己，自此
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劾
慶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何
劉吉尚留，深結科道，臺諫效門，蒙依取悅，無所不至，貴
戚萬喜，依憑宮壺，兜婚禍約，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人
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
籠言路，合而爲一，宜亟誅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
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文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左
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時是人
目吉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爲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族寓
然。滿九載，考劾遷，通留之，不忍捨去。陞湖江按察使，憲
綱振肅。祠藩臬諸司所用取辦于下，鎮守之官供給日
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

方、州府宦家莊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擢
貴欲蹤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
撫雲南卒。繼宗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
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鄙
人孺子，皆
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與御庭爲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
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
及非人，而良等恃寵市恩，當正典
刑。疏再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洪謨宗著經書疑辨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蔑于
數之惑，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
卒

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
容，崑山人。有志經濟，篤力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
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明斷官職方時，邊報旁午，章奏
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瞭然
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再沮興康
李良乞陞數事尤偉。　上登極，上疏論六事，曰儲養台
輔、數革勳戚、濫授借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
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頗銜容官
將除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參政。容蒞
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
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藏稿、菽園雜記等書
冬餘序錄云：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
司，應劾去職。胥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慕自恣，兩京考察
皆得完璧。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
胥濂重到地無皮之謠，聞者快之。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器，宏施利濟，不狗世耳
目以況事功。初守西安，輒擢發賑，及引渠爲民利。成化

中，歷陝西藩使，陞延撫，經畫榆林，城堡延袤二千餘里
爲固，備且請置榆林衛，擊塞虜土爲屯田計，虜至必嚮皆
莫敢近。又開逕陽堰以便數縣，鑿南山道以便創秦易南
北，更戍收暖番之捷，大累在邊，廣儲蓄，有警輓厚賞下
乃用命，事功載在
史冊，多不可泯者。

謫御史湯鼐爲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
按：鼐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而不從奈
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襄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
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與鼐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補天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
馬文升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
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鄒智者劉吉因入智名

羅論

下詔獄智觀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由從獄
官若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
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輒請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
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淳流或論生民憔悴無
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時富事者俱智
生智得罪繫妖言惑衆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繫之書
詞固爲狂妄其忠有無昔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
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囚死
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獄繫造妖言引
愉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依如何這等來說且置着
後鼐及繫竟釋充軍鄒智謫廣東
石城所吏目後二年卒僅二十六

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
辭朝詩有曰盡拔所懷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
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懷忠愛之意溢于
言表僉于萬言諫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諸
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
就固未可量而不
幸短命死矣惜哉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
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虞則不足以彰其崇
有謫從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
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人主
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
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
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
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奏兪南京戰場無軍數少下准候調守備官
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謂昺等
命甫下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言吉猶不聽科道交奏
以爲老臣言宜聽紘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
怨爲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萬安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
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吉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
乞逮罷去萬安劉吉吉尤嫌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
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所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
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貴始盡恕
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
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自思明爲
僉都御史吉延挨吉諷御史彈章等論其不協人望
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
排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僥倖在內知恕之賢吉雖
嫉恕不敢加害

韓鼎上言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切惟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
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舜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論之不識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

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繼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詠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
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瀕海鹽煎熬全
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
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
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稀物賤欲寸
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衆家登場刮泥
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

使此鹽竈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答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敕任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秉字執中，曹縣人，爲人純正，直蓋心職務，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賕賄賣士，遺拔陷落職。英宗知其誣，起爲南臺。憲宗朝遷總督宣府，累陟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忤時宰彭時弟華，陳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保，以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中生，以忠信自矢，歷事英憲孝三朝，皆良外，所至著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時猺獠合李犯城，鏞蒞任甫三日，羣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試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若閉之，彼謂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何益乎。衆曰：賊闌不謀，當往。鏞曰：此存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兵，鏞笑卻之，獨乘一馬，從二夫控絡而門外臨開，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臣測，姑導以行。逾入林菁，行間，顧從人已遁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來路峙裸人于樹者，鏞望見，叱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日赴郡，爲賊遮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夯鏞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廳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來見。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乎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本良民，迫于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動以兵相加，欲剿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小廬設床薦，鏞恬然寢。賊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我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放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遂解縛，還其巾服，諸生奔謝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擁隨及城，鏞命呼城中吏，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閉城，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鏞。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人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送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守陳，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彼所親附，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處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自首而改節哉。邪甫誠命殺內竪，諸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李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章奏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丘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上不待養於吾民將不吹蠹即吾夫居則耕其家而爲比鄰族黨州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師軍而子弟無招收之繁而不煩自耕而自食無養兵之費而食自飾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後世鮮果能行之治者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恐行而不能久今日惟從事簡舍選編僱募頂役之所以猶未合古先盡善與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古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目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蹈嶺海察事機命衆議以册印界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鄰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斤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滽受之滽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滽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旨并分之罪必有其需之端

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珝卒贈祭葬謚文和

珝字叔溫壽州人景泰初議遜登天順初侍講東宮多所啓明憲皇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竦悚在吏部不徇私情入內閣果斷無忌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李宦備位有大臣之風

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

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內使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內侍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中使顧恒訪其叔李福遠與兄以來愷族婿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送以歲晚日之省其里曰進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紀旺謀于旧主鄧璋曰李而月李猶致富顧我貴李姓不可乎鄧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僞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聖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黜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歸降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驗黃監生蔣鈞等撿儀人李友廣許父貴等詐不勝擬坐汝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司道官孫玘訪往廉之得實俱其詐以父貴紀旺論斬郭鏞韋蔡用斯河奶所爲小人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曾有來侍 陵寢苦勤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同京閑住僞父貴祖所寬減死論戍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濫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擧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至於今爲甚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自決後尚其成跡患餘有自治之有據其議者曰不能不可而河南之民使有以爲患示二三壹一錢五策者各一江面爲之則五歲者一決淵使歸而議決此曰公之親得于見聞者抱金龍之大其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患其塞兩藏之弗定亦久矣自公旣從疏議于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疑之笑亦明矣哉

命有司歲積倉糧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

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推重王恕斯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會後諸戍爲侁家毆辱暗其妻目劉吉尊作罷歸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詩等疾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摭他事訴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聽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康名風著文肅公曰公在文選選與其長貞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爲則小人之不得進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三原屢薦公終未授納用而余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偁亦爲文選郎中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朝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前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纂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

撰誥務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欲檣進以僥瑣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華亭人爲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敢爲本未嘗以急遽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非所敢爲者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儒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多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悅素廉約自服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與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見王恕極言紘清
忠不宜罷遂起用之
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敝屋兩妻學參歠菜羹不改其舊度率家無餘貲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成造化論還復職累遷任二年以兵部尚書陞指揮僉事掌錦衣衛事驥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所奏勅兼理驥密料察之發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與惡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遞者所發捕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惡耳餘皆愚民何辜得減死遣戍有衛卒伯其婦人傳言妖言者欲發其事親賞減以告驥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減其進官付獄未首所司職其狀正使加之以懼減獄獨否
表首所司職其狀
捷竹者或擊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請責驥具以實對辛不易弘治初養選軍政兵部列職稱驥老成
待遇敦厚
不刻云
楊守陳曰國新設錦衣衛以親軍職任雖要其掌御乘輿則儀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緝捕姦宄邪民

恩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獄訊則廷尉之職也其掌禁兵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則京師之獄非常從無及職兼數職雖要莫尚焉任其職者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年所任其人耳故貴遠或數年爲長尊恪守厥職然其事以貴龍承朱驥其車孫爲長尊恪守厥職司可謂廉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
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廷瓚巴陵人安知縣關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九年以都察院都御史尚書侍郎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侍廷瓚奏知州府會同母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苗爲山中蠻族所屬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
皇明從信錄朱二四
畫此城郭衛所以次興建招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悅服因不煩兵而夷人不敢入境爲賢貴州治冊宇如中州番部撫貴州尚嘉之然後學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放捕首苗殺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按用命斬首六千餘二千級首惡俘京寇既不奏部令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襲職掌事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事不守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事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宜奏罷除其大患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如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州官與土官兼治

三月冊立　皇子　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
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
紹休　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之後往

其詔以降治況儒諸美

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苗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甚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見可畏也宜盡廢政蠹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

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賞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邊盡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言丘濬此疏入 聖心嘉加獎用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上日與萬幾遠近罔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啟之也

部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令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濂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世襲國除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革爵至此乃錄用常鄧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追崇諸中山開國元勛子孫尤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浙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紫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爲靈璧侯而誠意伯係翰林亦以伯爵報功之典無降爵之意矣

八月詔寧侯張綸卒其子鶴齡襲封○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粟之法可較此比

國初鹽課俱召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就求鹽引于運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匱乏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邊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友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甚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騰踴邊儲愈難足矣

十二月廢荊王見濊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
之師既集，貴指揮使允禮等若千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
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
紀。瘴癘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
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
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
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
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
不可廢一也。世之議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
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
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
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
日後又有文忠之謚。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
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為心，
褒美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
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
少詹事兼侍講士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
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
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東秪河渠，皆盡人力，可
蘇民困。巡撫徐恪以聞。 勑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濬通，
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奸、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
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
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乎王蒯、苗通、高永之
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
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
都御史林俊奏議，請彭韶文學經綸，廉潔貞風直氣立
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及而易名而亦兆名
其嚴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皆足嗣休
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肆鉅不類其
人，不足以服
天下之心。
十月勑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
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恆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
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時
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
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 祖宗

愼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珉、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鄭元、合肥人、五世同爨、兄友弟讓、不未異財。朱勇、陜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梁、褒川人、自祖張及梁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閒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千指、合門雍睦、各旌之、曰義門。王玉、泰州人、世業醫、日給粥谷飢人、凡八世共爨、人無閒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人、盟寺副趙政妻、夫亡哀毀、嘗欲殉、已而自縊死。翁氏、睢州舉人曾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抱屍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蔣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權留意人才、考注賢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祭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又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輙治、治下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漕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鋭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遂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隨子也○塞張秋決、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既分上命丁□何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衍無彭蠡洞庭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禹之治水、自積石至河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釃爲二渠、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臣以爲尤甚、莫若浚大禹黃河使北、水勢順下、吾道然後人

新濬河以殺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乎。張元禎曰：圖今黃河以北，多存黃流舊身，但上下
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數支，以達乎原泉及直沽等
處，一可以殺豢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
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早澇之災可以免矣。霍韜議處
黃河，謂三代前古北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
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
宜之策，莫若河陰原武之間，尋地形便利，引河水注于衛
河，衛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衝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
復遠漕河，亦可益京師漕輸之勢，兼排通利漕北又不增
一運道。胡世寧奏議謂舊沁水至紅荊口分流一道
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沁則必可以通衛也。且黃
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一官踏勘荊紅口及陽武上
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濬一河，北通衛河，積漲附近
糧船，千北呂運，以防
會通河一時之塞。
按永樂中宋禮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濬舊黃
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蘭芳謂河南之民免
于魚鱉，謂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欲

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若
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臣嘗謂十年來河益南徙而入渦，
汴亳泗鳳，皇陵祖陵為而南京東北皆被其害，以入河
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並容全河之委也。按一統志，
黃河古道在大明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
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
〇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滑浚
南樂縣界，由東郡下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
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瓠子金隄之遺跡猶昔，黃河之故
道猶諸縣之宗見，疏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
者。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
伊州，雜回回韃靼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近
接火州，為諸河要路。永樂初封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
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
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素羅帖木
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擅阿力侵

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朝
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纔擢
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北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
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吾兒種也。二十年遣
使送入哈密，其書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
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
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
印城池來歸，命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
善巴人救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舉聽二
種頭目來陝迎立安定王，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
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議者曰：夷虜貴種類，本
西戎安定本雜別部，豈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
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
以去。報至，遣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
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
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贖陝巴，久不報。海等上
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命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回夷二十餘人奏其
夷戎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
參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
廣間。上命嘉
峪關絕不與通。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
莊。
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驟至入閣，尤
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老而多病，目不視，以求罷歲
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不允，輒免朝參，坐閣辦事
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
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
平生好論議，上下千古，執一說，獨與典故政事所言及
與大臣言官爭是非，謂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苟取
悅。商確性事，時出意見，自高奇譎，衆論能以辨博濟其
說，人莫能加。論秦檜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為
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誕可駭者也。
北其統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
偉矣，然當其時而安敢逆輒諸易位，勅使旁午，頗泛所

洋曾無一語權歸宗伯遂冠襲川兵
遂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彥道南曰洪武建文間興有劉伯溫之渾大宋景濂之
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雅永樂宣德間有
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
則有李文忠之富茂劉文安之該贍然情體深豐贍未
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考古準今粲然為一代文宗
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嘗聞文莊之風而
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
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崖渺茫含靈鍾秀誕生文莊偉
哉若人萬夫之傑半毛[illegible]綠日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
有綱潤色皇猷俾益興常我髮未燥痛習仰止布帛菽
粟有益
國紀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讀悟絕人無書不讀其得已之學
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
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
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瓊臺摘抄
曰丘公一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釋老作其介操二也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二三

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涯一園而已京師
城東敝第始終不易其廉靖三也為學以心得為本以
窮理為要常面責陳主事晟末務吊詭文當訓其門生
謝遷王鏊二學士讀書須理會毋徒[illegible]而檢毛髮
揚登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致翰林後進
多悵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擿瑕詬文莊皆出之不合
公之歸人皆疑文莊諛之救公去位于讒法
劉升文正交清而嚴得謹文莊其以此夫
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健謝鐸王瓊耳劉閣老
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
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蓋然甚惱了胥溪指
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衍議及其西山衍義
謂其見已差嗚呼西山衍義一書為世人君之龜鑑為
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閎
益大既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
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焉廖學士極贊其
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趣前賴后泉然
一代誠非過情矣啾啾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戍籍隸金吾遂居京李
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賜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俱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
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遂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
編修累遷
至今官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言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二四

瀆于祭祀時講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源匡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
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納諫之美
尤三代而下所罕覯者十
八年之治不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
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
一萬將攻肅州城併據甘州復[illegible]頭目牙蘭守播
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
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翥從

公之後術矬入

罕東衛至嘉峪關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先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候各村數日熟擇善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加意策進發罕東兵以副總兵彭清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巧值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嘉峪城牙蘭稱知率衆遁去惟餘番東八百人登臺自保遣諭之使下將士欲書所之進示再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但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成空城無益于事但軍士遠征勞苦宜陸賞上命進官出塞有功加賞歲祿二千石寧陸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者都督僉事

四月張數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十事親詣自臨茅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蓋杭嘉常鎮四府之水上流蘇松爲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昆承湖水由七浦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塞是役也華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復壅塞亦以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潮湖奸民和之肆摽掠爲東南大患三司議爲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鄰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 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荊襄等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諡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儉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爲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彈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易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爟危既而廣等果以贓敗

之而不置不言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例計丁牧馬當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踏實地去則馬無得業

此議者必實行所宜而後行庶可無難

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疏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按峯初遊陝西朔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典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舉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咒虎當路不能去有雷相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遺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典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相川知情不首并家屬誠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旂勞之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

溥而極刑之議怒而香白之也明兩繫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舛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 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章多出其筆此疏剴切而簡明詳核而意足納牖不當如是耶

麻谿山有銀礦。守臣以中官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勳者成歷練遇事業書周諮時務嘗請備兵分鎮州建邑寨雲三路增兵綴急相援丁謝河開禁舍賊設險塘年又于黃花鎮置營堡戍兵勞聚終始勳之世虜不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謚康僖

紹太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五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李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四見止經筵叢答數語群臣瞻仰詫如神非天顏明睿得觀此都俞之氣象乎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粮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粮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

積性時糴買法有米告糴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粮草陞擢運上自大夏此法行粮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徵收糴無虛得實矣二十年來無此良法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道路梗塞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將及新會

魯率民築城置堡寨聯絡以守賊不能克以功陞知縣進府同知提按察僉事平治瑩城九載滿進副使治旧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後平廣西府梧蒼浦府江田洲諸賊陞新數萬告捷凡有石尚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勑撫治兩廣地方撤殺賊悉遁去成稱爲三廣公云

又錄賞功三廣名稱官

論功蔭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三廣公傳曰魯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預屯械多疑兵多卒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預糧聚兵惟日戍守賊預爲之備或遺兵則不遑賊計弛備或愈久不得耕以食或歸郎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殲賞行兵兵徵俾將不先知惟機而賞日其封其月以時發及發乃俾進兵郎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殲故當征賊賊無能遁常言客將兵未徵賊賊已報捷非客驚也魯擾而

賞人

廣賊從賊其民室廬子民妻女棄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兵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

乃數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汙
累撫按官率幸功亦苟饒無戮罰甚則縱狼循燒郡邑
品河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而里已焚
兵未及賊覺良民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
督之功由今
何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
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
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嘉納之

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
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
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宇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忿戾驕恣稍拂之
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成寄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
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嘗常布范公而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　上優詔褒
答復其徭役以爲世勸其子孫不得貿鬻
人山以充之溥沒未久而鬻者紛然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
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
進而曲成之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僻遠不
遺其豪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威嚴肅宇法肅整左右一
頷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獎罰
都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丁酉士

文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諭諸生可以詳上之士
又擇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遐方之士咸得親後
尤明于知人一邑一品第十人爲優或前舉四五人率不
出七人入人之外凡所取諸瀛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
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
李如所言其所進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
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輩雖權
貴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家掄學之最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乞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
宜愼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
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何出孟春曰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稻曰熊于字能火郡
中宜愼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
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
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
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眞僞將士強弱盡
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倖與士論少之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按是時陝巴雖嘗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作輿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矣。許襄毅謂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昶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 多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汪循日錄曰。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爲我朝第一等人。惜其不能。可歎。

陳建曰。程篁墩平生著述論辨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牽合朱陸。顛倒大謬。蓋朱子于陸象山早歲猶去短集長。晚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存。明徵彙墩徵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編派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之志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顛倒爲變亂爲誣也。其誤後學甚矣。愚竊閑爲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獲罪前賢。誣誤天下後世學者。

五月。陞浙江右布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初泰在浙江。勢豪者霸取私鹽。鄉人效尤。聚至千輩。商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摩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稽下杖之。三軍股栗。已而稽譖泰于府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郃曲糾墅。不涉城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八月。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佐勘事還。奏稱總兵李杲、監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錦州、義州備禦官曾勳、王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七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曾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歸附之夷。是

據歷律功出此

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以勳等事無證。勳、璽各降一級。景良王降勅切責。其陞賞事俱置不行。○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月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間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筵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論。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請遠所時所以誘爲學。君畢臣非祖宗之出今雖未能如古人之剝。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敎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論。講讀之暇。宴飲

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游嬉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能從。三師糾正。其者所逐之。不使羣人得而見其獨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按寧康王覲鈞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入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鈞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兵器。利狗色。交宗室。濟亂無禮。喜交士爲盜。江湖間及劫掠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自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諸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

庚申 弘治十三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遲者或至午。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冀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壅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上嘉納之。○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廷瓚自成化初。猺韓襄蠻平定後。開府梧州。率以恩威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遠

步詩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疏。或不職。輒去之一二。太甚者奏除冗吏。恩結軍士。兵不肯出。出則必盡勁。若鬱林川寧遣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丁賊飢盜竊發。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先果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得人。不疑。雖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斬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

勝劉禎，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
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
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
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
言。中書者多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擅
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
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
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
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著天語尚嚴也。永
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
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
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
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
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
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

或徑由中出，詞是若正統初年，止委大權王振，一至于
見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變。及天順復辟，事與內閣
知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
駁知書事後重大，至屢宣閣議，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
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從知批答依內閣所
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謂以條旨爲閣謂和之
義，非
也。
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江西餘千人。推誠御下，申教令，修武備，教士習射，懸
金爲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爲勢銳、偏架、弩旋、神世衛
數射青閫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爲者，以府江山川盤結，
草木蒙翳，或伏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
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旗牌，重賞開詳
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慓悍
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
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
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
江七年，後以陞遷去，任從來者莫能及之。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襲五經博士。
冬，火篩入河套。○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嫁王三奇，生二男一女。三奇採薪
歸，至門，遇虎，患陳持門栓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遁去。
陳負三奇歸，死，鄉里哀而瘞之。陳嫠居，鄉豪郭子素逼
娶之，陳給從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
抱幼女赴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于
素畏得罪，以賄賂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貴馬
從桐繼爲修墓立祠，至是歷按御史吳
貫，因知縣陳釗之請，聞于朝，故有是命。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
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
百七十人。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裂眼，湧

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千
是本兵之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
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
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
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鄰番
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
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
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
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
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祗畏
天變省躬責己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
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
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
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
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
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〇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
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
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驚遁致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

皇明從信錄

而還〇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
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
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
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
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
不諳弓馬竟不許〇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
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
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陞鴻臚卿王璟爲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者蓋以近者王府遂食鹽之請
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
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故差重臣整理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
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儀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錄稿未就而卒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　上灑宸翰賜
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

皇明從信錄

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
去〇遂減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後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
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嗣廣楚岷
嗣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
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
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郡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
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斷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
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
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
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五十兩縣主二百一十五
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
開礦銀置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
日繁支費浩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折半支給至是復奏
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發糧麻布通革
免其郡王以上照舊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
則俱本色四分
折鈔六分矣

陳建曰考大明會典載弘治以前王府房屋等價已屢經變減祿米中半折支至嘉靖初紀此後二三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諸王奏議可識矣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積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巡撫御史王德明奏王府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衆王一省者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謂宗支日繁郡王以上猶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者有衣履登進僱一僕履不充飢者矣有假息道寓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斂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人因府之富貴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恐言之凡以宗室之紀以祿皆不敢使其于窮失所處義因或祭稱聖天下者皆不欲使其院以誤劍以之奈何恐使人嘆而救斯極根不給有司坐受其災或升堂而號呼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毆傷吏卒無如

之何仕于其上者懍懍乎歲不獨俱受厚且懼變生不測自古患民窮盜起而況天潢乎竊恐窮則變變則須

高皇帝復生覩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利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人必爲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舊伊澠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入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唯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仍令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以下則從皇應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遼藩所謂不遵訓于見在而惟定制下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下支之數以杜宗室之非品必如祖訓所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慮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後愈不可為矣

又按今朝更明升此弊已極而不亟變通者懼宗藩之慈重 祖訓之違也愚于此有一說足以服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謂焉我 祖宗朝以來凡有宗子親藩者必手書與諸王詢議宗公也今此事重大宜以手書論告諸王通將遠臣論及祿米章疏如詹事霍韜給事中秦鰲所言之類錄示諸王使皆知其勢窮難繼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山西則備開本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應課商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吏師生俸廩幾何連十歲之內災傷蠲免分數大約幾何或征討盜賊費用幾何然後開具國初分封親藩幾何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幾何房價等項支給歲約共幾何以宗藩一歲出納錢糧較然知歲入之有限費出之不貲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今其一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存

其恐懼吾之所欲爲不敢議 朝廷之尊親藩而亦之雜制參善圖者試思之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

源夫入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貢爲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貢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

可減者又算止是哉

按我朝學校設官之制遠過前代殷周遐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蓋設故也余下州及縣學惟兼領于有司而已我　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皆百倍況漢唐矣丘文莊公曰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興起豪傑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是謂謝可成之蹟與丘文莊之議今日皆參鑿可行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召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九月南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學副璣廉直節勁師古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岳父謙大宗伯諡文禧謙禱北岳得子孰岳母夢緋袍神人入室驚而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然爲翰林進講辭切洪暢人方之先祖謙在吏部獎拔抑躁人不敢干以私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崇大體愼廉隅介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端

壬戌弘治十五年

正月都御史林俊平江西新昌盜遂改巡撫庶務一新

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惟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勑都指揮戴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譖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恣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詔修淸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　立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尙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周

辭吏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致仕尚書張鋭卒、

鋭字時敏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爲提學請託不行歷官皆保儉素一如寒士諡曰莊簡貞無愧云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瘼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鎮守怙勢凌轢縱神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譏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陽勅獎諭時天旱禱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兆其繫措爲故殺訟于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身而使人盜殺之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訟其所從者疑錄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怨眾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六　十九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喬新剛介寡與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哲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所論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陳賢蹇其等書後有司請諡謚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迹之雋既無愧于薛瑄者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故特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韜請內臣監局官員伏讀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輕見失考不敢纂述致我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禎宮闈之防建郡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勑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纂輯編列禮典亦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建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時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來弊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適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大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討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孫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諭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可大用上不答再言之上亦不答○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眾麟結納權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爲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二十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上黃冊議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存額止四

百一十二萬有奇，減已强半，不知何故至此。彼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紀極乎。再數百年，彼少又不知何如也。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視國初增數十百倍，乞勅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增數，宗藩職官累朝增加大數，送館務集，俾詞國計者，思用根日藏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文敏此疏，蓋有見于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故勤惓言之，而不置耳。遐叢。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瑩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

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厲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懇之，瑩逐其從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請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往賊敢爾，不去，當直擣其巢穴，戮其族覆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古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猶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之。○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

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輒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者與老太監蹤跡疏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
名第一眾敢藏賢也

名臣錄謝忠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
與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舊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
人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
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
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
因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
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
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

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
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穉兵
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將學士劉
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恭覩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悉訪 稱謙之 美然擢簡
冊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覆奏鹽
課為邊儲故業而設 祖宗時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
廉恥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方
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顧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勑命誥
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
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
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
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
苦乞勑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
草之悅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遇益勵初心尚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
志讀書不與軍伍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
弱巫止之乃輟燈默誦不少懈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
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
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
信孚于民考績論至淮以乏褰具陳幾死所知濯以歡

裘襲枕爲御史袍服儲朴借朔一枕馬身若無官而自
業風化之重源勢不避權貴乞臘甚變以自治咩蒼頭
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
究經經書與旨體驗身心隨得隨條嘗曰儒者向上工
夫詩文特
上直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葬諸罷
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
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及　孝
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
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
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
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不議道理之人所爲
上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
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
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
且有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
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從三后一乃繼立一則
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
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
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
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
起恐後來褻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蔥
稱爲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敞
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
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
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
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
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
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
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
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嘗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
者其禮已譏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
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
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

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　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都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覩　孝宗此舉抑至情遵禮制反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彝典而陋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爲能享親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　孝皇吾無間然矣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衆附選及時登惟差撥恒充國將官使克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部議行之

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擄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詔未至乞增兵馬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傚　王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論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擣京師北關及通薊等州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予切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暝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覩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矣其以報一而不敢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家皆肅然用所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奈有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諭從奏

日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令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與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臬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
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聖明
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
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
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
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敢決之更好然不必
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
講官因此有所覬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
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乙丑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
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
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
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
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〇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
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
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
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〇會
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
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
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大約以天下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又為漸者六一曰
元氣之病指士氣委靡二曰腹心之病左右是也朋比
難剪臣故以為心腹之病夫倉廒府庫錢穀之要也一
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賦重而
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戕民之害懸田被
占于戚勲草場受役于官府一曰盜之漸既以兵連又
皆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
器之漸鬻爵則風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
術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
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 皇
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
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游南宮
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逾還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太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
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悶戚嘅且言
誇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
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
令法司擬罪也太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
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
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
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

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
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即　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
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貫址年歲及
曾經大臣官薦舉科劾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
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躡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
淺深可按而知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
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
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

者加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
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
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
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
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
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
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
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言彼言卑詞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卑詞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贓穢壞

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
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
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
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
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嘗河道致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嘗
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例何得擅減李東陽對
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
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健曰

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陛俾已見姑令回話縱不然罪
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
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巳服滿此須會吏部
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須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
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
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
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
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須會吏部耳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
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雖有旨查洪武等
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
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價正公私困竭之時
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
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
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
等因極陳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
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
有之健因奏曰開
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

私茶 太祖皇帝曰我幾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
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
法須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
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
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
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燕對錄謂 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厲精圖治與輔臣議論屢出天顏和懌開奇詳悉藹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
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
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于是直
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
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
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
藥事太監張瑜勸 上進藥不荅 上又曰朕為祖宗守
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
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
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

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瑩蒞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上崩○

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術宦官衰敗。干謁惘良。思患預防。明且崇德報功。興滅繼絕。愛養萌陽。始終不渝。述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篤於皇。而恩禮愈篤。悼念昭德。而保護登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戴珊、張敷華、黃紱、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閔珪、謝鐸、章懋、張悅、林翰、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同宣方岳。當是時。朝多善俊之臣。野無廢錮之老。[illegible]之雅吏。絕苛暴之風。民樂耕之慶。[illegible]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畫接再三。[illegible]。治溥大有為焉。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之。多思少斷。坐失良機。然十九年間。[illegible]。刑以緩民為恩。[illegible]。未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變至刑措。[illegible]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健敢于任事。東陽長于為文。遷通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鎰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聶擬。健曰。此子輕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健一人。

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為 皇太后、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皇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按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群臣用事。皇莊始為先後建立。遍州跨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面有違。無城府。泰端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嘗近厚。兼任十餘年。家無餘資。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林瀚、林俊、章懋也。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

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有功。從則公暇。所居[illegible]風雨。贈少保。謚襄毅。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略曰：楊一清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窺，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竊靈州花馬池間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

于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會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歸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永圖，前項鹽池，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討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地，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會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為之奏擾，查革舊弊，則為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誤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詔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教馬其臣薛學宜諫
曰鞍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
細微銜撅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
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孛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
都督同知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竝授錦衣衛千戶
尋進指揮僉事竝給膳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結由懇辭遂公發皇繼更
部不待報尋聞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而公
卿多皇皇不能安其職棄惟懋見幾而去後起爲南京
大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
仕丞德未卒懋幼潛心大業毅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下
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
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
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
圖然子集卒贈太
子少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
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嘗從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
乞澤者言官參擊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
當得恩典大夏辭陳乞今進陳倘以崇廉退朝廷從之
勅令已到大夏亦不以爲
意後事竟不行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
士劉健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
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
嗽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
矣東陽默然○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蒞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漸蔽弊政日滋臣
恐方今當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責及
廣東之庫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
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
帑藏空竭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
動心哉及言地方鎮守何必數數更換劉切觸時忌數
千
言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尋
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陰狠始以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
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斥劉瑾
芳潛爲關通由是健等相繼斥罷瑾勢日熾術援當芳
入閣肆意爲姦凡變亂成憲杜塞言路瞽靡
軍民皆芳主之瑾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
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逆瑾專擅交作源奏言宜謹
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肅州路○南御史薄彥徽等
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及時事逮至與呂翀劉蒞戴銑
等俱下獄杖黜○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厄乘一騾
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子高唐州知

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爲民。○加李東陽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西涯墨談云、西涯少入詞林、置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宥士人數亡、僅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此味嶲永、深中西崖之病、觀之能無愁然耶、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震交作、雷殿瓦掖社
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
常、恣意于馳射鈞獵、而正人君子、僻于親面、國政聖學、怠
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等。復下夢陽獄、曾有寄解之者、
復赦歸。○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貴
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嘯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有自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瀕二可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令漁人索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逮遇或語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邸、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
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淸、以

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按邊延視、
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
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淸遂興築邊墻、剋期完功、會劉瑾憾
一淸、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兩至寧夏黃河邊、横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塹爲之阻隔、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延綏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奏修之、又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疏、墻既日頹、濠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套虜由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擁衆、我軍失利、上厪宵旰之憂、臣于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横城起、築過墻塹約四十里、奈權奸劉瑾痛相擠詬、中止、叢者每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不未修邊墻、旂入、正德十年、大寨深入、固原平凉、殺掠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寨、直抵西安之鄉州鳳翔之麟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閭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忌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十月、賜 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
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
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甚奸民李良等
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
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軍稱無徵荒地、但頃畝
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爲莊田承業、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千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八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困弊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泰陝西咸寧人、風度稜峻、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歷憲臬、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歷憲山西、時以事杖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延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稽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稽、大挫辱之、三十三軍股栗、稽有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之、起爲南京撫江副都御史、忤當事者所阨、致仕、仍罰米千石、輸宣府、以大夏所薦鐸等數十人、皆以泰黨罰米有差、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三[illegible]

元禎南昌人、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與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纔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詆其營求入閣、齎恨沒于京、論者以爲不若章懋、[illegible]堅志不出爲高云、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不帖席○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軒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謫所以傾之、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積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積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選御史、吏部奏議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長蘆鹽課、不從當事劉送餘鹽銀兩甚遠、有此禍、天下究之。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禁邊太費也、王鏊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拾遺、補缺等書、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屢爲之辨、謫戍肅州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耿介、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

云嵩嘯稿等書太傅謚文恪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廣東順德人清介謙和爲時所推云、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枉直不可不察謫廣東揭揚縣丞、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祭酒未至卒、

清晉江人飭行苦志好學家極貧恆借貸于人以足用常卸其所與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閒廣莫儔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書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盡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除盛時業名器從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己巳 正德四年

正月遷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廷舉初授順德知縣廉惠直節遭時枉抑以乍盜陛參議至是又論假宜事乃謫閩戍雲南、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史邵寶、

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凡急民事所課農桑徵朱文公社倉立積穀法行計日讀田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毀尚道義以身爲教生平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名重海內後建議起爲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至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遣御史寗杲殺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眞定等處、

國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屯聚爲盜居民往往被擄劫所殺爲寧杲請捕獲餘賊除之遣御史寧杲于眞定殷殺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許獲家眷貢以減盜爲期以鳳鳴妻欽散妓爲徐州弓手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捕獲盜賊入眞定城用鼓吹前導滿月不絶奸人無所容陞杲與鳳鳴皆爲僉都御史、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路治末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楊一清得罪去我建日退委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焦芳薦于瑾言綵有才可用擢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餽送盡拂者弊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賠累不可勝紀其言遂禁餽遺瑾劄飭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貪法瑾悉去之其餘亦頗多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僞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

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節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儸囉石砫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

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警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及上登極、由鐘鼓司入司禮監、時上未親政、且厭苦言者、瑾窺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剝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天下快之、○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寬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景祥塋、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祭、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追設祭、動致錢帛、謂之斵靈、後瑾敗之夕、家旨封瑾門局、祥柩曳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因密與一三凶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是日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觸、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宥曹雄死、謫海南戍、

雄素附瑾、以逆黨論斬、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熊督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

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十月，御史張芹劾李東陽，冒庸懇蔭，乞賜罷黜，不聽。時
張永欲稱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若魚菽四字為題，東陽及
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析點畫為句，極工
巧。
內侍谷大用兩具疏，遵　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　上以
訛言一事，欲復設，李東陽言，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
更添差官校，誠恐人民驚疑，事體未便，臣等不敢不盡其
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為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歷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經以庶吉士授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畀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
籍，長誥，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
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
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
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
大學士楊廷和子。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為名，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陳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不肯試，大廷受薦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于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為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至自訟焉。弘治己丑科，正德辛未科，闈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竝得及第也。建按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循予此見我　朝失制視宋為稍寬，而公卿與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忠河南人，性峻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試，出院後乞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聞有譖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
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
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
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
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
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

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範也、白沙陳公獻章嘗稱東山先生愛而姓如巳予、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愛民如赤子、先容似無窮、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時洪鍾以總制、下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遂進討、藍廷瑞等部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及撫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斛斗與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怨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駐本忽來見、回營盡廷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虜民家、詐欲投從官兵、分七哨、周圍防守、逼遲甚密、不得間、賊勢窘蹙、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許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其弩手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處、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散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杖、衆捷聞、故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等諸賊、方四任鄢子、及麻六兒等復發、被其征獲旧、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縣人、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劉瑾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寧杲所逼、遂聚衆作亂、劉瑾誅、杲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等臨之、安肅縣劉七等師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遂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職、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境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撫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咸長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稱之、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

按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李象萬餘攻掠文安、璲借

家屬避匿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瑾怨嘗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敗分黨爲寇于是瑾與楊虎那老虎合爲一股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股寇掠山東。

南京吏部尚書張綵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壽登仕四十年多建明樹立而廉名爲尤著○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鎮兵遂沮議化劉賊等事招撫解散張偉素務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撤諸路偕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攔截與供飲食若所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勸諭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主與言我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掠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議中錫恐賊害已私家死寇殘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閑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內廷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鎮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崖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者聽鼓鼓遠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開城門示之弱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南莊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戰當到今衆血成野水如山白骨積秋霜雲臺功高誰不收按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揮淚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史州官各亡命止留白馬終日行濟上萬旗錯相映不聞關門戰但開關門迎平原太守樂陵令建旦此詩以樂陵令配平原守詞旨淵懿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故平原初年李脫安祿山後來竟陷李希烈令許公初成卻滅賊之功而後卒不免于逆藩之變二人忠節亦今略同。

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賊等奔棠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頭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賊復還遂渡河攻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將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指揮二百人邀戰皆敗殺僉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頼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

丞、燧等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那老虎中軍、龐屬糧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置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寧、偽稱唐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

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獄、因唐王遣人諭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眞定棗強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廕、○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耶、

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

珪直諒淸苑人、性硬直、睦吏部尚書楊一淸、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嫌賓通饋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淸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東陽與一淸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寘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事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至尊並署、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搢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鑄、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史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幾矣、優乃沮、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邪佞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 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渠歷歷可數、順帝問之、懍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我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淸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按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眞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頭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二名顆者陞一級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擒眾散焉然多殺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累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陞勅獎屢論功陞賞各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陞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報各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彬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冒功級日費廩糧自出師權攜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誾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令閣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眾懼怵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而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日熾民洋然思亂禍且夕及 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茍公雖畏將何待乎明日竟建得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寇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中伏賊邀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罵死之子瀚從征見父被執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 朝廷贈憲官諭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乃招賊首黃奇寘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賊宜防不測乃令寄名宿帳中奇感書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伏報至期承勛令人指寄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搶入寨諭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狼兵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下賊方酣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振呼爲應勛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山壘乘夜遁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遂平于是撤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illegible]泥舖脅與俱至南京炳然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按風子冠掠河南州縣爲延綏李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亦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爲守者捕渡過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據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官軍所遏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按南京操江之備起自 國初我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鼎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每操之日艤舳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備奸宄負險阻者甚重自 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寖玩無比夫以劉六輩舟敗殘寇素不諳舟楫不習水戰乃敢遂死之欲使我軍稍有警備固而捲之不啻如鼇孤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笑萬世使非天幸颶絕其命遽毋勞霊淮東山東之民不又遭荼毒乎高皇日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擾兩畿縣蹂躪數省戰濟貴巾何加焉其卒釁定者賴宗之庥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特必勝而得萬全者蓋焉馬中錫張偉固失策兗寇而

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親中錫等何從此邪啟勝遲
述事耶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足
爲賞罰邪竊之擅賜爵者謂邊卒之功而勳牖遷乎
者各守臣之力其驅驚守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勤
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略耳
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
閣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
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同掌院事蔭一子錦衣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
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錄內
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一子
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
武職疏請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
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千總守官奏帶
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
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
獲功其不在斬獲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
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
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
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
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
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
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令
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
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
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
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
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汪循日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休
亦爲名成身退夫誰歟昔惟張平崖詩云兒童不慣錦
衣榮見我歸來夾道迎不免喟歎噫士失天機責盡得
虛名此詩好爲今時公卿致仕者供狀 按我朝惟
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
鼐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凡二
十年李賢十七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
年劉珝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謝遷梁儲皆十餘
年夫久任固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
萬安劉吉輩適足以逞其姦賢者又能之姦與貪權固寵
之計而已如國家士民何
餘日人主之職在論相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
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被重貴遁走至是其孫
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床宇內令其
徒宣鼓惑愚俗謂劉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
武將佐其女當爲后妃擁衛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
各様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
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聚大事惡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
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罄傾家
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衣服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陛
發潛遂趁所擁居儲身故衆扣聚殺人及官兵斬敗五
先遁
走

虜亦不剌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癸酉 正德八年

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吴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與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讒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爲廷舉蒼梧人、先參議廣東、劾奏總鎮逮繫論戍、尋遷宥起爲雲南副使、轉江西參憲、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馬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願聽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平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爲隱憂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鏌請征四川岑猛、疏謂前調岑猛狼兵征勦江西、雖稍有功、然劫財擄家、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爲小。猛自是益玩侮廷臣、輕視中國兵馬矣、奸雄日長、構成厲階、嗚呼、觀此三事、則思患預防、振蠱飭治、今日君子、烏可不深察、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

林俊誌其墓曰、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騾馬廟皇莊、曰清苑孫閣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各民田地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止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七萬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零、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切照爲厲之階、實起于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壞于勢家欲盡奪民産、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奄分行出、而郡縣被其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分行威、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殃輔軍民、推廣剝削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欽奉詔旨、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徵租銀俱照依原定則例、每畝徵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關闕領、不許自行收受、于是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起自人奴、本姓錢、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瓘卒、

瓘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當路宰重瓘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常、總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卿從前、瓘引去不爲屈、粥蔬食、而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淪廢、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諡文懿、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摯，不能行。

按禁中佛宇、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導武宗崇佛，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其鬼淫褻之狀，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醜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鎔，賞于吉羅快。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衛之。瑾誅，護衛屯田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遣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錢寧、張銳、張雄、錢寧黨及內閣部院大臣皆啗賂之，以求固寵。宸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賢親書寄賢賄，稱為良之賢

并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宗，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將誰欺乎？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俟宏讀卷未至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閣老傳到閣，諸公不必勤勞。廷和趙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贛榆縣丞。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鄒盜，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其清錫鈍盡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號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其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民人龍清女銳兒，皆以不受賊汙被殺。沛陽學生沈臨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倫為賊所陳，齊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為之送還，擒守與本。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言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嗾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勒令致仕。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叛，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爭遣使遺書于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須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洮河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上聞番書，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甫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馬，并遇番夷內逐速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辦忠順王拜牙郎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猷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

言故 利暗其 叛振印 是爲衛 之害議 怨勒命 遺不然

君冀栱者爲難二隴并肅諸路既有邪寧總制不宜復
令彭澤總制。不聽。澤至甘肅，爲集兵馬，諭土番諸虎
斥苦峪諸夷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遣官日夜送回
來。澤以番夷可以利誘，遣通使夫信馬剛齎銀幣二
千、銀酒器一件，同哈密都督寫
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
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僉事執法
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
名，慕之，每以求託詩文交懽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
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撫按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
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誘宸濠逮執
岳親隨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寺卿燕
忠勘問，岳因爲民，夢陽上論不與，寃希閑住。後宸濠誅，
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獲
禁錮終身。

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轢韓蘇，第??夫
自負，以用世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附勢借威，逞私註善
類，僭大儒上君子
士身而不懼哉。
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閣
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遠方雜職。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
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篤言笑，奉身儉素，無
私書，無非義之饋受。爲太宰，誅讒謗邪，知州曰：吾違
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
本時楊布殺若出焉，所著有泰誠
五卷，并正蘊庵詩集六卷傳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汪循曰：給事中王君昂嘗曰：淑順言天下事無?
冢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不??以??法術之，朝廷

給事之 重楊宗 之恨事 太露之 有爲調 討三純

激礪大臣，不欲以小臣間之，章下詔，昂??到任?
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遂論罪，休寧到任?
推薦天下王君不避權貴，楊公受善納諫，天下用賢之都
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
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
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貶數月之間，
而朝廷復其職，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
推薦超遷在於執事筆端言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
惡羅倫?落以死，憾岳正，以罔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推，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畧也。
前輩影藥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
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記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
榮極富，猶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
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
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奠進邪人，
則善類沮，而士風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躐啟剝迷之
人，招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哀之言，?之
以直諒之言，逢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淑某敢
布其愚，幸???
山西和順人。雲鳳

宗朝北 徵而設 之尚事 勿變誤 可也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
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薪桂之議。嘉
靖七年翰林院編修孝豐??有點房?知??貴以重
兵壓境，非糧道難幣，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照法已
壞，飛輓計失，在官?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
沿邊糧餉待??，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
糧草改徵折色，姦恣意，那移侵欺，遂致倉廪空虛。?本
邊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法
色以備不虞，糧帑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接軒轅?
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糧
爲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逃？
乙亥 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劉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

霍文徽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其人之練達也我朝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永世遵行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有天下者觀春秋譏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漢而降自宴慶將願使之預政于紀恃恩而驕橫不自制而國敗隨之者比比也 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俯不治事有脅病民未始不盡抑之故先朝姻婭 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懿親被勛封列于五等勳勢雖貴命服煇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奠小心至于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滋橫鄉門無藏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為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為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帛往土魯番取賄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上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彭澤物此舉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體況 天朝之重兒啓釁召禍不旋踵金帛徒棄辨而哈密城池不可復續貽四夷之笑上為百世之羞乎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敕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遂有遣使之事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漕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勢必驛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illegible]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

國體節用奏何省

際時摽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害出有所傷害虧中
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書
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
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賫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爲瀘州知州　上好養畫眉每日
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瑋言今天下民窮
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
令瑋自來回話瑋等白布褂跪午門外遂傳　旨降二級
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凉等處

青事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
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
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浙江左布政使
方良永劾奏朱寧齎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
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
萃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
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竊懸
恐不爲　陛下言之則已欲之則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
傷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
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

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
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銀盡給
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
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吞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
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
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
寵恣橫衆朝無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
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篤士所至以
廉介稱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肯屈節中使遂致仕後復
起累今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
良永以母年踰八十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
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
爲刑部尚書卒以終養歸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
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方面守宰
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
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
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
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
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潛萌邪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

于撓有司。厥宗室有磐石之固。朝廷紓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嗾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瘐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犹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嬰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閫。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敕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以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游勲、指揮余大倫、谷監統諸將進搗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搗雞濺寨，擒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阨塞險阻，林箐叢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獷悍，嗜殺，又習於叛，或時科擾，猾民多竝嗾爲盜，利戎諸苗輒相煽爲亂。

三月，內臣起，授閑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官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獻于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飲。既醉，有所召，不肯。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疏。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事，遂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鉦鼓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倖人滅賢表裡，弄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姦究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安南國王黎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暠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晭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其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爲陳暠所弒。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

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晏、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
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莫美于文正彭韶正色折閣令名直節海内仰望乃不
得文正之謚而文定以惠安予之李西涯在内閣臨津
焞沉貽議作僞首得上謚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宋夏
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爭之改謚文莊宋朝謚
議甚嚴多駁議焉此我
朝不聞此矣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與之
戰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
大喜差頭目虎都六窩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

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寄質留虎都六及撒
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
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
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
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奸細齊進貢頭目
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瘐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
外結瓦剌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後我　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徼功誤
國乎受戎虜之欺以而不悟也夫哈密嚴西北徼外
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來不足爲我中國輕重
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諸臣所以爲哈密城印爲一奇貨
土魯番挾之以爲邀求賄賂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爲僥倖
功賞之具爭擄侵擾今秋占入哈密而來春已爲土

魯番所據上向矣與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奉城池金印之
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乘釁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制西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爲西番
邊寇禍胎且今日邊境制府之忠哈密棄守何如河套
何如大寧河套宿遍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
境爲虜巢穴議者弁此弗圖而顧汲汲于與復哈密不
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爲長策
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議者稱爲二
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
爲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　朝諸臣之謬勞費無已
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戎之侮下逮嘉靖初王瓊
霍韜諸臣之議始然乎愚嘗事慎深悲中朝將相失
謀故著爲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
九邊圖論曰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
是以夷人觀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
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
之以集粮兒毒弄不可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與復事
彼當何爲乎將延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哈
密累敗之餘衰亡幾盡譬之番死之人身不自持豈之

何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爲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
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虛
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故與伏哈密之事臣不願
朝廷之復歸鑑失也觀于二公之言是以定國是矣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
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一切弊政號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
江
廖道南曰　遂庵楊公生而穎慧觀寺人博學多術嘗
爲謂侍久之窮冗數載議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日亡
爲編修時值遂庵柄用見其奏疏奏類練達事幾有奏
報嘉靖制撒虜年一夕十題户占擬悉合神旨有當
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派波
援引布置窮顯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庵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賤拘謹門
生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薄書之夫多而雅飾

然之徒窺爽快取辦之流擬而先愛議徹之士抑姿茁
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
公而不知遂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
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亹亹夫日有中昃時有季孟屈
伸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
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
盡耶觀空同之議關
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壬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訐其家人受賄鬻題
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稍愈復出與會試益致辭
疑于是言官復
彈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
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許人封拜土酋番後又
詐增添失信致啟邊釁故也澤罪狀歷歷有功及是閣
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
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專對苟有利于
國家專之可也泰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議職爲民
延鎮其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
爲民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恣曰
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
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寧于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
之澤後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過一時剛挺乾
爲之才然經略容客事則實不爲無過王瓊黨附權臣
深構澤罪株連九疇因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近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經略乃亦苟
且行事不終而還不
爲無罪斯言確矣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
餉立廠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
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
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
已上
嘉靖初楊一清在內閣薦起前大學士謝遷既至果謂
一清必遜謝居首矣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
之能
霍韜曰嘉靖初言官論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謀衛
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
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
辨劾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費石齋
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吉人親署銜若筆跡
焉故不得諉之他君子曰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
近厚號曰厚翁
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泰藩封壤既而不行時泰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
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
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諸
王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
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泰藩恐貽後虞

執不草制則怖　帝意慼厚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昔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得地宜盆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宜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尸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窺寇　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爲奸倡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按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宜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焉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趨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覆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言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末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賞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諡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蔟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蓋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黄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内閣草敕、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殺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踰年果有寧藩之變、爲擬正指此爲言、

時上必欲内閣草敕、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倒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猶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常[illegible]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許氏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遂踪跡近關、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以蹄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師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衰、絶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有得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驅內掠焉、館亦勞費、若得不

饋失節，慎備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
轉横，既連得利，心益驕縱，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
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稍
知内地虛實，若一旦啟處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
豈能外禦，供餽之擾，或生
内變，識者不知邊事所終矣。
七月丙午，上復出幸，黎明出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
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
宣府，
初江彬勸上幸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
計，復營豹房，所收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
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
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内，
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都督府
居焉，又奪都指揮劉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號爲酒
肆，榜曰官食店，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
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
不敢
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宄，稍
歸于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
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
須仰給于内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盗也，外已
竭而殫其内，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
定例，從之，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
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候釁而發，内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涇，兵部郎中孫鳳，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
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敍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黍、顏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鏊發充軍，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渥十餘人。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徵省衛軍增民壯，以做寓兵于農之意。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敕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延道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鄉狩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賄于宸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怙寧等金貲賄為巢穴，官師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奏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就擒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非，乃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

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固[illegible]，差人齎金寶于戚賢處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在不可知，若與諸散言等，戚、郎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稱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又因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陛下不年也，禍卑朝勤政議，陛下不朝也，上顧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不知宸濠反，復護衛已而知其有是謀，乃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將言宸濠逆跡，立威聚兵，構謀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孝行，乃寢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兵言于上，將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敕諭廷臣曰著准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密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為儀賓。劉養正諷識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illegible]宸濠賓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密旨吉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遂大怒，時各官戰慄相顧，獨許逵反復辨諭，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衣

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
賊中男女無不流涕號泣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田
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被鎖
于獄令參政季斆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
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
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
率舟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
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陷已而馬思
聰與參議黃宏俱憤恨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
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立祠省城記
之賜額曰旌忠馬
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據庫募兵修戰具李艦船期順流下南
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扼湖口旬餘候
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爲備至是七月朔濠始
出兵議者大驚曾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
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留
其腹心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婁氏世子

登舟蓋奉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艤蔽江而下所言直
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按察
副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
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
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
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擲城下以勵
衆賊
遂衰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
康九江之破忙人心震駭遠近無備兵不留行直擣建
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恨復頓兵堅城之下自喪
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鑒誠其以
爲不義
之誠也

逮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
●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蟒
衣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假三千六百扛餘尚不
可勝計噫乎胡椒入百斛世以爲多也而盛傳之今觀
●劉瑾朱寧二逆家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
祥之籍尤多因家府庫安得不
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
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邀之豐城知
縣顧佖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
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
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
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本府
兵亦會賊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
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
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撫州瑞州兵尤
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

八日城中守禦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
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
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邢珣先進徐璉戴德孺兵
斷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
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
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
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
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涕泣諫之不聽既
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
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
逞所見献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
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至
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
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
江西已寧屢諫回鑾不聽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龍鈇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illegible]

衛籍其家。按賢以伶人得倖于　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用事諸嬖、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遂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　嘉靖張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霍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猶勦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所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究先朝于過舉、揣厥是于

虐戾必此

將危、攘人成功、擅爲己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二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辯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中官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平宸濠之變、勳業益隆。　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目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疏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言謂其不俟命擅離職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僞學、榜示天下云。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致良知爲說。觀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之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之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之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儒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全宗儒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妙處、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醜詆以誣諸子、亦獨何與。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必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反增一疵、棄而爲文章功業之累矣。辛來傳學之徒、創爲之命、惜夫愚于學部通辨之類、詳志道君子審之。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爲

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
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很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
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
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
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
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
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執黨
逆罪員劉琳、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
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
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
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
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
二月二日。禮兒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
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
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
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
望亟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廖鑾、錢
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
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
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
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
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
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
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了。
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渡于
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
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
焉。入書室。取觀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
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
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
時柩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翰侍為之誦經薦福。眞

戊癸、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施帳綵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貶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熹、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初起家貧、而天性廉約、仕者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貯、廩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受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復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有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二月、　上不豫、寢疾豹房、

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弗離、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宜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于閽門候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侍大臣、經筵講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擬何藥、服何方、診視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中外人情自無疑慮、且御中及外、陛下起居之詳、既得徹聞、圍節脈絡、逾透明白

伯從采定后妃深隱此識議微情者盡忠畏之至著

預于千餘之上

了無暇晷，亦可以銷意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凡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怨者，華時起而賦役不煩，狎昵倖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黠之家。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發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根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略見于記載，而其富何啻敵國。況今舉奸佞與家義子各鎮守諸逆黨豪藏貲畢真、盧明、秦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先年玩法之人事敗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壓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其餘謗訕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

戊寅，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
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國門外，既
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毋蔣妃戒曰：吾兒行
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
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
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
擇日卽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
卽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
爲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 上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紡畫亨否，再振大雅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少
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捲，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此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諸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因圉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廕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韜曰：梁文康公在 武宗朝，時色溫言遜，無所忤于權奸、逆濠各圖權奸，亦不大肆，論他大節，則屹不可奪，成武大將軍，教書死不果，止祭藩請地，片言屈之，復渾無財度量合弘，或誣公密養濠，假衛兵，公累不辨，久詿者益饑饉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譏公曰：沒公之貴，可減天下租稅之半，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譏斥公越數，用大理丞敏銓，司曰：候格宜擇，惟鐸誣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擢鐸。天下誣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論，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濟危，重足側僂，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秉相權不中傷士，惟公云。

論扈從功，以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
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
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大學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毋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卽遣司禮
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喜
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
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
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
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繼統之義

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父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
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
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
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
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
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
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
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
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
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齊降其服
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詔正德十四年各
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
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
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
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
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
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
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攀援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
極如先朝者寘鐇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
他人攘為己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並

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
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
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為編民又凡正
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
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聞之
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
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迎于闕內從朝
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 下制諭曰罔極之恩
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
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
慈壽並稱是特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
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
毋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
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
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
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
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巡撫
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寫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
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　陛下何恐襲為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為邪說願
罷斥之不聽○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
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淸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
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璁曰愼之必大禮終當
行也廷和泣告門子不應南宮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既
難我也璁怏怏而去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八

秀水沈國元訂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清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挨厥咎徵、與禮失中。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按銘之死、總兵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獄報兵部、則稱銘貽刻激變軍士、朝論竟無懲焉。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宮闈賦、頒登耗官簿增減之類、朝夕省覽、以興恐懼脩省之思、三言諸司吏胥弊蠹、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至于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太祖臨朝、嘗日君臣同遊、宣宗召尚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家、給事中鄧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大謂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日知道了、有日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亦行之急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以過之咨也、錫謂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朝載而暮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即如調者內府薪炭及宮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聞駭跪、入乃悉下所司、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貲費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籍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躬、武宗嗣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邵氏、憲宗深譽眷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妃蔣、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帝念翊戴功
封廷和冕紀為伯、給誥劵、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與國
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銳等
九名、示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
諫各賜金綺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
國漕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其領衛所一百四十、旗
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
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 帝命總督漕運覈報、
四月、詔廣東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陜西巡按
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速勘以聞、○
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
與阿你禿厮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
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
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帳服班板丹之力、諸部漸掠西
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苴
蘭、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羈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
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蹂蹂
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
疾乎、昔吐谷渾以據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
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强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

不細、疏下本兵、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 上不允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霍韜言、 陛下之有
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
與、費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勸
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
軍功不授、晉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
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
上應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
訓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華守仁父、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遒瓊崗稱、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勳之隆、怨遂守仁、而素蔽墓華、
不敢加官、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諡文懿、
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移、百凡嗜好、毫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無虛日、自策仕九轉至入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雖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宅僅卸、 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任支、
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成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咸聖左右、或得潛援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浙隆、而心[illegible]

漸遠。一漸也。初罷舊不匪進租令乃稍稍滋復三漸也初屏絶玩好令稍方物。司得以新聲巧伎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元食冗費初詔節省今驕縱勇士不蒙賞是漸冗食費爲貴數不得是謂冗費六漸也初義草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處以正法今犯法者率皆死而罰金復將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錦守守備稍稍營換傳門復設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日不准有司上所非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讒讒拒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仍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勅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毋顨氏封夫人給誥命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之

給事中張原請去蕭敬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原缺第六葉

又奏請于朝覲時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庚申壽安皇大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　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請塞倖乞之門以消灾變不報

論從龍功廕巳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名趙雲者以爲錦衣指揮太監楊璁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廕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廕養子李賢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槃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毋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毋俾道改過自新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聊薄爲之懲乞且見休休有容俟鞫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溫旨慰之○撫按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
書之史冊。從之。○諭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
官、閻閎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淶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
乞施行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
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興
獻廟興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貫詠
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
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
力諍不報、
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貨
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閒已而浙江鎮巡
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侵人、主事羅洪載據劾之
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貸具已覓笞之瑾遂以違制
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參洪尚書林俊孫交各
疏救不報因各求退、　上慰留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俊以李敏陽事被詰已有去志及俊奏九
泉不賑乃稱疾乞休詔允之賜酒饌貲鈔以行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
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
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
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劉奏請廣聽納
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
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
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十月永福長公主、　憲宗妹也卜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
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
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子志宗以
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
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壻
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
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先時冬至初昏
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
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甫歲差一分
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
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
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

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夫大統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已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紀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無虞歲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憑，故截從上始，元而以辛巳年歲差之法，起于子午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十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二十八秒，四十九秒，自嘉靖初至今，上下六十一年又當九十三分，非從□□□□□多寡，則里差之法當時者，日輪大，川泉小，故在下多，□相輔，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矣。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敕，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飢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許斤而鬻，身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敕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蔣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先是，上遣司禮監諭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上御平臺，召廷和見，親以手敕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議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若不叢王等等疏入，帝心益堅。

科臣毛玉、殿平滕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著為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命眾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總議合，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併從里中起，輟赴京集議。○與

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餓，蕃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易米，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

一月，給事中鄭繼會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行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

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奪降金壇縣
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日慶成、上以災歉不宴
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
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
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
事陜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非極
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瀍
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
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
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二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
如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
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
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
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磐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
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穆又
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
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

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諏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
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幼穎悟不群學問贍博爲文春質爾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士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
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
○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
璁萼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
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耳曾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

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怒謫爲潞州判官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上
嘗審滿速兒寇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卻之○詔旌
遺忠劉菃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訴理之諫也○員外
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
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
清秩、帝怒其排茹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
頤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
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一日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日祖訓不言立後，三日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日遺詔不言繼嗣，五日禮輕本生父母，六日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日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日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日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日 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帝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

時，慈懿 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謫，豐熙等一百八

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泉湧出，病愈，建熙新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司勘實命勑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譁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昉等，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頻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亂之風日熾，宜如尋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謫極邊，肖宗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參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拔文錦處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督撫官關山等擒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開變踰垣走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衆圍王宅，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羣往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毋犯宗室，毋掠倉庫，毋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爲奏乞宥，按御史王官以事聞， 上答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勑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恐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遣令逮往，仍令兩京內外官選舉堪征討部領衛糧餉俱以容勑行事，鐸尋以毋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兵部主事汪溱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其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以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首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惜者剛紀廢壞爲國家恥，爲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願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

乞加優䘏上俱下其議於所司而命是回部時大同
人心稍定屬回虜化其黨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
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
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噪呼代王㳂杜都御史蔡天祐疏
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通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
盡言也代王奔走宣府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
不誅元惡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
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吉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
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叛卒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紀綱隳於九邊紀綱難
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
兵三千鎮精兵三千弁繫宣府就卒進營近地宣撫
曉諭鎮人懲獻首惡即奏請班師倘悉執有不者進勦
無赦庶戶部仍遣官賞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
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
不制于國家况此寇鄉戀妻子或冀觀王宗室如前赦
赦必不敢輕犯逆乘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
詔稍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
調兵次大同近地指撫無勳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五百
兩陞三級擒勦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
鎮守太監王覲及韋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察叛軍首
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入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
所見首宜真備請勅瓚條各擒捕郎行梟示上然之
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心動搖乞且留瓚其與鎮巡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
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奉事推延且
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發奏瓚等相機前進
王官論同瓚決毋得緩緩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
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英等五十四人乞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
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緩
兵以安衆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
昔日行拗扶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撒論該
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午都督
桂勇千戶苗登王神等奉瓚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
揭示梟首斬首梟示撫定五堡軍士矢越二日堡軍
郭巴子等復起叛殺勇家屬撒登神等家於是瓚請
率兵臨境設法擒叛上切責天祐等令瓚等擒賊自
贖仍令瓚暫駐宣府俟事平即日班師召桂勇還以朱
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氈等四人瓚等遂

班師還京復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熟計決
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瓚班師不
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
首逆郭子巴等四名賊逆焦豐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
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
決仍剉屍梟示文錦郤典廷臣屢爲言之上皆不許
廷議江西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邊圍重臣致茲大
患誠宜加譴以爲什誤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難誅
責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從恐之傳之四方群
小藉口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
加優䘏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
謂洪謨出位妄言降 旨切責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
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嘗于
是書萼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
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
更立 皇上爲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
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
別禰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陳建曰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一語決之矣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
故不得不以正名爲先今武宗無嗣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
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爲豈得以爲人
後者爲之子之說及求司馬光濮國之議以潤之哉善
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
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爲
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 英宗于宮中立爲皇
子今 皇上未嘗育于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

子儀武
予勝幹
爲言子
次伏

有宋子今獻皇帝于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
三不同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強附哉愚謂就執民間
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非背
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來子而
後出爲人繼今孝宗已有子矣乃復強爲之
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獻皇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已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
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強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
三不通此事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日有數說
焉一謂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
而不思無嗣者武宗非孝宗也一謂不可忘昭
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爲母也而不思迎立公也兵
以報之私矣三遵迎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甚
面折廷諍之忠也四謂思易道隨時變異礼特爲大順
人心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此皆由近世士大
夫習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載于爲人後者爲之
子之說而不知我朝自有制度我皇祖之訓主于
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逆故事大不相倫
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宋自謂秉義就禮也而不知
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其大乎尊親令羣臣未及臨封

父則斯然崇皇然而乃欲主未世不同之故事然
祖遵君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望君異待心之親
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
乎是數者皆惑于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
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爲名正言順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
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爲愚之爲此言也若發于嘉
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著于此紀實昭爲是後世必有能
諒吾
言者
安陸松陵山 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
改還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爲先靈體魄所安不可輕犯
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孝陵 太宗不遷
皇陵可以爲法 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亦言顯陵勢如
伏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勝隨全妄議乞罪之 帝曰先

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尊復言不可
遷○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
二府原無坐額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
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即在水
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楊等府原坐席盈倉
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之
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鞫朴行于殿廷刑辱
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事章商臣

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羣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
何孟春譴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皆國
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
之而正訐者之罪 上以商臣沽名賣直降二級調外○
遼東妖賊李眞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
事王晃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王晃
乙酉 嘉靖四年
三月修獻皇帝實錄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 世宗崇
祀太廟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皆極言其不可 上不聽
席書乃會廷臣議請于執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禰廟前

後寢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
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　成祖廟獨尊之體，避
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
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
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
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
大工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宏請勑
該部卜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
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按更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徹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
辛卯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帝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
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
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　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
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
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
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
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
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

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
先殿。璁萼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　章聖皇
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萼曰：周王宗廟之
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
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
禮，未為不可。因具議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皇上同行
以主斯禮，從之。○勑建處士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
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
后世不當不之
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笞楚，非仁厚之道也。

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
聞。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掖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楊一清請勦西虜。　上慮啟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
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
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
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
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為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欽、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
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
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
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
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
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以
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
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寃可辯者、或加
優貣、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
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此具
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
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
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
旨外、毋得頻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
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寃抑致死、令法司
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
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
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十一月先是甘肅之捷、諸臣恩廕有差、而參隨人等均陞
一級、似爲過濫、及查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
二十員名、而張忠諸人、箕反至九十員名、科臣鄭自璧奏
之不報、○命纂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
日御製敬一箴、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皋陶伊訓無逸
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
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嘉靖五年
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
同德錄○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

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故
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
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
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
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
提督王憲總兵杭雄拒之、○御史雷應龍請罷光祿寺歲
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秫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
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文卒、贈太傅、諡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器厚凝粹、又奮勵克恭、識量益宏、居常
抑抑所至、臨大事、剛斷嚴毅之氣不撓、卒年八十六、所著

有質蕃奏、議歸田錄、
畿內饑、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掾張璁劾費宏受王納賂、是宏爲貪夫
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汚之量也
以璁尊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睥
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璁尊暴
橫之慾、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宥豐熙余寬
張漢卿郭楠呂枏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谷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時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件旨、尊復其官、崔文以植權所厭、故刺此爲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聽
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褒答、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
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奪俸
三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
論、詹事桂蕚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
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
所得妙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
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
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撙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
節得宜、請著爲令、
八月、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
頒示羣臣、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
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
者、檃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黃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渺茫、
田廬淹沒、請敕求濁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
或開支河以分其勢、邇者撫按相言、兗徐北去東海不
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竭、闕道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
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
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亳潁等州
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
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
聞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
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
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遞年租
稅無從徵辦、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
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淤沙壅塞、隨瀦廢湧、官民船隻
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
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糧何由
而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爲今
之計、必須濬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
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于漂沒、撫按直隸戴金又言、
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
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

集口至滄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浮橋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濁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疏濬魯河黃寨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濬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巡按劉棻亦以為言部議言宜於支河口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十二月左都御史胡源條陳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上從之

丁亥嘉靖六年

二月降錦衣百戶王邦奇為鎮撫

時王邦奇已陞千戶選詔制級邦奇以詔出楊廷和于深怨之及議復舊職又言彭澤新撫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瑤俱楊廷和奸黨得奏欽為黨繼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載

臣書贖令前後奏詞皆不得登彭澤弟彭冲交通請托上命下將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詆辱大臣帝怒其為大臣遊說詔朝中逮繫下鎮撫司鞫遂假仕降邵邦奇所奏皆虛妄上謂仕隆徇情曲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褫職編氓楊言輕率妄言謫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石瑤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太傅謚文襄〇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〇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掖後進篤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延廉吳廷舉上十謝

三月贈效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繕集民兵以備濠使至不為禮欲案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死水次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得贈廕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〇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復不至〇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偏項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府屬覈種其地亡馬有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議行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

按猛者田州指揮也其先曰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猛承襲後與思恩州從殺降為千戶正德中濫陞得以同知掌州事兵威復振肆殘虐鄰郡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鏌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歸順知州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吾師通作姻故遣兵助征長子守隘實為內應吾師因得深入斬其長子邦彥猛急欲逃璋誘走歸德可達交南再圖興復猛卒從之至歸德璋用計鴆死之斬其首收所得印遣使馳軍門上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賞功有差已而蘇受復反潛集諸司素與鏌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鏌為歸德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于是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云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既反，御史石金遂劾鏌輕信寡謀，撫夷無策，致
田州不得弃，思恩亦失之。上怒，落鏌職。先是，鏌與錢漵
命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至是，兵部議
奏調兵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乃安。上乃命王守仁代之，凡一應主客
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調遣節制，公同計議行。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幷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全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卽舉工。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囚李福達獄，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
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劾發山丹衛，復逃寓
陝西洛州縣，假稱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惑慶、邵進祿從
之。福達用是貲日起，乃詐進祿等聚衆擁徒，獨攜貲還
山西，而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遂叛衆爲亂。久之，捕獲伏
誅。李五首謀，福達聞之，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
來大同之間，戈鎮門，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
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若能
燒煉丹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府，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
首發之，福達懼，遁入京，官司捕得其二子，索繫之，福達

冤，乃自請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訴
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
徐文華等，復上其獄。御史張英皆如訊，獄遂畢，擬謝
福達、采張寅爲一人，家證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戍廣等爲
政坐良罪，擬口外爲民，獄未竟，會侍郎去，會御史馬
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得愛書如前訊，勛爲貼書爲免錄，
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于是左都
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
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令對狀，具服
謝罪。上特宥之，給事程輅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
自辯，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上置不問，已而錄與
德江、潮敬論勛，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勛，請如律。
上令逮福達來京，寄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實，刑部
尚書顏頤壽于午門外會訊，特召吉者薛良衆證李景全
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引證薛良之誣者咸
廣也，訊之，復云我暴未就，史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
詞上，上怒壽等偏狗，欲親鞫，以一廉諫止，仍屬讞
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後延不枉，
上怒，黜爲民，頤壽等懼，乃然引前後讞詞一指爲妖獄，
上切責壽等，仍俾繫馬錄下鎮撫司，原治一時論擬諸

臣，俱遣逮繫。于是頤壽等更議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
不及錄。上怒甚，遂幷逮頤壽等下獄。是月，命萼、獻夫
等署三法司事，雜治之。萼等鞫錄，錄中有大學士賈
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
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入錄者，書到有所囑，英等頤
及福達事。上責對狀，詠引罪，請致仕，逮問仲賢等，英書詠
逮及爲逆黨。王春希達聽萼等鞫，其狀言實爲仇家薛
良指及爲逆黨，又給問儀等詞，入實罪，後得白，反坐良
爲民，既而錄以撫部王郭勛致書求解，錄素惡勛，乃窮
況寅事，指爲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
曲獄，泰等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
犯如律。有吉薛良誣告論，延不文等誣證，布政使今
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附超
擬殺人端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
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科、張達、秦祐、沈
漢、鄭一鵬，推挾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
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顧
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羅織不實。太僕卿汪玄錫、光祿
少卿余才，遂念倚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御史
張仲賢交通私囑，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

御史勘問逮繫具獄具實以聞上命俱免罪還職役馬録故入人罪成未決擬議者事等復擬照擬地面永戍已諸臣削差遣黃崇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戍邊黃任覆御史高世魁在逃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郎中陸金擬司馬相俱為民布張潤原任御史陸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濮任威罷俱閑住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奏者謂屢已其賊謝罪矣及在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諸臣為怨為詞于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覆書奏出白混為馬録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徵乃李璋徐文書以殺人媚人劉琦盧瓊程啓充以擬斥縱各戍邊衛輕重惟意高下在手一舉件也究是史部郎中彭澤大計論外聽為澤訟冤言文書疏啓充嘗以大獄事合謀陷澤以且及璁璁之欲甘心于三臣也匪今朝夕矣璋琦之戍所謂跌及池魚乎諸實緣所為璁傳則曰奉詔鞠勘重獄稱違衆議縱張寅之死盜江湖當國事總戎之柄曲庇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當有能辨之者

論曰永嘉安仁是皐也果為三亭究獄乎哉亦黨武定仇諸臺臣爾當其議大禮特與璁等與勛同上議見從于上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逆坐此其所以反覆追獄必翻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罪則以諸臣之寘勛有罪矣甚哉永嘉之樂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對前日之為叛賊也追其事覆特不宜與之講惡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獄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獄之紛紛也況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縱特翻福達死之後擊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鞠福達以台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復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特以陝西之役歸功楊一清命賈詠擬勑加恩一清辭

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免賜蔭

餘如前言○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袴不嫺軍旅宜推用各邊開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禦老弱者逐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衆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營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邊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賠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于兵部兼右副都督管營務

大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
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數月練。無事足以壯國
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
承平。兵務漸弛。正統己巳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
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揀選精銳者。分立十
營團練。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
一營。或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揀選。其選剩
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
復置。復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
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團營漸衰。簡閱四十年而
戎馬日耗。士卒之服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
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存。衣裝襤褸。怠惰卷乎。居且
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
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
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
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
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
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
爲之寒心哉。至于訓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
兵不知將。選假日月。放還軍裝。將官已至關。只士卒尚

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
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
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
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
兵不可擊。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恐虜入輕視中原
之心。不可謂乃四夷不可謂于後世。而後悔之思。禁侵凌之
害。嚴役占之儆。竊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
正發。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厥幾在此。

此。
家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弊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
騷念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照當謂有兵若
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減者猶愈耶。伍之
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非
思甚矣。觀近時事。蓋可徵近。浙西寇作。朝廷徵各省
兵討之。而置中外四十五衛兵于不講。惟議調湖廣之
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
新兵而已。嗚呼。衛兵無用。曷若去之。奈何猶設伐守之。
以養此無用之物爲耶。故愚以爲不若罷衛。勿清勾
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于監國更新兵制之
制。以倣寓兵于農。庶幾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貓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
家苟畜貓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嗚呼。
謀國者察此。
思過半矣。

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
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璁二品服金
束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
繆。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謬。翟鑾曰清謹學士。繩愆
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各銀圖書。○詹事霍韜
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
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與治北方水
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

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兵律。招集游
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
衣食之原。請勑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陂塘湖堰
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利水以灌農畝。且亦可分
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
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
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
軍。制雖世襲。最嚴考選。乃今悉聽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
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
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故惟陛首功，餘皆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月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誦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鄒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制，曰添刷引；錢法二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奪武侯勛督府團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吳瑞登曰：世廟因一清之疏，措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失，彼近臣帝親說不肅然守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者，誠不爲無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首請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 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密弗靖，璁、萼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請逮速見實不死。帝命逮繫詔獄，聶能遷阿執政意，搒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二月，帝勑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善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轉運，販鬻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鹽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耳，必自今永爲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

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商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
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與
屯種不可。欲廣與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
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
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
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
首告。官豪佔種者論。令此逐管屯之官。貪婪侵尅者。罰無
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勅王憲
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增築邊墻。時給事中陛槩
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
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
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
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
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
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
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
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
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日。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
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
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與其要曰。舉賢才
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帝
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
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提督三
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
各商開納本色。夫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甘肅
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
以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按五元功皆不利 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死 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北征敗役削爵全家謫海南 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遂以天順復辟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 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兩廣諸寨賊平

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力等處。僮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鳳門佛子等岡。各賊累年攻劫郡邑鄉村。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勦。不果。而各賊無時。今思恩田二州招撫平靖。正在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兵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鹽蕪王綬等兵。相爲犄角。共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一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集議

七月　上進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
聖皇太后尊號。○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百卷，
詔留覽。
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初郎中柯維熊贊之甚
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俾停止，保其終事。
維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
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
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按應期新河，沛縣迤北河道地形稍下，泥沙易集，故累為沛患。今議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注宋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閘，以時節縮之，挽漕備河，勞逸速其宜，可為永利。計丁夫若干工，可六月而畢。廷議是之，得旨，又分官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長堤以防北潰。至是工半而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之。上治河議略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趙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達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奔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水未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水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勅都御史潘埙專為疏濬。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
時之，進學聖君子，勗哉勿僭，尚書胡世寧因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國子祭酒晉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
謚，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一月　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諭曰：
碑賴卿等潤飾。特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
帶一，張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
各上疏謝。○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
奇，省腳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將給三分之一，
俟之一二年後，併裁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
可。○是年石珤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珤沉嘿不妄言笑，清修無玷，幾眷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嫌險，秉正疾邪，遇事退讓，主教南雍，以師道自持，諸生不敢犯，及主文衡，去浮靡，文體為之一變云。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 嘉靖八年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巡撫潘塤罷。

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輒駁斥不發。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開倉賑之，民賴全活。塤以是惡璁，其屬有司賑貸稍寬，輒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塤惶懼，上疏乃歸罪于璁以自解。于是給事中中蔡經等劾之，部覆塤，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以病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支大綸曰：文成積勞盡瘁，病劇而歸，殁于道路，為國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忍功加此也。按文成建大勳，擒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勁節凌霄，膺功蓋世，嗚呼懋哉。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諡文成，一時公論竟何在耶。

命行義倉社會法。

固善矣擬之卒倘存乎人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邑，百里就饑，旬日待糴，非救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衆采中善惡彙成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遇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貸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彌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關，有留難為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詳覽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繇取胡經等二十八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軏言皇上命臣清査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撥召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上方銳覺勤政「臣明習治體」于近習靡所假借而楊一清與上合[illegible]時嫌疑其間故言官論列議部議奏無[illegible]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璁復入內閣萼復散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參劾不相下各爲惡語科臣孫應奎陸粲劾璁萼顓恣不法命下勅暴其罪狀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效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璁還家擔悟以需後用萼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旣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首論亦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璁旣行霍韜乃疏列楊一清二十西罪帝從之立召璁還時有宋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與力解得免下吉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逮理輔臣璁疏請從寬始令自引一

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去瓊請自蘭州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壍固民賴以安○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縣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蓬蒿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麵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賫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朶甘等羌受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寄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寇掠驚惶者騷動王瓊議欲候被入境即以大兵擣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計之瓊計欲撫四子開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咸指揮劉文率兵自洮原至洮泯分勦若要害且撫且勦凡所定六十五族斬獲一千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部以寧。

鄭號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于洮泯河州間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謹修飭使得遮西番鄉

有使凌謝宣情兵駐蹕洮罕目暴露上之非之斯良策也
頒大學衍義于臣下○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夫大桂孔暉等各獻瑞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 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就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帝嘉
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
帝怒韜嫚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
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
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憲
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祀祖宗崇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于明堂配用及日月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乎上河海山岳從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與類合廬之典樂且著焉并明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皇祖聖智

神宮監中使楊寶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
輩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
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繁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
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
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撥馬兵及缺官皂隸三千以聽兩京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文定諡曰破濠之平孫許廟其節王位大其勳而中其仇者其心焉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

動文定火燎鬚猶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誅濠寧賊者誰也一例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
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
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
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
言遂以行太僕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停元樂復古樂
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
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
說下禮部詳議 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要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墻從之○大學
士楊一清卒、
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馬池邊牆、圖復河套、及勸逐滿四、建議皆盛有成策、適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詆、已而聰蕚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聰蕚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遂以贓罪清慨去、復興許讚獄、誣成其罪、削籍還居、忽忽不樂、疽發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蔑、死不瞑目、上覽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蕚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蕚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皆

蠢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致女習、但瞽矇入、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諷風俗、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燈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辛卯 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决不可

尊、當來只是祖配天、尊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圓丘、視大報少殺、著為定典、○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璁至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誠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璁如言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樂如丸廟狀、奉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桂蕚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遭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通顯、偉才雄略、誠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文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態哉、
張璁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言都新河及開闢以弃哈密二議、尤為謀國石畫、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親蠶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廣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永和錄○
尚書李承勳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勳學有源委才兼經濟提兵南北屢著軍功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故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徐九皐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
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三千人加以月糧不給備仰爲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
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爲要害
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
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處聲勢相接以備不
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旌表延平烈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時只圖燃相勝致姑餓死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自晝中霹雷一聲雷電光紅黔且三婦皆入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顆曰忠敏安慎○始定西
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 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
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
徐達並願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
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
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
取入京 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唐事夷
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歡孚敬謀所
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携稿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
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言出
孚敬二容疏以示羣臣斥其怙罔者致仕去澤遣戍侃爲
民
九月無逸殿豳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上
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
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
辛苦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
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
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籍沒已
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
愛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 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齎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二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
尋以得利引去。○以 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暨
書大義，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
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畿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畿徭役比各處頗重，河
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
復有驛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
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
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
滲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卷役者不得差貧
責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
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
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周矣，不行
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
江北雜差頻無休息，亦困也。南畿名色多而徭役重，其
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樂算丁田，總括衆役，毋夏
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
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
官民兩蒙其便，將公南畿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濟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
楚粟由鄖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俟二麥將登，多
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鄖
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
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
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
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
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製。如
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最
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國天許以營奮不乃得其

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
歷督南畿，屢殄巨寇，居太常凡六年，爲卿且三年，不以
留滯介意，有
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
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
舊板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
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姧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横，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罪秦鸞，復劾孚敬强辨飾奸，娼疾愈甚，乞亟能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鸞言出忠藎，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

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一變至雅，能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敕群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敕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敕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弃，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齋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鋐具疏謂名與兵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黜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

時鋐恨思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斃。

耳。遂得長繫待讞。及朝審，汪鋐以太宰東向坐，思故向闕號，鋐令番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發爲厲末聽也。且而自謂宸節死獄中，受諸餽遺，何顏地下見思聰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豈有官爵爵人而要其貨耶？故受梟金握都憲某玉璧。趣嫁非可捉髮數耶？絡繹欲以手批之，爲同寮所格，遂書日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亦何得作俑。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聶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使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兎，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
上襃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
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
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兎時白鹿鵲兎疊至重出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美 上謙冲之德褒答之○
總兵張瓚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爲四
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
山諸陵外蔣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
虜兵少不敢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残元歸路虜可千
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衞乘隙竊發道路益隔萬一勾
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
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
探五併村落六窖窮坑從之 上御南城瓊碧殿閱馬馬
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瑶池駿飛雲白
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倓重華殿巳而令入瓌碧賜茗
共閱馬 命至嘉樂館觀花 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
敬等于左室賜酒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
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猷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
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 上皆不用宗明前以
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
史王廷相 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
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祗作威福以聳觀聽
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
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嚮富
室財賄通神鈍〃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
推鞫但有冤獄亦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
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
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
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
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浸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
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
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
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
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騶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
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
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
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

諱。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罷。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

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瓚議于天城左渡築堡四十里以遏虜衝，而督趣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瑾，延燬總鎮官，苛刻激兵，兵悉變，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剿，梁思覺省從重。督責總制，相機勦撫，瓚乃計誘首惡若干人，時源清軍陽和，下檄曰：五堡之變，罰罪太寬，今復戕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洶洶。源清曰：甲申之役朝廷不誅，故有今日人言，義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瓚乃更捕入十人。既久，諸卒拒不納。源清乃會兵入之，先遣僉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城叛，允中又檄二十人齎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部承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瓚馳往諭，亂日城外，尸塞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樊繼祖代。至既至，繼祖詐假金牌入城諭之，並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部承崇之不利，諸卒益懼，虜引酋入，成指代府為餌，虜留指揮趙穀（？）、副總兵將諸路之兵而分掠，應潮諸州諸路承源、夏言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部承源清貪功，必殺妄將屠城，以致勃因通虜。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殲，彼成功何由興復。今罪然二人，則遺人臣憤虜寇，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令毋攻城，城卒登陴怒曰：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楚書入城，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逆夜即斬倡亂三十人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諭賊黨，號至，退兵二十舍外，請士以次上聞，厥明御史蘇佑

城至，晉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源清削籍，承崇可（？）立功，瓚歐孫允中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等賞賚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謫。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首吉囊擁西海虜首卜兒孩，并其土地部落，勢益強，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附塞關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淤沒。今宜于祖陵築土堤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預防衝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時廣平知府李新芳按廣平，門卒發職官、蘇芳篤悖，謂下掠備至，令吐鹽實，掠之死，後牧知縣周諧以獄，撤推官，搪經之，經承旨詳讞承部使，律新芳以罪，上聞，又遣書，承周金共讞，金不從，屬官周諧亦各訴擲，當令新芳回籍，而按陽經訊之，周金送廣東，士民

避訴諸柾綵價匿芳者芳携經走周金
勒芳來措幸進擄纂奏報下都察院議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
四胡馬充斥疆埸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
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今爲豪有勢居內田居外勢不
敢耕也管屯者被藉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
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營
堡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從附近給以牛種待開
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
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
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
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
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
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
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
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藺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
敬李時入見以黃絲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
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諡莊
敏
詰吳寶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
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
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藩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
隊伍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鳳陽入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
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奸訐之
罪
先是內官竟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計永墳建
違遣制及張　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礙第傳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祿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
脈容不行遷晙去歲又將妻陳氏稱葬冤內致哀沖太
于不永令其子郭麒陳襟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爲之
轉奏紀麗史閻氏父也　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
命定自天寧積後人禍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建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衆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朝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
辭誣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
受郭麒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
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
狀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重問擬罪貸
之錄計窮乃償其奏許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
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闖入午門前爲麒聲冤詔鎮
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麒及
諸所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
有憾于揚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淸使永奴朱繼宗告
容爲私役語流禁中容于一淸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

是皆許逆讒至此凡三獄奴告矣而初閲案牘擺興大獄頼 上聖明察其誣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悦而告訐風少衰

建九五齋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
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
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請恭默室瑞龍馬許
龜丹鳳三圖復請賜親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優詔答之○
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
典從之

十一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盧蘇發與復功益肆專横嘗與邦相嫌陰令盧蘇刺之不克邦相斜黨伐蘇蘇遂爭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劉諸言邦相病死蕪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不相遂冊皇下頭爲家殺想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土官稍齊獻曰殺人不罪欲主無制吾輩首足皆腸替懸于廣妾矣

乙未 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 ○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
向 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
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
請累朝事體在所當遵 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恵
安 皇后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伉儷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爲一體之視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備可議減乎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減則皇后亦當別乎孚敬知遵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爲訓也世宗勉日之言只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則世宗尚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閲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
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
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
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
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
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
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姦梁材甚正嚴
賢猶徒秦金覺巳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
爵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違事
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雖復不若時常
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
知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

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爲賦以紀之。
日奉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進詩一章，序一
篇。鋐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爲御作詩。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賚藥及手札諭之曰：古
有萴勞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
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敕送歸里，月廩輿
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
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一)初設太倉鎮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制崇明，既而裁革。嘉靖三年，[illegible]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illegible]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舊軍一，以餘丁三供之，辦馬一，給牧田[illegible]

二三

怨告者，都督之衆益驕，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鋐，經倉
皇逾垣走匿苑馬寺典室中，衆軍遂取薪縱火焚之，鳴
鍾鼓糾衆，發遂人授之械，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
軍高大恩於獄，擁以爲主，奪圖苑馬寺，搜得將天梁
其衣冠，鞭付都司王鑾，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
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
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驚擾
牧然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等職監候所勘，從征故
多辦倫生長，鑑宜取回別用，詔供加撫，時廷推御史曾
銑撫巡遼東，會勘覆閱變已行，副總兵李鑑稍撫之，安凡幾所
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東城門
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慎守
廷奏如數，乃參奏尚德等釁起邊經失撫宇，狀而爲軍士
乞原，旣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
戕害主將，罪在不赦，臣輒爲請救，蓋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
爭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
銑言爲是，請即懸榜，諭其渠魁，首惡者不過數人，勢
巡按御史查實速聞。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

二四

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遂入廣寧，治
裝中軍都指揮袁璘等，素詔事經，經嘗指諸軍月糧少價
爲飾裝具，捍卒於營，兒等從遼陽前事，復挾衆倡亂，出
獄囚，因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所杖，因恨經，遂
率衆持梃擁院門而入，數經之日：非爾於我，餘丁盡
罷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虐使我，菜薪皆取
樹耶，毀府治，置之衛獄，取鉛錫一人同經枯之
祿宇五門，復入院聚諸公帑，并經私貨錢，火焚之，延焚
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盡，遂破庫劫掠，分其富爲
四部，鳴鍾鼓，竟日夜，明日驅經及諸將，首爲首，攘遊五
門，聞孝兒且行，挑其頰，窘辱備至，復縶之，械，脊杖
部中李欽、吳榮，經所戒，以仲信，及冬衣布花田額，且要給
賑濟貴餘錢幾萬兩，復資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
各騎言，請遣阿經激變，請遣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部侍
郎周述赴遼，撫按具疏，於是詔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倡生于布，激令重賊，若依舊晉已改正，萬然而起
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覓貴部，覆令得吉，竟從紀等議，遣
官按遼，經歸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邢奇毋行，
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邢奇代洛，兵
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僉都

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
經等所囚雄以搭救欽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其
貲篋一夥與其子勳遝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戚門以
鈔數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
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
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鋐具以其
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竟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掃并勘訪
補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
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憤背而起其
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嬲詬下卒敢於執辱因辱之
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往悖視大同尤
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救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
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
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鎮巡官參狀已錦衣
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任事欺罔着
降外任遼叛卒恒剿兒等聞延將至乃詣廣寧卑
譬兒合謀結死罪因王剿果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
中人爲之謀益急銳寡刑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捕獲
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轄期捕於是剿
兒等四人豐兒等十三人王黻等七人同日被擒鐵以
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弃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集
謀終負罪而遂兇漸成不執丈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
有假借之罪法則下多恣肆之心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
同發七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
大所以殺參將賈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illegible]未之懲也[illegible]矣而威或不使威
行[illegible]者爾小醜習於再[illegible]矣何忌焉今宜
報[illegible]其米撻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
至[illegible]下悉復而寧處議以正國法肅人心
妥待[illegible]不必查勘處擬取同其餘未盡事情
只令[illegible]按御史勘明具奏鋐等擬上諭剿兒發見王霖
等俱[illegible]斷[illegible]時決梟示問擬永戍極邊革去世襲
狼戍邊[illegible]斷任欽是令[illegible]別用鋐
待有京[illegible]陞用[illegible]人員各查奏陞賞

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逵獄詔拷訊
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
鎧應奎交章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

貲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
肯自陳知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
出翀等流貴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 祖陵頌十。
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曾銑爲大理寺丞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僉事上言
田既丈量則貧民有根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
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一泗州祖陵欲築堤圍護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抑
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 聖裁一壽春王
墳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
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辦近年黃河入運道[illegible]
利自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
百里間俱賴汶泗諸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使諸水悉入
漕河一南旺湖道湖堤已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
横潰今黃河南徙汶泉水漸增堤已高厚毋容更議一
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漸淺河道所工既一府築爲堤岸
一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啟閉一會議詳
之鑿石口以除之[illegible]及麻芳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
議黃河當防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決河最遠之大隄
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後築使北岸七八百
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勅應築齊堤衆在其中可省勞費
工部覆其議爲當 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
而祖陵建閘築堤砌橋則都御史王果張景龍有本先
後董其事三
十二年告成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詔復彭澤官秩
優加卹典○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臣積芻糧聞兵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瞭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搆之為間諜布之為聲援伺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譔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日啓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 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搆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眞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綸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黠虜懾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深惜財力如文帝治覇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卑易于規模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宣帝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涵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罔至矣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項之上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晏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三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實効

戰言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牆濬水頭是已蓋從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大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竑所造隻輪小車 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亦存破損入輛略規制宜做制造可擬列邊牆以遏虜入據扼險要要以邀虜歸諸邊俱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碗口鉄銃兇所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城樓所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耿恭之法箭鏃關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牆挑塹以防虜入興武營南有鉄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 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南○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圜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
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未仰叨上帝下簡神嗣天位君臨四
方思與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興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統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褻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
甚謂比同常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祗闡
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襲續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奉禘
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
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備時祫之典季
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
之嫌奉安既成躬罣憫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
璇闈恭上兩宫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
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illegible]宜頒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九終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秀水　沈國元訂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徽王厚爝得白

兎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

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閒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從之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威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于永樂年閒以後不廟廡庶不外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見而論定矣府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于勛言往年進基廟矣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從英武臣乃翕然從忌　上是勛言進英爵

駕發京師祀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大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職行既彰

招致論列不宜兵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

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鄧經邢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莊所夾刀雕爲

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人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篡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刁鮮等授

以官爵○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何不校錄王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璧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清先爲編修守正不阿瑾惡之落職瑾敗復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

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

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大旱　帝躬禱雨

御製祝文夔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群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

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
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會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廟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謁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尊
諡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援議禮諭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堡○山西巡按
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
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散不暇
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擣之西寇全陝
則宜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所其營用間
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
陳輜重强弩烽火相接才斗相間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
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部旨督勵將領量頒恤賞振作

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薙
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
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上
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謁山陵大峪
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
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
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蟄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宜
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
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于
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上親授諡法以
危身奉上諡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剛諤博極羣書奇偉過
特非時俗庸陵所能拶測及當事莅政執法以往剛嶬
不回遂遇　聖明建明大禮乃知嚴宗思始
嘉帝賚傳周宜中興嶽降生中有由然也
郭端簡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
遺才役謝苞苴驗之行一爲元侯中貴戢戢斂東受亦
春以服
貞心矣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崖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迫遽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居中閣。姬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材，行殿後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辛祕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陟瑩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為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閣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冢，宜于祀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illegible]，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illegible]居守，收稿進覽遷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冀官寮，不恤人臣，審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諭劄繳進，毋匿。尋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為少傅，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虛，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illegible]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illegible]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祔太廟，享禮成，上表來獻。○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解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責任之

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杖死瑾誅贈秩廕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按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事言輒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監司或飛章詆訐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罪[illegible]我叛[illegible]在我不敢破綱紀[illegible]其家丁[illegible]時向鎮兵[illegible]叛王[illegible]事[illegible]不一富[illegible]五步[illegible]者特[illegible]其[illegible]得用其衆鎮兵稍[illegible]乃[illegible]平[illegible]修五堡[illegible]讀震益身先之[illegible]房不敢[illegible]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孔暉堂邑人[illegible]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思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按瑗爲保定新城知縣[illegible]言列其子[illegible]不孝[illegible]江道朱雲[illegible]清撫保定府[illegible]孝者[illegible]爲奏聞[illegible]京廷杖一百發邊世戍[illegible]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戍

庚子　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開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華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illegible]少張楠十餘[illegible]胡氏貞白自誓又不[illegible]時[illegible]惡少[illegible]八年姑[illegible]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illegible]爲[illegible]祠[illegible]祭一壇京[illegible]烈[illegible]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艮秦璠

時艮等[illegible]爲寇是月[illegible]渡江艮[illegible]七[illegible]數百人[illegible]補官[illegible]震動[illegible]以致留[illegible]帝曰江[illegible]官[illegible]何令[illegible]修置理[illegible]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十道銀記一刻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

賢長壽人持心清慎始終不改人服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　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

八月以涞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輔及
陞吳濂俱食博士俸○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大同叛卒既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首惡餘皆僞作僧道流丐爲虜偵探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illegible]不決匝喻指析衢以譬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崞岢嵐交城汾州至平陽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過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臣得荷率無事而宣府亦幾墮不爲應援出西
巡撫陳講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本
兵弱殘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也諸將以矢鏃既而守隘者痛酒不戒虜從隙入大掠固原乃召醉飽並斬之二軍股栗乃率精卒九千驟至而撤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雪虜弓解馬墜覺達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剪虜衆選將士虜奔北不暇殺首級[illegible]首功五百虜大哭走塘[illegible]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自入講筵因[illegible]加[illegible]上[illegible]上親賢愛民保護聖躬[illegible]覺之甚悔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韜南海人以議大禮[illegible]主會試[illegible]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要覽百問 上令禮部校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
殿受羣臣朝賀 上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進請禁入
覲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 詔可
二月 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
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
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
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皆有廢倉乞逑議修補
以圖寄囤戶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
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舉則運軍懈怠而
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鋆亦言寄囤
之便 上曰寄囤與兌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
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時樊繼祖以兵書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illegible]石天爵乃背約款大同[illegible]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illegible]上乃命[illegible]報遣天爵[illegible]赴大同塞下[illegible]入[illegible]驍騎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等處[illegible]兵丁琿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illegible]殺掠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算[illegible]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五百餘級[illegible]史傅鎮等言[illegible]云虜從容出[illegible]上給紀功科道勘實具奏已[illegible]職逃與保定巡撫陳講[illegible]問[illegible]侍郎張漢[illegible]部先[illegible]炎[illegible]與[illegible]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柙謀

襲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還卒獲其籍以聞府吏受賂者

各戍邊陝而永壽庶子惟燇與嫡孫懷熔爭立嵩復受金

亦爲覆允王妃舉發踰歲奏之因劾嵩奸貪狀 帝問表

柙惟燇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然不以爲介意

八月起翟鵬爲兵部尚書總督化邊兵事

時[illegible]兵書張[illegible]臣[illegible]選[illegible]新[illegible]事[illegible]歸[illegible]河西之役[illegible]新南[illegible]請[illegible]劉[illegible]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

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下獄論死

誠賢劾郭勛假威[illegible]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illegible]論都察院畏[illegible]勢[illegible]司[illegible]有旨勛[illegible]郭勛語甚不遜[illegible]勅奏于是工科高時等[illegible]王廷相扶同抗違一併邪事勛坐殺人律[illegible]勛奸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

互爲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訴姑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illegible]不根治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薊

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

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

商宿姦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臣論列疏入

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寶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

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興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

訂

五月，論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太子太保。○詔革周府將軍安瀋爲庶人，肆河南諸宗人鉄祿失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瀋等五百人譁，推行臺門，僇逼撫臣璣有本奏聞，遂革瀋爵。

霍韜曰，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有三十九府，夫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夾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人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性穎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疏薦理，以耕同鄉，欲引嫌已。

咱以入閣，樹黨不在，柬權變之，旦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曄、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猾，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助虐焰。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磔之，後常惻妃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

瓚屢被論劾，上不爲動，而卿與益隆，溺內典之。

毛伯溫爲兵部尚書，首禁揩克，命刊布中外。

八月，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爲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字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上嘉歎曰：得人一。諭尤採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曄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覓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綽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上曰：屯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呂、秦越人、淳于意、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

癸卯　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邊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

糧草價銀，移支大同，應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宜。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爲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部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是以奏死有疑，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六月，科臣周怡劾翟鑾、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遺言失色，見　陛下各陳所背議，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群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諡文定。

塘，懷慶人，篤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評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允塞于義。

十一月，勅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如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恃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豢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各角，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鑒覆轍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備將混真，虛文磨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將，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　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寧壇靈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
錢貴、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曉以汝儉舊師，故
閱書經，佯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鑾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鑾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鑾與二子、汝
璧、奇勳、清、鳳、曉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煒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
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蹇等三五公皆
未有兼涉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兼宗伯涉一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為畫一之法。
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
實，以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
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
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加言侍臣者，必嘗
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
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例不許

當報罷者，係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論故者，
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
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
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
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
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
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
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
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
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並封，亦

誘殺不武
不殺不仁
為不忠

得自迎
中式者
亦有之
嘆也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
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湖貴苗久叛，為鎮遣人誘苗帥龍求，以一千戶為餌，龍至
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撫諸土目，以牛酒魚
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督息貴苗，俱願如故。鎮遂奏
苗平、班師，功賞遞敘有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
全、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
嚴禁侈靡。○敘擊虜斬馘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

擢張珩陟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猿扳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諜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囊鐵刀賄虜自媚，虜入既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其言大纍事）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科臣陳棐請撤元世祖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先是南科王燁首劾嵩姦，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書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illegible]陞[illegible]兵部王尊有負[illegible]常州守。蔣驗故南御史也，亦在訓黜。嵩乃令御史程秀劾應旂以私怨[illegible]欺肯調補外。

五月，楚王子英燿弑父伏法。

時楚王顯榕有子英燿淫縱不道，數官人方三[illegible]楚王鋼[illegible]而杖[illegible]且使陶元從以當[illegible]宴[illegible]楚[illegible]從以[illegible]上元[illegible]以[illegible]先[illegible]以樂砲為號中刻[illegible]至與武岡王[illegible]王從王出謝六首以銅瓜[illegible]擊王者[illegible]各就食[illegible]擊手殺之[illegible]從王後出[illegible]王[illegible]腦[illegible]各亂擊之[illegible]張[illegible]等[illegible]以[illegible]驗用長史孫立及承奉張等謀以[illegible]報[illegible]劉武岡曰王于別室王從者挾門出告變[illegible]監[illegible]馬等官會鎮巡撫鞫之武岡王乘間[illegible]部司禮太[illegible]兵叅告[illegible]高[illegible]斬于市[illegible]獄[illegible]屍[illegible]燔[illegible]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繼大統，歷兵部尚書，守正不阿，以救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論戍，總兵吳瑛、叅將楊鉞論死。

時虜深入，殺掠甚衆，而珩首于欺誕，循以捷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逮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欽為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人同中路鐵裹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叅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殁。虜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勑褒賞，復陞尚文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

王邦直者，蔚州人，力學，干[illegible]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薦，詔[illegible]寡，鳳等虞不敵，守者從之，邦直曰[illegible]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悉[illegible]後[illegible]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illegible]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乩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貌朴訥，簡重言動，以禮。世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

天和，麻城人，宇度弘亮，有志應才。始爲御史，以法裁大璫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壓驚邊理河道，手製乘沙量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

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

時宦官內廠鎮璫播，巡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詔先洩，廖乃候節訴陵寢，廉陵遂使撤去，詭稱節庇陵，出之表上，詔下節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餘，少亦不下千金，索急不肯償，投貴官家，又負不肯償。貪其賄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不得，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官如是，泉及官府出兵，輒齎糧備師，好論陷番人，利從已貨主，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謂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務爾倭王必殺我。嬰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汪忤、徐必歎、毛鵬颺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輒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illegible]宗大壞。至是，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處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捕逮海道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紈於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譁，誣惑亂視聽，遂劾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郎罷其心，紈憤問，奈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舉盜益無忌憚矣。

命工部製碑書　肅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亭所

奏。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爲吏部主事，迕諸權人，多怨之，後蒙職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一名，至是增至三十名，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諸邊十餘年，敘功擢正一品俸，中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號請以入，金抗疏得罷，威震中外，勞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

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

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書綸綍望其序采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為名儒宗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 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取元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斂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眾入犯延安慶陽高虜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銑有擒剿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盤司賄命訊治余繼收銀色不足 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杲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劾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果卒

爵大綸曰爵循介清苦忠貞性秉純無干名徼進之念居家時有言建醮京師者爵以禍投辰乃歛以妨逆獄罷方飯作歌飲一再盡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官撥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謂曰盍亦一內別乎爵門去矣勿復顧官移北去爵楊君憤乃爾其磊落豁達之致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贏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備儲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鸞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寡亦弱又縻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鼓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廉皆罷聽勘○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誤國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寀都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詣京師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 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

因訐銑匿取軍糧侍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 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其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冤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怒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醇厚不伐書以兩世掌銓大體盈滿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勞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眞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 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

支大倫曰夏言豪邁辯博果于有爲曾銑忼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區復

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碁也獨不念救援內閣鷹犬外列側目伸讒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膽自以無前 帝知已了無顧忌息事固有其奈嵩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寺英毋無借箸之籌久矣奚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己酉 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諡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界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山墩城堡凡

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具，許以守稽首奉令。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敘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秉壺長語云：祖宗時歲用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亦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靴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略也。即此二者，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服朝衣隨班奏纘宗以私隙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咒咀。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妄，纘宗詩詞頌美，無訕誹語，嵩謂訒以同里故黨纘宗。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纘宗廷杖，與訒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庚戌　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奉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參將石邦憲屢破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焚掘無遺。具以捷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蹶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蔭子，賜諡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疏訴張達二子世傑、世俊俱戰歿，乞二子同蔭。併繫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各廷杖，燿死，宗皐謫戍邊。○釋漳州府知府盧璧等于獄。

璧先奉紈視朱紈令，查決所執通番諸囚，已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並逮論死，執璧必從同坐，而人人立祠與璧無與。科臣為璧訟冤，詔令釋之。盧璧仍守廣陽，初璧在漳，平白葉洞賊，築堡塞，與屯田，用罪人，唐弘臣、擒巨賊李大用，船百艘自繫，不世奇功，而為人所構，止以不賊督自負奏賞，為不稱其功云。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衆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眾窺大同，俺荅、虜東行，且犯宣薊，密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聞報日甚，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都

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沖撞皆衆緩我師亦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走虜轉掠懷柔順義圍保定兵駐城中遂南逼通州經按三河先期駐通州收糧州縣路河西岡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丹夜令人護走京師請援上聞驚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以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遊騎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湯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鸞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敕封記問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敕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歷鄉督李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定五城防內察徽中違將嚴徐歐陽安從戎自驗分遣京營兵出內外老關京兵先敵虜之出皆疵不能戰將王兵皆輕騎不屬從備上命時芳諸貴戶部無糧殺文移往從二日後八總得散餉既發票而益金虜藥一無所糧士卒飢病其備而就之軍與上怒責計部不前定士卒智苦院服見事辛巳虜自北河東遼踰水西北行大掠民舍

焚其廬火已夜燭天至東直門親御前臣入入去見虜酋縱其臣謂曰若歸見天子求封我我致書也女皆書多娶諸女入貢上召嵩本酋入使以虜書貢割令多書所見皇臣召責問虜使亦不定自言允可之必得恐後生請衆不騎大虜大衆隊乃之貢何異救下器不可言虜大謂時事孔棘宜曾許其貢矣出塞而後却之嵩不言然中宜人業已處上矣議奏入時已暮上覺語至丙夜賜西宮令隊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罪己詔遣嵩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議募一首賞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乃即詔擢貞吉為御史鑿萬金募首功發未虜由輦華虜犯諸陵轉掠山西貞疏保定皆雲次日亦午上出御奉天殿諭責建山驛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孝道輕不及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開城閉守會仇鸞兵將不及諸將令人由之營諸營所憲兵大護為御史所劾遠至食羅性不戰削職超惡獄被王好為僉都御史守通州以上怯不熟恣遣變事兵東手無措郎貞報一一當者片片付下數十不十里過小避兵十萬諸言即遣報使還一無所亦復還出數十級賊中數十萬子

是大同軍故爲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擒之輒自言曰遼東軍蓋朶顏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冀方索掠朶人不敢忤大同帥而縱其入擾爲請追先即令掠食見矜鸞亦自私其軍不急以是求變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自恣湯軍人法諸婁山東人虎其鄉耳及虜驕恣汝夔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圍不敢戰乃誤曰汝夔有禁勿戰諸將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都門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是無從驗自謂擊虜非不戰不能獨薄城也而虜焚掠中貴莊墅中貴遂譖汝夔守謙詭於虜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其妻書少緩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黯等坐罪故縱獄以爰書俱兇亦逮獄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劾三疏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責廷議多辯其誕中理周尚文東為齎金不能得首功九十蕭其衞典史巨璽懷崇皋人喜此去欲西奔自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毅牧會嵩率諸鎮兵尾之虜險不得出乃稍劫殘掠饑從東南

行至昌平縣與鸞軍遇鸞軍敗績鸞幾為所擒將力援免虜從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餘級自劾無功帝詔進太保蔭孝長其子叔孫加賞軍中羅虜首功其京師捷進職有差諸將殺人首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京師侍郎中皆從李士翱先以之納諭顒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與當縱子世蕃擅執文政闕有奏劾必陰中之如利沿王獻陳塏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奧可乎帝命宣大二鎮勿徼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兼練京營諸將分諸各訓練士

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
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
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逋積，以俟軍
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略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
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
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
不足以信于天下。况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
尺籍于官，飢寒切身，則棹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
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 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
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
嚴嵩，嵩亦以爲言。 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
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黜奏上。 帝知其枉，中旨留
之。

二月，議裕軍備。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
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 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而國
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
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
者，則革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成化五
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勳
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
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
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
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

易悉數，乞敕部備議，著爲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濫冒
免除，所省不貲，民討不擾，國用不乏。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
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
蘇祐，祐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暫爲許允。 帝以問嵩，云
一年四次，期索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爲準。 帝乃起史道
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
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
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
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厥

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從私通者句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釁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翁時言開馬市蓋將藉遂雀鼠之欲以防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馬市乃兵部侍郎史道銜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錚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額而未盈其數或雖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往薊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繫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檟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出三里溝出淮河逆黃河逆上甚近工費不多然除河患無以易此

總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以方略袪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況朶顏犬羊也往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非

仇鸞先之兵

蒙許

虜虎很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無憑
勢且孤為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
○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于市
時虜款市應於詰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為有無而首惡奇孫丘富為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
請告謝露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譟大同市與寇
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

國榷　卷六十二

衆從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壁俱撤虜入無復
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人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
遼東巡撫許論遣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
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
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與入如而從心宜當嚴絕之
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罷市非策　帝命總督官伯招防禦
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榮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達則尚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邊榮去大同遂亂衛騎虜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把
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誤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
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亘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
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
破黃岩縣流刼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參
將
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罷貢不舟市閩姦民山海巨猾習知中國虛實乃糾亡命窟穴嶼島倭又為之指畫嚮導于是東南始有倭患

國榷　卷六十二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莊田不禁載在會典屬者
宗室廣收民田為已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
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計田之稅
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瘡而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強
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
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　上大驚
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

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科臣凌汝志劾蔣應奎竊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請黜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請戍邊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雷

將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有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歟　陛下誤聞是以彼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彗孛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責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廢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叉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罪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追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詐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君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揭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俄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乃嵩賊之應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鮮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

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言涉
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
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
肉綻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
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贊鰲具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最
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最斃杖下其後同諸官罷
錮而爵獨與諸楊盡
世稱三楊之疏云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
河下流填爲淤沙雍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又
則老濮黃河口衝決奔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濬之後
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
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爲患稍輕若開新口未
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
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從
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爲裕王妃○奉安先聖
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二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
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府大同總兵劉漢郭都死之詔各加
郵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
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以旂江寧人爲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
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
之疾作致仕卒于固原鎮邊民
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襄敏

削勅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繫○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千人突
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
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
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
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
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璜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事
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時通政趙文華少有文學貪緣嵩爲父子擢通政使至是
郎陽都御史缺嵩屬指會推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
華名上伯辰疏其惡聲援面寵取日彰恣貪饕而應門
甚衆鏜黨畫職私邪共鄙閣散諸賄賂班行臺憲何堪命
使文華秉銓吏部權所親伯辰論宜者且許鏜以
不得一品恣意上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析節等路關南大

震因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荊賊至交戰潰之
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懼以蘇
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
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
横謀不軌結衆魁日擧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債已
跳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論矣開關納之劫庫
獄燬城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
宮以免而詔家多金璧娼姬詔既出攻城而柘城士賴子
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屠刷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
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沒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
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予數十萬人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爲計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
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
復曰我恐必有斃踣途者甚爲駭愕宜有所處嵩請敕在
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
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
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
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飢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
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淶與其子
松死之後贈淶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謚立祠
甲寅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
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侯給襲
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
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
薄罰　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
劉東陽詔革充寬鳳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鏜代之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覆言直本撫州
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
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上以國楨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
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
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
蚤爲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
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
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
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
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
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倘有
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
芝者蓋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議屬
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
八月俞大猷收倭于吳淞所部指揮任錦敗倭于長橋○
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
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
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
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
効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
姑止革爵
九月南京太僕卿章煥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預領需

三練士兵四收豪奴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墻警報沓至上遣廠校往察其状見
楊博擐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士將士守禦甚力上大
喜賜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　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本兵聶豹年衰
不勝重任惟秋末頻樂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上方
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閒住○海賊犯乍浦陷崇德

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
將各自爲進止採淘港窯墊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殺
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
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騰謗以玩寇爲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
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
文華爲嵩私人　上所寵用既出恐寵自衰所
雖昧郎立推作百計懼誅蹤跡止倭寇焚掠尤烈
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
野茅洪賊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幣餘令軍門獎賞○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鐘等死之文華因急督戰兵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强經不聽文華遂䘖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于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illegible]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壩○遣官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　祀死所

六月倭掠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遇親喪懇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絶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爲令詔可○倭駕舟從三丈浦出海大猷遮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級○任環大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人○副使王崇古敗倭于崎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鬬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合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銜甚已而欲僇勦

發字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〇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

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讞決明允補遷湖廣僉事督下江防令行禁止羣盜屏息會海寇弗靖簡為福建同受命巡海經略之任諭卒伍嚴烽堠控險要櫓檣賊知有備壁壘嚴固既會兵駐閩而閩始得無恙所著有征苗備倭二集遺稿游覽圖說行于世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賂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稟宗滿皆華人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嘿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充軍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〇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獻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詩朝審日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命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號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按忠愍在獄中[illegible]與嵩閣旋尚書屢[illegible]之不為動又欲[illegible]此一異人也為宮時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王世懋諸[illegible]紀其事而王遺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今其後嗣尤人所難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〇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鸛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場〇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督察主竭忠討賊覆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料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

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
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褊貪汚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

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部大通賄路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近于反唇腹誹之法矣故人遂惜默而罪文華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冠溫州同知黃釧死之○倭冠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絕援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後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

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諉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爲文華保全計言于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殆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團已夜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歿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八月徽王載埨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鈞州初衛知州衛命蕭死巡按劾之奇謂御史私其屬官逮係延杖王乃益橫日沒占士民田園觀女子端麗者強舁入宮之小有忤輒杖殺或生啖虎豹或生蓋棺中又私其侍人受縉紳無敢言者又投諸客徽行當都鳳陽行從人宮東女變爲錦云服之延年知帝好方術乃以方獻帝得錄東之而人追者王求鉛王不與新帝間間散人敵王何假散人日王日者遊留都衛然州民耿安女爲王答死遂上變告詔削王爲庶人人鳳陽王聞當從令妃妾置自經王亦經死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莊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盧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亡

十一月，獻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千〇虜寇遼東，杢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俱死之，贈郵有差。奪總督王忬，俘巡按蘇志皋落職〇賜嚴嵩免朝，仍肩輿入直〇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運參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暘祠，暘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司使至，召見，以傷遠養，親執手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為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黄弘毗祠之。

嚴嵩侍父疾，嵩卒儀中，使用臣死，奉主如生，在大小書啓，而後行，冊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二十年，雪夜冊忽思為越城叩，燭寒無問者，賜以詩，及得賜子為郎，忿恚至號泣傷，不言，見此，皆欠之，孤難者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虜入滕家殘堡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淑等〇總兵俞大猷剿盡舟山餘賊〇吏部推鄭曉為南吏部尚書，上曰曉宜任湖廣南中，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〇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〇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即，不得已，具疏聞。上怒，罷之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

按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與叛令得遙，辛愛欲殺之，遣人闌，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奮朝廷歸之，猶豫間給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輕騎視條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解六十萬寇至鞍，忿無兵，桃松寨一過以丘富耳，失策甚之，又自涉廬從易首來索，又張皇惕惴，及為虜所用，而巡撫路楷亦贓隨監本兵許論，此則為虜之所遂為奏順，楷相獄，與許論俱削籍，方鈍致仕，先是虜犯，嵩歸家，經歷沈鍊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誤國，大[illegible]，大臣楊保安州，宜大總督楊順承嵩旨，會有白蓮[illegible]，虜者，托巡按路楷，實鍊名于籍，以故附本兵許論附和，楷構鍊斬首，宣府市，籍其家，至是皆以罪廢，天下快之。

敘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初，滿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文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稍與直舟同來，洲至兩浙，木卒入，從兵請巡按周斯盛，而罷貢，罪洲，文華亦[illegible]，浙[illegible]洲[illegible]，禁逐，而禮部會建議，皆是罷按臣，乃命羅貢，治洲，洲既逮，所誘俊鈴，未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開耳，九月直至，自兵定海，初同洲來，官以觀風，探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躭督不遣，遣下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特質遣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殘力狀，乞得靖海中自効，宗憲，登楷之，使居關館，候命，陰東縛之，院有旨貢[illegible]斬直，義子毛臣聞直死，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誅直功，宗憲加官，輪夏正蔭子，指揮蔣洲，從釋，罪山獄，竟瘐死。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〇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

鏡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適倭逼會省守臣閉門棄外
之民鶚率生徒啓武陵門納之所活萬餘超拜巡撫
盱總督胡宗憲忌克干世蕃建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
主勦乃移鎮閩簡創立巡撫兵費稍亂鶚遏賊于福寧
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
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稽家兵糸養民間驕恣
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
世蕃復嗾給事中劉伯勳之乃臨陣逮歸京師鶚立論
不屈且先有撤客兵請賊善后疏上以鶚屢立奇功
前建勦議況合靜斷察其無罪乃免歸死然破倭之功
鶚力為多宗憲攘其成而
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尅軍餉以
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
公而詭爲賕邮上汝孝以二千而得傳遣戍蔡克廉以三

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殮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
殮三邊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
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
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
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應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
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案爲文管家武
選職方郎中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　帝怒各逮繫
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
劫庫獄大肆殺掠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時擄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興少寧
○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
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王
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覈薊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上堡墩臺樓塘左衛濟濠一
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
先振儲蓄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爲人所以自
寵累請託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指克三曰勤
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侵界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
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
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曰攻火器六曰清
牲畜七曰申宗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厩創以爲首功
甚有職參崖谷之中誘人而獲之者宜下法司以受殺
平人律論八曰恤罰戒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
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
私橐宜禁革之
章下法司覈勘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
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北虜土蠻薄界嶺口副
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若墩諸處把總馬世

維夾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
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康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
三十六萬，上疑之。
己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祔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
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瑙賊被害，建旌忠祠祀
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祔享于旌
忠。○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
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
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

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
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
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
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
獄，論死。
先是嚴嵩銜楊繼盛忤己，世貞於繼盛忠言於權姦，
以詩弔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
祺，改禮部歷提學副使，因嫉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
世蕃嘗索古畫於忬，忬云偽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
獻，乃有精於裝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
其人如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
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士
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傷，遂著錦衣
衛差官校去拿了，相解來京，鎮撫司打問，送部擬罪，比
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流軍。嵩復票旨：
諸將皆斬，倘軍令指揮之誤，出令於都下不治，是甚擬律，
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
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
獄□□于死尸一歸天下是稱枉冤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號特盛，孫一正、蔡國熙、曾同亨、蔡悉皆理
學名流；宦績甚著，王世懋、張鹵、張憲臣、許文典、賈有前
古風，不屑末緇，蘭介自持，至老不衰；裘貞吉、舒化、丁士
美、孫鑨德雅操不苟；蘇濂、霍冀、叫剛直忤俗；郭孝恬
退高尚；周弘祖、處議明
劉皆科目之豪傑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
詔安潮州者尤熾，南畿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
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

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參將高勝布家養卒入百人，驅之無術，諸卒逃
謀殺勝及遊擊賀府，遂盧勝，劫倉掠，一郡大亂，印
乃督兵討之，
擊定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
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臯東，三戰于海安，
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
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莊，
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
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截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感顯擒其成功嘖有煩言李都憲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鈎杆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錦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贏糧疾馳昧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寨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卻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殺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楊博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爭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爲鄉兵即以客兵稟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詔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部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參政失志藏後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蔭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動海內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諱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監璧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吳太倫曰郭公少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少宰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成就不加點眞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顚躓晚年一疏理確辭暢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illegible]前進讒君子于是思[illegible]邪賊書之慶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儲虜嘗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倭劫潮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非人 非議 事相 謀與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坤降之
又破寧德縣殺叅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爲賊窟余府縣屬田野蕩萊諸貧民無賴者咸與賊人賊中爲謀導甚且掠行人發墳塚畫其家貲索贖者往來恬不爲怪諸將自以爲功飾賊齊獻首級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沈者指爲邀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壯復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誕給事中馬出圖等速章論劾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孫賂嚴氏父子云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數以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爲用是冗食者衆哉于是故爲裁抑各衛逃支甚必請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叛大役月已既空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捽殺之懸其屍于

市香兵部尚書張鏊承賞鏊錯愕不能應議息俯劉世秉論之攝戶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月餉增減各軍特不當殺辱之耳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乃定遂命門今日之事皆不從上逮程原頗郎可得奈何米賞乃議發賊人一入各一人名擒餉始散事聞命擒首惡

石應岳 有大事 謂小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恣横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蟓蟓如布帆○命侍讀張春侍講讀○進擢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轅門通謁庭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强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著述無不精透嘗馳驅舟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日死國吾志令得良死舟中矣遂卒于官詔賜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歲遠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陞餘姚人前忠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不談過世稱篤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占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顧

進官先朝給賞住割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　上曰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褫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爲憂忽聞夜半中吉遑須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文習祀禱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事邢元節薦于帝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卒諡文惠以伯禮葬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西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黠多智數蹤尊寵折節納交以錢賂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

辛酉 嘉靖四十年

二月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以罪去寺官勢益張是時以黨賚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籍正裁古役絕司禮尚膳之餽遺亦每爲內廷所聞有太監耿清害日之爲讒人言廉潔亦聞于中外時從祝光祿御史檢察寺用則自植特質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寺卿三年復召入寧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清索久旱大木遺轉者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錫兒廟等處甚至故有是命時廷臣議請歲增浚夫植疏議日中原爲南北咽喉而徐州膝役歲出浚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民僅二萬歲歲衛役民家給乏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役植以任滿去朮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日終不言然植不務援事爲奇功植滋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通年以來亦識者始思植矣

京師不雨上禱玄嶽祈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籙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降大理評事

時紀奏草書花籙守備然以執私孝順竟坐謫

旌孝子王在復

復太倉人隨父詣省城外忽遇倭亂同父奔入城居中途相失復已脫身二里許聞倭轉掠父竊爲倭所執急趨父所見倭以刃青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求免倭怒摔外父子俱害二首墜地而屍猶相抱不釋手臺使上聞旌其廬

異產

真定府屬城一婦人于布勝下產一男甚雄偉六旬而死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有司進退悉聽世蕃即邊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道久湮人人鄙薄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等劾之上令致仕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按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謀緣造忤貴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親倫倫長者自守介然不爲畛域

萬壽宮災

初聖躬清齋調攝雖復猶痰疾時作因爲新天永命計且冀默禱福沾設醮事淵然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當五六員入直撰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闈乃御部尚書雷禮與工重建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大兩充積博不稍斂用救原急坐處于各省派辦于民問其于夫方則以欲操軍夫充之時加稿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請其饑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且易皆所細節臺量審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紓民以省賦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虜犯延綏

時虜患猶熾而軍實日虛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起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撫薊州抵年例之數益浩繁極矣而

厲精將祚而斷之虛不正徑學爲之敝一

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銀遣歲供防秋用畫防秋勿用二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遼鎮密雲只入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后迫總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議不能無九臭有甚于薊遼總督許論者令宜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設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部議令論司稽覈

命修撰唐汝楫充　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霾陳言五事

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入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當入覲多方科斂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宜嚴禁革二謂督府將邊鎮大將邊鎮之患皆由於將官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稱餉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役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懲苦軍以蘇國威　從之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衣幣有差

先是宣府邊外虜夷史大史二等爲黃台吉以歲遣屬因用爲嚮導內訌承宣龍門關與被其害然黃台吉遣虜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殺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供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御田產嘉穀興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胥士

先是太原知府干淮一弃郡深巳任事節財愛民歲飢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人雁門總兵王懷邦李泉過入城軍士標掠于市懷一執而梟之脅其家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夷巡撫都御史孟淮將奏免防秋民壯盡徵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論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恨乃劾調惟一太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晉王上言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留之上不悅乃戒諭王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與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　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薊鎮宣大過勝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種之資許之○

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近來管錢糧者年羨餘之利理刑名者狗出入之私開廠關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平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巡視多役官夫設酒科及禁戶耳目見跡上常乞敕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近來御史推急請書其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令後諸司治行不肯參則不肯因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供應遺之資動至百數甚或公受賄舉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有受過由奉行為私交餽與者乎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未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獄鐵成獄假積穀之例計其贓之多寡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此追贓蠹有司設增令後宜學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　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家許孚遠徐用檢鄒廷言皆以理學爲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廉仁儉樸有令位太宰清正有守林梓守建寧不懼權要去後見思務文熙博謹好義有節狀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黷貨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叅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都[illegible]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illegible]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詔頒藏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　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利臣何鏜條上事（一曰寬民力二曰[illegible]三曰[illegible]糾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奔競）

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酌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官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詐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擒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癸亥　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昌平自庚戌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典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役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顯懶殆部署繼光遂來發困不為虜挫繼光卻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雜鳴摩食晨壓賊壘督攻之賊衆卒大亂自相蹂踐遂薄倭之巢遂斬此為諸將中殺功第一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遼儲郎所傾以巡撫吉澄薦命為總兵照瀝盡忠報國下皆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郎賚有加○虜

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抑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遁州俾將孫臏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柏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罷勳至經年徵發徵取無一半禁私俱則潛行于昏夜以售奸劫貪殘則濫及于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

一曰定國是臣竊觀士大以虛文巧飾為有志而試態者則詆以為拙以估勢作威為風力而馴謹者則笑以為懦以晏安無事為得體而勵懋者則斥以為生事甚至以容奸庇惡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詆以為俗流以國為過計以恤民為迂談以持法為苛刻以奉公為偏僻是國是未定也、嘉納之、

十二月無雪 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丁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楧為庶人國除巡按顏鯨奏其陰蓄異謀宜置重典 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熱法司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犯時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恤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為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妾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館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祈得雨表賀

七月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惜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做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事

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

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成繼光令其左右支吾而當寇鋒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處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每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舊歲未足兵餉未闕而一旦督促致生之道是驅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

地方未微者姑免追賠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屆有司以中禁設縣治行無救再議欽依允行

虜大入寇三衛亲與虜通朶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諭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恐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

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陳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為堅以典吏而推都御史

王興宗以直隸而歷布政使請略倣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禪盛治已而附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丁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廣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漵浦縣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按化東元善由舉人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彼是科得士如趙貞元孩測屢不送權相張居正衰附
正萬臺臣第一、顧養謙開洲略有古俠士風、王貽德守
嘉興王象坤等、朱宜再居元沐李朝陽皆清苦有志者
錄道藩鉄溫私蓄康特正鎮兆長於經濟陳文燭歸有
光袁尊尼周
昔丁詩文、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黃光昇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
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敕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衡王厚燆奏辭祿米之半、補宗藩不敷數、詔準辭二
千石、敕賜褒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僞
錄藥命于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意
于趙楹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

言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
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僞狀、皆論斬、檻繫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
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
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
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
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
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陸光祖在
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稽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
奸、流離瘴癘、乞宥還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
安肅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 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
本兵預防兵火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
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
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一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論撫按進取爲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
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躬計、一爲國家計、　皇上自

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
後萬康也、己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
多虞、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窺探、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
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
以猜疑謗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
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愁苦、諸
臣猶修齋醮、相率進香、天藥天命、相繼表賀、修建宮室、
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瑞、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　陛

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
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
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
時衡等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
決、卽盡應致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
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致所鑿
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數思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築
壩之河口、遏汎河、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
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入減
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
奇、石堤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
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入以備旱潦、蓄洩入月
閘河功成、黃河遂由茂山進新河、過荷河至南陽出口

河水遂無隄岸坦平、繇
閘臣、于是舉當乃息、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愼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時衛卒以米儲月糧、糾衆入所門毆擊書吏、知府孫文
茂嚴得其爲首者、鞭而黥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噪
辱文茂、久之始散、事聞、上曰、軍士坑法至
辱守臣、其令守備嚴捕首惡、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廵城
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
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
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
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
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
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于江西廣
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讀、
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
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
慢、中官猷畏、無或干有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卯
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
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
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
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
鹽課、歲徵六十萬、鄢懋卿以滿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
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
機秘算、出入意表、故臨戎輒效、人服其戡亂之業、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窨窖、累盡、甲辰
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核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
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季邊兵日防秋、已則乘間抵隙、
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加意九邊、輯
風霾時作、輒行嚴備、謫兵諸鎮、敕司馬給之、謹謀
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屢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
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

既者宣府東自踞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
了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萬短乘塞延袤三千里
及虜潰墻直下皆與結寨之國有為築堡之說者使大
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棋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禁
則無所掠若堅壁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掠及中堡中堡
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鬬守無見惜偶為血
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度彼己
易於輕虜貴將勁卒貽累不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
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僅餘獨
傳加以撫夷之和除倉廒之不繼是致逃亡以提解老弱
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故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
三鎮其卒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貽藉其米此
邊兵不振之故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千各車應募不
逗相安守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被家欠缺失家無
錢司兵者剝削煩懟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發威
其此募兵不振之故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
皆侍[illegible]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挑濬沙土之稗和林
歲勤[illegible]一飽乃又有開支折色又或千餘日無支
矣此行糧不敷之故也近年議討撫夷之費該部所給
止充三分之二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因藏房郭遂需

為所要脅乃不得軍林柴料然軍需以充其宜此撫夷
不足之故也是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始責
以[illegible]立營伍精令平兄缺額工役無擾務將[illegible]
[illegible]比其[illegible]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
[illegible]西入[illegible]之兵以秋調冬還夜回[illegible]防秋[illegible]達議每
摘留[illegible]兵一枝再防一年回[illegible]事更一枝再備冬春
各兵[illegible]月少行路無戍守日多且[illegible]資[illegible]斬[illegible]不
充馬[illegible]下[illegible]戰[illegible]此人馬[illegible]之敵也合[illegible]二疏
觀之[illegible]可以見其大略而[illegible]師指克功[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如邊事請主兵多缺募兵多逃皆[illegible]
採不實馬匹不壯皆[illegible]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illegible]
[illegible]營伍[illegible]食宜[illegible]何[illegible]更[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至是而
無[illegible]
甚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裕王
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
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
子裕王仁孝天植夙知夙成即皇帝位勉修令德無過毀
傷諸凡祈禱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
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
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謨六蓋世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
獨行五正世之大猷四凡四朝之大禮煕朝主廟祀章
榮圖衍童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通證正諸儒錄進之
選六奇謨也華落鎮之嘉闕[illegible]藩之皇莊奉[illegible]收之
世封制可供之乘用正僭姪也正嫡御之數[illegible]無[illegible]
放鳥獸之廄外無令[illegible]不以親貴而[illegible]刑誅不以今甲
而拘除權不以孫生
而[illegible]化[illegible]五獨行也

夫六論皇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
微精一之傳其為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
而[illegible]將必嚴去奸必果即黜貴外戚凜然如三尺是繩
[illegible]雖雅尚玄修而超脫卑賤蟲[illegible]畢察[illegible]一事不經宸
[illegible]其[illegible]大臣或有[illegible]竊[illegible]摩[illegible]而隨從史云[illegible]
匪敢任意弛張權作威福也自西漢後[illegible]守諸君孰敢
望其後
塵哉
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肅功盛德不可殫述夫要以嚴
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綱以法律為轄明作修內
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爵謨備而皆
[illegible]之者思本之微故功成制定尊齋郊祀中興大業
禮之制[illegible]有[illegible]光為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
日每遇時節忌辰臣竊窺聖容慘憺享獻精誠無不泣
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批答問日集群者雖深居淵
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乃還一詔支據龍孫真不世
出之
主矣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册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束趙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

高賁正色方新張槙喬儀申伸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厲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胡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幾死者應復職贈官諭祭若楊繼盛鄒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爵王思薛宗鎧何光裕張紹張原沛鋐管懋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獄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璣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佩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充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幸

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鄒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朔望聽納列聖相仍弗替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為故事惟 孝宗披見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遞札發上下竟爾睽違左右投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隙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氓尋謫補外○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月一切政由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為詞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亦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册立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册立○初胡應嘉在 先朝諭學士高拱曲庇鄉里拱順銜之及吏部考察

胡應嘉劾尙書楊博以私憤譴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
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
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
論救應嘉詆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
應嘉應嘉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
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追贈
王守仁爲新建伯諡文成周尙文爲太傅諡武襄蔣冕爲
少師諡文定喬宇爲少傅諡莊簡江佽爲少保諡文莊呂
柟爲禮部尙書諡文簡石珤爲少保昔諡文隱今改文介
○追奪尙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諡誥

命
二月詔贈刑部尙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諡端簡○革大工
冒濫諸臣將徐杲等以匠役冒職入座而內府工役以工
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
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
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
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試
候皂隸從之著爲令○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
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　先帝尊稱獻皇誠爲世
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

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
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
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來之　聖慮
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于載後不免遞遷若
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　先帝至孝
未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褻戲
蠱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耗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
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按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鯁直舜師事之想于京邸謂曰君從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上以亮陰遂貴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而然良久、即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修　世
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黨附倂劾李春芳依勢相倚
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
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
補外○尙書高儀等疏言　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
遊造膝陳悃　皇上御門僅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
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銑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為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刺時事　上怒落級外補○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蕭邸高儀以遊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才還京○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血字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遂與試王希烈孫鋌道毆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當誅難辨部刑部尚書孫植辨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命同者坐戍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請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柰何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　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頭關　上怒命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為未然之防令諸臣熟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

畧曰任胡匪茹[illegible]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illegible]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illegible]險阨馬不入則為上策宜大邊東山[illegible]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illegible]中策備昌合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戍守宜[illegible]將[illegible]平四海遣至道入邊嶺皆賊徑所由[illegible]兵萬[illegible]衛陵寢而門堂武偏頭均山西門戶[illegible]備大同而偏頭西連[illegible]探當虜衝邊長人百餘里兵不請萬夜科臣議撤堡[illegible]土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馬龍泉關蘄天陰數人宜大必備虜南渡[illegible]乘紀守大同外與[illegible]勢先年總兵[illegible]海何虜入犯哨令[illegible]兵樹巢虜畏之令用此可以斷虜遊東[illegible]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饒收檢[illegible]擊荒堂[illegible]足以預儲矣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鍼　冤子有詔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
嵩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
犯大同順素殺被虜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
黄沙風雨夜冤魂多少哭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
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子襄以遺詔
復官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侯臣張鑑及進僻叙
七千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爲父訟冤
遂命逮順及楷究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
鐵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多據之者鄭典
遂不行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
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瑭謚文定傅潮朱廷立棋
追奪原職

王都諫舜聞朝政缺失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立儲輒
皇　世廟諱止宪陛遼諫議論矣至是言何瑭理學
純臣夏言曾銳究抑宜雪且以假疾之罪歸之傅瀚
朱廷立朝廷立進故職然忠鬼誅奸鬼時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祀官請　上親祭不
允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
時首禮　皇上必躬承禋祀將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
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將事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
王廟其不遠數步不徒躬親而後來大以宗廟之重
雖勞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　太廟
行禮　從之

以王侍　理相繼　亟從之　勃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

以不可

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還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
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太監
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
萬斤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
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
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
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戒山之樂長夜之
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
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
干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
變而票至遲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開怡一胸忌諱
而諭外陛辰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曰察讒譖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誑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滑察杖者而中朝閹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
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
掖蔽星閹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
疏救不報

世二字　少

史大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弄石獨死厥者遍天下矣
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干楊繼盛

具人功 閒保學 月不卷 相

王穉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卿于趙
文華、輩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贊、不敢死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四維各疏
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慎持公正、通詩書識大體者
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
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
先生良苦、弼贊輔臣頓首謝曰、願 殿下勤學、答曰方讀
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睿音清朗、聽者悚悅、○殿
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
張居正、後事平、皆登台輔、王家屏爲內閣、有介直聲、陳

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燦、皆忤居正、爲明名臣、余大臣
劉應麟、鄒元標、介潔威嚴、殊才、恬退無官情、李維楨、劉紹恤
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趙
元耀、萬貢辭、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陛、故內閣以
劉子也、二世殿
學人皆說之、
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
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
令之意、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買者苟合爲夫婦、
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陳
虜策、
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
地、東西二千餘里、兒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

還廬聞 譬旁險 勝則易 又况像 除隸 此

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一
我一面、衆寡強弱、遂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
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徵虜、誠爲之制
宗兵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
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召則以車戰、不過三萬
且此三萬人、非有見在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
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概廩豐給、優恤備
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又有疾病
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
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難也、二曰
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鋒氣盡矣、幷募其
卒萬二千人、隸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發其用之不可
北、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不可信也、向能任之專
故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
師甚近、流言易生、從令忠智之士、擧肘廢功、且隳自患
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驟而勝之、虜不必服、能再破之
乃終身創矣、苐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擧、奇禍之至
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鎭見兵、講求戰守之策
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
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戰攻、仍付戚繼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發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閱、務各習戰、以嚴備遏之、遊兵其爲
上策、萬一兵將虜入、功賊少退、罪誅臣等、夾一兩敗收
乘掄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撓取徵功、苟圖自守、無策、又言守門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以鳥銃手三千人爲衛、餘所所加
肄習、非進之一二年不能熟、其興近期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上從之、
六月王時槐、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
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
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
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已
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
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之燕 雖當

海寧人董溜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溜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多其節○科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齊臆爲欲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佐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遷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論戍監候追贓發遣

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蔽塞之習中外奔競然仕階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也士君子始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肯過論何也然其貴言拜疏雖與王旦受金嘿天書之時適不相侔若以青詞贊相全德論之則階亦非全不疑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嫌無瑕爲賢成之也階本不能秦檜而亦不能[illegible]諸公乃盡論其實而法可復出[illegible]節則夫朝廷所黨之疑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 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

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機已形故朝而耽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爲縣踵商鞅商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哉商鞅爲公家而欲然居正爲私室而托之爲公家者且尚干而無所含蓄以御矣況爲私室者適得以害後于是于是以知奏職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燿即時召商收買凡貴近有力之家以伴當爲商人買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完復出從承取利近貴大喜體乾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謝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進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奏上上思者奏毆其吏御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論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請所取買仍執不行恐內臣者開往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幷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非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己巳 隆慶三年

正月御史郜永劾罷尚書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兵部舉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駱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
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
交衢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
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
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遞用乃可制勝今
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
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
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
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
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
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
霍冀坊科臣言大閱在邇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
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四百余
員千把總皆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　上保
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
宜敬畏二曰端遊衍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好聲色逸

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綸音
親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章請遵
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
盭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
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秦和山事旬日間
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
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
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
胡宥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
以安善良報聞

駙馬鄔景和卒
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八
年護蹕幸承天二十四年奉敕勸問慈懿病二十八年
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以入直禁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
奪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職侍衛辭避至是卒于官
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祇服儒素從召
用辭賜爲　上弘祇宗赦事多見採納
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
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鍋傳造監櫃玉盆之類使舉小國
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
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淮揚徐大水奏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罰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蚤爲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覲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邃而居、分餘而處、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葬、弱者動于逃、偪窮者竊入、于與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四十九位、女孫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見存二萬入于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所書啟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萬石計、其他減茶馬等用、亦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入不數年而

歲爲萬石、不能給而十代、遠慶議王、宜減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已減于解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議、一眾封、二議繼嗣、三別庶孽、四宜議、五議省費。議者請行限子之議、嫡長子例襲親王之次、嫡子不許封、限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庶子以封其一、子許封其二、無嫡庶子以庶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嫡庶、許封其一、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兩郡王之子年二十賜之冠帶、給銀二百兩、有志入學者賜之衣巾、給銀百兩、如是則可革冗、爵之子有無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不得使爵不絕、襲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王子親屬乃得繼及、祖宗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其王、而推則七世矣、自一部以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王之所生第一子、給銀一兩、使爲旹本、至五世而止、其貲之議、查得擅婚子女、聘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得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乃

宗貧無業者、槩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郡主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

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違例請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配來歷。部即收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生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反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于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叅詳情弊、均之係例所謂擅

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擬行奏擾、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覬。從之。○大學士殷士儋曰、伏望 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問、歸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稗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開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擘畫、非奏牘所能周。必宣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織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面

賜商論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
稅卽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報
聞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總理
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瀕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詔祖之令更發內帑以振之不勝大幸顧閭閻之狀官祟臨遣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曰水災宛軍三曰運河決見三曰黃河驟漲四曰併夜守以五曰避災退河入[illegible]曰黃河決堤七曰浸城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illegible]常十曰[illegible]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樓船漂沒險阻難[illegible]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勝節皆軍民之[illegible]血也有[illegible]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鄉而江海交燕粒米不登饑饉如徒頑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illegible]監洪水衝激敢監頗預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殷[illegible]城郭不完[illegible]無業[illegible]率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illegible]流賊與邪戰[illegible]悉被災[illegible]防河可慮四也[illegible]場鹹[illegible]此可慮五也[illegible]陛下以此[illegible]二圖[illegible]公卿[illegible]其所以消弭發其者無爲文具[illegible]以圖備覽下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
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國執
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
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群疑奏上奉休二月
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非細罪也若以法司論死今以特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求爲分解故忽有此詔耳然而此罪一蹴[illegible]邊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國之疏正

外死猶內輕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
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勝國學矣
劝于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
喧言邦寧劵許劬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
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胄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詔
命宜追奪獻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
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訛報不詳竟罷免
吉生平峻潔與劉閔未嘗有情容此役徐氏獻各有與本曹中寢食乃以扶罪去夫論無不歸勳植父孫重其

進士正德己巳疏興化令有何政聲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爲請自御史以應天城鳳陽和之計又豁民之賦者萬曆戊辰武陵向[illegible]以尚書知撫守於濱民皆安堵泰州臨之興屬之民萬居三萬餘人鹽至今思之嘉靖丙辰爲中丞命事時賦實不延役於民田日甚上以成御史之臣得俱不御[illegible]命童籍命事[illegible]往勃之[illegible]察錄七[illegible]蘇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特以爲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疑惑之迭代中原之眷也紫岐一關則三關震動徐邳洪波萬頃而西顧無憂[illegible]莪泰然形勝之同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監防直關廣財貨之[illegible]也如究[illegible]竊而[illegible]與宗[illegible]之坐密無篝中[illegible]之哀

嗚允懷物怪人妖天鳴地震交警星隕見于女尾日月之變
貪于元老正臣竄逐沈淪之秋皇上臥薪嘗膽之
日也第除已二十餘矣首召一大臣管一講官綱一諫士
示忠言勇於擢之罰黜臣逢納諫之功嚴姦遏說焉之
規日觀聽之者益因諂媚懲內批突除言步官府職
肆鼎據權在私門卒不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屈行莽擠衆研黨成肯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偏
倚于孤立百職墮首而秀命茲窮驛未水月巳畿望前
車不遠懲豈在明說
入命延赦下詔獄

庚午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袞闕一曰愼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驛傳夫廩如例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 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又大稍大獄 先帝勵精之政而槩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其邮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搢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例以行○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

鈞進賢人端愨廉介嘗劾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嚴嵩直聲大震居官四十年始終一節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害民惟獞而所畏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撤狼兵罷歸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浙閩兵捕鼠者易貓以犬然臣嘗講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道諜購求并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獞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供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摘分別之要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剿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獞寇即今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 上采行之○高拱請當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總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巡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尊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叉以

皇明從信錄 卷三三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簡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則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慮長發而不竭以勤王事爲齊必矣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

意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奏入 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錄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巳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買金珵科擾紛紜 上怒杖巳百繫獄吾德削籍○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都于俺酋挾其妻闖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諱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之乃優禮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非弗急則我因而不許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爲藩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非搆則以師功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諱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唇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欵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鄉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當歃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執送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二

子十萬騎猖盛瑰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入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欵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蔭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欽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瘁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

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覬望推議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啟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黜

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治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繹延緒藉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數籍之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己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倡以脫己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熠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其嚴于君命縉熠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勝封貢事其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 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 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關羣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僚而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府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役疲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議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敘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獞賊之最黠者韋銀豹狀其五子四出攻掠與黨黃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與廷諫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狼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搗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俘萬計 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竟未死只以窮蹙險令其黨見自己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金柱踪跡之銀豹兄銀朝生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引罪械銀豹赴闕下行告正法并斬其孫扶護于西市傳覽其黨今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齎諭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奈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遂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量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非衛兌非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申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遽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 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凡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役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附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同闗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催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鎮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眚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閃電水雹隨之

五月甫逾浹旬，井化為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
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倚坐御榻， 后
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
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
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
而出。翌日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
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吳瑞登曰：史臣曰先皇法令嚴密，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無不經之令，能無用之作，罷非禁之征，撤無名之斂，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宮人食驢而非，及即位，問以驢[illegible]以[illegible]先[illegible]供。上曰：若[illegible]則[illegible]必日殺一驢[illegible]為[illegible]，吾不忍也。其時[illegible]上方為[illegible]其[illegible]先[illegible]如此，雖震怒言[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形不色，嗟嘆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即史稱鳴鐘清[illegible]未足喻其[illegible]也。[illegible]祖宗之法，無紛更[illegible]來之[illegible]能武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衷[illegible]久。而[illegible]模[illegible]遠矣。[illegible]大論曰：帝[illegible]使事務不[illegible]內外[illegible]而不感[illegible]于[illegible]諸侯之[illegible]何以加焉。

詔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
為乾坤爽塏，而兩衛足稱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 上
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 座前，曰：先生為 父皇
陵寢辛苦受熱，又以 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 慰勞備
至。隨 賜銀幣。上疏謝曰：竊惟 仍見輔臣，乃 祖宗朝
盛事。 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 奏復，俱未
蒙賜 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 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自 淵衷，修明曠
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期， 宗社萬年之福也。仍望
皇上繼今益 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 宮府一體，上下
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輔臣張居正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胡。時
國有大故，恐啟戎心也。

戒諭文武羣臣。 勅曰：蓋聞聖道之要，在正人心，勵世之
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獲嗣 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
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
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竇，巧為躐取之媒，鼓煽
朋儕，公事搆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
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
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
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
始，解澤方覃，[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恐驚[illegible]，是用去

其太甚酒示戒懲餘皆由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
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
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狡私以罔上毋持祿以
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讒譏以亂政任輔弼者
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
虛心鑑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
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審讜
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
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

泰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
于竹帛綿祿胤于子孫顧不美與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
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
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勿以寒暑小故廢罷疏曰
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臣親受 先帝顧
託追惟 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冒昧
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近
伏望

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
學士劉健議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
開經筵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
時已迫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
勅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 日講容臣等參酌累
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 經
筵俟明春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
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于萬一矣
又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
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悃今開講期近臣等伏

念
皇上每日 視朝朝後又講似于 聖體太勞恐非節宜
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
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
皇上定以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 文華殿
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
講讀之日即免 朝庶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爲
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寔未安今後
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

門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
止于午門外行禮。事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之後，還
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覩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
篇。今各于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
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
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
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　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

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
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

風雨，傳　旨暫免。

山陵禮成，閣臣張居正奏：恩蒙聖恩，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玄
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覩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俱時奉遷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祗役臣工無不欽怵。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兩宮聖母永集之識仰成
皇上愼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 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弼
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遒古爲世名寶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
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
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
經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
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
之餼茫無一字之補素餐曠職負切兢惶然揆厥所由皆
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
飾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
副總裁官顓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講經幃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
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 兩朝並纂二館
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諉其弊愈甚擬
合責令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 穆
宗莊皇帝寔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 世宗肅
皇帝寔錄並爲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
事送臣等删潤每年五月閣臣等即將纂完稿本 進呈
一次十月間又 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
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
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假相與討論或
侍講優閒令其補處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
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
別敍錄但以効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
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
亦得以逭曠職素餐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用
人之理綜覈名寔之道實寓于斯也

閣臣張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
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
爲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敍本身履歷功績
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
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此之考績不同故
以 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詞
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誦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且祖孫不候 進呈又稱擬已傳示臣等方
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刻矣夫 誥勑者 朝
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諫其君猶謂之倣況以上諫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翰林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擬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呈，因奉
旨提問。此時嘉靖初年，誥敕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戒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体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疏曰：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强

等，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姑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于其後，分爲二冊，以便觀覽。仿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名曰帝鑑圖說。上塵
皇上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寓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善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臭，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
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
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與一念行一事
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
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
媲于堯舜治將垺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
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

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置黔國公沐朝弼于南京將遣錦衣衛　逮至京師
廷鞫之擬答偏王元輔張居正奏　念其先世勳勞乞寬
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國元述宋纂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講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將
輔臣張江陵隨票 旨着東廠鞠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
兵宗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
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
上而廠役旅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
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
不懌太僕卿李幼滋者荊人也方病注門籍强起詣江陵
曰 朝廷今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
者但是高老縱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備
說以對刑科吳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辯
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
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罪之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箝衆口時令錦衣朱希孝
等會審是日方晴霾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
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
而强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
榜將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
行决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
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
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
毒瘂不能言遂處斬說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出紀錄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藪其地在惠州
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
世喬等得嘯聚其中恣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絞目
頓至 是考時藍一清賴元爵等爲梟傑而曾廷鳳江濱
王粟葉景清馬旭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藪所從來遠
矣將督撫殷正茂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聚兵首事
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
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猺獞不可
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
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搗

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捷聞，賞賜有差。出維祀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以責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報可。出太岳文集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乃思納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跪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當充撫賞予之便。　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出三大征考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剃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没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没，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楠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出小品

甲戌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掌平。都掌、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頓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僰人屯聚其中、出沒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閣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閣事　逮治之。于是言者息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始解。而顯亦自知不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先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還

講章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半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啓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　進講章、重復刪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　聖學精微之奥、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皐、余孟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illegible]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illegible]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面加獎賞[illegible]部禮部、具簡便儀注進　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内閣[illegible]閣臣等　進獻。

上以　獻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

皇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荅已得成、而衛巳土蠻連把亥諸酋、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遼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擣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　聞。

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

上命設于 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徒倭鬼文，是年 御筆改爲字，攷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竟遂洒筆，而公亦以此受 眷，且大拜矣。出小品

上事龔錫爵爲其十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稟 旨，既罷，以後年遠視蔭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出小品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會稽人，大臨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其當，持已寅畏罔失而允嚴下取予，卒之日，橐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特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禮侍爲吏侍，元年卒，陶二年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　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中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 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月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不見居此職者，書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即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祗

奉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繇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一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授，濬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爲重、顧
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
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
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
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　聖諭、　詔勅冊文等項、及内閣題稿、其　朝
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
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
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
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
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　陞殿、倒用史
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
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
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
耕耤、　幸學、　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
時　宣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
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
詮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内
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
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
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
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祗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
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諭
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

應事體、除猥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删削潤色外、其餘
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
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爲
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
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密邇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
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役、隨同供
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
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
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
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爲七
册一册爲起居六册爲六曹事蹟仍于册面各記年月史
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
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
永不開視
一議謄錄守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見今
纂修 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
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擇善書貼寫辦事

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擬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册及
朝夕啟閉館門常行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擬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睹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臣于
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而賜獎諭再
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
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修復
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
曹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册送內閣轉發 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實援 世宗朝
章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輪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
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輔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
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
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

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
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敕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
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
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遍歷所
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
郡國既大舉士即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
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
倫不涉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
事請謁反以突梯脂韋事人者輒罪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弟廉藝毅本尚實帶得勤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譏時
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誦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遼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顔等報稱
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
星火、至于上塵、 聖慮而諭臣等剪寇猶獗、深以爲憂、此
時臣等已卽 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寛 聖懷、今據薊鎭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
時下正議擧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責把都動
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
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
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
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
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
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
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
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
禦侮、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
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
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
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旣
爲虛聲所動、徵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踈虞、尤不可不
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奏記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價三十六萬
有奇、費以五萬金、閎麗爽塏、遂容榮瞻、視舊制不啻三倍、
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讀臣、 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實心之謂大 繇維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 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躬舉 郊禮大典、臣等謹將 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 睿覽、舊禮者、 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 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 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 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議、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

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
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
贊 明禮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
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況 郊壇高曠。霜露
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悃。乃可孚格于
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
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
間。凡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眞如 上帝之降臨
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 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
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即以 天地壇 大祀
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
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鎭海瀆
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
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
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
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圜丘于 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
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鎭四海四
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
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圜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 詔舉明堂
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
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
四年。撤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請卜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
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
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為合
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 大祀殿。 列
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
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 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
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
郊焉。隆慶改元。 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 大享。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深惟三年無

吹之義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
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皋以歲首人之
始也上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圜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大
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竊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
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
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爲順顧　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
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　聖明從容裁
斷焉

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illegible]益厚市夷賞謀杲匿
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偽以蟒掛紅甲
授哈納脫走將校士饋命撫順關市夷急購杲乃走素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撫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
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　詔磔杲加台
龍虎將軍秩賜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
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厭杲　勅十八道中科勺
即杲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
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正月，御史劉臺核參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中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捐大寧畀封，界兀良哈，爲屬夷，俾障輔畿郡，未幾
叛，數擾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
峯二十舍矣。即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
縣西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鎮扼其中，以要貢路，
示重備。城痺薄而隘，南有坑坎，爲截殺營，即移鎮府所

支也。開有關閘，獨爲城守，且屯戍非土著，備防罷空營，
以衛避名重鎮，慮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illegible]不足[illegible]鎮守麾下
移兵餉，櫬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以志聯衛也。自嘉
靖來，虜衰 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
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闤闠日壯，恐益蕭盜爲虜，貧常場鎮之衆，訓練於
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即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
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宜印佐示巡捕指揮及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趙之，旗軍春秋戍更，而有營悉至，
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
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拓南營以闢之，凡五百五十七
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高與半于高，址廣四丈
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拱京，其譙甚麗，而
闉次之，徂暑外完，秋甃其裹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年
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
臺，下穿各闢便門，與水洞有六，敵臺有九，環以牛馬
墻，刻孔以備聯睨，東闢場以積芻，皆從衛五十丈，其北
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閱武之場，方廣闢十丈，長

二百丈，以益之，臺台故庫，庾廒高敞，貯諸將之聽事有
五，至如歸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
帑僅六千餘金，亡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刱城內外營房
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上戚公修營城記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
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
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
餘姚之手。品 出小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 出太岳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蠲民田租而郡國未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閻
愁嘆盜賊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
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
除之 出太岳集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 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
[illegible]歲物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閻請令今歲賜民改
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爲兩利之道
上從之 出太岳集

馮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倨使酒[illegible]人
遇江陵[illegible]者勸之邦寧手毆[illegible]
衣帶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卽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
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杖其侄四十奪革職銜俸一年
方得與朝列 出[illegible]岳集
江陵子懋修曰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
護短之意作于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竟制[illegible]以義斷
之可謂兩難矣 出[illegible]行實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
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蘇濬楊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
人以掌詹汪鏜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
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
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
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遵復初例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
兩項內署示發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
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
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令吏查有見缺盡與除授
如員缺不發着令在部聽候陞選除毋令盡縱同籍以
壞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
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議更新令群臣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苫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為
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
房地下時有甲馬營景泰五年府尹馬諒　奏請改之以
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苫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
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為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峽
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開闢
以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命中國用劍業兵甫能定之
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蹂躪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璁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而與
浪賊黃德祈等四千餘人嘯據兩山轉相寇掠曼延　三
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
一時議者多擇案合之見會不汀入為大司馬首輔張江
陵推轂大司馬凌雲翼語　賜璽書屬凌去審定計畫討
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為助潮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非三八寨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
當審所緩急耳凌旣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
進克本夷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棲鼎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卽用今年十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
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
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
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為時勢之可爲者卽爲
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
利況
皇上為　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
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慎選賢淑作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
早贊成嘉禮以為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

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
詠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　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為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　諭下臣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奏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命閣臣撰勅　加恩監修總裁等
官
上奏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
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
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
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
之弊非我　祖宗舊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
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
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
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
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
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鬬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
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
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廸　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
如此若為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案

民滅而壞亂必須遵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夫文
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
而無赦者良以為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
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
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
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
或摺發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
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兇惡而反忍于無辜之
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

建言

大臣廷鞫皆已眾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
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
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
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
國計其于文理又大悖之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
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
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
姑牢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允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
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
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　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覧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　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
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　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
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言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
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
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
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
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
臣察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
所敢及也第自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
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
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懃懇特
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率也爲　社
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
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
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
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
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
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
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
由壯至强由强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
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
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
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踴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
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
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
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
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

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
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
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
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邇聽之
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
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諺巷議乎夫輿
情未愜輦而無肅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
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
非其理也元輔之爲　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
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
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
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
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
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卽
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
群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闕
迷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
尤悖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
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
婉辭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
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
所逃也夫 皇上與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
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
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
忍者然則所望以卿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
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卿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
實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illegible]勵[illegible]于兆
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
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 召見大臣益明習國
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
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
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
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
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峻事趨
朝暫往遄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
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
道順戒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
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
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
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逆 聖意必
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
瘝曠顧不優游淸華而敢于干犯 宸嚴哉然耶是非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
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
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
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
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
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卽天
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
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
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愼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
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詔臣工同加
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
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爲擇於小而未視其大者也臣
情不避斧鉞之誅爲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
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
上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
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喪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
下留之至再再三臣每讀其疏輒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
復之未嘗不爲之欷歔欲泣而悵不能以水固　陛下
之隆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
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
至以籍苫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　陛下勤懇
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
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于百
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
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哀疚之中此非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
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傲有識者且爲憂之臣
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
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欲
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
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
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傳淳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淳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葬
親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
之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
海之遐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
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頓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爲此
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
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　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
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倘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　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
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淺其痛于愚榷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綱常之見冀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

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黷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秉鈞而竊位焉、亦將援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　陛下不可不垂習于此矣。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　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求、日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雖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强、曲爲

解、江陵遽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其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爲吏辛楚、時鄒元

標親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慰二日受杖謫
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為掌詹侍郎護持甚至出小品
俗袁卒日 國家自開創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
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
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為主而反覆發明之
親切確當若鄒南皋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
峯同出漫錄

戶科給事中李淶疏言 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
不宜與襄事請乞改 俞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
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
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学鳳磐亦
之甚張方恣雎其子居二甲馮遜之初無加禮張怒言
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而請留三人將以折馮
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
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佯問故且
日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遽頌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憭
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恍然盡悟方出次日入朝
補館職此與子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留館亦藉座
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愎尚不令會

元既入館復為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
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絲龍
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豈不用于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出小品

戊寅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
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爲　天地神人之主所
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愼起居依從老成人諫
勸不可溺愛袵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
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敍錄有
加先是黃台吉擭勁兵養家奴寨强委會王台王台涕泣
以女妻黃台吉于一時言者謂王台陰陽不可知　朝廷
令邊將仍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杲獻　闕下
斬馘一千有奇繼戰平虜獲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勞山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
王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　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劃中兩道請闕襟遂吉服上坐一用總
督軍門禮花紅賞賚累賜百金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
迎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
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
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
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强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馘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陶承
譽副使翟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尚書方逢時
侍郎曾省吾部光先柄臣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强申時行
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奏　旨還　朝　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
甚悉
上大悅　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　頒示諸侯王先是　肅皇帝
時公族繁盛　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 勑禮官集群臣議、著爲憲令、昭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閣臣疏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歷之、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俻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室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勑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大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

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嘗視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令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䘏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官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臧、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追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
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
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
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
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
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
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
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合無　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
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
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
爲憲令然後劂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
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出太岳文集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己卯萬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
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
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寶淮揚諸郡
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
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
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
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請開草灣夫水以
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
數千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

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有
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尋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
口當勿塞者有請築花堤者有請開新興埸牛園浦導射
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爲　天子以
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
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
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虔事

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宮舍河上、
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
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
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
堤相望、蜿蟺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
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
塞、淮不能奔黃、流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
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
捷以輸入大司農矣、
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闡化王苔賴剌麻

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廻
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
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
從以奉堅錯、教無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
詔更定時享祝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 皇
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
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
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
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
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
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
既備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
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
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王爲
侄、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
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
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

似因改稱本爵、庶于名義爲協、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
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
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
自 憲宗而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
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
宗新升之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
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

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　廟嘗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
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
歲暮　大祫禮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
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祫配享壽春
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謂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　命下容
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
一體遵照改正　從之
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
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
前歲入則損于前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
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
之事無匱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
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王計所上疏張便坐時時省覽
四月　部停鑄錢
上方以賞賚缺貲　命主計鑄大錢進　用京師小民多
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甚以爲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
上命罷之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
酌減織造段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
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
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剛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
項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蒸蒸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
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
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
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
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
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
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
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
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攫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毃
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塞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
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粮一百餘萬兵工二
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
蓋以彼處稅粮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
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
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
昕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蒙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
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

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錢
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
粮官員比舊倒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
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
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積
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
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
之道計無便于此者　奏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粮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
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
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通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
積官臬典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
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
人言必自稱名至今臬與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
上下皆不得欺頻娛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
所司令人密從其後隨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扶入城凡

二日氣絶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泰
州有良工苦心雖以名言之衷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
月漾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大匠備極勤苦運石
甲首自庖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
人逸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照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詢鄉道名記亦不
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爲上饒
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琉球一差最爲頻數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
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

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梳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饋，何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出小品

是年，王兀堂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無慮數十輩，夷首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秋深葉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殘傷頹齒，參、駮市夷殘甚，以故諸夷怨欲修郄，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彼國輸，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覬貢路，有違言，請張遼塞矣。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勛、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挺、饒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行耕耤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　勅諭事理，將新舊摩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

詭曰影射曰養贍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
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
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竊妻子不能輸納則其
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
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
减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上田視 高
皇帝時已减二十七萬蓋自所减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
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
詔蒞愼關田闢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
大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撓法若

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
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蒞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
無有隱奸蓋既不减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
能倂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實稅以新賦均佔額中
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
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曰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究治理千字書小學不
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 御前請解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
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
相値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聽卽恭侍 講讀
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illegible]
悃欵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
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
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
矢謨作誥獨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
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

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
盛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
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
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基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
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愼
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
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
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
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備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
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
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
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餘
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
歲開講以後每屆講仮果臣等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卽望　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于講後　而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
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
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師法有常緝熙無間卽　懋

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
分之一矣
朱平涵館于沈氏百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
如捕賊者稍寘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墅
中主人懼以小舟遁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
與人聲振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
通朱心知妖術不為動夜半方息次日歸家知澤中亦
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為捕兵過一舟有人方
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平涵記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靉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
禦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
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
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予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
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藤寨獲六十七級
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建州考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
令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
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
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

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
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
學之臣載筆操觚本待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
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
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
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儁特
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惟機然文史
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
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
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
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祇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
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
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而賜質問令
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
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
道亦默寓于中矣文忠奏草

武義孝子王世名刃父仇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
恐廢　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吳邑孝廉張鳳翼爲之
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用議和凡
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悉有不
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寢室朝夕泣拜隱
一刃銘之報讐字册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
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之有傷斷可驗行之人疑而恐孝子以必檢父死而詭何而令是可假假○前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從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讎必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讎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時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乃未應得死孝子曰吾恐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矣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痛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死應絕祀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償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令無叛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永子無卽死吾務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勝母母死也子手刃讐兇死日淚出當若死然之神而從俯泣迹昇許首之制不既遠六年嘗須劍死有此傳今而不生一孝自義也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迫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

之既不若欲檢人交處此則葬不當死知彼義有所何已欲死子則不慟矣

第扶棺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齋焉遠近奔哭者甚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和弃賍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況報

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
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議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
抱父痛、日護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荊軻之不能
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
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
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弟令當官守
法、雖愛國泰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
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食
一、必能爲錢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
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心

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項、輔臣張居正等入
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
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之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
卽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
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
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
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紫雜色帶、都
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
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大閱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
進獻、
優禮耆碩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曰、臣等伏覩
先年 恩詔一款、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
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
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

任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費宏、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
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
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
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奬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
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于 先帝命檢 成祖之于 仁宗故
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
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
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
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
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　與
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勑該部查
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勑前去存問仍量加
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碩褒敘忠賢之美一以見嚴居之下有天
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兎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圖其傍似碧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兎居中
閒毳毛纖澤態度安閒真是神物恭　宣皇帝文武全
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
震鄧以讚八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
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
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嘗熟翫圖其副勒之石真　熙朝之盛事
也出小品
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

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
而止覩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
相值不引避巡撫籍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
而走隨與衛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
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出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募諸郡民家子願選而故少保胡宗憲倚之起戰功餉費至縻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困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讙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觀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排其黨譟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踰遂闖入募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服罪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貲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圖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隊中而中達乃踴自縛以請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詗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師師或賤且巽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堅振而起顧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苕霅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適來文綱漸寬日相鬩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掫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禦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辯文墨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悉忿忿曰諸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譟即茅靡且今跨稿稿子揚揚九衢徒手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呰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棄使者杖而繫諸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譟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兵哨淤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肅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袖衣幟之裹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備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發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諸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儀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曉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此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矣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倒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各請曰自縛而詣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縶縶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巳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桀凡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前及門而逡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減太甚苛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客擒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怗然服獨二黠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藏若曹誅姑予我稍殮給妻子費衆斂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既已厭得

獲者心

居正卒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譜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 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新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桒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 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撕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當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遷賚有差，而襚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鳳洲筆記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杜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潞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 詔太僕少卿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 御札不名，以後傳 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殁，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礙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職罵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徽侯緹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靡爛不可收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儒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儒，即精靈也，從儒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出小品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已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欬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
媒進何騃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出小品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
禮延之上坐既别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
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郎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
殺楊椒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沖則趙
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
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
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
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
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 出小品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
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
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宜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
奇節嘗草疏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爲疏爲士期筆
密白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貨
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
衣襖乃死宗武由是驟少參且陞推巡撫矣江陵敗臺
省論宗武永戍廉州將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議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
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
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脱悲切兩觀之誅今復
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　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
反藐　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
走自投厠中食穢物醫治罔効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
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覘之忽拾地上鐵鎚擊碎其首死
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
詐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
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襖之報也殺巳

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
正相當云 出曼錄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　國朝則常
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出史料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般軍膏
則虎而翼嘗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
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寔共之而文臣尤甚武 有感之言
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 出小品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凉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
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
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
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
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聞王
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
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出小品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
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
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
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
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婦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
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
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
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
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
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扃台他如灰扒兀剌
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
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兎早歿康古
陸台妾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自搆亡抵逞加奴逞加
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
虜猾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
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于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
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
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
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

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
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
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復勾建州
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
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爲
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
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
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邊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
謀窺　中國而台介東西二乘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
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

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强卒謚文莊

癸未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溥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鵾祚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位至台柱出三元考

時申玄涂張首揆並舉南宮魏見泉條陳時事因言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諸于文定者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及者以此爲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比得　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固爭繇以爲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真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而强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規李二君爲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

轉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
薦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出畏錄）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仁聖上加康靖，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能以養重處安，而慷

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
適幸而已。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
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
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
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
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
又請優擢，揆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
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衙

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
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
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
裁斷。（綸扉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
懇減織造，以寬民力。（邸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塘報稱，隴川岳鳳
句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瀦江難過，暫將兵象收回，候秋復來。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
宜，着實舉行。（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浥爛，而太倉
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 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
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
理財經 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

色太虛。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奏議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儁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
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
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出見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
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卻。阿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
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雞在邊。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
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
台死
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環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
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往牧斧于寨。與
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
聲遠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臣
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晉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杲
杲死
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還去一蠹賊云。初杲自恃黠
慧。剽悍猜目者衛。度出下。未即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杲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曾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
也。攷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恍忽太等騎
可萬餘。蹦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于鬬。時遼鎮
已斬王杲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
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
奴仰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
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恣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
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關伏。因遣備禦

霍九皋往諭。將軍中曰。如虜入關。聽撫則張幟為號。寨甲
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
餘。徊鎮北關。請賞。領三百騎前詣圈門。風橫恣。月白虎赤
劉砍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一虜。墜馬。餘虜攢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
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共
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聞告 廟。賜爵有差。自是海西北關服。台子孫
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
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諸夷及歹商。數入威遠

請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譎挾索貢較如二奴時萬曆西文直考

五月、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業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的。
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
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訐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觖忌。在國家之禮，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illegible]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爲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奢養之則易憍，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攻(?)散而歸，以稍餉爲名，定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祈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令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廢類(?)，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爲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玩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爲邊疆計、爲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爲妥當也。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 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奏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奏 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其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 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洛闗絵在宋
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
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考
攷如獻章出處以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
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
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
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
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
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
王則廢宋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朱與陸辨論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
氏之學昔所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
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
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細于見聞而無所體
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
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
于　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
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
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
淆亂折諸聖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綸扉詔許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
閣

乙酉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邵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加屏風燭臺棊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玆因鍊言。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所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着重處。近聞贓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入者

多半充私橐。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己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陛。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皐、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棐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田疇、戶部主事蕭良譽。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夢暘、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樂。倚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樂降級。同芳

罰俸三月。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甲。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烶。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驥。陝西宋勳。廣東何豸。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郭子章。後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衆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邸報
　常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

諸臣予要地并及　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
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
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
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日觀者擁道路吏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
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
墨爲姦蠹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
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
遷皆特簡也南京爲發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
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
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
未知右都御史爲誰氏況其行事乎瑞以爲御史職刺
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
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
逮訊褫職又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
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
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
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
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
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艘頓絕往時城社豪猾
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
已忠介傳紀
房寰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藉吳人號
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
借假將發摘者遂爲疏劾瑞瑞亦疏辯吏部覆請罷舊
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

辱國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
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
代偉人萬代瞻仰眞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
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
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汚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
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
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享貪饕之利而反笑瑞
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其疏
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
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採其十
之六爲疏以上錄出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
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倣清丈
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慆占無或偏累爲簡可照
煩錯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問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入
視其槖蕭然竹籠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醵其儕十
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
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而泣動
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子少保
加祭二壇　諭又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褆身視斯民
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
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
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耆京之望素絲無染
裒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徵貪領法臺而政先薦
弊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
特頒祭葬爰賁始終　賜謚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
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忱然周
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
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
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嚴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
之專也總執北臺𢑽天下攬其謫遷御史二十人降九
人黜三人皆奉行特旨莫之訶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纖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
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眞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
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誠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
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
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頎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
藹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襜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
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
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係托思神想此亦傳聞之類（出忠介公遺言）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
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
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彙編）

丙戌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奏
聖旨著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
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參常
一二百件摘參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 明
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覩
皇上治尚簡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凜凜奉法不敢怠
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參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則是完
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盡完之故則請爲
皇上再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
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
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
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
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
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
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爲國則務安
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糧非不徵
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
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
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
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蹤隱跡。無
人識認。即使　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況撫按專
駐一方。豈能擒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
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參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
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誣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冤。致
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
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陞任遠處。駁回

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
偶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
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
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
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
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
苟免參罰。將來政事廢弛。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
以爲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
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對治。仍照節年　明旨
爲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綸扉奏草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纘　祖洪圖。德澤洽于寰區。嘉祥鍾于胤
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
今　麟趾蕃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
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
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

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
蓋　冢嗣乃儲所以明震器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
之功。　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
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　睿齡漸長。陽德方亨。　冊
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祗率　祖宗之舊章。深惟　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
吉旦。勅下禮部。早建　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
萬世之基。至于出閣　講學。及　冊婚等儀。稍俟一二年
後。　睿體充實。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
甚。[illegible]

輔臣申時行再乞　寅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
元子齒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具疏陳請伏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
此竊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欲
從容而少待　聖謨周愼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但臣等犬馬微忠竊慮未盡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已者自
古帝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
提有識而已備師傅之官教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
性斷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

多以沖年選取於成周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
于方及五齡雖未可壯然比之　宣孝兩朝定已過期矣
如欲修　講學之故事備　朝賀之盛儀則恐方弱之年
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　聖意愛惜　睿體今但舉
行　冊立之禮在　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
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
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瀆而
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爲久安長治之圖先議　冊立之
正　儲位其　講學等儀近示　明旨少俟一二三年舉行

則　詒燕之謀宗愛之道兩得之矣升儲彙錄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
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
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己意以壞公
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儲彙錄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充主
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
有才名履道致道俱庚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
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係閣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懌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爲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子年少英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
橫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愍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毋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肯如請故止二十二人
益少四之一矣薛三才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天敘俱以
文名而薛官至尚書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陰霾四塞多風少雨

陰陽失調臣等寔切憂懼莫知所措伏桒
皇上特頒寬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
不能奉宣　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　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葵藿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益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
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
亦不出此　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
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
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參惟圖避免生息
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為
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為率帶徵次之以
逋運為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
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
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担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
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
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詘民窮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為宜令各
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
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
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辨曲直理枉伸寃已
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
詞而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瘐
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
差恤刑官員必使寃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
務公平無以贓罰積穀為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
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况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
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之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為侈靡
眾庶傚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
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奬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
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
如我　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　袍服再
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
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數奏該部所嘗題覆

青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臻者何
哉蓋其說有二一曰議論不一一曰詔令不行斯二者非備
民生之害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
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
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
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
也而請 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
書冗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辭
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
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

皇明經世文編 卷三十五

惟反蓋言重也今 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
禁備遵矣而備遵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
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湖海內外丕應而
傒志也不亦難乎此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爲欲議論
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
不嚴伏望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 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
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遷就題覆諸凡奉 旨嚴禁或
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著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
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日舉政事日修由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惟
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
而終則大爲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
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 國家歲
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
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興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
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
樹果以資日用之需況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弃之
不耕廢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爲已有而不佐公家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三十五

急利不在 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
建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且夫水利田土皆州縣
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
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興利謂之害民不亦左
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閒憚于力
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
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
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
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昔成化中議
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鹻不可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滹沱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明裁察 綸扉簡草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眞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涼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

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 國家興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蠲恤安撫流移禁戢擄奪 邸報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 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莅蘇紫溪濬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公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府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䗥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丁亥 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斉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夥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飢餓切身起為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為然前 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降近恤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因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接濟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摧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結人心又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 請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吉典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皇上親覽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 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為此紛紛以故遂延待 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 儲闕封 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国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替我 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
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
精至備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
寰區奏聞 郊廟今届六齡矣天序既已黙定人心又皆
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胖
徵艮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
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 趙王 英
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 世
宗嘉靖十八年 東宮 二王俱在幼沖亦同日受無載
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繹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位東宮 皇第
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
乜豈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在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 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
則父茲尊後昌則福益大在
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内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踊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
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 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
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
故敢不避煩瀆瀝披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邇言亟定大計將 册立册封吉典及時舉行
不勝幸甚 未報 袁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命擬敕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
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
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惘凡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
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
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槖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
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 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
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
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
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
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
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
宋衞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鎭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挽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
河南一帶地方、隄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
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
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
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為之圖也。查得先年設
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
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
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
直隸衝要地方、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
其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
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
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
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節伏秋水發。河
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奏議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為勞苦。
為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
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衛
邊。故虜騎入犯、關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
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為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
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與同其間、
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　天威
嚴重下　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為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
諉參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
殺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
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
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上張一事、參論一人、營營
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
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
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備夷、動無不可以
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為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
王杲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
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
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
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
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
據王緘招內、亦云屬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達子、則緘亦已

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
以致勦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
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
之非以驅除異己為貪功以斬馘夷衆為妄殺則 朝廷
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
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
以為有一以為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
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偽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
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
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
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
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
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 國之忠
為欺則邊將灰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
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糜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
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
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辭多生枝
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
材至難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止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 聖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懋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 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 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
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
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
柩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出小品
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為書院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
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擄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
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覺撫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大怒擁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唱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譁
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
仍杖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
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
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
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
孛羅歹商曹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并心歹商爲北關內
應因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擄資畜而猛骨孛
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
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溫
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脅
命而猛骨孛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因自焚
其巢併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
守恩奏華猛骨孛羅動罰劾緘玩寇釀亂
上逮緘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戊子 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虛懷德唐臣魏徵大爲有獻 命以後講禮記傳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 啓德以裨治道纂記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留 覽 命查取 累朝實訓實錄稿來進閣臣復疏曰臣等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寶訓實錄已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次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 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實訓實錄重錄一通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 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 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於閣中副本嘉靖年以來屢因閣館纂修各官考究稽閱時有涉損一時亦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 披閱除 武宗以前見有 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 世宗 穆宗兩朝訓錄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伏候 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 累朝實訓實錄 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 世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灾今自 太祖起及 累朝訓錄都謄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疏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 寶訓實錄 降勅閣館及用較對謄錄等官生故多甚 皇祖世宗欲以 祖宗謨烈閣之金櫃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皇上特命謄寫是欲以 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乙夜之覽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 綸扉簡草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時黃梅賊黃梅重層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家參家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宗徐希明應左右皆坐黨致居民能拚曰潘案者我以擒

盜衆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壹父子并獲
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傳前驛往來長
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王樹觀宋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
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
都司周弘禴進兵至竹麻宋戰敗州判陳棠死之于是集
陳棠死事　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棠尸身中三鎗蹄旬餘面
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
悉平
直飢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遂搶米麥人船餘千
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綵絹遷卽尚衛

卷三十六　三

官闔擁倉官細射慈谿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
迫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
化平耀又是一見　化平耀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　輯記
嚴冒功　嚴聶雲南冒功官員緬寇猖獗已久近擒岳罕邊境始安
此項功次原係塹莫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倖冒其功李
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庚扶同結勸
科部參看已畢黜治有差　奏草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
御講　上時御講筵輯熙　聖學　輯記
土司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亨起運無大木國亨反參撫院
委商搶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閣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
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亨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
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國亨在　先朝因抗殺
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
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
誠已蒙
皇上俯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辦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
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愈卒捏寫先具奏而後尋木
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酋大木致巡

卷三十七　四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隨解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
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木又昭然可
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國亨
之人豈商人遽能搶木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
土官卽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卽參撫
院委商何責恃強凌抗逞辭覺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
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
朝蔑視綱紀卽不窮究已為大恩況可行其言以驕其志
不可長　乎且國亨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實錄臣等所熟知其獻木
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并怪巡撫

是重失　朝廷之體漸生達入之心萬不可也雖是何貴
是否木商曹否與魏良海爭奪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
明旨撫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卷九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訥
應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
給事胡汝寧江西侍讀陸可教刑科左給事陳懋福建修
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
白希繡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
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
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東遠禮部主事向
卷三十六　五　十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吳廣東禮科給
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
刑部主事朱熙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
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
文理難通潘之恒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毓塘嘖有煩言
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
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
文理疵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秦峙

維持俱中進士秦峙子復中順天解元門第文名之盛甲
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衡周應秋
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洙湖廣吳化陝西武之望宿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杖斥
為民胡廣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
業三年令其歲者臨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一河患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卷三十六　六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為心民患為慮即堯舜其咨
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兹
敢以河道利害為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
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
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
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
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
一黃河
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
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

朝時決瀆塞皆　命重臣經理累檀成功然未有數十年
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為鳳泗　祖陵則防其西漫為漕
粮運道則防其北徙為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
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亦未有不得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
者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
等雖親奉　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意
臣等敢乞
皇上特降　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
臣工皆曉然知　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竭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馬象
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
蓋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
票擬之手原非　聖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悉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
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苦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
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鑒

舉由眾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師張居正為奪情事
起祖擊言官臣于其時獨能出頭請讓居正回護言者以
此居正啟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恃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卻以處居正之事處臣
臣之不才纖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朝
廷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奸權之
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詆眾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
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
身輕于一羽使萬萬豪詬而有益于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違累言官之名
而又并累
皇上有為臣等咈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
一日不可為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女感疾正思乞骸偶
見人情洶洶彊勉出閣思為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困臣命卒之時也伏
乞
皇上衰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眾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寔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甚痛切之至文肅集
十二月給事張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為民邸報
閣臣王家屏賑閣有　旨召用邸報
豫章大便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
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
信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
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
見飯責其戲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
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

卷三十六　九

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
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
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遂持銀至里長
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
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
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出說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是年巡城御史
楊四知榜禁之眾皆鼓譟譁大臣御狀死其禁乃定蓋

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出小品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威
犬形者摩吠有聲古之怪異多矣聞有若此者人或以
為兵兆未知是否出塘報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中軍令無
敢降卜寨弃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
下矢石兩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壘裂中藏洞腑二
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
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陸存歹商謂欲
職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首當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酋

卷三十七

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為均　勑分寨給牛種
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
多疑即職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
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
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且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脩　中國而外以姻
重竄北關謀此寔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諭之曰　中
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使歹商也汝亦台子然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

且退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譴回往君効順關原　關廷金
有貢江上達虜以貂參之屬至必藉兩邊若布帛米鹽農
器仰給漢耕田圍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
今貢市既而江夷道塞藉兵恍惚太以寺虜以千騎盛氣
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酋
頭懸之爲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貢若不誅若何以報遂
爲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
凡九百九十九道從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脉強弱止
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
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
纂三百六十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憲謝酋並
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暖屬溫姐猛骨孛羅
無負　國又亡何溫姐以乳患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
關卜寨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兩相結釋憾並請
貢　女直考

乙丑　萬曆十七年

覆試題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
揭帖一紙內旗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
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
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善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
如何若衡子其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
概切
臣爲之由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
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
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旗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
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
纂三十六　十二
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
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爾
皇上沖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
握而後可以頤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
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
之前不如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
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祇今二十九歲
日夜提耳教之顧識冀少立身名繼傳弓冶而不圖更以
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兒今雖覆試公與上可
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衷肯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
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柰何輕　朝廷舁天下之
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膴仕當世不以為嫌
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
下謂老成決賤于少年委巷決公于　朝論此豈太平景
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思反
復再四而後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畫縫之士風靡
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為無弊此
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當責子弟生于今日舍
蚩蚩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見矣臣又竊苦之
竊悼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
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恥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閣臣與
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
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廁　國爵臣男自
是乳下未離之樸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
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皇天在上后土
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靦靦瑣瑣尚怙寵利重使書生弄其
文墨妻子嗤其站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亮察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起

太倉子非江陵比也必以父輔之故而并疑之錄矣又何敢瀆辨之情識也

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
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
臣總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為臣體面計而不為臣生平計也臣不勝籲
天泣血愧苦惱控之至（文肅奏章）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真
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
奏明白而伸又以刪奸疏瀆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數
之（雜記）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為輔臣屢辨傷激懇乞　聖恩
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為科場波及之謗三
疏自明嫌于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既稱
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邸報）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事詹事府吏部侍
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劉曰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
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
唐傚純林堯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吾郭士書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儁教習之得人
最盛而王肯堂劉曰寧董其昌賴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
經周如砥朱國禎文皇尤表著而吳道南位至東閣
視朝建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視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
起蒿萊而廟丞謝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患不如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媢嫉之
場
皇上矜之繇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真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為報哉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若口如 卷三十六 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
明保 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
幾酬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聞臣等猶幸每
日因繳本近侍得以剩聞 音旨恭審萬安若外庭百司
緬想 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
訛言生焉晝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
不如勿藥之喜燕娛害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
竟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

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群
樽之 天顏耀照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聞則
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于靜攝則 宮居
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 慈闈二時
看閱章奏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謝煩懣使舉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康係在色養不在進樂也則天下亦幸
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
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旨自中然後委諸事于閣
部付煩言于獨獨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
忠以為苟效其一則 卷三十六 十六
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
猶盛氣持勝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
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至愚何等人也而近日朦眛之論
尚若自明忿悁之言屢瀆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圍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芥疑端不
白萬世貴土未覆克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
遺際以寒止博得岸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

此亦尚何顏何面悻悻爭世上之錢穀是非為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密勿輔理之外則無事任乃臣等徒値其地食
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
面揚揚冒榮矜寵立羣臣之上為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
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
著者蓋皆哉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絶
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攜飯辭
衣手不操奇贏之算飭不抑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艱
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實訓實錄觀之當時
卷三十六　十七
邊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雩旱等事手批
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為如此則不必
亟見羣臣血脈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
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羌羣無私御
臣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丈法祖不師其
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豈豈又誰能於迹外信心者此臣之
所以為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
地苦盜百姓苦年荒灾患
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爽思憂何所不憚以聖人之勇旰食

思政何所不勤劇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
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
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立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真索必當曰之言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臣等即有
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為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
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
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國也
還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
卷三十六　十八
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
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
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毋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
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瀆越之至 文肅集草
續編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其大于
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
凶無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凡係觀聽灾傷之年尤難撫戢
臣等[illegible]邇封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輿情洶
洶眾口嗸嗸益連數千里之地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
可危
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噪呼易起先
年振武營之事可為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精惡幾至
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讋服其心臣等以為節制責
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備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
猶干紀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
彼方救死不暇而安能使之帖然無譁故今日所當亟處
南京倉粮
者則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粮不敷二年支放
歷低窪米多浥爛尚有不堪放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粮
卷三十六　十九
多不能辦若舊廒既已空虛新粮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
為寒心宜　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粮盤
驗明白要見足數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
精思深算
何區處如無解對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
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
然非　明旨丁寧亦無以見　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
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註擬傳帖進
覽伏乞　聖明裁斷發下遵行
飭河道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隄岸遠衛工科覆奏請　旨申飭河
道等衙門用心隄防 摘記

進士薛敷教論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
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
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
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
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為
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專論
時來黨護定向　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 奏記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　御殿受賀　允行
行祫祭禮
十二月禮官請舉　祫祭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卷三十六
二十
播州楊應龍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
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
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
屬夷以十百數皆其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
勳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　廷議
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縲屬牂牁郡唐貞觀
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
詔寇陷太原楊應端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

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
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
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
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
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峩葺鏗剛居然奧區嶺黃平
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
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
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為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
與楊世姻婭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
子烈擁兵逐相死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
卷三十六　三十五
水烟天旺地聽還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航殺長官相
攻劉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
習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叫麻諸番先
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卻敵捕虜亡算從征楊柳灘
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　賜金幣褒揚惠得萬曆
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
土司而蜀將哉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
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屢嫉妻張妒淫出之已鉄囚
氏兄所乘醉對刃殺張并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

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眶眦即殘害人人惴
恐初戕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柄奪之
惟七姓遂反噬應龍疑眾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
行劫掠　已上出征播考
是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狨名茅家浦口
適見紅血從革滲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
腥臟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
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
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
卻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卷三十六　三十二
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
東征死者甚眾　[illegible]
八月二十二日蝗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空勢如飛輪
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鄭州土城無門旂相對如闕中有禁王廟王即扁鵲卅
人也封神應王己丑歲
上王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
代之能醫者附焉　出小品
焦弱侯竑率直認真　元子初出閣充講官六人癸未

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表玉蟠萬壽圖全玄洲己丑則
焦弱侯太倉王荊石迎謁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着精
神於到今精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
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荊石以養觀釋相位諸公不復
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載養正圖說一冊郭鄙
之不平曰當眾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
且此書進後倘發議將遂與古書並議抑出沒之乎令
我輩代讀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以
歸對南中遂之寓所正在婁而中使陳矩適至取去數
部進
上覽諸老大慈謂由他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 出小品
卷三十六　二十三
呂新吾司寇康衆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
索序刊行弱侯末緣數部入京　皇貴妃弟鄭國泰見
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眾大譁弱侯以此
議官絕無幾微怒色對客亦不復談及偶與友人述此
且戒之曰惟認真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真乃認
假耶然養正圖不商之眾要竟自家有不是處 出小品
許文穆公與己丑識朱平涵登橫約日聚射所戒勵之
既至拜揖平涵初欲觀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
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illegible]貴賜者若多分是皆不可與

不以獄爲利雖其品且有異撰何人哉
手書此獄者
為善不求人知然人自有知之者

郎如我輩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
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
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衆主門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
與明進退輕實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
獨挈出使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段
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出小品
孫一謙溫麻人己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
予因善有恩故事重因米日一升車爲獄卒盜去飯以
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囚初入
獄獄卒賺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卷三十六　二十四
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妙用）
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
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重之尤餓者予囚飯
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書郎視獄問
囚有苦欲言者予皆對曰幸甚（善心牝人）鼎居衣食我是時少司
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楊
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
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
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廬方歉
地諸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行狀）廉而

才而遼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錦
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擯為某把主者與之應答妻子
驟之不數日遂卒（出三月徵傳）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婿歹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
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
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兵火奴兒哈赤
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稍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
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藏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督
撐膝驕蹇陰與南關圖心圖已瞻踊鵾張矣（建州考）

東三十六　二十五

庚寅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
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
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
上以雒于仁疏手授時行　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
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
久不瞻覩　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今日
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静攝臣等
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
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郎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　册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續放心時行

東三十六　二十六

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
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天賦之論)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
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
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等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
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
內立待良久
上令內臣規視中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
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
內臣入奏
上微(天性之叢)哂之久之(不能前)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
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莫當)之　皇三子倚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
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膺天之福

卷三十六　二十七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
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
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
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外僻 莫錄)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
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抄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巳于是虜
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擁萃剽川時掠漢人畜
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
使掠奎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和來持鞭自白奎輒
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劉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
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伏為虜

卷三十六　二十八

所秉敗沮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畧使切責順義
趣之東歸兩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　面諭
陝西邊事惓惓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言且切責督
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革制將領廢弛
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
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
舉將材念九邊忘備欲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
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已見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卷三十六　二十九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疏曰臣于前月
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
觀火臣驚替餘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
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寔異同之閒與
古事相反者三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
山濤謝安近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
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
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啾啾追咎首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
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勝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轂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陳
中觀鬥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
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
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韓范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

卷三十六　三十

緩急重難之事則爾疆內外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
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
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奉有專遣
讀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明聽
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
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
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食知饑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
者不在矯情含笑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快論

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戰守之虜惟火蒿一敍顯
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
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
之驯其未感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
日察彼己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
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撫夷）
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
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
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
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役文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吏眾其便宜嚴責推援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
課其功寔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兩
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捲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
更將吏盡罷諸吏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
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
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
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
儉發帑困于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撑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

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其進為張皇自擾之
狀其操略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
嚴虜去則我之踐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絕當
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
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
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
權遠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
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
凡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絕

卷三十六　三十二

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
改絃之後士馬誠鍊糗糧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放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
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
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
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致死而不
欲遂隳軍寔使文武相使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文肅奏草）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救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
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
妃屢贊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
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善于聒激
耳豈有據言而處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
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益此輩心懷
無父志欲求榮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
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殊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卷二十六　三十三
子之天性以成己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遠其立
志甚詐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
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
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否
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
乎朕固于所奏一疏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
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
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輔戚臣未敢有干預國
政者而國泰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候
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心贊襄協獻共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
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閱邊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
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輔庠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母萬壽之辰章　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司郎中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卷三十六　三十四
科臣顧九思為河西失事參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
任已故撫臣世彥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罰俸
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參論邊臣誤事又奉　旨
將先任已故總督郜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
棟參論又將郜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懷
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為民閒住革任去訖則先年
借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
自今日以後務要力鑒前非永杜後患使虜眾不敢入邊
行走則莊永甘涼之間易于備禦矣奉
御史劉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

直隸有將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國
本官至將署名題奏尋安得遠以通賄謳之宜降　旨令
照舊供職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
諳河事前以浚　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為家
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
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　旨准致
仕
于慎思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慎行題
易其說則發于王世貞至黄鳳翔入臺題覆忠功于是　案三十六　三十五
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卸升都督先是
傳公疏未入黄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
覺而心惡之諸晨接傳疏乃知于公生氣凛凛猶存出小品
乳源前江多蛇劉屍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
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揚州府大旱下河焚蕪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飈
馳蕪田食根至盡蕪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
斗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
最異者出小品

辛卯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　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
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少師錫爵少傅家屏
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其
餘題敘効勞各員奉　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辯本內訐稱御史推
罪紫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卻　案三十六　三十六
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盤
反挐來私自鎖送罪尤重于礼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儁上疏告病
三月御史周盤麼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閣臣疏回
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先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
票擬與同劉天俸既饒死充軍前票未蒙批發今劉天俸
以火器試驗精荷　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寔與劉天

偉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詔縱鄧子龍以曾拒緬有功見
奉　欽依提問亦蒙矜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
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蓋緊急用人之際為地
方計非獨為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
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廷南與
蔵顏在望首長路以馳驅　眷戀攢新積戚感為薄淺此
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晬容屢對　密闕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致永　覩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
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
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忍遂以其身之
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其色焦然夫操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
外充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思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
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為第一義臣聞教

警雖不可廢于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
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幺磨至小之事豈直得為之發怒
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豕斷蛇不入
臥內豈有　皇居清閟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叱之聲
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
抑大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
惓以此為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
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為徇一
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為
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卽
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
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
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朕
豈可接者

春藏

皇上頃于孟夏　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
决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
則當權衡于尊親繁簡之間　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
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與此
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
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
子私藏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
不敢輕議蠲賑無非為
皇上衆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
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令典況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

卷三十六　三十九

際尚曰權宜況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至言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遐邇
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愛貨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
幸

容諫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
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洊蒙居多即間有闇見不
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
豈遽既往臣竊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饒
仲高桂等始庶亦知罰免朕朕非責君嚴而恕己寬大公
之道行眾正之途闢矣至于李材幽囚日久深不赦律臣
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愚若狗腸奴奴僚此數事以當去後千
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縱㡬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異若一聽臣言以保
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

卷三十六　四十

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款之至　文肅奏草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
胡汝寧署正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
奉　旨云　卿當上密揭屢言備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擾以致朕怒卿等見小
人妄言紛紛求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
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
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
知道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蕭那吉入

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射射虜射刺近密移遠其虜公連射皆中首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虜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 索編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眾空城走郎中項德楨過公署黨曰民方洶疑未可驟止閩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紀錄

是時歹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歹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殺眾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困過牀好中塗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

卷三十六　四十一

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歹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擺夷示法歹商子騐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惟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酋漸拔此收漁人之利矣 女直考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曾朝節馮琦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給事中薛國禎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福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為楫吏部主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梅守峻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部給事中陳尚象工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朔桂芳工部主事吳宗堯雲南刑部員外莫詹戶部主事李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事蔡芳

禮部尚書趙志皋 吏部侍郎張位 入東閣

卷三十六　四十二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為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眾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眾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殺巡撫副使）並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據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和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並抵鎮併劫請旂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都龍諭降二十三日

卷三十六　四十三

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至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先並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素勒印維忠與之縊東暘遂子翌日並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逮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殺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事夏不者與虜馳潰關也承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遁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鳴沙

中斗五
為百言

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敘功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勒鈐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著力兔打正各台吉并松虜宥兔台吉畢入市吏二十八枝會撫吏游擊鄭陽殺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代本

卷三十六　四十四

降納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慓悍沿邊皆懾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上時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弘論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哱總哱雲等須之党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尚居恒

補曰

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詡赴青海還心輕邊卒羸弱益勉者自負而撫臣馨每加裁抑且發覆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會哱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瀹約而文秀遷游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錙

之奸細以軍法眾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
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大逆激眾作亂
會試以事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陛掌翰林院詹事府詹
事盛訥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寧夏 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勦統遊
擊吳顯趙靈州副遣遊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
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
靈州 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
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
聞急與吳顯蕭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
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棄城守備張承勲而趙武兵亦
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
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部咸陽以修渠來奔患賊不
軌狀方遣腹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
是時榆林識明安台吉虜切盡台吉卜失兔傳諭東西台
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暫封賊納閼那顏不令出邊稍俟
五六月馬肥大舉詢閼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
切盡妣吉止勿往着力兔唱賊金帛與打正兇引眾違邊
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
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擒中衛勒捕王虎來獻石空寺
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
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
堡四十七河西惟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
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王泉廣武迎虜二十五
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貢堡二十七日移鎮
河堡入屯濱武場賊盡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
閫虜發言已與哱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料虜
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
就虜首 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攖虜

逋走塞囤掠粮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
虜困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困撫切盡繼吉諭
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
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奬
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帑金二十萬兩
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贇為
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贇北
衛退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董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
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
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溺死賊無策賊亦斫延綏副總兵王道傷額砦頭軍高
蕃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巳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齊變土及稱
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
南城迸謂我軍中部司李縉曰吾父出萬死爲　悍族
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勃部曲
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戮
亂吾寧保此完城結俯奴自全耳因投詰勃城下賊既苦
言求款會軍中擬賑之遂假此休士近望總督乃日夜徙
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兎于十四日擁三千騎從北

注意

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
哱拜父子世伯許賞萬金擒哱雲土文秀劉東暘許賴世
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
順義王方會史甫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帑金五萬兩佐軍資而
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
楨監軍事國楨上疏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
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
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并力先是總督已徼蘭
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

卽趨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
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請下馬關距
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衞據蘭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
陽議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固移保定山陜
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州原
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
進兵復抵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
二千餘騎來援橫城楸嶺芰淳河掠桑埚等堡東暘使延
綏榆林兵謂征益容賄蕃婦黃台吉妻縱男捨達大住文
落赤截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圍彰寧二十七日麻貴李
東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
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
千執旗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
恩與東暘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擄我糧餉二百餘車
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
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濠
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兹出戕截餉道時巡撫朱
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
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撤蔯柳稍蒲草及土修塹

馬道覺本素忠右股中矢幾死承恩因牽虜從唐渠攻
一塞營以火藥燒其車哉師還休魏信堅而哱拜亦牽虜
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
十五日迎撫米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閣說請降以張傑曾總寧夏
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覺賊亦先後
肆遣雲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撫參政楊時寧同麻
貴往撫賊擁虜許朝恐霊與日落好謂著力兎曰事爲我
主撫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與虜衝
態近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

卷三十六　四十九

司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奎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
各部能縛獻哱父子者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
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帑金十萬兩聽宣
大督臣葉夢熊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庫虜決
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琉
奏總兵李昫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　詔逮
問已雖叔允然軍中愈查刻期殲賊矣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埈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泉舫李名芳劉孔當沈淮劉生中
李騰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爌鄭廷彥陳維
春馬文卿趙之翰張成德林應元陳懿典以禮尚羅萬化
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爌史繼偕沈淮入閣
朝鮮
五月命師撫師援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
急朝鮮師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
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
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
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
來互市通婚嬪因間覘朝鮮地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
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

卷三十六　五十

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
風潰王倉卒棄京奔平壤已復走義
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
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警且中于遼請援之
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
人薛潘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撒海外琉
球暹羅諸國擣倭穴遼鎮先檄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
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募神炮火器四百車
至是約法益嚴當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糗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軍夏于是分為五軍董
一奎攻其南斗秉忠攻其東李昀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
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
運城下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
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
砲箭燒賊樓賊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
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
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
遼東宣大山西兵纍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
墳集登城為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卷三十六　五十一

梯晴上南城城上砲林梯墜翌日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
南關如松東勢欲攡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己窺我兵會
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
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
樓火過早南大帝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
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御鑄承先去欽亟跳
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殺賊也賊遂僇同事戚御等許朝因
欲開小南門適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
多以矢石狙擊更挽拓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
消耗矣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設語僉事隨府
東閤耦印同耆頭從城躍下賊復縋執府繫獄翌日總督
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
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
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邀斬
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陽承恩竟與着酋奉
貴金蟒繡致卜失兔回事急幸佐我御靈州先止壁下馬
關阻賊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
使土昧糾鐵雷等北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奪打商別遣董一元

卷三十六　五十二

東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苟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
州總督因令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渚沙湃口東趨定
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
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
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矣
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
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殲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
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竝命命募能入倭關說
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戢之
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
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二十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
恩東賜遣小艘抱堤淺水如松承詞斬首十六級生得一
人為言城中乏糧士盡食馬馬餘五百匹民食樹皮敗靴
死相屬望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栗保所
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栗保
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橇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糧為治鐵
殺機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啖竟不應虜亦數闖入李剛
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誤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
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句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候虜
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
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
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自往策應二十三日
至張亮堡遇虜耕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朒二
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

虜遂卻走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從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
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寺
萬金從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擁無
我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趣北關鏖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
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散總督迹入哱苦
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趣張傑下城懸賞
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闖民
李登執原給劉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
賜頓足歎曰遂至是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顆毋
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那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
萬鐘已畢那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
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
火起李如樟馳往復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
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哱氏
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才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
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
飯聞承恩擒秉忠趣出拜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
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文秀弟　土文德及何應時陳
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
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遣前總督學曾得免為民已復與致承
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雷承恩極刑承寵等驛斬長安市頒示天
下及四夷君長　詔諭慶王復寧夏今年祖王妃方氏不
受污甚逆土害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
御史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
太僕少卿各蔭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蔭一子
卷三十六　五十五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從後特加宮保示斷蕭如薰署都
督同知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
李如樟楊文斗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
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
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
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先行侯後有勘亂大功與封典
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
曹大咸等劾精來職隨府依違緩騎逮問竟適逢贈死事
冀子敬都督僉事蔭一子世正千戶令翊方奉祀勿絕久
之虜著力兔宰僧亦精遂叛人馬世傑張數霸等請市寧

備卻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數戰厚撫收養寧鎮為甚而
哱承父子予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卒致
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
以哱氏為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
竟以降夷絀之此可謂有後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說劉許以為
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下亦足制劉許死命
不爽仇賊之功此寔其本謀方賊急時久稱哮帝劉王
追劉許已就誅哱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懽欲
其家抑已隙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
卷三十六　五十六
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岳
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哱氏遂無焦類而得算
乃在絕句虜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
不諸偉哉
神廟在御久邊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
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哱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勞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
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
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

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
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
至單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
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謀營
于二十五日督師渡江

播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
張鶴鳴方鞫問會倭大入朝鮮朝議徵天下兵應龍因懇
辦願自將五千兵報効　詔可釋回播督行尋　報罷巡
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詰遂抗不復出而張時
照等復詰奏　閣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剿尋得　旨
戒以貪功妄殺

卷三十六　五見

是歲顒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
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噪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
酷暑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顒鳥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秀水沈國元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麗大捷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吝兵齎三部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illegible]迎沈惟敬[illegible]游擊李寧生擒之餘倭[illegible]相闘止獲吉酋三[illegible]李將軍據案中令一軍股粟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論㯶劃敘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鮮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敵裝潜伏八日黎明皷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隨從大西門入大桀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將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塹墜復躍出大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彝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穫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illegible]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柏遂拳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關賊已破則趣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高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鐵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顧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刀數倭竟中鉤墜為倭支解李如柏李寧等乃益進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㫁坑自穴中出應時驚我師乃退駐開城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臣激聒改遲 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事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
瀆聒再改于是群囂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恭矣之信而
反爲奉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若
此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再
顧臣雖備宮寮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選繫之春坊而
其舉行之期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
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諸物
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
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逼此春令
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復是
非蜂起道路喧嘩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援 成命以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皆問及此欲再
皇上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顧第一苦心一面封承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
密請以賣渙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
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凡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
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覆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
謄寫不託吏胥發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趁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 降諭
決在春月舉行俾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
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
可嘉朕心欣慰欲出一卿與見非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
誠朕雖壹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非諸皇明 祖訓內
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雖尚少倘後有出冊
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昔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
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
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
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僭越倫序致啓爭端
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
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遵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

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歷子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遲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準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
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全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宮為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覩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卷三十七　五

矣臣謹題　謹註擬傳帖二道以憑擇採然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看可以曲全恩義顯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諭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贊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曰晚者

臣歸至寓所忽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
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封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
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為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凡之過舉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
臣紛紛上疏將將來恐有繼續而至者臣之初必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瀆奏故遲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令物議明鼎　聖心愈聰不得不略
露前　諭中所云皆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之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為如此事

卷三十七　六

皇上萬萬年永無册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
尚有一分指望甚而抑疑
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接于眾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
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
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眾口安
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歸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
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安萬當葢誠有慮于此也
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嘿無
寧親臣既以赤心為　主終敢滲漏一字自逃譏責但
念
皇上既獨不學他人以爲覬冀何故自處于原轉可疑之
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聽下上反以從王摘摩無據之言
既爲群臣公道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異罷召臣席宋璟
慢而使臣先塞衆口之猜必不可一日主上　閣臣閣自然
臺三十七
向咎痛其始之差錯有罪
皇上而臣志卑臣任亦不認見風波之再起戚美之弗彰
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罵者也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册立之此原是朕去歲
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
皇子暫爲並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
嫡母隨行册立朕非不喜其苦心但恐以僞亂真非光明
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如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恨卿等稱朕親信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為疑阻不肯體當
倫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逐卿等何忍
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俱出帖敍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册立
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為民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綦江漸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
軍川北綦永寧鎮麻入參將郭成一軍一軍川東綦按狸松
一戰于白石
坎入三道並進前鋒至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
照等約降因被苗兵據關衝殺為驚齊發之輸軍覆餘殺
兵部三十七
傷大當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
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薦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
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兵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
今御史報與本兵奏共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
舉事任立功贖罪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
責册撫鎮相機征剿應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
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東駕即張國璽主事劉
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擄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恩執
詣綦江縣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
報出御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答　諭夫詳閱言愧服懇乞　天
恩容令議再改正本
覽輔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
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竟爲欺何朕爲人君恥
爲臣下挾制詐稱祖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
有此奏若是設錯置朕何也朕正卿爲含忍欲尚種別處
之法不可灼實激惱以違朕意既是如此但不必封少俟
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長三十七　也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疏曰註封之　諭
臣所以不敢與群臣而直引爲己過亦自有說蓋連日
備聞　祖訓悉無　皇嫡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
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甚難通融止有　穆廟
在世祖　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屢于莊敬太子之下
註來書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
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
定之事機恐難杜于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預教之典
則將來自不妨又再出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
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
所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
禮待之矣又稱太嫡有年無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
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
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懸位以待嫡子
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起反　宮闈之隱情將廣及于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
長三十七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子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自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
預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粘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年淺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想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理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眾卿共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輩姧人不待中宮有出無
出希覬僥倖盡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
中宮偶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與其冊立已有旨了們不
必附來歟阻 出文肅奏草
或言並封之議原其少宰進于太倉一聽大閣而止太
倉身被唾罵既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亦有心
作弄吾不信也 出諭
閣臣再請之 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 冊 儲儀與
人之初疑
皇上聞不欲以 恭妃壓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卷三十七 十一
故匪直任以為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姑待嫡 命下
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
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為
皇上千思萬思終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
之何人復敢為疑偽敢為黨附至于 章奏之典請一切
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為希冀敢為蠱惑者至于 皇
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缺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必當亟 諭禮官從陰具儀 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奏

朝事
上諭云援救還候旨行 出文肅奏草
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
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閩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
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
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來
西調度閣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豺數十萬密令查
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繳火焚蕩殆盡倭乏食 東征考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曾薦薛敷教于孔兼顧允
成張納陛降三級調外任皆以攻訐輔臣故也 出邸鈔
卷三十七 十二
東師既敗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時戰開城勢如破竹全
羅震兵亦報捷緩不復問敵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
絕域海氣蒸濕癘疫作皆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與議
始用而倭窮糧益盡眾生惡瘧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戦
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首行長亦懾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
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
既得請于 朝敕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
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撤歸倭眾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
尚四萬餘包芻豆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
倭棄王京

擊情歸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剝將劉綎帥
兵五千趨南州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幾則中通
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剝將查大
受祖承訓等繇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南移釜山
潰巢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道劉綎祖承訓
等屯大丘忠州撒調全羅水兵屯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
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
右給事中侯慶遠論我與倭何讐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
力爭平壤以摧王京擊西都 撓之存亡[illegible]諸海
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卷三十七 十二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來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戍海外
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殘南濱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覬
我羅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圖朝鮮輻幀
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
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
泊釜山其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邊
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
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救
郡門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虞京師鞏于泰山矣今
日撤兵協守為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留精兵三千善後餘
盡撤如前議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
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攄胸吐氣論天下
事豈非甚盛難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激太深
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
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致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
之論奏如雷聲之爭言因一人而疑眾人因一言而疑眾
事上下之除藏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賊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黨

卷三十七 十四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
岐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耗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卽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
未必允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竟不允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
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

譽之石拭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樸滅迷此又臣
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
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徵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
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
瞻其敵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
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
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斷
宜公甄別宜先鈐制宜審何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乎
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
卷之三十七
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
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毋小假借
使天下議論憬然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
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
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
人不以人廢言而者僞吊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
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
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
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甚以為鄉有鄉評官
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干

藩紳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
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
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聞常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
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達固心異言得
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後藏其不賢至暴
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眾心懾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
近來淹臺諸臣之中蓋多素心劇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
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
天下且得借為罪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溢之愈漏不
若盡捐前忤以水持衰困之庶幾舉直而枉自[illegible]
卷之三十七
人自變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前舍多憑舉劾任
己則耳目不廣任家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 朝無
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難必有辯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
復窮詰有無任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
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關于 朝廷豈有不行
之法近爵法犯贓既勸懲不立人才撒之推用不數舉事
縣此請 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
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必述自白被言者
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鈐制宜審者此也凡此
皆所以尊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亦敢開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興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　朝廷
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
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
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
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
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遣大興革大利病當亦
不妨商推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
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
叢七三十七
異言過卽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
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
敢請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
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
中褊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
如苦竊計以爲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
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
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
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
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
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
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
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卽當舍己以
議論之
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
時政大咸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
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曰　緣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
推簡
叢七三十七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籍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聚璧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
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墮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
于邃嚴　威顏遠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卽同外臣有何識
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
伏竊隱憂難以言悉卽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
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於議不一省　接遇
則安得不疑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
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粟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衷不報而疑闇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漂漂散過不給安
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臣時　御朝講
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陛旨以盡欽
欽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
其慢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摺方
屏息候報而特恐倉皇進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
取周易泰交之義「略參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
卷三十七　十九
以一政体者也 王文肅奏草
閣臣請　進講　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爲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
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
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祖南原祖承訓李寧我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
我師並有斬獲吳科御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擇
退詳　中原[illegible]達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秀犯晉州

兩見略同
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
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
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
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讓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
曰二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爲該國門戶以蔽王京平壤則
重兵也兩道中則雞群安而東保劉遂寧安釜山遙控對
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臣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
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劉遂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
慶尚大之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
健也兼訓狀全羅踏查屯堡戰宜教演火砲併及將業壘
卷三十七
壽壽施陰其世子光海　諾旗顧美發論令居全慶間督師
劉綎特加御倭總兵　衞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
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裁小西飛乞
貢緩朝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請留
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策劉綎已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節
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彧應行
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
鎮簡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鞭
劉綎謂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
類累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兆把國保依違其間

兩中丞李書 策倭多詐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敗局奏稱前
後異同務無堅決考 東征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皇陵考 上出御朝講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為君于
地為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于 宮闈纖嗇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獄積聚以廣惠乃為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出御轍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察輸允口傳疏曰臣等前因兩後
新涼特請
叅 三十七 三十一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
薦聞 聖躬偶爾感者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
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 玉體康強自有親
炙 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
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深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
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須出然所須者不十二三是 上意
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備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擬賛條
奏以候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其語便達 御前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
出以便遵行此以聯屬奏文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於語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
遒勁信手揮妙中閽即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
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須頸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
之臣下謄清不惟暴殄 手札[illegible]獨斷使外廷之
叅 三十七
臣盡以為臣等之潤色與左 右之訛傳以致 則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裁數十百言此時近臣
即遵執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 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恭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 奏草 文肅
雲臺 皇帝欽諭內外羣臣順者 皇天垂戒災異海睦彗火飛
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霪雨至于彗星之
變尤為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戒且懼己齋居思過

戾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廬蔀屋之
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 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
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緣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鍰或
重耗收以飽餘羨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
屢下而執格以煩積為精求以刻厲為風裁被禍者市直
以文墨闒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為
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于
薦書悃愊無華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
復出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illegible]官
表々三十七　二十三
臣盡以為臣等之濁色與左右　者即時議處好貪不法酷
虐害民者參奏拿問如有真心定政德惠及民者即亮擢
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諸督
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
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便宜事宜今餘一年
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恩威
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
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會
將孱以為利各兵借以為名追推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
督撫等官痛滌夙弊嚴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為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費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
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為姑息其舉劾將官
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演畫顛倒使將
官不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
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極小醜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
憫惻前經累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
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
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數
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
攘之責其益務同心[illegible]職庶幾各公歲自補良所望焉
撫處兵餉討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寔政
務為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長 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允
大撤兵從
議封貢撤
兵先遣者
我師克渡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
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
拳附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 東征考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齎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　皇上頒賜多對臣仰允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
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
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為託以　國家之事且今外邊議論雖漸有 二十九
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此　冊立一事不定
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違道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人言動搖臣對　聖
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
胡言亂囔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乎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卻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患臣言將此事作速早圖不必待冬至
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違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三十七
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群臣願見之望即
如今日　聖駕一出無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王文肅集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
教冊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俟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禮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候一

併行出閣禮選先後行出閣禮節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
日正以冊立禮節從恐中旨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至
志皐臣位商量表白 聖心更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
相與望手叩頭禮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
匹夫之誠止知為 主疾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
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為慨許豫教少安人心臣之
前疏所謂 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
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
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黷

卷三十七 二十七

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為詞乃似一
向遲疑之故所嫌身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
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膽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卜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
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
啓最長請建為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
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為身之老疾而遽為不可
知之慮乎蓋越關越早起 宮中吉祥徵喜不須迴避之
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為疑亦幸勿再泥待補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眾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
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
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
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
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
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祗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
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

卷三十七 二十八

日遽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為安人
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
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皐
臣位亦斷以為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
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聖心可以安
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候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
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

御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
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
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
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
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兩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語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
萬三十七　三十九
部方可擬以奉行即今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遑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詢于卿等今
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興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欲意
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來進諭卿等知欽
此文爲奏章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
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議在外難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進具
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
其過費出議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
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
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
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因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
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僥舌正不如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護
萬三十七　三十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
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
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編舊案並不見有出閣
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欲爲內臣開寫之誤此
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
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賣未講書籍而先講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
同卻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權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
之極人情至于懸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　國帑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
近日出閣　命下數十日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
血潰于口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嫌居史至此決當置何
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衆省費之說任免
卷三十七　三十五
舜之明一舉一動皆欲人算破此臣等之所以爲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冒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幾禮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叢
繼美之疏本
聖旨叢繼美違旨沽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
着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校拿解來京究問叢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如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神
切即此四言頗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寬
群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是與注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　赫然動
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
等　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卷三十七　三十二
召侮錄臣激怒錄臣　朝廷之上興大獄錄臣萬世之下
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錄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窘
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拙
譯重興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贓邊臣失事之甚始
聞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
之怒即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
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
宴樂也自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爲更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宥臣等之無罪卽升臣亦幸幸于臣等之去留今
不使之去而反進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升臣建言之意矣伏望亟霽 嚴
威將譚一等名免行拿問播趙有黑舊降處其業繼其還
中立原任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罪犯並乞 聖恩允
其罰治則言官盡而出位之風自息讒言塞而妄言之氣
自沮矣 大葉奏草

是年鄒南皋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
去十餘里南皋坐後卅泊邑城取夫會鄒城署篆佗之
邑簿尉相次來謁南皋偃舟野泊欲亟得夫縣簿尉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
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
行家童善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
南皋退而深自懺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要
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雖渠與梓必恭敬止
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
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
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傳
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徙容以
使不忍以一事而處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家僮有善心者何異 南皋自記 出書編

構李有沈徵州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高每誦季路
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句輒為神傷遂棄章句留心鹽筴
之計以為甘旨地而所儲饒多徧施念立孝以故日就
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難屠吳兩閩攻吏佐以大偶
其志亡何兩親踐衰暮一如生時壯年兩閩連喪萬念
俛儼題其居曰屬貞窩不再娶之意已決然吳郡邑旌
之曰孝義嘗已公天性高明好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
金之人一旦貴子母來償大異之問所從來得之鬻婦
乃亟以金遣完其偶焚者券後生數子億祝公西晉友
人攜重貲至禾恐旅中有失金賴公家卒滋發掠無遺
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已竟出所寄還之遠近風
誦又晉人某舟中被劫疑操舟人知情訟而窮治公委
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寃死不再生客旋意平得全者
六人至于持厚金賤威人于縲絏激公憤全泰客于虎
口彰彰在人耳目何可泯也有子自省以文學補中翰
賢勞夙著兩奉 勅書發賑江右公逮其行饑民色起
運餉山海公勸其篤餞戍履克 溫旨有急公好義良
可嘉尚之褒公真不可朽也夫 嘉禾郡志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嘗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官吾奉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陰內帶潰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文際趨承為職業責用修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逼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蠲請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為麤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最能誤事者須盡安民得人為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歷練嘗經戰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郡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敘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係實政不飭兵防職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邇來人心玩惕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為撫按有司之黜陟言官必信法令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出文肅奏記

卷三十七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敕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悅誥敕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 出邸報

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

時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閱
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
銅鶴下轉東西面而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眾
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
何以謂之亂德頹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
藻祛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為真天縱不可及也（出小品）

玉牒成

玉牒成加恩纂修總裁官（卷三十七）

進饑民圖說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有畫不出寓不盡處參例）（三十七）

鄭國泰貴為貴妃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
閣臣勸請賑濟奉復諭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
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
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
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饑荒亂速行蠲賑
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
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
妃已進助銀賑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
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
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
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為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
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疏曰臣等先因　聖躬久
在靜攝臣子之心以愛君為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
煩瀆惟是孟春在邇例該舉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
期又行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光是臣
之請假歸也密調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為規夫　郊廟
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愚忠願以　親
郊為後者以為　天地雖尊猶為眾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卷三十七）
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三十八）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下
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
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一脈昇平
之基是誰為之闢創垂世綿長之祚是誰為之啓佑而使
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前氣脈精神何所聯屬
覺萬懷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福祉也
矧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
里之外

皇上為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為辭若　廟禮止于須臾
封起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
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攀躋清
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
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令主祭者非曾孫則使
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
言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趁今享期數日
之前預養精神斷在　親臨行禮庶幾　神以類歆祝史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 奏記

卷五十七　三十九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彼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慰懇留復疏謝其畧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事也目前國事莫急于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討議亦
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寧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為廉駕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盈庭之議勇至欲盡廣百萬之財而償不過通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其實
皆緣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滲枉掛議有罪者
或以豪蔽遺誅故闒茸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
之可係無肯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
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
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

五月
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
官白昭忻于藥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錫爵上疏謝
恩

卷三十七　四十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
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悉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
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
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欣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
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踧踖即床前盈尺之
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
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顛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為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
用為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果以已任
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　聖意深婉旨徒以
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
至于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豈世達
鄭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
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爲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
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
安新進閣臣是立之　命與　成命趾下而新進閣臣不
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奏三十七　四十一
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丕揚不安文選司
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
皆不安科道官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
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
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
家之體貽搢紳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
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憒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
盛典震蕩驚擾一至于此此臣誠去有餘戮死不塞責旦夕
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

褫革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　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　文肅奏草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御書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假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
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
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用該部知道　文肅奏記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即日且上辭朝疏咫尺　天光
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　主最奇褒
奏三十七　四十二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苦
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鳥死鳴
哀之義仰瀆　九重倘採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拜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書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
粹穆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
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
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
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狼狽天君亦豈得
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懲忿能制慾過不遂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親行郊廟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兩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況須臾對越原不妨于頤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令進言者類以　朝議並請臣獨以為
皇上既安靜攝而議章又已進　御非必矯立竟日而從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勤百言此臣奉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勵精行之

省重詔令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懼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為實嚴賞罰視緩急為行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推用廢棄

皇上精揀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槩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傒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令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為是非以賞罰為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詘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為用而不為病矣至于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為職尤不可遣次加譴臣之褊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怨者蓋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批發章奏

一章奏留中與　御前疏閣其害相為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日相疑相伺于影瞻之中也

留任老成
一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
皇上為之屢降　温旨勉留其于雖持元氣得矣然當審
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
毁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
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稍慎懲罰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
衆人以株件而益重前件者此　雷霆之威間以為不測
難以為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
而臣下不勝其争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
罰為今日之規

節省財用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參半
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著且先守穩著而徐求倍息可也
今縱未即發内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以靖倭虜
一今天下争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
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敗與戰而在
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格
以必行必速為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揀
事如兵者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以絶虜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為
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牢忍其求勿受其紿且如東邊
貢而西邊據其貌恭而其情驕必令各將撫官毋分彼此
毋事姑息使作速書必絶而後致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寛待邊臣
一今内外諸臣惟邊臣任最艱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
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大敗
大闕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録豈可使之下畏敵而反
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
不可不嚴今惟其實或驕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興反
心揣首尚遵文周之恩而邊事不可為已此當深戒

禁貪殘
一臣竊歎災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
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皇上所加意謂何耳今中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礉趨
逆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嚴督征斂而嚴為貪酷之罰
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
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

河套本不可棄設失而爭之難勢復爭之得之復費無算而加討天不足以恢疆出議者以東機萬萬喬之意復切以為說爲論也

無他備由倍加省念重以釋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文肅

奠泰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為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㮣中國故壞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含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斬塞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關塞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墻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

卷三十七　四十七

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往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平 天驕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啟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宣短祚內鬻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宣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彼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置其養與遷變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袁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喻離者必濟義兵詎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挺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孽遊魂僅

卷三十七　四十八

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燼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
小王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
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
偷三五年來雖頗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
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
盛衰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閒諜罕至虜又屋居畜
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
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
也將領鑽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
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
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
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
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
或佯為逃遁旂甬時闘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
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眾出塞亦足
以數萬之眾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
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
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
器利于守險者也　今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爭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
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
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
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
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卽不罹之
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
六萬之眾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
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
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
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

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
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
我誠恐其援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強則多
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眾非所以襲人千里
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之以待
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
秏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
俟其成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
不渡河版築難興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
之舉恆獲首功昔年燬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

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固
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巢是
南虜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
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
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為陵之所
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
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
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府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
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
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
卷三十七 五十一
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
若曰俟虜出套扼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
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
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
議前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
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
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
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邊去河動

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
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
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
實難此尤所當據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
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
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
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哉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
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疫
疾以亢衆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
卷三十七 五十二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知我行伍固我元
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
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
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
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横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
不解者也謹議
方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良有洗馬劉應秋應天諭
德李廷機中允周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
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檢討王
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

薛懋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卿兵部主事賈維鑰山東工
部員外王登才戶部主事韓邦域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
戶部主事金時舒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謨工部主事
葉廣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樊英廣東兵部
主事曾偉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
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樹獻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
主事朱思明評事曾子僑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
爲令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冀三益浙江譚昌言江
西張以化福建王鐵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極山東洪良
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錦廣東李粹中廣
西傳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喻政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攝剎剎大兵不
可輒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
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遣留廣寧叩謁
爲言請封及抵遼陽繳閣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邊　旨撤
兵止草諭文繳所俘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謨
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畧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
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況惟撤初入倭
部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解踪俟命候因　中朝
無意許貢還疏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部擬
略應昌嘗有終始請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
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
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
說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念請罷封至是給事
中林材參督臣關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釁而遼
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罷石司馬亦張
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日朝鮮疏請封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
等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
伴迎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搖揚遏　闕不
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
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譯定雖加周確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
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
方亨同沈惟敬賚以上出